

美赫王

卷十二

宝·喀邱瑞 著

版权 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益信托

作	者：	宝·喀邱瑞
翻	译：	石灰
校	对：	田心
美	工：	炬池
网	站：	www.meherbaba.cn
开	本：	850 x 1168 1/32
字	数：	208 千字
张	数：	301 页
版	次：	2024 年 09 月 16 日

目 录

瓦迪亚公园达善	1
美拉巴德山	11
自然禅	38
最后宣言	58
重返萨塔拉	82
本特尔布尔达善	93
澄清、确认与决定	100
萨塔拉闭关	114
孟买和萨塔拉达善	136
1955 年美拉巴德撒晤斯	145
古吉拉特语撒晤斯	150
泰卢固语撒晤斯	179
印地语撒晤斯	210
马拉地语撒晤斯	240

瓦迪亚公园达善

以下是《18号生活公告》，日期为1954年6月10日，寄给美赫巴巴的数百名东西方爱者和跟随者，邀请他们到美拉巴德参加男子聚会：

***（仅限16岁以上男性）**

1. 阿瓦塔美赫巴巴希望于1954年9月29日和30日，在美拉巴德会见其亲密弟子、信徒、朋友，以及所有爱他者，无论他们在任何时间见过他或未见过他。

2. 惟有那些真正对巴巴本人或对他的工作感兴趣者，需要前往见他并利用此机会，受益于他的在，获得对其工作的真正认识。

3. 在上述将举办的美拉巴德聚会中，美赫巴巴希望彻底阐明有关他这次化身和此生工作的若干最大重点。在他放弃当前肉身之前，正如在安得拉邦为他的工作和工作者召开的拉贾蒙德里聚会，是该类聚会的第一和最后一次；本次美拉巴德聚会，也将是他放弃肉身之前，此类聚会的第一和最后一次。

4. 除了将于1954年9月12日在阿美纳伽市举办的一场公众达善活动——届时他也许会授予讯息，上述美拉巴德聚会将是他最后一次授予讯息。

5. 在美赫巴巴工作的很多阶段中，表示授予讯息行为的阶段将从1954年10月起中断，将完全彻底地停止。

6. 所有（16岁以上男性）决定前往出席美拉巴德聚会者，应填写所附接受表，签名寄出，以便到达阿迪·K·伊朗尼的时间不迟于1954年8月1日。

7. 所有决定出席聚会者，每人应通过汇票捐献22卢比，以便到达阿迪·K·伊朗尼的时间不迟于1954年8月1日。

注：谁都不可带女信徒同来。谁都不可带16岁以下的男信徒。这些人不准进入美拉巴德。

1954年9月6日星期一，美赫巴巴和女满德里离开萨塔拉，前往美拉扎德，参加即将来临的美拉巴德聚会。男满德里另行到阿美纳伽。

埃瑞奇、古斯塔吉、拜度、凯克巴德和克里希那到美拉扎德跟巴巴居住；其余人留在美拉巴德。库玛也被召到美拉扎德。基申·辛已到，和满德里一起住在美拉巴德。

预期有 1000 名左右印度爱者和 20 名西方爱者出席本次历史性聚会。安排西方人住美拉巴德山上，食宿由萨若希、纬露和萨瓦克·考特沃负责；东方人在下美拉巴德住宿，由彭度和帕椎负责。彭度为受邀者做了木床，给每个帐篷搭上铁皮顶。别人认为这番安排对于两天的聚会太过铺张，但彭度这么做是受巴巴内在启发；没有别的理由，因雨季已基本结束。帐篷搭在户外软土上，万一下雨，不宜让参会者睡在地上。故彭度做了一切的相应安排。帕椎负责供电供水。巴巴还召来纳纳·科尔、卡纳克丹迪医生、考伊亚·萨塔拉瓦拉、兰格勒、潘克拉吉、弥奴·卡拉斯、阿狄·杜巴希、诺泽·达达禅吉，到美拉巴德协助聚会工作。

这期间，巴巴命令奎师那吉，每晚从午夜起静心一小时。因此奎师那吉指示宝，到时候叫醒他。人人得在凌晨 4 点起床，因美拉巴德 5 点上茶。白天宝整日忙于聚会安排，此外，还得熬到午夜，只是为叫醒奎师那吉，因他们身边没有闹钟！

9 月 8 日起，巴巴开始每日率埃瑞奇、卡卡巴瑞亚和库玛到美拉巴德，视察准备工作；晚上回美拉扎德。

在美国，米尔德里德凯尔于 9 月 8 日在默土海滨中风去世。巴巴发电：“米尔德里德已在我内获永宁。”经巴巴批准，伊丽莎白·帕特森将她的骨灰寄到印度。巴巴将之交给大阿迪，指示转交帕椎于 1955 年 3 月葬于美拉巴德山上其他墓旁。

与之同时，西方人已开始陆续抵达孟买。9 月 11 日，美赫吉和纳瑞曼在夜间 10 点半将他们送到阿美纳伽。西方组成员年龄在 23 岁至 80 岁之间（注：1954 年 9 月，加利福尼亚的邓·斯蒂文思本来要出席男子聚会，却因尿道感染患病住院。他后来参加了 1955 年 11 月的美拉巴德撒晤斯）：

1. 加利福尼亚的亚历山大·马尔基
2. 伦敦的威尔·白克特
3. 澳大利亚的比尔·乐裴基
4. 伦敦的查尔斯·坡德穆
5. 佛罗里达的德纳·菲尔德

6. 纽约的达文·肖
7. 澳大利亚的弗朗西斯·布拉巴赞
8. 默土海滨的弗兰克·伊敦
9. 纽约的菲利普·杜珀斯
10. 加利福尼亚的弗雷德·弗雷
11. 伦敦的福瑞德·马克斯
12. 纽约的弗雷德·温特非特
13. 澳大利亚的约翰·拜伦坦
14. 纽约的约翰·巴斯
15. 加利福尼亚的约瑟夫·哈勃
16. 加利福尼亚的拉德·丁普夫尔
17. 加利福尼亚的马克姆·希劳斯
18. 瑞士的马克斯·海富里热
19. 弗兰克·S·亨德里克（来自美国太平洋海岸，晚到）
20. 德克萨斯的本·海曼（晚到）

已安排他们在美拉巴德山上的美赫静修所住宿，萨瓦克·考特沃与他们同住，全程照料他们的需要。萨若希和纬露白天来，协助萨若希的还有萨瓦克·达玛尼亚。邓肯照看他们的健康，并确保一切干净卫生。

萨若希和大阿迪已在阿美纳伽的瓦迪亚公园安排好公众达善。达善将于9月12日星期天举行，对此已提早数周在整个马哈拉施特拉地区广泛宣传。结果，活动前夜，随着邻近村镇的民众抵达阿美纳伽，路边停有数百辆牛车。大遮篷已在瓦迪亚公园搭好。那天一早，大批群众就开始聚集。

将于9月底举办的美拉巴德聚会仅限男子，因此很多女爱者从孟买、普纳、纳西科、那格浦尔、德里和德拉敦等城市，来到瓦迪亚公园，利用此机会达善巴巴。那格浦尔的玛司特库塔瓦拉巴巴也在达善现场。

西方人乘两部旅行车从美拉巴德来到，上午9时巴巴率女满德里从美拉扎德抵达瓦迪亚公园。巴巴一到台上落座，就在字母板上拼道：“为免去你们向我顶礼的麻烦，我来向你们顶礼，不是作为人对人，而是作为神对神！”随即走下台子，向全体鞠躬致意。

又走上台，说：“为让你们分享我与你们一体并是你们之一的感受，我坐到你们身边。”

巴巴又走到台下，先在男子边坐下，后在女子边坐下。复登上台阶，为7名穷人洗脚。在顶礼他们的足，并给每人51卢比作为对神的供奉（迪瓦-达克希纳）之前，巴巴声明：“因为你们每个人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皆是神的化身，我很高兴向你们顶礼，将这份迪瓦-达克希纳置于你们足前。”

身穿7种不同颜色纱丽的7名年轻女子，唱巴巴阿提。伽德卡唱了另一首阿提。萨若希代表接待委员会致欢迎辞，市政官和不同要人发表演讲。完毕，每人向巴巴献花环。

接着，萨若希用英语宣读巴巴的三篇讯息。首篇是《美赫巴巴的呼召》：

一个又一个时代，在分裂、战争、恐惧和混乱喧嚣当中，响起阿瓦塔的呼召：“都跟我来。”

虽然，因幻相面纱，至古者的这个呼召也许像荒野里的声音，但其回音和再回音却穿透时空，最初将几个人，最终将百万人从深深的愚昧昏睡中唤醒。它在幻相中，作为一切声音背后的声音，唤醒人类见证神在人间的显现。

时间已到。我再一次呼召，召唤所有的人到我这里。

不管被怀疑还是相信，我出于对一切众生的无限爱，继续作为阿瓦塔到来，让愚昧中的人类一次次审判，以便帮助人分辨真假。

最伟大的伟大与最伟大的谦虚自然自如地携手并进。

当一切中的最伟大者说“我最伟大”时，只不过是对一个绝对真理的自发表现。

他的伟大不在于起死回生，而在于他的伟大谦卑——让自己被那些灵与肉软弱者嘲笑、迫害和钉于十字架。自古以来，人类未能理解阿瓦塔伟大背后的真正谦卑深度，却用宗教标准来衡量他的神性。甚至对真理有些知识的真正圣人圣哲，面对阿瓦塔的真正谦卑时，也不能认识他的伟大。

一个又一个时代，历史重复自身——当愚昧、受限而傲慢的男女，对宣称其神性的上帝化身进行审判，因他道出他们理解不了的真理而将他治罪。对于毁谤和迫害他毫不在乎，因为在真正慈悲中他理解，在持续真理体验中他知道，在无限仁慈中他宽恕。

神是一切。神知一切，神做一切。当阿瓦塔宣称他是至古者时，

是神在宣布他在地球上的显现。当人称赞或反对阿瓦塔时，也是神在通过他发言。纯粹是神在通过阿瓦塔和人类宣布自身。

我以我的神圣权威，告诉你们所有的人：你们和我不是“我们”而是“一”。你们无意识地感受我在你们内里的阿瓦塔性；我有意识地在你们内里感受你们每个人所感受的。因此，我们每一个皆是阿瓦塔——在万人万物同时是且永远是万人万物的意义上。

除神之外别无一物。他是唯一的实在，在这个绝对实在的浑然一体中我们皆一。当那个已证悟神者说，“我是神，你是神，我们都是——”并在其受幻相束缚的诸我里唤醒这种一体感时，高与低、贫与富、谦卑与自谦，好与坏等问题皆消失。

注意听我以神圣权威说，实在之一体绝对地无限与遍在，以至在这个无限、浑然一体中，不仅“我们皆一”，而且连这个集合词“我们”都无一席之地。

要从愚昧中醒来，努力去至少理解，在绝对浑然一体中，不仅阿瓦塔是神，甚至蚂蚁和麻雀也是神，正如你们每一个和一切人都是神。唯一的表面区别在于意识的状态。阿瓦塔知道所谓的麻雀并非麻雀，麻雀却认识不到这一点，因不知其无知而认同于麻雀。

不要活在愚昧中。不要把宝贵生命浪费在划分与判断同类上，而要学着渴望神爱。即使在世俗活动当中，也仅仅为找到并实现与至爱上帝的真正同一而活。

要纯洁朴实，爱一切，因一切皆一。过真诚的生活；要自然，对自己诚实。

诚实将使你警惕假自谦，赋予你真谦卑的力量。要不遗余力帮助别人。

除了神爱礼物，不要寻求别的酬报。真诚而强烈地渴望这个馈赠，我以我神圣的诚实名义保证，我将给予你的远远超出你所期望的。

我赐予你们全体我的一切祝福——愿我的神爱火花在你们心间播下对神爱的深切渴望。

萨考利的高达乌丽麦带领女尼们和耶希万特劳来到，顶礼巴巴的足。伽德戈·马哈拉吉也带着跟随者来到，并俯首顶礼巴巴的足。巴巴热情拥抱他。伽德戈·马哈拉吉和大众一起坐在地上，巴巴招呼他上台坐在巴巴身边，高达乌丽·麦也在巴巴旁边坐下。

上午 10 点半，在德希穆克博士宣读《美赫巴巴的呼召》马拉地语译文之前，巴巴说：

有将一生献给神和人类的大圣人伽德戈·马哈拉吉在我们中间，我感到很高兴。42 年前，我在普纳听到他的克坦，所感受的幸福与今天的同样。我的大师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最爱高达乌丽·麦在我身边，我也很高兴。

唯一真正需要明白的是：最大的虚伪是本人虚伪却要他人别虚伪。我祝福你们全体。

德希穆克用马拉地语宣读讯息，之后萨若希宣读巴巴的如下讯息：

当我宣称我乃阿瓦塔时，有少数人感到高兴，一些人感到震惊，很多人听到我如此宣称，会把我当作伪君子、骗子、自大狂或者简直疯了。倘若我说，你们人人皆是阿瓦塔，少数人会感到满足，很多人会认为是亵渎或玩笑。神独一不分、平等居于我们里面——我们除了一体不会是别的——这个事实，无法为二元意识头脑所接受。然而，我们每一个都是别人所是。我知道我是不折不扣的阿瓦塔，也知道你们每个人在一种或另一种意义上皆是阿瓦塔。

一个不变且公认的事实是：自古以来，神知一切，神做一切，一切皆因神意发生。因此，正是神让我宣布我是阿瓦塔，你们个个都是阿瓦塔。也是他通过一些人感到满足，通过另一些人感到震惊。行动的是神，反应的也是神。嘲弄的是他，响应的也是他。他在自身神圣游戏中是作者、制片、演员及观众。

萨若希接着宣读第三篇讯息，解释巴巴的沉默和《怎样爱神》：

假若你们问我何故不开口，我会说我并不沉默，通过手势和字母板，我更清晰地畅谈。

假若你们问我何故不说话，我会说，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我感到通过你们全体我在永远谈话。第二，为了缓解通过你们的形体不断谈话之无聊，我在自身形体中保持沉默。第三，一切谈话本身皆闲谈。任何的演讲、讯息、声明、语录——灵性或非灵性的，口述或书写的——若不付诸行动或实践，都只不过是空谈而已。

假若你们问我何时打破沉默，我会说，当我想道出无始之始已发出的唯一真言时，因为唯有此言值得道出。打破我的外在沉默以道出此言的时间，很近了。

一个人叫别人“好”时，他让听者感到，他好而他们不好。他叫别人“勇敢、诚实、纯洁”时，他让听者感到，说话者本人是那样，他们却怯懦、不诚、不洁。

对神最实际的爱，乃是爱自己的同类。如果我们像为自己的亲人一样，为他人着想，就是爱神。

如果我们不找他人的过错，而是反躬自省，就是爱神。

如果我们不损人利己，而是损己利人，就是爱神。

如果我们以他人的痛苦为痛苦，以他人的幸福为幸福，就是爱神。

如果我们不抱怨个人的不幸，而是感到自己比其他很多很多人更幸运，就是爱神。

如果我们对命运忍耐知足，把它视作神意去接受，就是爱神。

如果我们认识到，对神最大的奉爱是不去伤害其任何生灵，就是爱神。

要爱神如他应被爱的那样，我们就必须为神生，为神死，认识到一切众生的目的都是为了爱神，并且发现神即我们的真我。

萨若希读毕，巴巴分发甜食帕萨德。男女分别排成长队，满德里和警员维持秩序，交替让男子或女子上前领帕萨德。

这不是一般的帕萨德分发。

借此美赫巴巴将自己给予每个人，

以便他们会把他确立于心间。

在每颗心中，摩耶黑暗（幻相）掩盖着神光（实在）。

巴巴通过给帕萨德，宣告黎明来临，

从而逐渐地，他的光会逆转黑暗！

伴随着帕萨德的分发，是奉爱歌曲。鲁斯特姆·卡卡唱了几首，其他人也唱了。遍地人潮涌动，现场人太多，不可能停止分发并前往给穷人施食处。午后，巴巴右手太累了，开始用左手递发糖果。一名满德里请他休息。“这就是我的休息！”巴巴回应。

一直发到下午3点，萨若希再次请巴巴参加给群众施食。尽管人海涌动，巴巴让全体按秩序坐在地上，之后他手搭着伽德戈·马哈拉吉的肩，前往公园另一边的施食场地。

在“捷巴巴”的欢呼中，近20000人得到食物。巴巴坐在地上，亲自参与会餐。又爆发“捷巴巴”的高呼。巴巴把自己的食物悄悄给伽

德戈·马哈拉吉，他的午餐几乎全由圣人吃掉。

15 分钟不到，巴巴又回到台上，继续发帕萨德。

“萨奇塔南达，帕若玛南达，美赫巴巴 - 未尼亚南达”

甜美旋律反复回响，

仿佛水滴们在对海洋唱小夜曲，

恳求它容许他们永远地融入。

（注：未尼亚南达指第七层面或第七层面的——未尼安 - 卜弥卡）

人数继续增加，有时难以控制。这时候，巴巴会站起，示意那些排队等候者要耐心。看到他举起手，众人会暂时安静。然后巴巴继续发帕萨德。

埃瑞奇翻译，若有亲密爱者上前领帕萨德，巴巴会和他们开玩笑，聊一会儿。纳纳科尔的母亲，葛杜拜，从那格浦尔来，巴巴问她有何心愿。

“除了您的爱，没别的！”她说。其实，她再次来，是下决心就纳纳的婚事问巴巴的。来时在火车上，在大篷内巴巴施达善时，整个时间她一直惦念此事。可一站在巴巴面前，就全忘了——返回时在火车上才记起。她现在接受了，儿子结婚不符巴巴的希望。这是真的，所以葛杜拜总是忘了对巴巴提此事。后来，她再未向他提起——纳纳也一直未婚。

德拉敦的莫希妮王妃，和丈夫查拉特·辛王公同来。像葛杜拜一样，她也怀着坚决目的而来：请巴巴履行诺言，把亡女还给她。可当她走近领帕萨德时，巴巴目光闪烁，迷人的表情也令她忘却——永远忘却。满足欲望，制造束缚；消除欲望，打破锁链。巴巴使莫希妮王妃永远忘却。后来发现，这是他的奇迹，从不助长而是根除执着。

一名妇女携两个小孩来见巴巴。巴巴转向宝，问她是谁。“我妻子，拉玛。”他说。

“孩子叫啥名字？”

“女儿叫希拉，男孩叫美赫纳施，您取的名。”

巴巴问拉玛：“你和谁一起来的？”

“和我兄弟，迪拉吉·辛（帕玛）。 ”

巴巴问：“我想让他在美拉巴德待到聚会，那你怎么回那格浦尔？”

“这儿有许多那格浦尔人——谢里喀、葛杜拜、塔拉潘克拉吉、阿莎科尔等。”拉玛说。

“宝跟我生活，你开心吗？”

“很开心。”

“我也对你开心。”

巴巴吻了美赫纳施和希拉，接着问宝：“你和他们说话没？”

“没，巴巴，”宝答，“我现在才见到她们。”

“陪他们5分钟，然后让他们走。”

宝和他们待5分钟之后，拉玛和其他那格浦尔女子，回到阿美纳伽的潘多巴家。

谢里喀从那格浦尔带来高级玛司特库塔瓦拉。玛司特提着一只装满腐米饭的生锈旧罐子走来，把罐子递给巴巴。巴巴慈蔼地吃了里面的饭，又怜爱地拥抱玛司特。

维布提和库普-巴瓦尼等村子的爱者来到阿美纳伽，高呼“捷巴巴”进入遮篷。这批牛车队用了两天才赶到，车上都醒目地摆着巴巴的大幅相片，村民们全程唱着巴巴赞歌。这种爱的表露，让满德里想起萨奥内和哈默坡的爱者。

在此之前，巴巴的女满德里从未出席过公众达善活动或公开露面；可这次，巴巴让她们下午在台上坐了5分钟。

巴巴继续递发帕萨德，一直到傍晚6点，可此时人群激增失控，发生混乱。因此巴巴摸了摸剩余的帕萨德，站起，向群众致意，登上阿迪的雪佛兰车顶。警员和满德里在车四周形成警戒线，巴巴合掌向民众致意，轿车缓缓驶离瓦迪亚公园，雷鸣欢呼响彻天空。

在场成千上万人对巴巴表达的爱与崇敬，给西方男子留下极深印象。马克姆·希劳斯和威尔·白克特在1937年纳西科巴巴生日庆祝时，目睹过这般场景；弗朗西斯·布拉巴赞在安得拉邦也见过类似场面；但对其余西方男子，这是首次经历这种壮观景象——永志难忘。

巴巴离开后，由指定的工作者给群众发帕萨德，巴赞一直唱到夜晚10点。活动结束后，估计近100000人在场。这是美赫巴巴在阿美纳伽施的第一也是最后一场公众达善。

翌日，9月13日，伽德戈·马哈拉吉来到美拉扎德，对巴巴说：“您是太阳，在您面前，我就像只小油灯。请把我留在您门前，我会在这儿打扫，服侍您。我别无所求。您可以每天只给我一只粍克瑞（小米饼），可把我留下吧。”

伽德戈·马哈拉吉将巴巴的手放他头顶，央求：“现在工作压力太大了。

释放我吧。这会是最大的奖励。”

“我很快会召你来我这里。”巴巴承诺。

伽德戈·马哈拉吉邀请巴巴去本特尔布尔，巴巴接受邀请。巴巴无比深情地拥抱伽德戈·马哈拉吉，感人的一幕。之后马哈拉吉离去。巴巴评论：“他是真正的圣人。他虽有数十万追随者，瞧他多么谦卑！这种谦卑是他的伟大。所以说他是圣人。他通过圣人之知识，知道我是谁。”

美拉巴德山

9月14日星期二，巴巴一早到美拉巴德会见西方男子。亲切拥抱每一个人，说：“今天，我拥抱你们，但别期待每天这样。否则我胸会裂！心受不了！”

他走近马克斯·海富里热，打手势：“马克斯，我很健壮，摸摸我的二头肌！”马克斯听从，却未真正理解此话原因或目的。

约瑟夫·哈勃曾是苏非，受教于加利福尼亚的拉比·马丁，从1947年开始接触美赫巴巴。他生动地回忆第一次被神人拥抱：

“我无法也不会忘却，他第一次用慈爱双臂拥抱我的情景。最难忘的感受——那么抚慰那么和平，那么愉快。对这种无上荣幸的感激之情，无法描述，我泪水盈眶，喜极而泣。我爱他，不愿从他身上挪开双臂。想要他更多更多的拥抱。”

大家坐到铁皮棚下，新的爱者逐一被介绍给巴巴。达文·肖戴着墨镜，巴巴叫他摘下。巴巴再次拥抱每个人，随后开始用字母板“讲话”。这天“读者”是埃瑞奇（注：从1949年新生活阶段开始，美赫巴巴的字母板一般由埃瑞奇读。在这方面大阿迪、巴巴弟弟佳尔和小阿迪、彭度、韦希奴、帕椎也很熟练。女子中玛妮最擅长。）

巴巴说：

今天，我想谈三点。第一，我希望你们完全自然、绝对坦率。食物不合胃口，说出来。有什么不喜欢，说出来。身体不舒服，说出来。这里由萨若希和纬露负责，有什么都告诉他们。能做到，他们会做。做不到，他们也会说。就这样。邓肯负责你们的健康。有任何困难，都告诉他。你们必须注意保持身体健康，因为29日和30日的会议将非常重要，你们必须处于良好状态，以便吸收所给予的一切。

第二点是：当你们在这儿时，从此刻直到离开，我希望你们忘掉有关欧洲、美洲、澳洲的一切，只想巴巴和你们在此的体验。哪怕瞥见一眼我的真相，你们就会完全忘掉自己，仅仅意识到神。因此，在这儿时，要尽量忘掉欧洲、美洲、澳洲，只意识到在这儿的体验。

第三点是：29日和30日的会议非常重要，将是我放弃身体之前举行的最后会议。约有1000人参加，来自印度各地——都是为巴巴工作者。我的一切话语都将是即兴而说。每个字都要有人记下，因为不会有预备稿，而我的话将至关重要。我将告诉你们：我为何在此，我做过什么，我将要做什么，700年后将发生什么。你们毕竟不远万里来参加会议，我希望你们从中尽可能多接受些。会议结束后，我希望你们尽快并尽量直接回家，以便能趁新鲜带上你们所接受的东西。

随后巴巴示意大家都拿上帽子，接着领他们参观美拉巴德山。上山途中，巴巴忽然到一棵树下坐下，并让大家在地上围成半圈坐下。他又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子，看着每个人的眼睛，问一名男子能否接住，后者答“能”。巴巴扔过去，石子被他接住，又从他手中滚落，只好交还。巴巴问第二个男子能否接住，回答是“我不知道”。巴巴望着相反方向，掷石子，正好落入他手中，他迅速把石子装进口袋。继续上山，巴巴捡起更多石子，一个个扔向20来码远。男子们奔去捡，却发现几乎不可能从遍地石子中分辨出哪些是巴巴扔的。

在美拉巴德山上，巴巴带大家参观他的陵墓、铁皮屋、爱者墓地，边走边讲往事。中间，巴巴还简要解释了确信：“确信有五个基本形式：头脑（智力）的、通过内见（内感官）、爱、服从和臣服的确信。臣服最高。”

巴巴又领他们下山，一度停步问威尔·白克特，速度对他是否太快。刚到下美拉巴德，一辆载着安得拉爱者的巴士驶来。巴巴在路边接见他们，问候中，高达乌丽麦、吉吉、14名坎尼亚（萨考利女尼）和耶希万特·劳到了，他们也触巴巴的足。巴巴说：“惟我真实。”

巴巴带领西方人和萨考利一行，参观他的角卜地屋、桌屋和度内坑。来到度内坑，韦希奴讲述了1920年代旱灾期间，村民们怎样来找巴巴求雨，点燃度内后怎样下起雨的事件。巴巴评论：“人们称之为奇迹，但那只是巧合。我将只施一个奇迹——在我发出道言时。那将是我唯一的真正奇迹！”

巴巴召来宝，对大家说：“我来给你们谈谈他。他很爱我，甚至在睡眠中喊‘巴巴、巴巴！’自己却不知。他离开妻子儿女，是个硕士，却又是个十足的傻瓜！”

又有人讲述早期美拉巴德埃舍的几个故事，之后巴巴率西方男子重

上美拉巴德山。途中在一棵树下止步，叫男子们围在他身边，掷石子让他们接。继续上山，巴巴几次弯腰，捡一两块石子，掷入田野。巴巴大步流星，西方人落在后面。巴巴停步，等他们赶上再走。沿途，巴巴示意萨考利女子们不必匆忙。

到了山上，巴巴带高达乌丽麦、吉吉等女尼参观他的陵墓、西方人宿舍等地点，并对高达乌丽说：“不久的一天，我会同他们全体（西方人）到萨考利。”

巴巴走进陵墓时，石地板上有一只死雀。他轻轻捡起，在字母板上拼道：“幸运的麻雀。”

之后，在美赫静修所西屋（博物馆），巴巴将男子们召集到身边。埃瑞奇在下美拉巴德有事，在他到之前，由大阿迪读字母板。巴巴开始授述：

和我一起，要完全自然坦率。我是你们的大师，也是你们的朋友。我是你们之一，并与你们一体。从现在到27日，我每天都会来看你们，除非下雨路不通，或者你们哪个给我传染上感冒。我将解释很多事情——道路和成道、我的工作和你们能提供的帮助。

巴巴简要谈了（智力、内见和体验）确信类型，接着说：

在每一个层面我都和你们为一，但你们只有在自我和理性不干预时，才知道这点。那时巴巴以真相出现。我是我所是。世人顶礼我或反对我，都没关系。这不是任何人的错。知道巴巴，不是吃拉都。必须让自我死去，才能知道我。这种爱，可不是玩笑。

要开心，忘掉一切，除了你们在这儿的体验。29日和30日的会议将独一无二，效果持久。在此之前，什么都别担心。要快活，要诚实，注意健康。会议结束后，我希望你们直接回目的地，把会议气氛完好无损地带回去。

随后巴巴叫大家轮流发言。马克姆·希劳斯引述卡比尔的诗句：

“当爱陶醉了心灵，何需言辞？”

约翰·巴斯说：“我真不知说什么……脑子一片空白。”

“空白是好事。”巴巴评论。

两年前，拉德·丁普夫尔在默土海滨见到巴巴时，开心又困惑，因为他不像其他很多人那样被巴巴感动。这会儿听见有人谈起对巴巴的深爱，他感到恼火，怀疑他们的真诚，因为他没有同样感受。轮到他时，

他说自感张口结舌。但在巴巴鼓励下，他说：“巴巴，我不明白我们都在谈什么。我们坐在这儿，像一堆木棍。我们看不见您的真相，却像李尔王的女儿们，都企图比赛怎样恭维您。”（注：《李尔王》是威廉·莎士比亚著的悲剧。）

巴巴微笑表示：“说‘我’，别说‘我们’。”拉德以为巴巴对他不满，并说出这种感受，表情颓丧。

巴巴叫他放心：“我爱你，绝不会不悦。要说出心里话。隐藏感受，就是不诚实。我爱你的诚实。真的爱你。有什么感受都说出来，但始终要用‘我’而非‘我们’。你开心吗？”拉德答是，巴巴说：“何须别的？”

菲利普·杜珀斯谈到12日的达善给他留下怎样深刻的印象，还说那一定给巴巴身体造成巨大压力。

“在放弃身体之前，”巴巴说，“我将不得不经历身体上的暴力袭击。必须发生的将会发生。我将为人类欣然承受这一切。我唯一的幸福是让人明白——不是通过头脑，而是通过体验——惟有神是我们为之存在的至爱。在会议上，我将前所未有地阐明这点，你们中谁坚强得足以传播这个讯息，将会做我的工作。我完全是为这次会议才召你们来的。

约瑟夫·哈勃说：“在这儿和巴巴一起，是一种大幸，我希望能成为履行您工作的合适工具。”

弗雷德·温特非特说：“心满时，口不停，我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在此。怎样才能获得您说的那种爱？”

弗兰克·伊敦评论：“巴巴门徒之间的情谊，让我深受感动。”

澳大利亚的比尔·乐裴基和约翰·巴伦·泰恩说：“除了您，我们一无所求。”

巴巴回应：“一无所求者，得到一切。没有即无，一无所求者从不失望。”又问马克姆是否如此，马克姆点头。

弗朗西斯·布拉巴赞言道：“我想成道！”

巴巴听此，引述哈菲兹的诗：

勿求与神合一，
也勿哀叹分离，
只求至爱旨意。

又说：“我与至爱结合之前，失去了一切——自我、心和低级意识。不过，感谢上帝，我没有失去幽默感！”

达文·肖说了些什么，让巴巴忆起1952年在纽约的一件事。当时他

召见达文，达文的妻儿留在外面车内。他们也渴望见巴巴，巴巴却不见。几天后，巴巴终于接见他们，多日的大失望化作大喜悦。

弗雷德·弗雷说：“我置身云端。巴巴如我所期待，巴巴的人让我感到心暖。若能把巴巴的爱带到美国，我会无比开心。”

威尔·白克特说：“对大家说的一切，我的心都产生共鸣。当然，和巴巴一起，我万分幸福。”

问过每个人，巴巴最后问马克斯·海富里热：“马克斯，你爱我吗？”

马克斯答：“有时爱，有时不爱；不过我喜爱您的人。”

巴巴对马克斯说：“这么看来，你不爱我；但我永远爱你。”

又向大家说：“马克斯诚实。灵性道路上，诚实最重要。”

查尔斯·坡德穆请求进一步阐述确信的类型，以及耶稣所言“心灵纯洁者方能见神”的意思。

巴巴回复：“我明日解释。”又说：

因未失去幽默感，我对你们才像这样，在你们的层面。在印度，你们总会发现蓄长须的瑜伽士和圣人。在他们跟前，你们不许穿鞋或吸烟。和我在一起，你们则可做这一切，因为我与你们一体，是你们之一。从明日起，我将工作，以免你们这次来访纯粹成了野餐观光。

有三类爱神者。第一类是玛司特，他爱神，只知道神。完全失去对自己、身体和世界的意识。雨晴冬夏对他都一样。对于他，惟有神存在；他让自我死去。

第二类爱者，生活在世间，充分履行世俗义务，内心一直知道，这是短暂的，惟有神存在；他内心爱神，不为人知。

第三类最高级，极为罕见。这类爱者彻底臣服于基督、阿瓦塔、神人。他活着，不为自己，却为大师。此乃最高类型的爱者。除非有这种爱，否则，只是批评判断他人，毫无益处。

巴巴叫大家去用午餐，后来他也加入，到餐桌一端坐下，又到另一端。询问每人饭菜如何，并说：

我怀疑你们是否明白，这样和我一起，你们何等幸运。想想12号达善那些人，为摸一下我的足，争先恐后，热切渴望领到帕萨德。他们才是爱我者。其他那些社会名流、政客、知识分子——他们发表演讲，离台而去。

在安得拉，有15天，每天有两三场达善，从周边村子乘牛车或步行来了成千上万人（超过150000人）。他们不会理解你们在此这么伴随我。印度有其传统。我前面说过，人们认为瑜伽士和圣人应静心打坐。无法和他们有效接触。要永远记住：我是你们的大师，也是你们的朋友。我与你们一体，是你们之一。所以，你们可以完全自然地对待我，心里想什么，就坦率告诉我什么。

我和萨度一起，没人比我更认真。我和儿童一起，同他们玩弹珠。我在众生里，与众生一体。这就是为什么我能适应一切类型的人，在他们的位置和他们接触。

午饭后，巴巴来到下美拉巴德，与彭度、帕椎等商议会议安排。彭度说：“巴巴，安排得还好，但若下雨，一切都完了。”

巴巴说：“我已吩咐拜度蓄须并祈祷莫降雨。他在做这个。所以，不会下雨，已停了好几天了。”

之后巴巴到阿美纳伽的阿迪办公室。工作人员都忙于会议准备工作，每天收到大量来信。达图是阿迪的办公室主要助理；瓦曼帕达勒做外勤，跑腿、送信等。费拉姆·沃钦伯克斯瓦拉，自（1949年）新生活一直在阿克巴棉纺厂居住，在办公室工作特别忙碌时也给予协助。巴巴每天往返美拉巴德途中，都会到阿迪办公室，看望阿迪母亲顾麦、姊妹朵丽和琵罗佳及工作人员。离群索居的朵丽不愿出来见巴巴，从远处望巴巴，之后回屋，有时巴巴私下探望她（注：但朵丽多年为母亲顾麦和兄弟阿迪做饭和做家务）。巴巴也到阿克巴棉纺厂，看望萨达和达玛尼亚两家。他们每天早晨和晚上站在路边，等候巴巴的车经过。

9月14日这天，巴巴访问库希如大院时，兰格勒、塞德两家和其他人从普纳来，就婚姻之事征求巴巴的意见。兰格勒第一个问。巴巴对他说：“让我们咨询字母板。看我旋转，字母面朝上就结婚；否则不结。旋转结果即我的决定。”巴巴旋转字母板，答案是兰格勒不应结婚。见此，其他普纳爱者害怕问，默不作声。兰格勒想娶苏芭卓，可她爱的是马杜苏丹。苏芭卓现已病愈，相当健康。兰格勒明白巴巴的决定，接受了。

9月15日，巴巴又到美拉巴德。个别会见西方男子，一直持续到下午。会见中，马克斯·海富里热谈到在印期间一直困扰他的私人理由。巴巴建议他立即回瑞士，并安排马克斯当晚离开美拉巴德赴孟买。

当弗雷德·温特非特进入昏暗的会见房间时，巴巴起身走向前；弗

雷德看见巴巴变得越来越高大。突然，他今生做过的错事和自私行为全部涌上心头。他失声痛哭，心里自责：“看你，在巴巴-阿瓦塔-上帝跟前，却哭得像个婴儿！”但止不住泪。

巴巴安慰说：“只管让它流；你里面压抑了太多。”这次个别会见中，巴巴告诉弗雷德：“我是高之最高，因此我以神圣真理说：爱我不易，服从我容易。”

达文·肖从未见过埃瑞奇，会见开始时，巴巴介绍他俩认识。埃瑞奇翻译，指着自己说：“达文，这是埃瑞奇。”巴巴转向埃瑞奇，说：“这是达文；他是我亲爱者之一。”

巴巴的寥寥数语，对达文影响至深。“巴巴以某种方式将面纱多掀开一些，揭示自身。”达文回忆。他扑入巴巴怀抱，“感到一股爱的巨浪，体验到极乐。”达文还说：

“这是我做梦都无法想象的。从他内里辐射的爱，甜蜜与柔美，难以言表。巴巴称我是他的最亲爱者之一，这让我泣不成声。我透过泪水看着他，问：‘您怎么这么说？’巴巴冷静地说：‘我不是迎合你。’”

达文给巴巴带了一条白围巾。小包裹已放在桌上，此时拿起，感到它如此贫乏。他谦卑地递给巴巴，巴巴迅即回应：“你本人是你能够带来的最大礼物。你是神给我的礼物。”来印度前，达文心想他们到后巴巴会授述深刻的灵性语录。巴巴也确实授述了语录。可他很快意识到：

“在更深的层面上对我们发生着远为重大的事情，跟表面上巴巴对我们阐释的这些东西毫不相干。你无法静止不动。我们对自己是谁和是什么的次元感改变了——有一种消融过程。我们处于全新而奇妙之境，某种程度上处于巴巴的存在之境。这日复一日持续着。”

44 岁的德纳·菲尔德，问巴巴：“为团体服务的性质是什么？”

巴巴答：“我要你的身心财产。”接着补充：“是我的爱把你带到这里。”

另一次个别见面期间，巴巴对德纳谈到跟随他的困难：“摩西和彼得对我服务得不完美，你也会。他们怀疑且否认我，你也将怀疑且否认我。摩西为耶稣铺路，却控制不住愤怒，彼得实际否认了大师。”

30 岁的威廉（比尔）·伊恩·乐裴基，1947 年经澳洲苏非教领袖凡·弗兰肯伯格男爵知道了巴巴，一年后结识弗朗西斯·布拉巴赞。巴巴问比尔：“你有什么想问？有什么要问吗？有问题吗？”

“您会来澳大利亚吗，巴巴？”他说。

巴巴不解地望着他（比尔回忆，巴巴仿佛说：“你这傻子！”），随后拼道：“你以为我不是已经在那儿？”

这是比尔的第一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一次，巴巴在授述，表情极可爱，比尔思忖：“我希望能一直看着巴巴。”就在那一刻，巴巴说：“停止授述。只是看着我，5分钟。”

比尔·乐裴基这样叙述在印度的时光：

“我发现巴巴容光焕发、慈悲可爱、无所不知，他的每一个手势，整个脸部和肢体的每一个表情，都向我确认：如果有人身上帝这样的人，定然是他。”

另一个澳洲人，23岁的约翰巴伦泰恩，是这次来印的最年轻西方人。他是通过罗伯特和劳娜·劳斯得知巴巴的。

巴巴邀西方人第二天，9月16日上午到美拉扎德。把他们介绍给凯克巴德、古斯塔吉和卡卡·巴瑞亚，还带他们参观蓝车、新生活旅行车、末那乃息小屋等房间。带他们参观他在美拉扎德闭关期间的睡房（彭度的房间）时，巴巴叫埃瑞奇讲了当时发生的一件事。

埃瑞奇说，那天他守夜，巴巴在屋内。巴巴命令，不听见巴巴击掌不得开门，听见击掌立即进屋。埃瑞奇坐在屋外，有一盏灯和手电。凌晨2时，他看见一条蛇企图溜到巴巴的门下。埃瑞奇用手电筒摀住蛇尾。就在这时，巴巴击掌。若遵从巴巴的命令，立即开门，蛇就会爬进屋。所以埃瑞奇等到蛇溜走才进屋。巴巴问耽搁的原因。听完埃瑞奇报告，巴巴只是笑笑。

“不过，”巴巴补充，“我总说，命令有冲突时，总要服从第一项命令。”

还讲了古斯塔吉在吉尔纳尔山守夜时差点跌入湖中的故事。

接着带西方人到女子那边的花园，拉诺和高荷接待，领他们参观主屋和楼上巴巴房间。之后巴巴带他们登闭关山，指给他们看山上满德里曾经住的地方和他工作的地点。登山时，巴巴不时捡石块掷向远处，下山时也如此。

回到美拉扎德，巴巴对大家说：“如果你们状态不佳，两腿可能会因这趟路难受两天。”又说：“你们有我领路，跟我上山，确实幸运。那座山是一块心爱之地。在山上禁食时，我只饮淡茶。山目前荒芜，可

有一天我的弟子将在那里大量兴建。”

大家喝完果汁，美茹拿来巴巴的旧卡姆里棉衣。这件棉衣巴巴从1927年连穿8年，补丁摞补丁。“这是我最神圣的财产，”巴巴告诉他们，“其中含义将在我放弃肉身后揭示。届时，千千万万男女会来拜谒它。”

又取来巴巴20年代早期的旧凉鞋和长袍。“这是我穿那件棉衣时穿的凉鞋和衣服，”他说，“凉鞋是我首次上美拉巴德山时弃置不用的。”

埃瑞奇说，巴巴停穿这件棉衣后，常换衣服并且送人。但对这几件，巴巴不弃不离。

巴巴询问大家的感受，并说：

“明早9点和9点半之间，我到美拉巴德看你们。你们最好是从现在起享受巴巴的爱。你们只剩下15天来吸收巴巴了。离开后，就自由了。你们可尽情玩耍、工作、陪家人孩子；可此时此地，尽量多吸收我。总之，我希望你们回去时带上我。”

一一拥抱后，巴巴遣他们去参观幸福谷，然后回美拉巴德。

9月17日星期五，去美拉巴德途中，巴巴在库希如大院稍停。拜亚潘代为（坐在铺着虎皮的阿迪床上的）巴巴拍了照。之后，巴巴到阿克巴棉纺厂旁的学生宿舍，给莫汗印刷厂辛苦工作印制巴巴讯息公告的工人施达善。

上午9点20分，巴巴来到美拉巴德。在上美拉巴德，巴巴告诉大家：“在很特殊的场合，我会和少数最亲密弟子一起祈祷。今天，我要举行一次这种祈祷，以便能将你们都包括进去。”

巴巴已遣马克斯海富里热回瑞士。为满足查尔斯波德穆，巴巴解释道：

首先，我想对你们谈谈马克斯。我收到查尔斯的字条，说他对马克斯的离开感到难过，问我可否对此做个解释。

会见中，马克斯对我讲了一些私事。我们相互承诺不予透露。这包括他两年前遇到我之后的心态。他对我说，他其实不想来，可有什么东西让他来了，并要我决定他的去留。我建议他立即回瑞士，并安排他当晚离开这里赴孟买。

他是个优秀的人，我很爱他。他从孟买发来电报道歉，我复电：“别担心；我的爱与祝福。”所以他将于9月22日离开孟买。（注：同日，巴巴又给马克斯发去第二封电报：“对你的臣服，我欣然接纳，宽恕并忘记一切。希望你带着巴巴的爱直接回瑞士，记住从现在起你是巴巴的，

巴巴是你的。”还令尼鲁代巴巴致信马克斯：“你是我的。不管你每日是否想我，我的爱始终跟着你。”巴巴将马克斯提前离去的消息告诉女满德里，玛妮评论：“可怜的马克斯，他一定感到又伤心又空虚。”巴巴回应：“相反，马克斯空手而来——满载而归！”）

【校译者注：据艾微·杜思在《大师是怎样工作的》一书中记述，她曾对此事一直困惑，因为她眼里的马克斯是极坚定的巴巴跟随者。后来她通过苏非学生拉德了解到——1972年马克斯本人也在苏非中心向她确认：刚听说美赫巴巴时，马克斯在瑞士做股票经纪人，并打算充分利用巴巴的无所不知。第一次见到巴巴，便问买哪些股票有利可图。巴巴提到几个，马克斯购买后，这些股票都开始增值。第二次见巴巴，马克斯又问。巴巴说，“卖掉你的股票。”马克斯回去后，卖掉自己和客户的全部股票。股票市场却继续上涨，客户对他的决策怒不可遏。马克斯找巴巴抱怨，巴巴说，“我让你卖掉你的股票。没叫你卖客户的。”这就是马克斯当时想不通的事情。但离开印度这次经历成为他跟巴巴关系的催化剂，使他意识到自己对巴巴的真爱。后来马克斯专程到美国灵性中心看巴巴，并在巴巴离开肉身后到印度参加最后的大达善。】

之后西方人陪巴巴到下美拉巴德参加祈祷。在大厅里，巴巴坐在椅子上，西方人围着他席地而坐，门窗全部关闭。巴巴叫凯克巴德过来，一同走到大厅另一端洗脸洗手。他们在巴巴的大幅油画（拉诺绘制的《阿瓦塔》）前站立，开始祈祷。凯克巴德念诵，巴巴随之摇摆。祈祷之后，巴巴再次洗手，把手放在凯克巴德手上。凯克巴德手触巴巴的前额，又触自己的额，接着再触巴巴的额。巴巴手触地面。

接下来是穆斯林祷文。巴巴要了一块布，铺在他画像前的地上，又用一块红方巾盖住自己的头。巴巴和阿娄巴面朝麦加站在布上。随着阿娄巴念诵祷文，巴巴的手指不断移动。阿娄巴几次举臂，鞠躬，跪下，匍匐。之后，尼鲁和韦希奴，面对画像站在巴巴身边，用梵文念诵印度教祷文。埃瑞奇和邓肯也念诵了基督教祷文。（注：完整的基督教祷文内容见附录）。每次祈祷结束，巴巴都会手触地面，向他自己的画像致敬。

接着，巴巴叫邓肯到外面洗手。巴巴来回踱步，直到邓肯返回，宣读《忏悔祷文》，最后，巴巴轻触自己的前额，又触地面，并向画像鞠躬。巴巴令打开门窗。他重新入座，向西方人解释：“今日你们参加了神向神祈祷。我与神为一。现在我们上山。”

简朴的仪式令西方人深受感动。正如德纳·菲尔德后来回忆：

“仪式非常感人，没有牧师或寺庙……当巴巴做任何事情，都焕发生命和意义；我们所听的熟悉旧曲也有新风味。”

上山途中，巴巴停下，让他们参观邓肯的医疗设施。“这是邓的诊所，”他说，“对健康我不用操心，因为有医生，他于我最亲。我这位爱子对巴巴的信爱独一无二。我昨日说过，你们有什么麻烦，哪怕最轻微的不适，都要告诉邓。”

之后，大伙儿跟巴巴走上山，上午 11 时在美赫静修所的西屋集合（注：旧水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建造的。1938 年彭度和帕椎又在上面建造二层楼，重新命名为美赫静修所）。从美拉扎德陪同巴巴前来的拉诺，让他们看她绘制的《十个圈子图》和另一幅题为《至爱》的画。之后巴巴授述：

从明日起连续 7 天，我要你们每天专心想我半小时。每个人单独坐，自选场地，闭上眼，努力观想巴巴的形象。若做不到，就看着我的相片，在心中念巴巴。若杂念干扰，勿理会。让它们来去，但要尽力清晰地在心目中保留巴巴的形象。选择不受干扰处。从明日起 7 天，每天默想半小时。不得受干扰。我要你们全心全意做。18、19、21、22、23、24 和 25 日，每天上午 9 点至 9 点半。26 日起，我不能见你们，因聚会有很多事要处理。

巴巴叫来萨瓦克，命他确保男子们在半小时静心期间不受打扰。巴巴指着他们的心窝，说：“全心全意地做，以便我能在这儿（指着自己的心窝）感受到。”

又改变话题，说：

今天我只给要点，不解释。明日若时间允许，我会阐释神与宇宙、真与幻、一与多、实与影、有与无、大知与无知、7 个下降与 7 个上升之间的鸿沟。

基督及其内圈和基督教神秘家皆强调心灵的纯洁。穆罕默德及其伊玛目也强调心灵的纯洁。琐罗亚斯德及麦伽祭司也同样；奎师那及其同伴，吠檀多教徒，都同样。巴巴也强调心灵的纯洁。今天，我们来看看，情感心（heart）是什么，思想心（mind）是什么。只是指肉体器官，还是更深的什么？一位苏非曾言：

爱之寓所，

要比心界无限高。

亿万人中，

唯有那个把生命揣在袖中者，

方能触吻至爱的门槛。

这是字面翻译。所指的是：你若想看见至爱上帝，就必须手托头颅到他跟前！这意味着，心永远达不到那个超越心者。因而我们认识到：神不可理解。神不可见，因为他对没有欲望或自我面纱之眼，无比清晰。心有双重功能，我已在《神曰》中详细阐释。第一个功能是思考。潜伏的印象必须解决，并作为念头出现。心的这个思考功能，被吠檀多教徒称为“蒙”（Mun）。

心的第二个功能，包括所有的感受和情绪。被称为安塔卡拉那（antakarana），即心灵。故所谓的心灵，实乃心的第二个功能。被称作业相的印象通过思考和感受被消耗。在心的第一个功能中，是所有类型的念头。在心的第二个功能亦即心灵中，是一切的感受和欲望——乐苦、失望、幸福、震惊之感受——属于这个安塔卡拉那（心灵）。

在酣眠中，心中记下的印象处于潜伏休眠状态。这会儿我们不谈梦；《神曰》里对此有解释。是什么将你从酣眠中唤醒？所做行动的印象。这些印象首先通过念头，之后通过欲望，再之后通过行动被消耗。所以奎师那在《梵歌》中说了大致这样的话：只应通过念头来消耗印象。这样新印象就不会形成。若做不到这一点，那就通过欲望、渴望、感受——而非通过行动，让印象消耗掉。这样新印象也会形成，但不会那么深。如果印象导致行动，定会形成新的和更强的印象。这说明，就消耗印象而言，心的第一个功能不重要。那是自然的。但心的第二个功能——这一般被称为心灵——却重要，因为它是欲望所在地。而除非心灵清空欲望和感受，除非心灵纯洁和赤裸，否则你的最内在真我，神，就不会显现自身。明白？

神是你最内里的大我。这意味着，你在这个受限身体背后，内在拥有能量和心及其双重功能。你作为你，自我，也在。在这一切背后，想象神是无限空间。努力领悟这是什么意思。你抱着自己是身体这个想法；你感到快乐、沮丧、饥饿。你、你、你——这个“你”，你认为是你自己。但在这个“你”背后，却有某种摆脱不掉的东西，

即便身体没了。假设你的手腿都被砍掉，你作为“你”依然存在。这说明你不是这个身体。酣眠中，你意识不到你的身体，可你仍然存在，因此你不是这个身体。那么这个“你”是谁？这个“你”是你最内里的大我。我们必须在自身中找到这个重要的“我”。

我是谁？我不是这个身体。那么我是谁？“我”也许是能量。可当我不活动、不行动时——当我无意识时——能量不显现，我却依然存在。所以我不是能量。

“我”也许是心。但同样道理。当我无意识时，在酣眠中，心静止，心不运作，我却仍然存在。所以我也不是心。那么我是谁？努力领悟这点。让我们努力理解无法理解的东西。我乃非身体、非能量、非心的“那”。

在酣眠中，你体验什么？什么都没有。“那”就是你！何以故？如果我不是身体、能量、心，那我就是无身体、能量、心的“那”。而唯有酣眠意味着那。唯有酣眠回答此问。酣眠中，你不是身体，不是能量，不是心。身体却在，能量却在，心却在。只是对身体、能量、心的意识不在。

现在回到第一点，后面再谈这个。无始之始的原始状态，是无限者的无限酣眠状态。在无始之始，在没有造物界，没有宇宙——甚至没有无时，惟有神“是”状态。

神的十个状态就此开始，《神曰》中有描述。在进化和转世过程中，印象累积。身体、能量和心发展；灵魂，虽是无限状态，却将自己体验为有限的身体、能量和心——因为这些印象。

回到前面的话题。在酣眠中，马克姆（希劳斯）意识不到身体、能量、心，只有作为真正马克姆的马克姆存在。要点是，马克姆在酣眠状态作为“我是马克姆”存在，却意识不到这个“我性”。自我在酣眠或绝对无意识状态叫做“自然我”。有三类自我；第一类是自然我。

是什么把你从酣眠中叫醒？是躺在你心上的印象。它们说：“马克姆，醒来；我们想被消耗。”于是马克姆醒来，通过思想、欲望、行动消耗印象。但马克姆在消耗印象时，却认为“我是这个身体”。这个“我”叫做妄我。对此我们不去太深究。真正的马克姆而非这个身体，根据印象，采用一个又一个形体，继续消耗新印象。不过

这是另一个话题。

在消耗旧印象的同时，新印象形成，也需要消耗。就这样，根据好坏印象，新的形体被不断采用——男、女、美、丑、富、贫、强、弱，等等；就像你交替穿上脱下的不同外衣。这个妄我一直坚持着。

有朝一日，印象越来越弱，越来越少，最终微弱到彻底消逝。印象不在时，心的运作停止。心灵现在赤裸纯洁，因为没有了欲望、渴望、感受。你却依然在。这时，没有了印象的“我”，也没有了束缚，没有了限制。它现在体验超越心的状态——心不复存在。体验无限原始的真正“我性”状态。这个自我被称作真我。正如在妄我里，马克姆称，“我是这个身体，我是这个能量，我是这个心”，现在马克姆说：“我是神。”

因此，存在着自然我、妄我和真我。惟有心灵纯洁者，方能见神。这就是坡德穆所问的心灵纯洁的意思。我怎么解释，对你们都不管用，因为怎能解释心所无法领悟者！

有一只天堂鸟，据说从不飞抵人间。哈菲兹言：

神好比天堂鸟。

别试图撒开念网去捕捉，

在此网中你只会找到心。

因此只管爱，神将是你的。

不要思考（智力），要爱。我解释再多，神也无法解释。但我的一个意愿，你就会瞬间见神，就会知道。

（加尔各答的赛古鲁）罗摩克里希那，只会讲孟加拉语。不能阅读；是人们所谓的文盲。但他在一瞬间获得全知。文人学者蜂拥而至，对他说的话却一无所知！所以要爱！

总之，秘密是：你在时神不在。你越用理性头脑，就越不理解。要解释与理解，你必须在；而你在，神就不在。所以阐释和理解，意味着你将神赶走而非引来。你理解时，并没有理解！

我的同一个至爱，据说以不同的外装、不同的名字出现，似乎总是不同，他却是同一个至爱。

你必须成为你已经是。你是神，可你必须成为神。基督让自己蒙辱，让自己被钉于十字架，以便教导这一点：通过爱，成为你已经是。

巴巴还讲了（罗摩降临期间）贾纳克皇帝与弟子喀延的故事，加以说明：

贾纳克皇帝，悉妲的父亲，也是有名的至师。他在位期间，有个异邦青年，殷切渴望见神。他说“我必须像看见这些外物一样清楚地看见神”，决定去找贾纳克求助。他不顾日晒雨淋，忍饥挨饿，走了两个月。这发生在约 7000 年前，那时没有汽车飞机。最后他终于来到贾纳克的宫殿，却被卫兵拦住。他站在墙外，大呼贾纳克，赞美他。贾纳克听到，叫大臣出去打听是谁。

“我是爱神者，”他答，“我要见神。贾纳克必须让我见神。”

贾纳克让人把他带入宫，并对大臣说：“把他投进监狱！”青年被关入狱。他想：“这个自称全知的贾纳克，必知我在寻神，却把我关进监狱。”青年在狱中没吃没喝，过了几天，贾纳克下令带他来见。贾纳克合掌向他致意，命大臣让他洗澡用餐，王子一般款待他。又叫人把他带到大殿，坐到贾纳克的皇座上。“让他享受三日这种状态。”贾纳克说。

青年不解贾纳克的用意，当然也不知如何管理国务。穷人来乞求，大臣来讨教；他不知怎么办，遂默不作声。最后，他央求大臣，请贾纳克解除他的这份受罪职务。贾纳克来了，命他从皇座下来，问他喜欢哪个——狱中生活，还是皇位生活。青年称：“二者都是监狱，不同类型而已。”贾纳克遂叫他离开，12年后返回。

青年离开皇宫，在印度流浪，成了富人，改名喀延，意思是“万事如意”。12年后，他回来见贾纳克，这次富裕腾达。卫兵又阻拦，问他是谁。“我是富人喀延。”他说。贾纳克听此，传话让他再离开几年。喀延于是返家，在此期间，倾家荡产。12年后，他又回去见贾纳克。大师复问他是谁。“我是穷人喀延。”他答。贾纳克遂打发他走人，过12个月再回来。

这一次，喀延开始嘀咕：“这是怎么回事儿？我第一次去见贾纳克，一无所有，却想见神。之后被投入监狱，之后又被置于皇座，之后变富，再后变穷。这都意味着什么？”

12个月后，他又返回贾纳克的皇宫，有个卫兵可怜他，说：“你这傻瓜。这回贾纳克问你是谁，就说‘我不知道’！”喀延听从了建议。这时贾纳克转头盯着他，他随即失去对所有三体和对整个世界的意

识，意识到其真我即无限神。

这个故事的意义是：你除非失去“我”，否则就不能见神并成神，因为你在之处，神不在！

关于我自己，我年幼时什么都不知道，对灵性漠不关心。我的父亲是苦行者，曾在波斯和印度四处流浪，乞讨，想神。他教我哈菲兹等人的一些诗，但我对诗歌不感兴趣。我更爱做游戏——弹珠、风筝、板球——并发现自己是个天生的领袖。

然而有一天，有朋友给我一本讲佛陀的小册子，我打开书，翻到佛作为慈悲佛弥勒再来那一页，刹那间意识到，‘实际上，我是那’，内心深深感到这点。随后忘了此事；许多年过去了。

一天，巴巴简在我骑车路过时，招呼我到她树下，并吻了我的前额。有九个月时间，上帝知道，我处于那种极少、极少人去的状态。对身体或其余一切都没有意识。我四处走动，不吃饭。母亲以为我疯了，请了医生。我父亲明白，但什么都没说。医生们都束手无策。我不睡觉，后来发生的事情极为罕见，只有承担世界苦难的阿瓦塔才经历。我不进食，只喝茶——深爱我的兄长嘉姆希德给我的茶。一天，突然，我想上厕所，想解大便，但不可能，因为我尚未吃过任何食物。我坐在那儿，没有大便。接下来，我用这双肉眼看见很多很多光圈，整个整个的宇宙。从那一刻起，我不再有九个月来一直处于的神圣极乐，而是处于世上无人理解的巨大折磨。我会撞头，以缓解痛苦。头因撞地板和墙而破。无法自己。仿佛整个宇宙压在我头上。我用额撞开窗户。

后来，我被吸引到赛巴巴那里。一种强烈冲动。赛巴巴指引我去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后者捡起一块石子，击中我的头。刹那间，我平静下来。之后过了7年，一天马哈拉吉合掌说道：“默文，你是阿瓦塔。”

巴巴简眼眸明亮，即便125岁高龄，也极活跃。她总是坐在树下，任日晒雨淋。你能感受到爱从她身上自发流溢。一次她告诉身边的一群人：“我造就了这个儿子，有一天他将使全世界随他的手指起舞！”那时不谈钱；人们只来达善。有谁要求什么，她就拿出棍子。她总是摩擦左臂。我不能解释原因，但她是有意为之。她走路很快，85岁还会快跑。多年前，满德里只好奔跑或骑车才能追上我。她给

了我神圣极乐；赛巴巴给了我神圣能力；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给了我神圣知识。

现在我无限地享受极乐，同时无限地承受痛苦。一旦放弃身体，我就会回归我的无限极乐寓所。我受苦又受苦。从10月起，有3个月，我的痛苦将达到高潮，之后世人将认出我。

有时候我觉得：“何必阐述？”只是来，坐下，你们都来这儿，在巴巴身边静静地呆着。有时候，我想作些阐述。不知哪个更好。我们该怎么做？继续阐述，还是默默不语？

大家对此也有分歧，巴巴决定：一天他做阐述，第二日默默陪伴他。巴巴接着说：

对你们的工作需要定义。它必须实际又神圣——实际的意义是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做到，不只是静坐、漠然、弃世。对同样的真理我将给予你们新意。

琐罗亚斯德教的一种祈祷形式叫圣腰带。（上午念的）四个祷文都讲同样的东西。自从巴巴简吻了我的前额，我便向自己顶礼。为什么？

有人说：“因为别无它物可顶礼。”

那是我的实际、持续体验。所需要的是“成为”，不只是“见”。你必须成为你已经是的。你是神，可你必须知道怎样成神。基督使自己受辱。神让自己被钉于十字架，来教导这点：通过爱，成为你已经是的。

翌日9月18日，上午10时许，巴巴来到美拉巴德看望大家。询问每个人的静心状况之后，他说：

今天，我将解释入定和内见——三昧。入定，苏非称作哈尔(haal)，吠檀多教徒称作巴夫(bhav)，只是一时的狂喜，在真正的灵性意义上，没有多大价值。在这个哈尔状态，人意识不到环境和自己身体，却意识到强大的喜乐力量注入其灵魂。巴夫一结束，他又是平常的自己。

三昧（入定）有四个不同类型：瑜伽三昧，坦陀三昧，涅未卡帕三昧，撒哈伊三昧。

瑜伽三昧和坦陀三昧，灵性上不重要。其中人感到与万人万物和谐，最后体验心静。可这种三昧一结束，他又是平常的自己。大

多数瑜伽士，在这种三昧之后，甚至更加感到幻相的压力。好比人酒醉；一时感到与万物和谐，可当陶醉过去，就头痛。因此，瑜伽三昧和坦陀三昧就像喝醉。人觉得自己好像皇帝，好像无所不能；但过后，生活的紧张压力又恢复。

在涅未卡帕三昧，苏非称法那，意味着从我性过渡到与神结合，灵魂认同于神。该三昧是真三昧。在此，人成为神。神知即其知；神乐即其乐；神能即其能；神美即其美！在这种三昧中，他意识不到身体、能量、心、宇宙，只意识到作为神的大我。极少、极少人获得这种涅未卡帕三昧。

据说，一个人经历很多很多周期才获得法那。这被称为法那一费拉，也就是使人与神一体。这样的人中极少数重获正常意识。而重获正常意识者，拥有撒哈伊三昧。撒哈伊三昧是涅未卡帕三昧在行动，这时人完全意识到宇宙。这样一个人，无论吃饭、说话、走动、游戏或做任何事，整个时间享受着涅未卡帕三昧。他被称作库特博，在波斯语中指万物中心——轴心——我们所说的至师。他置身于每一个意识层面，与神为一，甚至在蚂蚁的层面；同时他还在浊、精和心界发挥作用。他高于一切。

撒哈伊三昧，指不费力的一体性。像移动手或眨眼般自如。

明天，如果你们提醒我——我不承诺——我会告诉你们，怎样在想我的同时，你仍然能够在世间做需做的一切。这不是撒哈伊三昧，而是撒哈伊禅。即便在吃、喝、工作的同时，在看电影或做生意的同时，你仍然会感到巴巴和你一起。这是撒哈伊禅。

明天，我们播放印度唱片时，我若是心情好，打算解释许多东西。今天，让我们保持静默，不过同时听些英语唱片。我很喜爱音乐，但最近无暇聆听。女满德里让我带来这些唱片。播放唱片时，心要在房间内，别走神。卡比尔说过：

“但凡音乐皆是那个道言的第七个影子。”

在《神曰》中，我谈到这点。一旦我打破沉默，这个第一言将使你们的心灵颤动。

接着播放如下唱片：

玛丽安·安德森：《我知上主之手祝福我》和《天堂吾家》，

弗里茨·克莱斯勒：《学生王子》和《印地安爱之呼唤》选集，

理查德·克鲁克斯：《雅歌》和《爱，惟独爱》，

伊玛·苏美克：《未知之爱的诱惑》与《太阳神贞女》。

有些西方男子不太喜欢伊玛·苏美克的歌，巴巴却说：“就升至最高和降至最低而言，我喜欢。这让我想起我的原始状态。我感到高兴。”

接下来是伊玛·苏美克的另一首歌，德纳·菲尔德翻译道：“我只爱您，我只崇拜您，我只把宝库钥匙交给您。”

巴巴回应道：“能做到这个者，将知道我。”

“这使我想起，当我放弃这个肉身时——这将通过暴力发生，届时无人在我身边——没有爱者，没有满德里——只有那些杀此肉身的人。将制造的局面是，在混乱中，巴巴身边找不到人。事后，他们才聚拢来。这显而易见。这可能发生在年底前——我的打破沉默，放弃肉身，所有这些。聚会中，我会细述。”

这时又播放了伊玛·苏美克的一张唱片：《安第斯高山》和《猴》两首歌。播完，巴巴转向查尔斯·坡德穆，说：“亲爱的查尔斯，谁能想象，我是怎样在此，同时又无处不在？我时刻在受十字架刑。为使一个人爱惟一值得我们爱的神，我甘愿死一百万次。”坡德穆答，他能想象，但仅此而已。

巴巴要了伊玛·苏美克的另一张唱片：《风之舞》与《少女之颂》。播放中间，一张卡片送入，呈给巴巴，上写：“若能见您片刻，我将永远感激。”署名为 H·K·日高，东京来的日本青年。他进屋，深深感动，五体投地拜倒在巴巴面前。

数年前，日高从日本神智学团体领袖慕尔博士那里听说美赫巴巴，从此一直想见巴巴。当他任日本驻印大使的亲戚，邀请他赴印时，他便抓住机会。巴巴叫他起来，苦笑道：“我不让任何人上山的。”又把自己的葡萄汁给日高喝，说：“你远道而来；喝光。”

他饮完，巴巴问：“你为何从这么远来？巴巴无处不在。”

“我希望您来日本。”日高说。

巴巴回应：“700年后，我会去日本。”

日高得赴加尔各答续签证，巴巴指示：“今天赴加尔各答办事，28日及时回美拉巴德参加聚会。”

巴巴又指示两个澳洲人，比尔·乐裴基和约翰·巴伦泰恩，从午夜起在他陵墓内坐半小时，睁眼闭口，默念他的名。巴巴对弗朗西斯开玩笑：

“他们要是跌入墓穴，要你负责。那你会做什么？”

“关键不在我会做什么，而在您会对我做什么！”弗朗西斯说。

后来，巴巴说：“29日和30日的聚会后，我可能会让日高在一处独坐7天，不吃不喝。他若这么做，我也许会让他稍微瞥见一下我。他是个好青年，酷爱真理。是我吸引他来的，他毫不知情。”

12时50分，巴巴叫男子们用午餐。他们吃饭时，他陪着，从他们背后走过，挠挠某人的肋，拍拍每个人的肩，吻德纳·菲尔德的头顶，几次召日高谈话。巴巴亲手给每人甜点，还给阿冉岗的工人发了一份。

巴巴还同大家在山上打了几次乒乓球，并挑战拉德·丁普夫尔一局。拉德决定“对巴巴下手轻点”，因为他还在从车祸中康复。巴巴完美回击拉德的首发，拉德使足劲发下一个球。再次，巴巴的漂亮反击无法回防。之后巴巴用字母板拼道：“自从美国车祸后，巴巴打乒乓球不那么出色了。”

之后巴巴走到下美拉巴德，视察聚会安排进度。已搭好一个大遮篷、一个独立聚会篷、一个餐篷，多处厕所、浴室等等，睡篷内提供1000张木床。

木匠们忙着做竹床，宝在每张床上坐坐检验。检验过程中，有的床折断，宝仰面倒地，砰地一声，姜古的两个小儿见状大乐。巴巴听到也好乐。

奎师那吉向巴巴抱怨说，宝在他茶中少放糖。宝挨训时，说：“这不是真的，巴巴。我没给他备茶，怎可能在茶里少放糖？”

奎师那吉又抱怨：“宝无权说我撒谎。他不该顶撞我，应该尊重我！”

巴巴斥责宝，说：“要尊重奎师那吉。”

奎师那吉对此满意，开始每天骚扰宝，宝只得忍受。巴巴通过奎师那吉，训练宝忍耐。每个满德里成员，都须经历类似的体验。有人也许会质疑，这种方法是否适当，可真相是，巴巴做的每一件事皆“适当”。不这样认为者，乃自身不足。

巴巴视察完美拉巴德的活动，返回美拉扎德。

翌日，9月19日星期天，赴美拉巴德途中发生一件事。54岁的VG鲁克图克（昵称鲁克图克玛玛，指叔叔），在1938年的美拉巴德生日庆祝上，通过纽瑟文·萨达首次见到巴巴，现在居住阿克巴棉纺厂附近。不过，这几日他很烦恼，原因是未接到美拉巴德聚会的公告函——由于阿迪的疏

忽。他彻夜未眠，凌晨3点，对妻子卡姆拉拜说：“人们要从远方来美拉巴德，彭度每天采购那么多东西做准备，可巴巴忘了我。”

“你干吗不停念叨巴巴、巴巴、巴巴？”他妻子责备，“美赫巴巴只为富人！对穷人他有什么爱？他要是在乎你，也会邀请你聚会了。”

就这样，他们一大早就议论此事，卡姆拉拜用恶言泼语抨击巴巴。她不知巴巴的耳朵有多尖。

两小时后，鲁克图克垂头丧气，起床去上班。清晨6点，巴巴的轿车停在他们家门口。巴巴进屋，埃瑞奇去找鲁克图克，卡姆拉拜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真是巴巴，还是她在做梦？她走向水池，往眼中洒水，回来瞧。她拉着头发，不信真是美赫巴巴含笑站在她面前。心想：“我刚才还在辱骂的他是多么慈爱。”

巴巴说：“比起谄媚者的赞美，我更喜欢爱者的辱骂！”此时，埃瑞奇带鲁克图克回来了。目睹至爱大师，鲁克图克欣喜若狂。热情地拥抱拍打巴巴，巴巴微笑着承受。夫妇俩激动万分，竟忘了给巴巴搬椅子。

巴巴拥抱他们，卡姆拉拜哭了。鲁克图克解释未接到通知，巴巴向他保证，他是受邀的，应当出席。

之后巴巴到阿克巴棉纺厂，探望萨达和达玛尼亚家庭后，前往美拉巴德。

上午10点25分，巴巴抵达上美拉巴德，与西方男子共度时光。他说：“今天，我时间充裕。我们慢慢来。从明日起，我就没有时间了。”

询问每个人的健康后，巴巴说：“我希望你们为29日和30日，都保持健康强壮。今天我感到有点怪。我有时无法描述自己的感受，某些东西连我也不能描述。例如，我走上来时，掷石子。多年前，我也掷石子。每走一步，都会弯腰，捡块石子扔掉。现在有时也这样。为何这么做，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神圣游戏？”

巴巴问男子们：“我过来时，你们有何感觉？”

比尔·乐裴基说：“一种有趣的感觉。”

巴巴不明白他的意思，问：“你昨晚静坐半小时期间，睁着眼吗？”

“是。”

“有何感受？”

“心脏一直怦怦跳，未能持您的名。”

“是什么让你害怕？”

“我看见外面世界的影像。”

约翰巴伦泰恩说：“我的感觉是，门一关就不通风了。没有什么感觉。”

巴巴问他们会不会连续7天每夜这么做。二人说：“会。”

“别害怕，”他说，“没什么可怕的。不要强迫注意力，保持清醒，勿挪动。即使蛇出现，让它经过。这半小时期间，要爱巴巴。惧怕意味着无爱。”

“从心底想巴巴；7夜之后，你们将见巴巴。为什么有这种恐惧，弗朗西斯？阿西西的圣方济和圣方济·沙勿略都全力爱基督，他们所受的痛苦，你们都无法猜想；他们却不知恐惧为何物。不要惧怕，要爱我。别烦恼；想巴巴；要开心。从今晚起，弗朗西斯（布拉巴赞），保证让他们坐那儿，关上门。”

巴巴继续：“弗朗西斯，你变卖一切，跟随十字架。我有一种不寻常的心情。我们顺便谈，闲聊。我几乎没睡，直到凌晨3点后。闭关时，我几分钟叫一次守夜人，直到3点。你们都是几点睡的？（10点。）今晚，别让两个年轻人去坐，因为你们必须早起。从明日开始。”一名佣人拿来药，巴巴给拉德·丁普夫尔几颗，帮助他睡眠。

“你问到七个层面，”巴巴对马克姆·希劳斯说，“层面指什么？”

马克姆答：“意识的状态。”

作为回答，巴巴授述如下：

你们现在的（意识）是浊意识，用的是浊感官，你们有吃、喝、走动等浊体验。这是浊世界，不是浊层面。虽是浊意识，却非浊层面。曼兹尔（Manzil）指目的地或目标，姆卡穆（Muqam）指居处或状态，须区别开。你们在浊曼兹尔，有不计其数的姆卡穆状态。美拉巴德是一个姆卡穆，在此你们用浊感官体验。你们都在美国、法国或英国，曼兹尔是同样的——浊，姆卡穆却不同，你们在每一个地方，都有对浊界的不同体验。假若阿冉岗有个人，连阿美纳伽都难得去，却被蒙上眼，送上飞机，于夜间降落百老汇。其体验对于他会奇妙无比，因为姆卡穆不同，曼兹尔却同样。即便在浊曼兹尔，也有可能瞥见精层面。精层面有三个曼兹尔。会发生什么？人用浊感官模糊地体验精层面的第一个曼兹尔——因为浊感官；因为不能充分体验精层面——除非通过精感官。这些浊体验是模糊的：人看见色彩，色彩消失；不同类型的光圈，未曾嗅过的奇香；人听见天乐；人获得灵感；

但全都消失。你们必须认识到，所有的曼兹尔、所有的姆卡穆和所有这些体验，都是幻相。惟神真实。这是根本事实。

当灵魂通过艰巨的努力，或者凭借古鲁——而非至师——的恩典，进入第一层面时，意味着进入另一个领域。该灵魂的意识被提升，它能充分使用精感官。曾被暂时嗅、听、看见的，现被持续地嗅、听、看见。灵魂此刻处于精界的第一个曼兹尔。我们称之为“界”，因为正如浊界有不计其数的姆卡穆，精界亦然。在精界的第一个曼兹尔，灵魂通过精感官，看见不同的景，嗅见不同的香，有不同的体验——正如根据不同的姆卡穆，你们在美拉巴德有跟习惯不同的食物，不同的气味和不同的语言。在精层面，第一个曼兹尔有不计其数的姆卡穆。你在这里的感受，不同于你在家跟家人子女的感受，尽管你仍在浊界。

因此灵魂在精层面，在第一个曼兹尔，看见奇妙事物并陶醉沉迷；失去浊意识，开始听见精乐、看见精色并享受之。不过，如果灵魂明智，出于好运，或古鲁胜任，它便离开第一个曼兹尔，进入精层面的第二个曼兹尔。在这个曼兹尔，灵魂通过精感官更强烈地看、听、嗅。精领域的姆卡穆更使人愉快。在第二个曼兹尔，灵魂极其陶醉，一切都比太阳要明亮亿万倍！比月亮清凉百万倍！灵魂笼罩于此光中，听见的音、嗅见的香强烈殊胜，它完全进入。这被称为灵性法宝（*talisman*），人意识不到浊界。

如果古鲁不胜任，如果过去的印象不许它前进，灵魂则脱离身体，采用另一个形体，在同样的意识状态回来。但这纯粹是幻相。古鲁若胜任，会推进行者，达到第三个曼兹尔。依然是精意识，同样的姆卡穆，精感官现处于最强烈阶段。不过，无数姆卡穆的无数音和景，不会压倒灵魂。灵魂现在对感官及其体验有着完全控制，不仅在浊曼兹尔，而且在前两个精曼兹尔。它此刻是能量的化身。

这在《神曰》中都有论述。灵魂仍有浊体，仍在浊界，却同时在精界发挥作用。它同时使用浊与精感官。假若弗朗西斯（布拉巴赞）在精界的第三个曼兹尔，并同时体验第三个曼兹尔的姆卡穆，他会同时拥有浊与精意识。他会在浊界控制着无限能量。然而我们可怜的弗朗西斯仍在幻相中。

后天我们谈第四、第五和第六层面。在抵达实在之前，要知

道这全是塔玛夏——闹剧。爱神者不关心这个塔玛夏。精层面第一个曼兹尔的瑜伽士，能够停止脉搏、活埋不死、让浊体升空，甚至活上五百年；可这都是幻相和闹剧。第七个曼兹尔被称为玛克苏得（maksood），目标，在此灵魂摆脱幻相，与神合一。我将清楚解释，到第七个曼兹尔时，一切皆在你们内里——所有的曼兹尔、所有的姆卡穆，都在你们内里。你们到屋外散步，看见周围的乡村。因何？因为你们从自身将之投射出来。因在神里，你们是一切现象的制造者，你们纠缠于现象。拜度说：“我们制造了万物，是主人，却成了奴隶。”

我们呼吸时，不注意呼吸；它是自动的，如在酣眠中。呼吸是我们的恒常伴侣，我们却不注意。正如我们穿上睡衣去睡觉，不注意衣服，早晨脱下睡衣，穿上白天的衣服，而不注意——除了片刻；同理，我一直与你们同在，你们却不注意。

怎样注意？我或许在另一次解释。你们感受不到我，因为我一直在；我将教你们怎样时刻感受我。

巴巴接着说：“让我们听音乐。印度音乐都关乎爱。你们有的可能不喜欢，但我会解释。我从不问有关神的问题。我询问你们的健康和食物，但从从不问有关神的，因为我知道我就是神。”

弗朗西斯说：“我有百万个问题，巴巴。”巴巴微笑。

第一张唱片播放完，巴巴说：“这是爱的一种奇妙状态。爱者不关心层面和不同意识状态，只关心神和怎样爱神。他到达这样一个阶段：这种爱充满其世界，分离的痛苦实在无法忍受，以至他说：‘此刻我想忘掉您，可我越努力，却越想念您。’这种折磨无法忍受。”

巴巴继续翻译不同唱片的歌词：

“我的至爱上帝啊，
惟有那个因爱而禁不住流泪者，
才是幸运和心胸大者。
受培训做爱神者的你啊，要当心，
你将见识各种各样的超自然景象。
要当心，只是爱神，
莫受异象和能力所诱惑。
爱谈爱的你啊，可知面临的困难艰辛？
大师在爱之道上步步考验你。

巴巴问男子们喜不喜欢这种音乐。几乎人人说喜欢，深受音乐感动。惟独查尔斯·坡德穆说对此没兴趣。“大多数人都有。”巴巴说。

“别对我谈音乐，”巴巴评论，“我唱的第一支歌，给我招来这一切宇宙负担。”

“神永恒，幻相半永恒。神不变，幻相变。影子总伴随你，但它朝夕万变，正午消失不见，影子半永恒。”

马克姆·希劳斯问：“神享受幻相吗？”

巴巴答：“神作为神人享受幻相，却自由于幻相，因为他统御幻相。这些都是文字，却是基于体验的文字；至少你有这个慰藉。”

马克姆应道：“倘若您给我们体验，我们会更受慰藉！”巴巴未回应。又播放几张格扎尔唱片。巴巴释义：

“抵达目标并知晓上帝秘密的你啊，
要保证只对少数特选者透露秘密。”

巴巴评论：“当曼苏尔称‘我是神’时，穆斯林被激怒，将他绞死。”

“曼苏尔啊，即便你因宣称
与至爱上帝合一而被绞死，也不要透露秘密。
夏姆司 - 埃 - 塔卜睿兹啊，因为你起死回生，
而被穆斯林活剥，也不要透露秘密。
爱神者啊，不要吐露心中之物。

记住，真正爱神者，
神歼灭之。神将他拌入尘土。”

巴巴评论：“基督和以往救世主的使徒们，就是如此。”

“爱者啊，要当心，
神用残忍考验你，
用假承诺考验你，
把你切碎来考验你。”

之后巴巴评论：

“哈菲兹说，大师将穿戴整齐的你，连同手脚绑在木板上，扔入海中，并说：‘你若爱我，就别让一滴水沾上衣服。’他为何这么做？答案是，对大使徒彼得所说的话：‘你将否认我。’为何？耶稣说了，并让其实现。为什么？耶稣以此方式，承担起整个世界重担，并让彼得分担。

“爱意味着失去整个自我及其全部附件。意味着折磨、痛苦、渴望。

不过，如果尽管如此，一个人的爱仍坚定不移，他便与至爱合一。彼得的痛苦顶点是什么？他否认了至爱大师！这种否认使他能够分担耶稣的痛苦。”

“爱者吟道：‘您的爱之效力，
现已无限拓宽我的视野，
我所到之处，仅仅看见您。
我知道，至爱，我将无力承受您的荣光。
但我准备死去；向我示现您的容颜吧。’”

有一张唱片是印度最伟大的卡瓦里歌手的，她唱的总是有关爱神者。透露了玛司特在对神的爱中，放弃一切，貌若疯子。玛司特对至爱说：

“您要想让我为您疯狂，就那么做吧；
但别让我成为笑柄。

世人啊，你们以为我疯了，
朝我掷石块。

你们倘若幸运得拥有此爱，
也会像我一样疯狂。

谈神论爱的人啊，
你必须向他顶礼，

仿佛每一步，颗颗尘土皆是至爱门槛。”

播放了一张哈菲兹波斯诗歌唱片，巴巴译义：

“莫拖延。就从此刻开始爱。

对至爱，须臾莫忘。”

巴巴谈到哈菲兹的大师，阿塔尔。他乌黑长发，哈菲兹给他梳发。哈菲兹说道：

“莫让您的长发自由飘逸，
因为颗颗发丝如箭，击中我心。”

哈菲兹还谈到阿塔尔：

“至爱大师啊！我所流之泪
是珍贵的血泪，
您应视为珍珠，当耳环佩戴。”

哈菲兹下面的歌也涉及到大师：

“神说：我的爱者啊，你要想进入我的道路，

首先让头颅滚到我的足下，任我当球踢。”

“爱者应道：我已被您的爱所杀，
残忍的至爱啊，您竟不瞧我一眼。”

献给哈菲兹的卡瓦里音乐结束后，巴巴总结：“今天，我们已努力爱神，我们谈到爱，听了爱曲。我是世间最忙者，必须关照这些聚会的细节，并在所有的层面上工作。不过，我也是最无为者。

“今天我们下决心不惜代价爱神。爱神的最实际方式，我将在聚会上告诉你们。”

巴巴看着他们吃过午饭，之后他走下山，到下美拉巴德视察聚会准备工作。

自然禅

9月20日，早晨7点，巴巴驱车赴萨考利，几位男满德里和西方人随行。他们在拉乎里停了一会儿，因数百人聚在路边，等候达善。巴巴带西方人参观他（1936-37年）的疯人埃舍旧址。查尔斯·坡德穆等人给巴巴讲幽默故事，达文·肖为巴巴拍照。

上午9点半，到达萨考利，埃舍居民列队出来迎接，唱歌，乐队演奏，向巴巴献花环，高达乌丽麦等坎尼亚触摸其足。巴巴带西方人参观埃舍，接着领他们到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陵墓，在那儿他说：

这位老人是上帝化身。我上次来访说，我不再步入萨考利。但我记得，他（马哈拉吉）曾说，默文会带西方人来此，他们会唱巴赞，为此我必须来，把你们这些亲爱者带来。现在我在此的工作已完成。29和30日聚会后，接下来的数月将是为了我的最后工作，打破沉默，显现，随后暴死，全都接踵而至。你们都应顶拜马哈拉吉的三摩地。我是至古者。他掷石子击我时，我便知道我是至古者。

巴巴用英语说的话，被译成马拉地语，之后由坎尼亚唱他的阿提。接着女尼们唱如下巴赞：

大师告诉弟子：“我的名即神。

有人称我罗摩，有人称夏姆（奎师那）。

在世间，我是崇拜对象，也是崇拜者。

有时我是施主，有时我是乞丐。

我无所不在，却居无定所。”

巴巴之后说：

你们都无法想象，我在此有多开心。高达乌丽是这儿的母亲，其他人皆是她的伴侣。她遇见马哈拉吉时才九岁。他把她抱在膝上，说：“这全都属于你。”她们都一生献给我的大师。她是最亲爱的。女尼穿黄色纱丽，候选者穿白色。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身材魁梧，通常赤裸，只有外出时裹块麻袋布，穿凉鞋。他在竹笼内生活了14个月12天，除了每天一次咖啡，

什么都不吃。竹笼约3英尺宽3.5英尺长，使他不能躺下。他在我们参观过的房间去世。

巴巴顶拜马哈拉吉的陵墓，满德里和西方男子一一效法。（注：轮到达文·肖顶拜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陵墓时，他心想：“我绕了半个世界，是来向某个陌生神顶礼？”就在那一刻，巴巴将一手放在他额头上，另一手放在他背上，这样，达文在巴巴手上顶了礼。）招待大家用餐，巴巴和他们坐在一起（但几乎未碰食物）。他愉快而风趣，向他们抛水果，但显得疲劳受苦。在对他的赞歌结束时，巴巴评论：“要找到我，你必须失去自己。但这些说来听去只是文字。失去自己并找到真我，只属于极少数将生命揣在袖中的爱者。”

巴巴探视一名生病的女尼，喂她玫瑰花瓣。又率大家去女子宿舍，坐在秋千上，一名女尼唱了巴巴为马哈拉吉创作的歌。巴巴还带西方男子到寺庙，给他们看赛巴巴的手杖和烟斗。他们本来也要去舍地的，但时间不够。

离开前，巴巴指示高达乌丽·麦：“凡是马哈拉吉令你们做的仪式，你们都应履行。不过在11月和12月，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你们做件事。就是，每位坎尼亚都说：‘已宣布美赫巴巴是阿瓦塔，你们五位赛古鲁，都要帮助他的工作！’”

高达乌丽·麦和吉吉，同意执行巴巴的希望。那两个月这种诵念在萨考利每日进行。

福瑞德·马克斯（身高超过6英尺）的头撞了低矮的门框，巴巴为他包扎。会见萨考利的全体人员后，巴巴离开，前往阿美纳伽。途中，他叫车都停下，并下车询问福瑞德的头伤。德纳·菲尔德提醒巴巴，戴围巾坐车危险。（因风大，围巾飘出车窗。）巴巴立即取下，复坐入车，回美拉扎德。西方人回美拉巴德山。

同高达乌丽·麦与坎尼亚们在一起；拉德·丁普夫尔顶拜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陵墓

翌日，9月21日，巴巴到美拉巴德，首先和组织者及助手讨论聚会安排。

宝的内弟迪拉吉，是美拉巴德的助手之一，巴巴问他：“你父母爱我吗？”

迪拉吉答：“我父亲普若塔普·辛和兄长贤卡·辛要来参加聚会。因

为宝已永久来您这里，当然，我们全家都爱您。”

巴巴说：“聚会结束，你们回到家，要照顾拉玛和两个孩子。宝在我身边，他们不能有闪失。”

巴巴问宝：“你的兄弟们不来参加？”

“我兄弟那拉延·辛和苏克德奥·辛会来。”他答。

巴巴转向纳纳·科尔，问：“你兄弟韦诺来吗？”

“谁也拦不住他来！”纳纳说。

“这次聚会非常重要，”巴巴说，“我的亲密爱者和工作者都应参加。”

上午10点15分，巴巴上山探望西方男子。说：“我今天会待久些。”

逐一询问每人的健康及睡眠后，巴巴说：“我自己感到疲惫，有三夜未眠。我感受到宇宙的负担。”

巴巴的情绪改变，说：“我承诺过，教你们怎样打弹珠。我虽说超越承诺，却被提醒，会教你们的。”巴巴为他们示范，并和他们打了一会儿。

巴巴同大家走入西屋，坐在椅子上开始授述：“我会谈谈萨考利的情况，想到什么说什么。我也会讲讲层面。”

“首先，关于奇迹，我为什么认为，从灵性视角看，它们只不过是闹剧。当耶稣说，‘我与我父为一’，他是说他是神。这是真的吗？他确实这样说了吗？

“神创造了整个现象宇宙。这是神的奇迹，耶稣的奇迹。这说明，不计其数的生命被耶稣所创造，按他的意志死去。人们却认为，耶稣的伟大在于他让少数死者复活。

“这是多么荒谬，除非给出某种隐藏寓意。人们认为，耶稣是救世主，因为他使少数死者复活，使盲人复明，在其大幻中制造小幻。为什么认为他施了这些奇迹？”

马克姆·希劳斯答：“因为人们感到这了不起。”

“然而，”巴巴说，“他称我是神，我是救世主，我是一切，他们却不以为然。他起死回生，人们则认为了不起。这说明他们不是被他本人，而是被他的所谓奇迹打动。

“你说呢，查尔斯？”

查尔斯·坡德穆答：“耶稣做这些不是为让人感到他了不起，因为他嘱咐他们别声张；他所做一切都是出于爱。”

巴巴继续：

倘若耶稣没有起死回生，倘若他没有施奇迹，就不会被钉于十字架。他想要被钉十字架。施奇迹来确保被钉十字架。

许多奇迹被归功于我，可我不施奇迹。我不重视奇迹。人们认为的奇迹，归结于他们的信心。我将施展一个奇迹，那个奇迹的时间近了。我说过，我的奇迹将不是起死回生，而是让人让自我死去，去爱神。我一再重申，我不会让盲人复明，但我将使人无视世界，以便见神。

我为什么解释奇迹？这与萨考利有关。昨日，我们没时间去舍地。在那儿你们会发现一种和萨考利不同的氛围。人们从印度各地涌往赛巴巴的陵墓。在印度几乎家家户户，你都会发现赛巴巴像；电影院，火柴盒上，都有。这位神圣者正被商业化！在那儿他们甚至卖火柴赚钱！我最近听说，他们发广告，向拜谒陵墓者收费8安那。这都归因于一个很好的人，出于无知，他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我不说谁自私或不好，因为都是我的，一切按神意发生。赛巴巴是完美的化身，舍地的局面我不喜欢。不久，我将改变那儿的整个氛围。

原因是，这个叫B·V·纳拉辛哈·斯瓦米的好人到纳西科找我，说：“巴巴，我想和您一起生活，写您的传记。”我告诉他，我不想那样做；他应该去萨考利，写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传记。“我不希望你写我。”我对他说。他很难过，到萨考利住了一段时间，写了《萨考利的圣人》。就是昨日你们每人被赠送一本，后被我不走的书。书一半好，一半是胡说。他没把女子们（坎尼亚）写进去，并给出自己的解释。后来他开始怀疑马哈拉吉，并离开他，散布有关他和年轻女子的谣言等等。他离开了萨考利，但书已出版。

之后他到舍地，赛巴巴已不在肉身。他从当地人那里收集一些奇迹传闻，写了本关于赛巴巴的奇迹的小书，但只强调鸡毛蒜皮的事情——赛巴巴怎样赐福妇女生子，祝福穷人变富，怎样用水点灯，等等。从那天起，人们从印度各地涌来，求子、求财、求工作。但这个我们撇开不谈。

巴巴接着透露：

当我在那种超意识状态时（称之为超意识，在我听来感到陌生，更像是“超人”），该意识即上帝意识。在该状态，我被吸引至舍地，到赛巴巴身边。赛巴巴要解大便秘时，人们会击鼓奏乐，列队送他。

他配得这一切。他也许会在那儿呆一小时，乐队会陪他回来。（1915年）我被吸引到那儿的第二天，眼睛充血，数月未眠。我把头放在队伍中的赛巴巴足前。他大呼：“帕瓦蒂伽！”意指：“你是神！”说完，指向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坐的方向。

我走到乌帕斯尼的所坐之处。他又瘦又弱。一看见我，他就捡起一块石头掷来，击中我的前额，刹那间，我恢复了正常意识。之后我跟他到萨考利，（断断续续）住了7年。当时萨考利不像你们所见的，仍是荒野，有一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住的小屋。那儿有位妇女，叫德格拜，她爱马哈拉吉，也同样爱我。人们聚集而来，大多是婆罗门，因马哈拉吉是婆罗门出身。

我要不要停下，接着谈层面？

众人答莫停。“对我都一样。”巴巴说，并继续：

耶稣的大师是谁？施洗约翰。你们一定读过，约翰的门徒是怎样指责耶稣的门徒生活舒适享用美食，他们却没有。我将告诉你们，历史是如何重演。别担心，别怀疑。神知道我有意识地与他合一。昨日发生一件奇事，南印度某协会的会长致函给我，要一个静心用的曼陀罗或真言。他们在收集保存曼陀罗，因此希望我给他们一个曼陀罗，想从我这里要点什么。还寄了一本新的写字簿，请我写。我授述：“我是高之最高，我是至古者！”让人写上，并亲手签名。

埃瑞奇说，这是巴巴第一次亲手签署这样的声明。埃瑞奇请巴巴签署副本保存在办公室，巴巴写了。

巴巴接着说：

为什么不说出我的真实身份？神圣诚实要求这样。

施洗约翰了不起。他献出脖颈；他是耶稣的大师。耶稣让自己被钉十字架。

昨夜，我死了百万次，今早头部沉重，想取消探望你们。可我又突然好了。

巴巴继续谈及乌帕斯尼·马哈拉吉：

人们开始蜂拥而至来达善，大多数是婆罗门。建了房屋，婆罗门氛围盛行。马哈拉吉和我每天坐在一起，那些婆罗门嫉妒起来。“这个琐罗亚斯德教徒，因何受马哈拉吉宠爱？”他们质问。马哈拉吉逐渐地暗示我的神性。很少人能接受，很多人怨恨，但我们的每日

同坐继续。他们又在那儿建了印度教寺庙，举行常规仪式。后来有一天，马哈拉吉对我早期的全部满德里宣布：“默文现已完美。”

宣布时，拉姆玖、大阿迪等在场。拉姆玖说，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马哈拉吉要我们服从巴巴，执行他的命令，无论重不重要，即使感到困难。”

阿迪说：“他要我们忠于巴巴，同甘共苦。”

拉姆玖补充“马哈拉吉宣布，他把一切给了巴巴，把钥匙交给了他。”

巴巴继续：

从那天起，我不再去萨考利，从那时起印度教氛围增强。马哈拉吉鼓励他们嫉妒、怨恨、中伤我。不过马哈拉吉却告诉德格拜和耶希万特·劳：默文现在是玛里克——宇宙之主。那些婆罗门听见我被称作玛里克，想杀了我。马哈拉吉和我都对这些无动于衷。

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个秘密。马哈拉吉曾被下毒，剂量致命；他身感麻木，数日不能行走。可他挺住了，毒药失效。这时高达乌丽·麦来到，马哈拉吉说：“我不要这种男性婆罗门氛围。”他开始召集只想爱神的性格纯洁的少女。她们身穿白衣，称作坎尼亚。

后来，马哈拉吉通过阿迪母亲顾麦传话：“不久，我将放弃肉身，告诉默文来见我。”我说我不会脚踏萨考利，于是会晤安排在别处（1941年达伊岗）的小屋。我们拥抱，我把头置于他足上。他说：“你是阿底—刹克提（原力）。”并开始流泪，对我说：“关照萨考利。”之后我们分手。三四个个月后，马哈拉吉放弃肉身，将女尼们交给高达乌丽照管。高达乌丽一直知道这个秘密，对于我却不发一言。可那儿充满印度教气氛，及其仪式。我是来摧毁世上一切肤浅的仪式教规的。高达乌丽秘密地爱我。那里的男子们让人感到，似乎我不是马哈拉吉的灵性传人，只是巴巴简的，宣传说高达乌丽掌管埃舍，是马哈拉吉的灵性传人。可怜的女子，她是那么好，女子中的佼佼者。她左右为难，善良性格使她坚持下来。

之后我的门徒增多，萨考利的婆罗门越来越生气，就像施洗约翰的门徒。接着发生了一件奇迹。你们不是看见了瓦格先生？当时只要有人说起我，他就轻蔑地啐唾沫！你们看他转变多大。这都归功于高达乌丽。她的爱征服了婆罗门氛围。她终于在阿美纳伽见到我，请我去一趟萨考利。因为我曾答应马哈拉吉，我会关照萨考利，就利用耶希万特·劳乔迁新居的机会去了。瓦格的那批人不乐意，

因为假若高达乌丽得向巴巴顶礼，将会是怎样的状况？

高达乌丽欢迎我，俯首拜我的足，向我献花环，邀我坐马哈拉吉坐的秋千。坐朱拉（秋千）源于奎师那。他母亲用摇篮摇他。挤奶女让他坐在秋千上。如今让至师坐这种秋千成了习俗。不是让他们入睡，而是某种摇篮曲，“奎师那，睡吧，别捣乱”——就那个意思。奎师那非常淘气，总搞恶作剧捣乱。基督和佛陀风格不同。我感到自己兼具全部。

我叫来瓦格，拥抱他，卸除了他反对我的负担。我拥抱了他们全体，他们都融化了。高达乌丽明白表现了她的爱，改善了整个氛围。9月12日达善你们也看见，高达乌丽和男子们都在。现在他们都爱我，认出我是阿瓦塔。

不过，我希望你们明白，斯瓦米·纳拉辛哈制造的奇迹氛围，仍存在于萨考利，虽不如舍地严重。因此，为了不让你们困惑，我拿走了赠给你们的书。人们试图用这些琐碎小事抬高马哈拉吉的地位。他们的意图是好的，但我将结束这一切。神、爱、真理与纯洁，超越了这一切荒谬东西，最首要的是，超越了只因习惯而缺乏情感或理解的仪式教规。

巴巴随后站起，到长椅上就座。他说“休息5分钟”，谈了别的事情。之后，巴巴继续前天开始的关于层面的阐释。他在一张纸上画了些线，让埃瑞奇相应写上字。“这是新内容，”他说。进而解释第四、第五和第六层面。

第四意识层面被称作精与心层面之间的交合点。也被称为阿萨纳（Asthana），意指“门槛”。在此没有曼兹尔，没有姆卡穆。是受无限能量，心层面的欲望、情感直接影响的交叉点。灵魂此刻不属于精层面，也不属于心层面，但精层面的所有能力和心层面的所有影响，持续和它一起。没有曼兹尔。灵魂被欲望、被其满足欲望的能力所压倒，有从灵性高处堕落至最深渊的危险。它现在能做任何的事情，起死回生，创造新形体，做想做的一切。欲望及其全部力量影响它；它处于极大危险中。《神曰》里有详述。

这时灵魂如果不用无限的能量去满足自私目的，便抵达第五个层面和第五个曼兹尔。我说过，浊界有第一个曼兹尔，及其不计其数的姆卡穆。在精界的第一个层面，有第二个曼兹尔及其姆卡穆。

在精界的第二个层面，有第三个曼兹尔及其姆卡穆；第四层面没有曼兹尔和姆卡穆。

在处于心领域的第五层面，有第五个曼兹尔及其姆卡穆。在这个第五状态发生什么？灵魂现在直接从心层面工作。明白？灵魂是心的主宰：整个心层面都由它支配。它知道每个人的念头和欲望，却是安全的，因第四层面之暗夜已过去。记住对这些问题我是一略而过。灵魂现在知道念头和欲望，却不能控制欲望。在这个第五层面，不会有对神的强烈渴望——这种渴望为那些不知道也不关心层面的爱者所拥有。

灵魂前进到包括心的第二个功能的第六层面时，成为情感、欲望的化身。因全部无限情感都来自于神，即第七个意识状态，灵魂现在直接在万物中见神无处不在，又感觉自己远离至爱。这里是巨大的深渊，爱者看见深渊对面的至爱，又感到与至爱分离。至爱说：“来我这里。”爱者说：“我不能；您来我这里！”

这一光荣状态，被描述为头发一端在至爱手中，另一端在爱者手中；一场漫长的牵拉。如果至爱拉得过猛，头发会断；因此牵拉持续多年。在百万个渴望与神结合的这种爱者中，有一个抵达至爱。极少、极少爱者成功。当一个人跨越深谷，与神结合时，发现他曾寻找的乃是自己。他本身就是至爱。他这时知道，“我是神”。在成千上万这样的合一者中，有一个下降到正常意识，被称为库特博、或基督、或阿瓦塔、或至师。

第六层面有一个曼兹尔和一个姆卡穆——灵魂所见的无所不在的神。我谈神，你们在酣眠中进入神。

现在来看图。有七个层面，七个曼兹尔，六个层面中有无数的姆卡穆，在浊界有一个姆卡穆，在第六个曼兹尔有一个姆卡穆。在第四层面没有曼兹尔和姆卡穆。

巴巴总结说：

你们想念我时，便处于撒哈伊禅（在神身边）。问题是怎样想念我。最简易可靠的方法是，照我说的做。最初这有点像任务，就像你开始跑步时感觉吃力（肌肉酸痛）；可进入状态后，就感到撒哈伊（自然）。最初，你得有意为之，之后会变得自然。

一天有四个部分，人的身体状态也有四段：童年，青年，成年，

老年。有四部分，卡比尔称为路标。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是：用一秒钟想巴巴。从而将巴巴穿在你的灵魂上：一大早就给你的灵魂穿上巴巴。中午12点，同样想一秒钟；5点左右，再想一次；就寝时也想一遍。我从未叫任何人，甚至满德里，这么做过。如果你这样做，我就会一直和你在一起，你也会感到我的在。

就这样每天做四秒钟，你就会虽在世间，但巴巴却时刻与你同在。这是撒哈伊禅的开端。

总之，我们必须在内心深处感到：惟有神真实，惟独神存在，他在我众生里，惟有爱他：神，唯有神。

巴巴又说：

从现在起，不再让年轻人（乐裴基和巴伦泰恩）夜间静坐，不再让任何人早晨静心。24日午夜12时，都要保持清醒，想念我半小时。全心全意地做。你们所有的人，或者至少有一个，将见到我：我在。

“见我”指远处我的形象。把我的形体留在心目中。眼可睁可闭，但心中观想我。

巴巴接着叫大伙儿闭眼坐一分钟。先看着他，后观想他。之后，他问发生了什么。弗朗西斯说：“它来来去去。”

巴巴应道：

因为你来来去去；我一直在。

你可知，阿西西的圣方济是怎样爱耶稣，与他合一的？他按应爱耶稣的方式爱他；不过在方济的同伴中，有个贪食的家伙。朱尼帕最爱方济，尽管他不静坐也根本不想神。他给方济惹的麻烦比谁都多，但他深爱方济。

当我们从心底爱时，就交出所有好坏，甚至麻烦；爱者给予一切，一无所求。我给予一切，不求回报。这样爱我，巴巴就是你们的奴隶。

你们即使做不到，也别担心。只要你们是我的，就无需担心。你们是我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远万里吸引你们来。你们如果无法观想我，也别担心；如果你们不爱我，别担心：我爱你们。24日午夜，不要强迫心，要自然，保持平静；别像瑜伽士那样坐。

据说我最滑溜！

说个秘密。试着想象你的妻子孩子：他们瞬间就在。这不重要，却有所帮助。你们能从澳洲把他们带来，却不能将这里的巴巴带来。

之后巴巴离开，到下美拉巴德。他对西方人授道时，埃瑞奇、大阿迪、拉姆玖、纳纳科尔、基申辛和库玛，总是在他身边。其他满德里忙于工作，没机会听巴巴谈话。他们大多数人对这类灵性论述也不大感兴趣，满足于服务他。

巴巴步行下山时，阿娄巴为巴巴撑伞遮阳。突然，他被情感征服，扔下伞，扑倒在巴巴足前，紧紧抓住。其他满德里已下山，因为西方人用餐时巴巴常常坐在旁边。当时周围没别人，巴巴因保持沉默，什么都做不了。阿娄巴整个人粘住巴巴的足，让他动弹不得。巴巴好不容易让阿娄巴平静下来，才得以脱身。阿娄巴四仰八叉躺在地上，少顷，拿着伞奔来追巴巴。巴巴对满德里讲述此事，评论：“阿娄巴跑来追我时，我感到害怕，也想跑。他的爱吓人！”

聚会前这些天，西方人同巴巴亲密接触，学到很多。巴巴采用各种话题、故事和阐释，以飨爱者。

公众达善期间，成千上万人会品尝他的爱，从而陶醉，甚至欣喜若狂。可他们的陶醉不持久，尽管制造了进一步的渴望。巴巴让爱者陪伴他几天，则分配一种更浓烈的酒。不过，最烈性“品牌”的接受者，是全天 24 小时在他身边的那些人——他们仿佛磨粉厂的谷物，在二石之间碾磨！可谓身心俱碎；歇息时，就连呼吸都是煎熬。此乃最昂贵的陈酿，惟有能支付者方能啜饮。极少人配得领受，因其代价需要生生世世的牺牲。土罐承受不了压力，此酒只给那些承受得住其打击者。

9 月 22 日上午 10 点半，巴巴到山上看望西方人。这次他乘车，没有步行，到达时显得劳累疲惫。他立即来到西屋，说：

今天，没什么要阐述。我本不打算来，但又想见你们这些亲人，于是决定来。聚会前，我有许多事要考虑。我的考虑不但是考虑，整个负担压着我。

你们都必须为两天的聚会保持健康。亲爱的威尔，我称你为我的大天使，你对我非常忠诚，我深爱你，可我无法理解你每天说：“我今天好些了。”

威尔·白克特解释，这是指他每夜睡眠都更好。巴巴转向其他人，说：“你们说你们很好时，我不信。”

众人大笑，巴巴继续：

我过去常对满德里说，在神的工作中，摩耶总是反对；这有必要。

正如幻相对证神有必要，摩耶反对神的工作的势力，给予该工作力量。摩耶的反对越大，效果越好。

12日公众达善之前，阿美纳伽下了一场创记录的雨。萨若希来找我，说如果雨不停，达善只得推迟。我说，神要什么，就会发生。天气转变时，被认为是巴巴的奇迹。完全是无稽之谈！我这么说不不是展示谦卑；这是事实。

我说，下雨我不介意。神也许要雨，但聚会要举行。下雨的话，他们会淋湿，得换衣服，我也得换。29日和30日的聚会，将是这类聚会的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随着聚会日子临近，负担降临我头上，仿佛乌云密布低空。如果你们不保持健康，将成为额外负担。

巴巴继续给建议和命令：

我有时似乎随意谈话，实际上却在别处工作。

当你说“我病了，我饿了，我老了，我年轻，或者我不饿，我不要这食物”等等时，当你用这些“我、我、我的”时，想一下，当你的手或腿被切除时，你的“我”保持原样；无论发生什么，你保持原样。这意味着，“我”不是这个身体。为什么将你自己与身体认同？然而，全天24小时，你都这么做。威尔过去常说：“我渴了。”现在他年迈了，则说：“我好些了。”假若那是真的，就意味着威尔是同一个受限身体。

阿哈姆（“我”）意味着与虚妄认同。我为什么这么做？我们即使理解了，依然认同。因何？这个“我”不是身体，也不是吃饭或争吵者。无限大我长期以来处于幻相，因为意识和智力不发达。在人体中，意识和智力完全发展，却因古老的习惯认同于幻相。哈菲兹言：

“你不出离这个愚昧的古老习惯，就绝不可能证悟无限大我。”

的确，神无始无终。仔细想想。如果神没有开始，那么神之前有什么？答案是神。你无法用想象抵达无始之处。答案只能是神。数亿年后将有什么？神。永远是神。这意味着，永恒中无时间。什么都没发生过，什么都不会发生。没有时间因素。亿万年前你在；今天你在；以后你永远在。今天发生的一切并未发生，尽管现在这似乎不是如此。

体验永恒时，人便知道神是。要说神曾经是、现在是、将来是，

不对。永恒全在当下此刻。所以我说，神是。

莫娜（马克姆·希劳斯之妻，刚去世）曾和你一起；她不再和你一起。这说明，她从未和你一起；她一直在永恒里。这个连我都无法表达，但我尽力而为。这超出智力。昨日发生的事，产生暂时结果；可昨日实际发生的事已停止，这意味着昨日什么都没发生。暂时结果是幻相。于是继续着；神与幻相并驾齐驱。幻相说在发生一切。神说什么都没发生。

妄我认同于所发生的事件，当你处于妄我的掌控时，幻相便支配你。而当你知道真理时，便不把自己与之认同。我们在世界上所见、所闻、所体验的一切，不是神。凡是你所能理解的，都不是神。凡是被解释的，都不是神。凡是被表达的，都不是神。诗人云：

“爱者对大师说：

您教给我一样东西，使我遗忘一切。

您给我制造了一个欲望，它说不要有任何欲望。

你给予我一个真言，它说言辞毫无意义。

爱者又说：

大师啊，我曾寻神，以为他是这是那。

现在您赐予我的，我甚至无法想象其影子。”

这全是文字。当你说“大我、神、无限”时，它们没有意义。企图通过阅读或听讲去理解，是对至爱上帝的侮辱，他超越一切理解。唯一的答案是爱。我们如果爱神，就成为他。没有更多的问题。但我们必须全心地爱，以至惟独神对我们存在。

接下来播放唱片音乐。之后美赫吉和（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本杰明海曼博士来到。巴巴欢迎，简称他“本”，问他睡的好不好，说很高兴见到他。“我要你来，你就来了。”巴巴叫他放松，说希望他觉得没错过什么。“会有更多阐述了。”巴巴说。

我会和你们打弹珠。我充满幽默和人性，以至于睿希和圣人都难以知道我是谁。我在每一个层面，并按照那个层面行动。和孩子一起，我是孩子；和高道一起，我与他们一体。绝对的自然是我的天性，甚至和至爱上帝，他与我为一，我与他一体。

你们如果理解我刚才说的，便掌握了对一切的答案。神无限诚实，我们除非诚实地爱他，否则就不能知道他。尽管超越理解，但

充满爱的心灵却能够理解那不可理解的。你们若爱神，就与他合一；这是唯一要紧的。你们能够爱神。

马克姆希劳斯问，每当我们爱某人或某物时，是不是实际上在爱神。巴巴答：“是，你们只是不知道，你们在爱神。神通过我们众生爱他自己。”

我给那七名穷人洗脚，向他们顶礼时，是全心全意地做的。我不单单扮演顶拜和赠礼者的角色：我成为之。那天你们看到了什么？这种按印度教习俗的顶拜，发源于完人们，赠礼亦然。通过该行为，我成为七位完人的信徒弟子。我把头放在他们脚上，赠给礼物。我是一切，但我却成为这一切。诚实要求，我是什么，必须表达。

视察完下美拉巴德的准备工作后，巴巴返回美拉扎德。

9月23日上午，巴巴一到，就工作之事训斥彭度和帕椎。9点半，他步行上山，询问男子们的健康，说：“29和30日之前，你们全体必须健康。风对咽喉不好；注意保暖。”

他接着讲述：

从今日起，停止所有阐释。明日，我带你们去村里。我爱阿冉岗的这些穷人。明日，村民们想在3点45分做阿提，我允准了。村里到处是细菌，但在我身边，一切安全，因为我是穷之最穷。我这样说，也确实如此：同时是皇帝和乞丐。

这让我想起，我从停止说话那天起，就停止碰钱。我从不摸钱，钱来来去去。东西方的弟子们捐钱，我只在特殊场合给玛司特和穷人时，才摸钱。那时我亲手拿钱给他们。有时，我发粮食。重要的是，我在给他们礼物之前，必须为他们洗脚、顶礼。昨日我告诉你们，我不仅扮演该角色，且成为之。你们一定听说并读过，多年前，这里有药房、医院、男孩埃舍学校、麻风病人收容所、神疯和神醉者住的玛司特埃舍。我指导男孩、麻风病人、玛司特，为他们洗衣洁厕，不为展示或谦卑，而是成为之。

这个村的人于我很亲。你们会看见，他们怎样住在土坯屋里。我这么说，是因为昨日有人看见弗兰克·伊敦和本·海曼往村里走，我传话让他们别去。你们得为29日和30日保持健康，不过我想，这些男女老少于我很亲，何不让你们见见他们？现今我自己甚至没时间洗澡；头发已有三个月未洗。我无时间，无睡眠。

聚会上，爱我者从印度和巴基斯坦各地来。这是我的最后聚会，

我要谈的东西，将持续到700年后我回来。所以，要保持健康，有心情听。

巴巴改变话题，继续：

马哈拉吉曾告诉耶希万特·劳，“默文是帕若卜拉玛”，意思是超越之神。“默文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他说。我告诉过你们，我有9个月未眠。之后我和马哈拉吉一起呆到深夜一两点钟，并到旁边的小屋，由耶希万特·劳伴随。他按摩我的脚，给我槟榔叶嚼。我不吃饭，却每5分钟要槟榔叶。他不能睡，因为我不睡。七年时间，他怀着罕见的爱服侍我。在我讲过的那种氛围中，耶希万特·劳因照料我，而成了那些婆罗门的靶子。可耶希万特坚定不移。他通过服从我，来服从马哈拉吉，因而遭受到巨大的身心痛苦。现在，气氛清静。他对往事只字不提，仿佛忘了一切，给那些人粮食和金钱。现在在耶希万特·劳心里，马哈拉吉和巴巴是同一个。你们在那儿（萨考利）用的茶点，就是他帮助提供的。

我们本应像神一般诚实，像神一般慈爱，像神一般快乐。惟有基督为人类受难，尽管他是一切幸福之源。你们看见我在这具肉身中，可每时每刻我都在受十字架刑。这惟有幸运者知道。我受的苦，无人能受；我受苦，因为我爱。

高达乌丽是世上最可爱的人之一。她这么多年做了怎样的努力！高达乌丽是多么爱我，她是怎样的贞女！她就像奎师那的母亲。前段时间，有个著名占星家去拜谒马哈拉吉。我已传讯给西方等地，说我将打破沉默，遭遇暴死。她接到公告，很难过。于是把我的生辰时间给那个占星家，他说11月和12月对我非常不利。并说应为巴巴举办15天的仪式和持咒，来缓解他这场苦难。她们自作主张做了。寺庙大牧师来信讲了这事，并说他们乐意并怀着爱举办了仪式，遵照习俗保存了火灰。因他们的深爱，我顺随了他们的意愿。

必须发生的，什么都阻挡不了。我必须打破我的沉默，显现，并放弃这个肉身。注定的，必须发生。倘若人们按我的要求去爱神，我的工作就完成了。

“还有别的承诺吗？”巴巴问。指别的解释。

马克姆提醒他谈谈压抑。巴巴回应：“我简单给你们讲讲压抑。”随即在字母板上授述：

幻相是暂时现象：似是而非之物。下文即基于此：“幻相制造数不清的幻相，每个幻相又以印象的形式，留下体验痕迹。”例如，你夜间睡觉，醒来时，手碰到床边某物，立刻以为那是蝎子。你创造了并不存在的蝎子。可你吓坏了，起床，拿棍子，击打假想的蝎子。之后发现，不是蝎子，是别的东西。虽说没有蝎子，受惊、下床、打蝎子的印象留在心上，总得消耗。于是幻相持续，获取印象又消耗印象，一直维持幻相。

有一回，在下美拉巴德，当时集居很多人，我全部解散，迁往几英里外的新地方，托喀。这儿有几人留守。有个伊朗人，心地善良，脑子却有点毛病，要在夜间警卫。隔段时间，要喊一声“平安无事”，来自己保持清醒，并且向别人表示他醒着。当时，有个臭名昭著的盗贼，叫萨恰·莽，劫杀了不少人。一天夜里，萨恰·莽在从这里去阿美纳伽的路上抢劫了一个人。

次日夜，这伊朗尼宝贝来事了：一只走失的驴子蹭达到此，他以为是萨恰·莽。于是叫醒所有的人，都惊慌失措。一名老满德里晕倒。整个时间，他喊：“萨恰·莽来了！”过了些时辰，点了灯，才发现没人；打开门，看见驴子。

我听说此事，心想这个幻相居然击败我当初创造的宇宙幻相！我派人把萨恰·莽叫来，他对自己的力气甚是骄傲，警察都怕他，村民不敢告发他。“我不认识美赫巴巴，滚开。”他对我的信使说，并辱骂我的名。

可后来他来了，称在梦中见到巴巴，坐在他胸口。我照常坐着，萨恰·莽一见我，便拜倒在地，哭了起来。我让他安静地坐到我身边。“我要你从今天起，不再抢劫杀人，并解散同党；至于你的生计，来找我，我会给你提供钱。”我说。他答应了。

从那天起，萨恰·莽改邪归正。过了几个月，又感手痒。有个放债人不在家，萨恰·莽受诱惑，破门而入，却看见巴巴的形体站在门口。于是他立刻赶来，对我说：“您救了我。”（1929年）我访问波斯期间，这儿只留一户家庭，我叫他照看美拉巴德。

有时，我有很多钱。有时，几乎一文不名。新生活中，我乞讨食物，也让满德里乞讨。萨恰·莽已不再盗窃。就住在附近。他挨村子地乞讨，为这家人提供食物。

还有许多事件，人们都说成是我的奇迹。即使现在，他们还说看见我肉身显现。可我尚未施过一个奇迹，对之一无所知。是他们的信爱给了他们那种体验。

我打破沉默时，将施展最伟大的奇迹——我本次化身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奇迹。如果人们告诉你，巴巴施了这个那个奇迹，就当耳边风。我的伟大不在于施展奇迹。我的伟大在于为世界受苦，因为我爱一切。

至于压抑，马克姆，你自己找答案。我们来打弹珠。

在此期间，宝受巴巴命令，服侍奎师那吉。当时印度普遍短缺大米和糖，奎师那吉却坚持每顿一大份米饭，还往茶中放大量的糖。帕椎对此恼火，质问宝。宝无可奈何，因巴巴曾命令他，要满足奎师那吉的每个心血来潮。

一日，满德里忙着做事时，奎师那吉无意间听到，有人介绍考伊亚萨塔拉瓦拉。他误以为是普纳的名医，考伊亚医生。宝观察到，见机对考伊亚私下诉苦。帕椎等人也加入谋划，捉弄奎师那吉。

翌日，奎师那吉找到考伊亚：“大夫，很高兴见到您。最近我一直不舒服，头和两膝都疼得厉害。您能否给我检查检查？”

考伊亚答道：“抱歉。我在美拉巴德完全是作为志愿者，不便给你检查。埃舍有自己的医生——尼鲁、邓肯、帕椎——负责全部医务。未经他们同意，我爱莫能助。”

奎师那吉于是去找帕椎，帕椎假装勉强允许检查，但下不为例。

考伊亚获悉，告诉奎师那吉：“今晚切勿进食，一杯水都别喝。明早我给你检查。”

当晚，宝给奎师那吉端来食物，奎师那吉说拿走。“可我为你端来这样的美食，”宝说，“瞧，有丰盛的米饭和蔬菜……你怎么了？”奎师那吉答，他身体不适，考伊亚医生嘱咐他，当晚啥都别吃。“至少喝杯牛奶吧。”宝说。奎师那吉也拒绝了。

次日早，考伊亚借了邓肯的听诊器和血压计。他对医学一窍不通，却演得出色。给奎师那吉一大杯水喝下，又叫他在走廊快走50个来回。接着假装为他检查，让奎师那吉3次重复快走。

又进而检查，甚至用锤敲膝盖，之后考伊亚叫奎师那吉接一瓶尿。考伊亚举起小瓶子，喊道：“我的天，全是糖！这不妙啊。可能是糖尿病。

我建议你停食土豆、米饭和糖。聚会后，到我普纳的办公室，做进一步化验。”

宝的妙计管用。连续几日，又郁闷又担心的奎师那吉，不再要那些食品。帕椎也对计策结果满意。可弥奴·卡拉斯从巴基斯坦的来访，坏了事。弥奴误信奎师那吉是高道，告诉他，他被耍了。奎师那吉气急败坏，又恢复从前的饮食，让帕椎好不恼火。（此事未向巴巴报告。）

9月24日，巴巴回到美拉巴德，同负责聚会安排者谈话后，于上午10点和西方男子一道上山。

走近聚会房间时，达文·肖无比清晰地看见巴巴即基督，心中闪过耶稣的话：“你们都称‘是，是’，却不做！”巴巴朝他投去锐利的一眼。

在聚会房间，巴巴拼出：

今天不再阐述。这是我来这儿的最后一日。今天我们将同饮。这不是最后的晚餐，而是最后之饮，我希望，至少你们所有人当中，无人会出卖我，尽管这件事得有人做。我的肉身将终结于暴死。

我是至古者，我肉身离开之后，你们都会越来越爱我，并将看见我的真面目。今天，我什么都不解释；有什么可解释的？

巴巴关于他放弃肉身之后将发生什么的评论，令达文欣慰地答复了他心中的问题。接着，巴巴不看达文，拼出：“你们都称‘是，是’，却不做。”（注：巴巴的长相酷似基督，以至《新约》在达文心中浮现。巴巴的话准确回应了达文的念头。房间内无别人会明白。）

达文感到不可思议，心想：“怎能测量此人？”

再一次，巴巴不看达文，表情淡然地说：“我的方式太深不可测，以至于有时候连我都无法测量！”

提到自己的相片，巴巴说：

这不是巴巴。倘若你们只是瞥一眼我的真相，就会失去意识。爱我，即是爱神。

要诚实地爱神。丝毫的虚伪或不诚，就使你远离神。神，我们的至爱，此时此地就在你们人人内里，他知道你们明天会想什么。他无所不知，我们诚实地爱他，他便与我们合一。

对你们，亲爱者，我的最后讯息是，爱神，你们就会发现我与神为一。

随后解散，进行个别会见。回来后，巴巴望着自己青年时的一张相片，说：“我很爱他。”

巴巴让人拿来果汁，说：

穷人短缺食物，阿萨姆邦等地的群众遭受洪灾。我在一切里；因为神，我在永恒极乐里；通过这些灵魂，我永久受苦。我想让世人不仅关注食物，而且关注神。所以召集这些聚会。

我无限地不安宁，同时又无限地和平。

作为神和全能的耶稣，却让自己无助、受辱、被钉十字架。他知道一切，因为他早已计划了一切，为众生而做。但要获得适当结果，他必须经历无助与苦难。不要认为，他因无所不能，而没有受羞辱和十字架刑。否则就不会有预期效果。

有些人认为，因为我与神一体，我的身体就不受任何东西影响。有时候，为了不伤他们的感情，我只好表现得仿佛不感受寒暑。有人患重感冒，来坐在我身边，认为：“巴巴是神，不会受影响。”可我在人类层面，必须在人类层面上行事。因此，我看到她感冒发烧，也看到假如我转过身，她会不乐意，我就屏住呼吸。

（1931年）我首次在伦敦，下着蒙蒙雨，天冷，人人穿着暖衣；他们要让我穿这种薄衣服（长衫）拍照，认为对我没关系。我只好振作精神，之后要了暖外衣。

满德里都知道，当年美拉巴德一派繁荣，有收容所、医院等，我很瘦；放弃那件旧棉衣后，到处走动指导，健康愉快。即使现在，我也感觉身体不错，但我感到会被你们传染感冒。

一托盘高杯饮料送入，放在巴巴跟前。除了埃瑞奇，东方满德里全部离开房间。西方男子单独同巴巴和埃瑞奇一起。门关上，静默无声。巴巴说：“用一分钟，闭上眼，请求我们最内在的大我——神，帮助我们诚实地爱他。”

之后，巴巴从每一杯喝一小口，郑重地递给每一位西方男子。“慢慢饮。”他说。饮毕，门打开，满德里回屋内，每人喝了一杯，不过他们的杯子巴巴没喝过。

巴巴站起，说：“现在，我们去圆顶屋。”他们参观了陵墓、巴巴父母及女弟子的墓和铁皮屋。之后，巴巴和他们一起坐在树下。接着他步行下山，身边带了一名仆童。

巴巴和满德里谈了一小会儿。夏哈斯特拉卜德从马哈巴里什沃来，和查干一道为9月29和30日的全体聚会人员安排膳食。

彭度再次请巴巴承诺，别下雨，因他担心一切都会被毁掉。巴巴回复，防雨的职责已交给拜度，他在为之祈祷。巴巴指示埃瑞奇，在美拉扎德提醒他，以便他再次敦促拜度全心祈祷。

西方男子请求巴巴同他们合影。故从阿美纳伽召来拜亚·潘代。24日下午2点半，巴巴回到山上，拍了几张合影。

2点45分，巴巴率西方人下山，进入满德里大厅。满德里也被召来。巴巴让韦希奴宣读《达萨阿瓦塔》（十个阿瓦塔）。摘引如下：

“我向卡基的化身顶礼，
他将来到这个可怕的罪恶卡利年代，
他摒弃献祭等一切宗教仪式，
他将骑着白马，
他将手握毁灭之剑，
他将毁灭大批邪恶的不信者。”

读毕，安得拉的B沙斯特里，用梵文唱诵了《薄伽梵歌》的一些诗句，其中奎师那说：“自古以来，一个又一个时代，为摧毁无知，为维护真理，我采用人身。”

唱诵毕，巴巴评论：“你的唱腔，仿佛在海中游泳，被鲨鱼袭击！”巴巴自嘲道：“我创造了一切，却不懂梵文。我只是点头，似乎懂了。”

巴巴叫希度唱格扎尔，希度唱得很有表情。巴巴译义：

“爱者无法谈论爱，至爱似乎不管我。
当初我的心被至爱的发绺所吸引时，
我以为发绺就在近旁；现今我一生跋涉
直到足底长满水泡，它们仍远在天边。”
巴巴补充：“巴巴也是那么近，又那么远！”

希度继续唱格扎尔：

“当分离之唇试图亲吻合一之杯，
成百上千的爱者被焚烧！”
听到此句，巴巴鼓掌。

此后巴巴领大家到度内火坑那里，阿冉岗的爱者们已聚集在此，希度准备了一堆檀香木片及酥油。巴巴点燃度内，村民们唱阿提，接着向他献花环。一位老者随后走上平台，吹响象角。

村民们载歌载舞，列队带巴巴进村。全程回响着：“捷巴巴！”在

路边等候的男女老少涌向巴巴，摸他的足，拿他足下的尘土抹在额头。

巴巴几乎挨家挨户走访阿冉岗，人们为他唱阿提，戴花环。花环简直将他掩埋，尽管午后酷热，他仍戴着。那天，巴巴给村民们施洒的爱，反映在他们的面容和眼眸中。

万川汇合，亲吻海洋，
人们载歌载舞，向它顶礼！

男人们五体投地敬拜，妇女们把婴儿放在巴巴足上，又抱起，让巴巴亲吻。对于西方人，这是又一次非凡场面。上午巴巴曾说，他给他们“最后之饮”，此刻仿佛耶稣再度走过加利利村。

阿冉岗村的小巷平常尘土飞扬，这天村民们到处洒了水，保持曲曲弯弯的窄巷洁净。在队伍前列走着的巴巴，突然停步。无人明白何故，直到看见一名手托花环的女子从后面跑来，才恍然大悟。什么都瞒不住他！他的目光扫视整个宇宙，怎会错过一名穷妇人的爱？

众人进入一位警员家的院子，三个小女孩表演了舞蹈。巴巴给大约200个村民发帕萨德，大多数曾是赫兹拉·巴巴简中学的学生。这段时间，他们中有几人从上班的地方请了假，为聚会提供服务。他们受雇在美拉巴德工作一个月。拉拉为满德里做饭，巴普专为巴巴做饭。另一个叫巴普的木匠，监管外面的活动。马姆、伽弗等人也贡献服务。

发帕萨德时，巴巴一度提及贱民，说：“一般不许这些穷人跻身于其余社会。”

听此，约瑟夫哈勃妙语：“哦，在我看来，他们正跻身于上层社会（指在巴巴身边）。 ”

巴巴离开警员家，来到家属宿舍。凯克巴德一家和曼萨丽暂住于此；他们从山上搬下，给西方人腾出住处。他们对巴巴做了阿提。之后巴巴到姜古家，以及美拉巴德多年的守夜人贾玛达家。这些家庭也做了阿提。巴巴还看望了住在附近的瓦露。

傍晚6时，巴巴遣西方人回美拉巴德山。他率几名满德里，走访了村旁的小型肺结核疗养所。巴巴是受爱者卡姆拉拜普莎喀护士和塔拉拜姐薇邀请来的。直到新生活之前，塔拉拜一直在女子埃舍当佣人，后来在肺结核疗养所工作。巴巴探望了所有的病人后离开。

返回满德里宿舍后，为预防疟疾，巴巴给了西方男子每人两片阿纳辛和奎宁，睡前服下。逐一拥抱他们后，巴巴动身回美拉扎德。

最后宣言

9月23日，巴巴决定给阿美纳伽及周边未能参加12日瓦迪亚公园活动者施达善。借口是本·海曼和弗兰克·亨德里克因晚到错过瓦迪亚公园活动，巴巴同意让他们见识一下达善。在库希如大院搭好台子，顾麦很开心活动将在其住处举办。这被称作“小达善”。

9月26日星期天下午2时，巴巴来到阿美纳伽。马拉巴尔的P·纳查简博士及其追随者约翰·斯皮尔斯也来参加活动。纳查简在一家埃舍做住持。巴巴坐在阿迪院子里一棵树下，和纳查简私下谈话。交谈过程中，巴巴说：“在众人中间孤单，孤单中被众人包围，即我的体验。我总是孤单，同时又在众多中。”

达善于下午3时开始。随着鲁斯特姆·卡卡和妻子卡库唱歌，男、女、儿童分别排队，巴巴开始发帕萨德。

3点半，西方人来到。巴巴拥抱他们，让本·海曼、弗兰克·亨德里克和查尔斯·坡德穆到他身边坐在台上。纳查简博士和斯皮尔斯也在他身边。巴巴评论：“这种个人接触非阐述或语录可比，我感到在众生里，是巴巴在顶拜巴巴。”

聚会者逐一向他顶礼。有的带来花环，戴在巴巴臂上。有的带来钱，但不可留在他足前。不过，有个穷妇人把一枚钱币放到巴巴左脚上。巴巴让钱币呆了一会儿，然后挪了挪足，钱币跌落。他用沙土盖上，坐在那儿盯视良久。

“我爱他们所有的人，”他对西方人拼出，“大小、高低、富贫——全部！”偶尔他会弯腰，捡块石子，扔向西方男子之一。还对他们说：“谁认为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

希拉·喀邱瑞（宝的女儿）手托一只花环上前。她想拥抱巴巴，心想巴巴若允许她上台献花环，也会拥抱她。埃瑞奇示意她把花环交给他，他会给巴巴戴上，可希拉不肯。她触摸巴巴的足，正要离开，巴巴问：“你去哪儿？站这儿。”并指示埃瑞奇将她抱起，给巴巴戴上花环，又被巴巴拥抱，这让她心满意足。

这天聚会有近 7000 人参加。巴巴亲自会见费拉姆·沃钦伯克斯瓦拉、萨达一家、瓦曼·帕达勒、巴吉拉施和考姬拉、阿迪的妹妹琵罗佳和朵丽、鲁斯特姆·卡卡一家、卡卡·钦乔卡、潘多巴和达克。结果没时间给每一个在场者发帕萨德。

3 小时后，6 点钟，尽管萨若希请他多留半小时，但巴巴登上阿迪的雪佛兰车顶，向仍在排队等候者挥手，离开大院，回美拉扎德。库希如宿舍位于市里穆斯林为主的区域——真迪门。这次活动有很多穆斯林参与，还有帕西教徒和印度教徒。

美赫巴巴的爱是为了全人类，
每一个种姓教派皆平等分享——
无论富穷，识不识字。

翌日，9 月 27 日，纳查简博士和斯皮尔斯到美拉巴德，由帕椎带他们参观。在会议之前巴巴本不会来美拉巴德，这天上午却不期而至，对西方男子解释：“我因有其他事要处理，本不想来。可女满德里有礼物，希望我亲手给你们，还有我签名的照片。”

日本男子日高已从加尔各答返回，巴巴命他从当晚午夜至 28 日晚静默——只想巴巴，读巴巴讯息。

巴巴次日不会来美拉巴德，也无暇再次个别接见西方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他同他们道别。“把我的爱给你们遇见的每个人，这是唯一值得接受之物！”他说。

并告知日高：“你也许会成为在日本和其他地方传播我工作的骨干之一，但你必须首先吸收我，并感到你爱我。自己没感受，却告诉他人，是虚伪。所以要感受，然后怀着确信说。我会帮助你，因为我在你内里。过去的七夜我未休息，但仍开心。”

巴巴最后一次在美赫静修所西屋同爱者坐在一起。“不再需要音乐，不再需要语录，不再需要任何东西，只是坐着，凝望他的可爱存在。”达文·肖写道。这是巴巴允许他们做的。

达文这样描述在大师身边的最后时刻：

巴巴坐在那儿，像朵美丽的花。爱浪从他那里流溢。房间成为爱的圣殿。风儿拂过墙，弄得窗户作响。巴巴微笑，指了指。我们点头。谁也不想打破这醉人的静谧时刻。我们默默坐在那儿。巴巴的美不可抗拒。就我而言，无法将目光从他的可爱脸庞挪开。结果有一刻，我观察他，

似乎面纱开始从他的脸脱落。那种精致的美，美得愈发难以形容。那种纯洁神圣的爱，变成普遍、无限、无量之爱。什么都不复存在，惟有无穷无量超越、纯洁甜美不朽的爱。巴巴吸引我们深入他的在。我们被彻底融化。美妙之极。

接着巴巴问不同的人在想什么。达文答：“想您，巴巴。您全是爱。”

巴巴一一拥抱他们。男子们离去，只剩下萨瓦克·考特沃和达文·肖，他们深深陶醉，动弹不得。

对彭度、帕椎和韦希奴下达指示后，巴巴回美拉扎德。

美拉巴德绽放荣光，胜似天堂。搭起大篷，连接电力，备好浴厕，安排烹饪。彭度租了用餐桌椅。

天堂唯有喜乐，

美拉巴德，

喜乐与神圣喜悦同在。

天堂，神爱不流溢；

美拉巴德，尘埃浸透圣酒。

见证者所见，惟有圣酒——

圣酒及其里拉。

天堂何以相比？

天堂属于幻相；

美拉巴德，

却是人身上帝的游乐场，以超脱幻相！

彭度租了巴士和卡车，从火车站和汽车站（免费）接将于 9 月 28 日抵达的受邀者。然而从 27 日晚上开始，天空雷电交加。

组织者没怎么留意天气变化，因 9 月初常常阴云密布。然而，天降起暴雨，精心安排全部泡汤。遍地泥泞。幸亏彭度有预见，准备了睡床和餐桌椅，在篷上搭了铁皮顶。对这种膳宿设施，客人们表示感谢。

因 28 日滂沱大雨，水开始流入聚会营地。阿冉岗工人挖沟排水，在积水处铺上干土。营地位于铁道附近的路边（多年前的赛朝廷旧址），聚会帐篷在隔壁，内有 1000 把椅子。餐篷在满德里宿舍后面。

尽管事事准备周全，

雨神因陀罗，出于嫉妒降下暴雨。

拜度的祈祷无效，

因巴巴不要爱者享受天堂，
而要他们沐浴于灵性喜乐。

彭度卷着裤脚，跑前跑后，尽可能为受邀者提供便利。在火车站，随着来自印度各地——安得拉、哈默坡、德里、德拉敦、那格浦尔、萨奥内、孟买、普纳、纳西科、萨塔拉、加尔各答、古尔杜瓦迪、绍拉布尔和瑞萨里——的爱者络绎而至，“捷巴巴”的欢呼回荡着。这天近 950 人抵达，在瓢泼大雨中被接到美拉巴德。

到后，给每人发一枚入场徽章，表示已按要求付过 22 卢比的达克希纳（以金钱形式的爱礼），尽管食宿免费。还给每人发一份（由一位满德里写的）《宗教之真相》和《美赫巴巴的呼召》讯息。

宝和巴普负责撒晤斯男子的就寝安排；同地区的人集中住一处。彭度和帕椎累得无力说话。卡纳克丹迪医生的任务是和尼鲁一起，照料每个人的健康。邓肯负责西方男子的健康；阿娄巴由伽弗协助，烧洗澡水；韦希奴和保·纳图记账；纳纳·科尔和宝负责厨房、厕所和浴室的卫生。巴巴让埃瑞奇传话，每个人一到就给两片阿纳辛。购买这么大量的药有困难，但做到了。

众人安顿下来，尽管暴雨如注直到凌晨 3 点。之后，乌云消散，旭日东升，喜悦阳光洒满美拉巴德。

1954 年 9 月 29 日，星期三，早晨 7 点 45 分，巴巴乘美赫吉的司机拉古纳施驾驶的绿色雪佛兰车，从美拉扎德抵达美拉巴德。他进入大厅，含笑让卡纳克丹迪医生把脉。随后视察厨房和营地各处。途中，巴巴的凉鞋陷入泥泞，只好脱鞋，赤足前行。8 点 10 分左右，巴巴进入聚会棚舍。东西方爱者已到。巴巴外衣上也别了一枚入场徽章，他也付了款。

入座后，巴巴用字母板对聚会者讲话，埃瑞奇念道：

召集你们全体亲爱者来参加的这次聚会很重要。何为聚会？聚会指我们相聚。因此，在开始之前，我们最后一次拥抱相聚，因不久我就要放弃肉身。所以，要全心地与我相聚，但不要抱的紧得将我的肋骨折断！

昨晚，我一直在想：为何下起雨来？尤其在 28 日你们都要抵达之际。因为这 28 天都是晴天，活动都进展愉快。9 月 12 日的达善活动，对西方组的阐述，在萨考利的又一次活动（在那里我顶礼了大师的圣陵），26 日在阿美纳伽萨若希汽修厂的活动，进展都很愉快。

接着，我第一次问自己，我是不是阿瓦塔，清楚明确的答案是：“是，我是至古者，高之最高。”

之后我又问阿瓦塔美赫巴巴：“为何下雨——给远道来见你的爱者造成不便？”

阿瓦塔美赫巴巴回答：“那些真正爱你者，会手托头颅前来，这种不便对他们会是一种幸福。为朝覲以往阿瓦塔——就是我！——的陵墓，爱者历经千辛万苦，有些甚至为之丧命。倘若现在他们去见活着的阿瓦塔美赫巴巴，忍受不了这种轻微不适，那么自称爱者则荒诞可笑！”

现在，最后一次逐个拥抱你们全体之后，我们祈祷并忏悔自己的弱点。很快，我将摧毁所有的宗教束缚。宗教将留下，其闹剧将消亡。

埃瑞奇用英语读巴巴的字母板，他的话由克夏夫尼伽姆译成印地语，库图姆巴·沙斯特里译成泰卢固语，德希穆克博士译成马拉地语，布焦·梅塔译成古吉拉特语。但德希穆克不胜伤感，无法继续，只好由达克代替。

对巴巴放弃身体的话，人人震惊。有几个泪水盈眶，有的呜咽成声，有的目瞪口呆。气氛凝重起来，全体静寂地坐着。

纳纳·科尔患了伤寒，他兄弟韦诺、侄子保·苏贝达，用轿车把他送到聚会遮篷。让他坐到台上，由兄弟和侄子在一边照料。巴巴的命令是，即使生病也要参加聚会。纳纳发烧华氏 105 度，也得参加。

人们一一走来拥抱巴巴。通过麦克风宣布声明，不时警告聚会者：“请勿拥抱太紧，以免折断巴巴的肋骨！为省时间，只拥抱巴巴一侧；勿摸巴巴的脚；勿给他戴花环；勿献花果或礼物。”

道拉辛医生走近巴巴，嚎啕大哭，差点昏倒，埃瑞奇和帕椎将他扶住。让他坐到台上。托迪·辛也神情恍惚地走来，举止像玛司特。埃瑞奇牢牢抓住他，把他领到巴巴跟前。伊迪萨·沙希拉朱站在巴巴身边，为他扇风。为防止有人在陶醉中踩踏巴巴的足，阿娄巴和克里希那·奈尔坐在巴巴两侧，用手掩护他的双足。

上午 9 时，巴巴重申：“我将不久放弃身体，这是你们最后拥抱我的机会。莫错过。凭靠神意，愿你们都配得我的爱，不出卖我！”

巴巴的话令考伊亚和保·达乌里哭得像孩子。其神爱带来不同效果。有人流泪，有人惊呆；还有人强装微笑，欲掩悲痛。

德希穆克博士拥抱了巴巴两侧，巴巴提醒他遵守指示。从那格浦尔

陪德希穆克来的三四人，也效仿他。巴巴命他们只拥抱左侧，他们只好重做（注：显然他们的违令使巴巴的拥抱失效。在那格浦尔他们将德希穆克视作领导）。不过此事发生之后，不再有人试图拥抱巴巴两侧。

从萨考利来了耶希万特·劳、瓦格、普兰达勒、纽瑟文·巴如查和查干的兄弟瓦桑特。

轮到卡纳克丹迪医生，巴巴又叫他把脉。他把了脉，报告：“不错，巴巴。您身体健康。”

“可我不觉得。你真是医生吗？”就这样，巴巴用幽默使沉重气氛变得轻松。

轮到B·沙斯特里，巴巴让他背诵《梵歌》中关于阿瓦塔降临的诗歌。

德拉敦的马丹·阿若拉走过来，失声痛哭。“何来泪雨？”巴巴问。

“饶恕我，巴巴。”他说。

“怎么回事？”

“昨天我走在这些泥泞中，心想：‘我们在这儿真不方便……巴巴在美拉扎德一定舒舒服服的，来这儿也会穿着胶靴，他怎么能知道我们怎样受罪。他如果像我们这样赤脚走动，就知道了。’上午，我看见您那样走动，如遭雷击。请饶恕我。”

巴巴拥抱他，叫他别担心。

每当高个子的东方人或西方人上前，比如福瑞德·马克斯，巴巴会让他们跪下拥抱他，这引起遮棚内的阵阵笑声。

伽德卡和埃德克（皆于1927-28年在美赫埃舍学校任教师）走来，不禁抽泣。巴巴安慰他们。

日本男子日高遵照巴巴的指示保持沉默。过来拥抱巴巴时，递了张纸条，问他可否继续沉默，直到巴巴打破沉默。巴巴允准。

巴巴拥抱每个人之后，9点半，希度帮巴巴洗手，取掉他颈上的花环。凯克巴德念《阿维斯陀》中的祷文。一念毕，马特拉杜塔夏斯特里就呼喊：

“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巴巴警告全体，直到所有祷文念完，他自己叫他们喊，才能呼喊。不过，他原谅了马特拉，还严令祈祷期间不得拍照。

由于此番中断，巴巴又要洗手。没有水剩下。希度正要去取，巴巴拦住。示意帕椎从遮棚内的雨水坑取。帕椎捧来小水坑的脏水，倒在巴巴手上。又让凯克巴德重念祷文。完毕，巴巴向他顶礼，凯克巴德按指示，说道：“呀 - 阿乎若玛兹达。”

接着阿娄巴做乃玛兹，随着巴巴向他顶礼，他说：“安拉乎-阿克巴。”尼鲁和韦希奴用梵文念诵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创作的几个对句，作为印度教祷文。并在巴巴向他们顶礼时，说：“噢姆-帕若卜拉玛-帕若玛特玛！”之后，邓肯用英语宣读（巴巴）特意创作的基督教祷文，最后，在巴巴触他的足时说：“全能上帝！”道拉·辛献上锡克教祷文，之后念诵神名：“萨特-师利-阿靠。”

之后巴巴对众人说：“如果你们站久累了，我就让你们休息半小时，接着念其他祷文。但我想告诉你们，我从来不疲劳。在工作中，我永远不会累。所以，如果你们疲劳，我就中断；不过，你们都愿意的话，我就继续工作。”

四方皆呼继续活动。

于是巴巴说：“**现在，都从边上过来，站到台前。全心参与《大师祷文》和《忏悔祷文》。神听心灵之语，不闻头脑之言。因此，你们若用心念忏悔祷文，神定会使你们爱他。所谓的德与罪，无非是强与弱。**”

又补充：“**我也将为全体在场者，为全世界，参与《忏悔祷文》。**”

接着，按照巴巴指示，《大师祷文》和《忏悔祷文》由凯克巴德、拉姆玖、达克、库图姆巴沙斯特里和邓肯，分别用古吉拉特语、乌尔都语、马拉地语、泰卢固语和英语念诵。之后巴巴让弗朗西斯·布拉巴赞通过麦克风呼叫：“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全体在场者跟着高呼。

时值10点，巴巴说：“现在可解散了。但11点要在餐棚近处，因午餐将在11点半供应。下午2点起，我将对你们分组谈话，但不进行个别接见。我只和3、4人个别谈工作。明天无论下不下雨，聚会将从上午11点至11点半，下午3点半至6点。届时，我将最后一次，精确说明我必须说的话。”

西方人受令上山，在那里停留。

巴巴离开聚会地点，赤足走到（大厅对面的）会见小屋，开始召不同的人商议各种事务。具体内容没有记录，不过巴巴对德里的哈库玛特赖说：“什么都别问！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很爱你。爱我，并使他人爱我。”

在德拉敦，巴巴曾告诉他：“当你接到我的召唤，就撇下一切，来我这里。”他想问问此事，巴巴却封缄其口，而给他永远等待至爱召唤

的“原始真言”，这帮助他紧抓巴巴的足直到最终。

下午2时，巴巴回到大厅，召见安得拉组。简略给他们讲了他的萨考利之行，让他们看了一些照片，说：“拍了许多照片。最初，我作为默文去萨考利，最近我作为阿瓦塔前往。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是完美的化身。我是阿瓦塔，高达乌丽·麦是雅秀姐（奎师那的养母）。 ”

又说：“亘古以来，惟独我是，你们哪怕只爱我一点点，我以神圣权威承诺你们：我将永远解放你们。你们对我的热情，应彻底诚实。无论你们对我的爱有多少，都要诚实地爱我。切莫炫耀之。”

安得拉邦的泰卢固语杂志《维卢固》的编辑，安纳普尼亚，在去世前一周曾给巴巴写信，打算在聚会上宣读。写信后翌日，他发烧病倒，一周处于半昏迷。即便在那种状态，仍呼唤巴巴的名。他去世后，在桌上发现这封充满对巴巴信爱的信。库图姆巴·沙斯特里将信带来。

巴巴说：“安纳普尼亚已到我这里。”

信的部分内容是（全文次日向聚会者宣读）：

万主之主啊！我没有为您建庙宇，您被供奉在我的心殿。我没有鲜花膜拜您，我将心花献在您的莲足前……

至古者啊！请赐我勇气和力量永永远远爱您，用坚定的步伐，怀着不朽的信念，跟随您走向永乐天堂。

安得拉爱者按照巴巴要求，逐一向他做自我介绍。V·L·N·穆提和拉玛劳请巴巴允许他们用泰卢固语出版他的讯息。巴巴批准。并敦促二人：“我祝福你们。爱我，传播我的爱。为此，我向你们致敬。”

另一名爱者求巴巴祝福他传播巴巴的事业。巴巴回答：“我祝福你野火般传播我的爱。记住，要全心全意地做。你若觉得巴巴不是阿瓦塔，就照实说，但对自己保持诚实。我在你说的全部话语里面。你一旦确信，就要勇往直前，毫不怀疑。”

一名男子自我介绍，说自己叫谢赫巴布拉。巴巴评论：“苏非术语中，谢赫的意思是知神者。因此，要通过爱神，成为真谢赫！”

达玛劳自我介绍时，巴巴打趣回忆道：“就是你差点使我在指定时间之前身亡！”

小组会面期间，一名安得拉工作者被某个人激怒。巴巴纠正他：“我告诉你，要冷静。如果你教导别人冷静平和，自己却做不到，就是虚伪。如果巴巴是神，无所不知，他则知晓一切。那你的滔滔演讲有何用？如

果巴巴不是巴巴，什么都不知道，那么无论你试图从自身观点解释得怎样好，又有助益？我知晓一切，因为我在你们所有人里。我只能平息玛尼克亚拉·劳的怒气（他在拉贾蒙德里聚会上发怒）；所以，要冷静。我宽恕你。”

巴斯卡拉·拉朱将其巴赞团介绍给巴巴，巴巴叫他们唱首歌。他们唱了《那谟美赫巴巴阿瓦塔，那谟迪瓦迪瓦》。

之后巴巴让安得拉爱者离开。他自己站起，合掌向全体致意，有的爱者临走前触摸他的手。

下午2点半，召见哈默坡组。贝拿勒斯、阿格拉、安拉阿巴德、坎普尔、占西等北方地区的爱者陪同。巴巴告诉他们：“别像安得拉组那么久。自我介绍要快。我了解我的全部爱者，那些不爱我者也是我的。但我想最后一次听听在场爱者的名字。”

克夏夫·尼伽姆开始介绍。首先介绍的是少年辛格，他曾陪巴巴赴安得拉，后来离家出走，到德拉敦加入巴巴。巴巴问克夏夫，辛格现今举止正常否。他答，仍有欠缺。

巴巴问辛格：“你可知真爱像什么？”接着解释：**“内在的爱焰甚至不会冒出烟来让他人看见。你爱我时，内在燃烧，却外表愉快，面带微笑。平静地忍受分离剧痛。对分离剧痛即便叹息一声，也是对那种爱的侮辱！”**

“履行你的全部职责；通过把你的一切善恶都献给我，仍然能够爱巴巴。你身上穿衣，却整天忘了所穿衣服，同理，每天用想巴巴给灵魂穿衣一次，巴巴将始终与你同在，即使你不再注意。”

年轻人遵照执行。

克夏夫介绍达格万村的阿尤迪亚·帕萨德·拉索尔，称他来参加聚会的旅费是通过变卖妻子首饰支付的。巴巴问：“你为何那么做？我在那儿！”（指在他家。）

拉索尔答：“首饰今生可复得；可700年内不再有机会参加如此罕见的聚会。”

巴格瓦特帕萨德走上前，克夏夫说他是退休的税务官，罗摩的信徒。“我本人就是罗摩。”巴巴回应。

巴巴把一个叫苏雷希·昌德拉·尼伽姆的学生叫上前，说：“你很幸运。参加这次聚会难道不是你的好运？今后，做一件事：就是要绝对诚实，

千万别撒谎，即使你被割喉！”

从瑙兰伽来了40人。巴巴让他们站到他面前，敦促巴布·拉姆帕萨德：“你应当对人们谈我和我的工作，并依此行动。”拉姆帕萨德接着一一介绍爱者，听到他们对他的爱，巴巴深受感动。他们中还有一位萨度，他没钱参加聚会，在其他人出发前两天离开瑙兰伽，竟能按时来到美拉巴德。

一个叫罗摩查兰·奈的理发师被介绍给巴巴时，巴巴问他：“你能否为我理发？带工具没？”

罗摩查兰·奈说，没带工具。巴巴说：“我是宇宙理发师……我为众生剃头理发！”

众人大笑，于是巴巴评论：“我的幽默是永恒的。因此，人们不懂我的永恒，我自己都无从衡量！没人如我一般真，也没人如我一般假！”

老爱者伽亚·帕萨德·卡勒被介绍。巴巴叫克夏夫尽快结束介绍。谈及自己的无限，巴巴说：“我是乌斯塔德（专家，大师）。没人像我这般说谎，没人像我这般说真话。两样我同时做。因此，捉不住我。我是神并看似人。我失去了一切，却依然保留幽默感。我无法测量。我不可测量得连我都无法测量自己！不过，我是唯一者，至古者，能够通过爱、诚爱获得。”

巴巴给伽亚·帕萨德一些特别的帕萨德，叫他当场吃下。

贝拿勒斯的纳施医生也来了。巴巴说：“他、卡勒医生和老伽亚·帕萨德，在新生活中不遗余力满足我的纳克若（冲动，心血来潮）。我要白马，送来白马。我要骆驼，牵来骆驼。我要驴子，送来驴子。我真高兴在此见到亲爱的纳施。这是你最后一次见我在这个身体里。因此，我很高兴，你来的正是时候。”

阿达希·卡勒说：“我想要能让我真正见您的那种爱！”

巴巴应道：“那种爱，需要我的恩典。若是我自发自愿赐予的，就像甘露。若是要来的，就像白水。若是强求的，则成为毒药。所以，只管继续想我，把一切留给我。说：‘巴巴，您的意愿就是我的意愿。’”

巴巴继续：“我来对你们谈谈淫与爱。其分界线如此薄弱，以至于淫会被当作爱，爱被当作淫；然而，爱把你带向神，淫使你缚于幻相。爱的迹象是一个：爱从不要求。爱者把一切给至爱。淫想要一切。记住，

一无所求者，永不失望。一无所求者，拥有一切。”

巴巴提醒赖萨赫伯·拉文德拉·辛：“我是爱者的奴仆。”

对赖萨赫伯·罗摩贤卡，巴巴亲切地打趣：“我喜欢他，因为他的心健全、身滚圆、爱齐全！”

巴巴提醒巴瓦尼·帕萨德·尼伽姆：“还记得在哈默坡你怎样给我吃最佳泡菜的吗？”

又对帕里瓦说：“你在英格塔供应的饭菜美味可口。”

巴巴告诉普卡：“你是我的哈奴曼。你可知道？”（注：哈奴曼即帮助罗摩从拉瓦那魔掌中救出悉妲的猴神。）

“您给我那种体验时，我就会知道。”普卡说。

还有一个叫纳拉延·辛的学生，未经父母允许来到美拉巴德。巴巴告诉他：“你回家后，代表我请你父母原谅，说这是美赫巴巴的错，他给了你这样的爱。”

达格万的韦希奴唱了歌《捷，捷，贾伽特 - 克 - 萨玛施！》——“向宇宙中的全能者致敬！”此曲让巴巴开心。

拉特的高瑞贤卡外迪亚医生走上前，巴巴叫他把脉。“正常，巴巴。”他说。

“全世界的命脉，由我的脉搏控制。”巴巴说。

巴巴同师利帕特·沙海等人开玩笑，其逗趣成了他们生活之寄托。他的可爱魔力让他们自发想起他和他说过话。谈泡菜等也许看似平凡，可比如，对于巴瓦尼·帕萨德，却成为他一生的曼陀罗，见到或吃到泡菜便让他想起巴巴。这是巴巴的方法。其目的明确；其话语如箭，在心中留下毕生创伤！

哈默坡组之后，接见德里组和德拉敦组。普若卡希瓦提之子，卜里吉·布申，刚满16岁，也获准参加活动。巴巴问他是否服从他的命令，接着又惊叹道：“你怎么老是动不动就生气？”

巴巴还给卜里吉·布申一种克服怒气的简单方法：“每当你快要对人生气时，马上想：他是巴巴！那样你就不会对巴巴生气。”

德拉敦的夏玛医生念了首诗，得到巴巴的欣赏。

布拉玛·德乌曾听从巴巴命令禁食一周，只饮水，从而治愈长期折磨他的哮喘病。他告诉巴巴：“托您的福，我的哮喘病好了。”

巴巴纠正他：“这不是我的奇迹，而是你的信爱。我的唯一奇迹，

将发生在我打破沉默时。”

布拉玛·杜特也是德拉敦爱者。他站在远处，巴巴问：“在哈默坡和安得拉，你总是拼命往我身边挤。怎么这会儿安静地待在远处？”布拉玛·杜特笑了，走到巴巴旁边。

巴巴对大家说：“在爱的是我。无人爱我。是我的爱通过你们反映出来。谁按我希望被爱的方式爱我，就定会成为我。”

哈吉万·拉尔的女婿，比夏姆巴·古普塔，从德里来。关于他和安谷芮结婚，有一件趣事。婚礼那天，古普塔母亲去世。于是安谷芮从德里打长途电话报告巴巴，巴巴指示她继续婚礼。遗体火化后，婚礼热闹隆重地举行。

巴巴对古普塔说：“安谷芮对我很珍贵，非常非常珍贵。”

对巴尔·基桑，巴巴调侃：“你要是不来，基申·辛决不原谅你。”随即问起他妻子，美赫·康塔。

“托您的福，她很好。”他答。

对赫伦，巴巴问：“你全家人还好吧？”

赫伦温吞吞地答：“还好，巴巴。”

巴巴打趣：“从他的回答，似乎一切都不好。我的友谊总是如此。”并引述哈菲兹，解释：

“我摧毁朋友，兴旺敌人。

无人敢插足我和我的爱之间，问何以如此。”

巴巴又说：“我最爱的人总会破产伤财，从而自动净化，干净得其自我随着我的纳扎（青睐）而离去，巴巴到来！”

巴巴问了托迪·辛的财务状况，获悉他经济困难。

“你担心吗？”托迪·辛称是。

“有什么可担心的？永恒中，什么都未曾发生，什么都不会发生。所发生的一切，皆发生在此刻——而它什么都不是！”

巴巴转向德里的尼兰简·辛校长，说：“你必须努力领悟这点。如果神没有开始，他之前是什么？答案是神！”

“再之前是什么？唯有神！”

“答案总是神；但幻相因时间、因果而有意义。零加在一后面，就有价值；加的零越多，价值越增加。不过，即使你把百万或亿万个零放在一前面，它仍无价值。你能理解吗？”

巴巴对安拉阿巴德的壮实圆胖的斯里瓦斯塔瓦，揶揄道：“他烦恼多多，可美妙的是，尽管如此，他块头更大了！”

律师哈瑞希·昌德·考恰，曾在德拉敦给巴巴念诵一首关于成道的吉万莫克塔的诗。巴巴又叫他念诵，说：“这样，你的烦恼将全部消失。”可惜，考恰乘火车时把书丢了，背诵不出来。

对德里的N·P·弥希拉，巴巴建议：“每天睡前念记我。”

并告诫托迪辛之子，伽吉拉吉：“你应该去工作。”伽吉拉吉答应遵从，对此巴巴拥抱了他。

对另一名德里爱者，巴巴说：“巴巴不久就要离开，可我无处不在。所以，在你所在地待下去，爱我，像在这儿见我那样，在那儿见我。”巴巴递给他一枚玫瑰花瓣吃下。

伯达拉的希乌·查兰·辛和做空军指挥官的儿子，贾斯比·辛，一同来参加聚会。他问：“巴巴，请教我控制头脑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是，每天4次全心全意地念记我——早晨7点，中午，下午5点，晚上睡前。你若遵守这些时间，头脑将有大改变，你甚至会忘掉头脑！”

接下来召见孟买组和普纳组。他们大多是老爱者，比如辛德、马杜苏丹、图勒卡和韦希奴查万，但也有几名新的。伽德卡介绍29岁的KK罗摩克里希南，巴巴打断说：“何须介绍？我认识他，他认识我！我是人身上帝，生生世世的斋戒苦行舍弃，都无法得到我！只有通过爱才能找到我！”

巴巴要柯瓦司·韦苏纳爱神。“我的确爱神。”他说。

“因我这么说，你将能够爱他。”巴巴拼道。

多年后，柯瓦司充分认识到巴巴话语的意义。对神的爱是来自他的礼物。一旦由阿瓦塔播下，这种爱越来越深植，直到吞噬爱者。幸运哉，接受阿瓦塔此恩典者！

一名爱者希望巴巴给他的子女一则讯息。巴巴回应：“通过说真话、想正事、为他人幸福而行动，来诚实地爱神。”

一名新来者自我介绍，称这是他首次见巴巴，巴巴对他说：“亲爱的朋友，我看见你已经很久很久了。所以，即使你第一次看见我，也别担心。”

索拉伯吉斯甘坡瑞亚介绍孟买的一些爱者，包括佳尔达斯托。吉姆米

斯特里说了些趣事，逗巴巴开心。接见 5 分钟结束，因多数爱者是熟人。

接下来是中央邦组。对另一名税务官，萨奥内的阿卜度·马吉德·堪，巴巴说：“我对你很满意。你穿戴多么得体！”巴巴摘了他的帽子，戴到自己头上。又还给马吉德·堪，说：“现在，要配得上它！”

坡帕里·普里得领来了近 90 个爱者，包括他的儿子，师利拉姆和伽贾南。巴巴评论：“坡帕里懂得，我知道一切，什么都不需要谈。他对我信心十足。”

对宝·喀邱瑞妻子拉玛的父亲和兄弟，巴巴说：“宝跟随我，你们要照顾好拉玛、美赫纳施和希拉。拉玛很好，我对她满意。12 日她带孩子到阿美纳伽来达善我，她很高兴宝和我在一起。”

最后，召见那些不属任何地区组的爱者。巴巴同他们交谈之后，于 6 点 35 分离开，回美拉扎德。他的车因泥泞被陷，在场的几位男子把车推上路。

卡纳克丹迪医生因负责东方爱者的健康，很多活动都未能出席。但他无私奉献，口念巴巴的名，为病人医治。一天晚上，达纳帕希·劳医生送来一名重病男子，向卡纳丹迪医生要听诊器。听诊器坏了，达纳帕希向他指出。“这都是巴巴的祝福。”卡纳丹迪医生应道。

“巴巴的祝福固然在，”达纳帕希反驳，“但他叫你用损坏的听诊器检查病人吗？”

“别担心，你的病人明早就会好。”患者果然康复，参加了次日的聚会。

9 月 30 日，巴巴于早晨 7 点 45 分左右来到美拉巴德，首先接见萨考利组。

接着召见尼兰简·辛校长，告诉他：“我向你承诺过，可在我身边呆 10 天，可现在改为接见你 10 分钟。我定将让你有意识地知道我是神——明确无疑，一瞬之间，不知不觉中！”

巴巴问他：“你记得我给过你别的承诺吗？”

“记得，访问我家。”

“那也会实现，即便我离开肉身。”

巴巴对尼兰简·辛说明了凯克巴德曾经历的各种体验，但表示：“这些对于你可能显得重要，却仍是对幻相的体验。即便灵性层面的体验亦属幻相；但它们是高级体验，让人从幻相中解脱。”

“请彻底接管我的头脑。”尼兰简·辛恳求。

“交给我。”巴巴说。

巴巴拥抱他，尼兰简·辛问：“这个拥抱是给我妻子的？”

巴巴再次拥抱他，说：“这个给你妻子。”

上午8点45分，巴巴在全体爱者的陪同下，领路上美拉巴德山。巴巴大步流星，把老老少少都甩在身后。只有奔跑才能跟得上他。巴巴走到半路，坐到树下，背靠树干，全体在他面前坐下。几位照片和电影拍摄者趁机拍照。

到了山上，巴巴径直走到陵墓，站在墓外平台上。西方人过来，都在巴巴面前坐下。巴巴指着墓地，说：

这是我的最后安息处。1927和28年，我在此连续居住一年。你们会发现一个壕沟似的坑，我昼夜在里面闭关。从不离开，即便解手或洗澡，也只在这里做。有时，我把腿伸出窗台，身体却在里面。当时窗是开的（无屏帘），白蚁啃掉了窗框。我在那儿坐时，修爱院男孩聚集到外边的平台上，面对我。那时，一个叫阿卜度拉的男孩获得体验，使他昏迷三日。（注：这位波斯少年，阿卜度拉·帕卡文，后昵称“乔塔巴巴”，意即小巴巴。1928年修爱院期间，将他置于第六层面一段时间。）

在这次一年闭关期间，我没有吃过固体食物，每日仅饮两杯咖啡，由一个叫拉乎的贱族男孩从下美拉巴德送来。我在开始闭关前，叫女满德里让拉乎每日两次送一满瓶咖啡——上午一次，晚上一次。可那一年我天天只喝到半瓶！一年后，我闭关结束，下山到女子宿舍，问她们为何违背命令，只送半瓶咖啡？她们告诉我，每天都送一满瓶的。于是我召见小拉乎，拥抱他，叫他说实话，什么都别隐瞒。他供认在上山途中自己喝半瓶，将剩下的半瓶给我。因此，整整一年，我实际上每日仅喝一瓶咖啡，而那也是作为这个男孩的帕萨德。

巴巴指着凯库希如·普利得，说：

你们瞧站在我身边的K·J·普利得。我曾让他在一间屋内锁了两年半，只饮牛奶，令他保持沉默，不得读写。有一天，他看见一条眼镜蛇，悬在他头上方的梁上。他不能离屋，也不能喊话。就这样，眼镜蛇在那儿待了几日。希度给普利得送奶时看见。回去通知满德里，来把蛇杀死。

愿神有一天使他（普利得）证悟：巴巴即唯一真实，高之最高，其他皆幻相。

提到满德里，巴巴评论：

我的亲密满德里是真正珍宝，他们跟随我多年，准备好随我一声令下而献出生命。

离这儿不远，还有个房间（笼屋），我曾在那里闭关5个半月，满德里甚至不能看见我的脸。我会在需要时，通过一个小洞口，用字母板指示他们。我也想让你们参观这个房间，但没时间了。我们现在下山，在聚会上，我必须告诉你们一些必要之事。因此，你们一一走进陵墓，看过我的安息地之后离开，去聚会遮篷，在那儿集合。

巴巴叫站在门边的约翰·巴斯打开门。男子们排成一队，一一进去顶拜巴巴的最后安息地。又绕行陵墓之后，走下山。

上午10时许，巴巴进入聚会遮篷，活动开始。埃瑞奇和韦希奴用英语读字母板，克夏夫·尼伽姆译成印地语，德希穆克译成马拉地语，库图姆巴·沙斯特里译成泰卢固语，布焦·梅塔译成古吉拉特语：

在发布《最后宣言》之前，我想就其他事宜说几句。会后，我将立即离开。所有想从本次聚会中充分获益，并带着此地氛围回家者，都要在会后直奔目的地。谁要想在孟买等地逗留，则意味着他们不是完全为巴巴而来，而是为交谈、游玩或个人事务而来。所以我希望大家立刻回家。贾巴普尔的莫里·卡勒问，他可否去盘奇伽尼，被告知必须回家，之后若有必要，再去盘奇伽尼。对你们会有类似打算的每个人，也同样如此。

发布《宣言》前，我要简略谈谈我的大师。今天，两场会上，我将把要说的话，精确传达给你们。

巴巴这时让来自萨考利的5名男子上前，坐到台上。并说：

我作为至古者，现在所是、过去所是和将来所是，皆归因于当代的五位至师：赛巴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巴巴简、塔俱丁巴巴和纳拉延·马哈拉吉。他们是本时代我的五位大师。我向他们五位顶礼。

巴巴向他们鞠躬致敬。

有两三次，巴巴不得不纠正德希穆克的马拉地语翻译，当时评论道：“你是哲学硕士博士，但因感到我不久将放弃肉身，你不胜悲伤，今天

脑子一塌糊涂！”

巴巴继续说：

只有马哈拉吉和巴巴简直接扮演了主要角色。巴巴简在不到百万分之一秒间，使我证悟我是神；在随后7年中，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将我是阿瓦塔的神圣知识赋予我。在马哈拉吉放弃肉身前，我们在一个隐僻地点亲身会晤。而我放弃肉身之前，必须见他。因此我去萨考利，向他的陵墓顶礼，对他说：“您知道我是至古者。”马哈拉吉是完美的化身。萨考利埃舍为首的是高达乌丽·麦，我称她雅秀妲。她是位独特的女性，对我的爱难以言表，对于我，她是亲之最亲。

巴巴接着介绍5位萨考利男子。让耶希万特·劳起立，说：“他是马哈拉吉和默文之间的联结。”瓦格随后站起，巴巴说：“这位是瓦格，多年来他在萨考利埃舍忠实地履行内务工作。可以说是萨考利的几大支柱之一。”瓦桑特·德希穆克站起，巴巴说：“这是萨考利的大祭司。可他的祭司身份也不能救我免于暴死。”普兰达勒站起，巴巴说：“萨考利最忠诚的工作者之一。”最后，巴如查起立，巴巴说：“在萨考利马哈拉吉足前，这位帕西老爹全心全意爱神，渴望神。”萨考利男子们离开平台，巴巴继续：

现在，请注意，要清醒，莫打盹。我自从停止说话，也停止了书写，除了必要时签名之外。保持沉默这些年，我一直带着这个字母板。从1954年10月7日起，我也将放弃这个板子。我不会像古斯塔吉那样打手势表达思想。从10月7日起，我将不说话、写字、用字母板、或打手势。可以说我将是撤入自身。这是因为，我承诺已久和屡屡承诺的打破沉默时间，现在终于临近。从1954年10月7日起，我将从当前活动中完全退出。将不会有公众达善、活动、聚会、讯息、通讯。对此你们要认真对待，从10月7日起不要给我写信，因为我不会关注来信。不过，我会同伽德戈·马哈拉吉到本特尔布尔，他若有幸带我去那儿的话——因为我将很快放弃肉身。今天满德里请求我精确地说一下将发生什么。所以我告诉你们；记下来。

10月在萨塔拉，我将表面过一种隐退、正常的生活，吃、喝、散步等。但如我所言，从10月7日起，不再使用字母板等东西。1955年4月底，我定会放弃这个肉身。11月至4月，在这6个月期间，

阿瓦塔生活的三阶段将显现自身。首先，一种非常奇怪和严重的疾病将袭击这个身体，这将导致我一直所说的蒙辱。第二，该蒙辱将终止于我的沉默的突然打破，我将道出惟有神能道出的道言。第三，荣耀将取代蒙辱。所有抑制在我这里的无限，都将减洒宇宙！

巴巴叫邓肯上台，宣读他通过字母板所表达的意思：

巴巴想打个原子弹比方。本身很小的原子弹，爆炸时却造成大毁灭，同理，当他打破沉默时，将发生的普遍灵性剧变，也无人能够描述。这将发生在一瞬间，在无人意料之际。正如突发地震时，谁都没准备，束手无策，而在受影响区域，人人感受得到；同理，其沉默的打破也将造成灵性剧变，人人都将在心中感受到。

巴巴继续：

而且，也许似乎难以令人置信，我的普遍荣耀不会在我身边显现，无论那时我在何处。在我的荣耀发生之时，整个世界都将感受到，可我身边的人却不受影响。那些人对巴巴不仅没兴趣，而且实际上有敌意。比如，那时我可能在普纳，身边没有一个满德里；却可能会有30或40个敌对者，他们不会感到这种荣耀和剧变。世界上其余的人都将感受到。当我被殴打并最终遇刺时，没有一个满德里或爱者会在我身边。

但我从不死。我永远至古者。你们都要记住，惟独神真实，其余皆幻相。

倘若你们所有人，或有些人，或至少几个人，向他人传播我的爱讯，那么你们出席本次聚会并聆听对这些事件的精确说明，也值得了。

下午3点至5点，将用四种语言宣读我的《最后宣言》。5点后，你们就可以出发，截至明天下午全体都要离开。

晚餐后，让你们看我访问萨考利的相片。但别试图拥抱巴巴、给巴巴戴花环，或问巴巴任何事情。如果你们想打弹珠，可以来。

上午聚会于11点15分结束。之后巴巴去厨房，开始用擀杖将揉好的面团擀成普里饼。其他人赶不上他的速度。巴巴还帮忙分食物。查干做了最佳烹饪安排，这是巴巴给他的礼物。他日夜操劳，负责1000多人的伙食。

巴巴开始亲自给爱者发普里饼，从一排餐桌迅速走到下一排。

普卡哭得厉害，哀求巴巴：“现在不要放弃肉身。世界太需要您。即使您必须放弃肉身，就先打发我们离世。那时您可以走。”

可巴巴对他充耳不闻，继续问候爱者：“你吃过了？……给这个，吃好……多吃点！”

德希穆克、伽德卡等几名爱者，也情绪激动。

巴巴从餐棚走到邓肯诊所，探望生病的约翰·巴伦泰恩。之后，到大厅途中，一名哈默坡爱者被带来。这位爱者听说巴巴不久要放弃肉身，便停止了说话和进食。巴巴叫他坐在身边，亲手喂他吃了两只香蕉。

巴巴将一大批人叫进大厅，开始朝他们抛橘子。多数人接住了，但巴巴弟弟佳尔的橘子掉地上。巴巴要回，再次抛过去，这次被他紧紧抓住。

接着巴巴同爱者玩弹珠。让他们看了萨考利的照片。巴斯卡·拉朱、巴丘拜（J·索尼）、鲁斯特姆·卡卡、马杜苏丹和阿卜度·瑞曼医生（伽尼的兄弟）对巴巴各唱一首歌。

下午2点40分，巴巴前往聚会遮篷，问纽瑟文·萨达是否在场。他随大阿迪去了别处，但10分钟后回来。在此之前，巴巴听巴斯卡拉和罗摩巴德拉·拉朱唱歌，还播放了《那谟美赫巴巴阿瓦塔，那谟迪瓦迪瓦》唱片。

下午3点整，宣读巴巴的《最后宣言》。用四种语言宣读——埃瑞奇用英语，德希穆克用马拉地语，克夏夫·尼伽姆用印地语，库图姆巴·沙斯特里用泰卢固语：

你们全体在此我很高兴。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是在极困难的情况下来到美拉巴德的。为了今天能在美拉巴德，你们有的不远千里，甚至越洋过海。是你们对我的深爱，激励你们克服重重障碍，牺牲舒适便利，以响应我的呼召，今天在我身边。

我被你们的爱深深打动，为装着这种忠爱的心而自豪。

像你们这样渴望来此，今天却不在你们中间的，还有更多。我知道，尽管他们强烈渴望到我身边，却因种种原因不可能前来。因此他们依靠你们把这两天的所见所闻，详细地传达给他们；这是你们被命运垂青的独特机会。我相信你们不会辜负他们。

虽然你们满怀对我的信爱来此，虽然你们以同我亲身接触为幸，但我知道你们今天不会（像你们应该的那样）认识到，我在这个当

口呼召你们来此的真正意义。惟独时间，在不远的将来，会使你们大多数人认识到本次聚会的重大意义。

我不时反复强调的一切定将发生的时间快到了。你们多数人将见证那些事件，并生动地回忆你们在美拉巴德这两天所发生的一切。

我不是来创建任何新的事物；我是来把生命注入旧的事物。我不是来建立静修院或修道场。我为我的宇宙工作而建造它们，一旦目的达到，即刻一一拆除。

宇宙是我的道场，每颗心是我的住所；但我只在那些除我之外别无他物的心中显现。

当我的爱之宇宙宗教日趋式微时，我来给其注入生命，并结束以宗教名义玷污之、用仪式教规窒息之的教条闹剧。

当前的普遍混乱骚动使人心愈加渴望权力、贪图财富和声名，从而带来无数的苦难、仇恨、妒嫉、绝望和恐惧。世界上的痛苦已达至顶峰，尽管人们做出种种努力，传播和平富足，以带来永久幸福。

人要想瞥见持久的幸福，就必须首先认识到神在万有中而无所不知；惟有神通过万有去行动与反应；神在无数有生命和无生命物的外衣下，体验无数不同的苦乐现象；神自己经历这一切虚幻事件。因此，正是神把人类的痛苦体验推向顶峰，也唯有神将消灭这种虚幻的痛苦，并把虚幻的幸福推向顶峰。

无论是显现为造物界，还是消失于实在一体；无论被体验为真实存有，还是被视作虚假非有，幻相自始至终都是幻相。没有止境，恰如想象没有止境。

在幻相中的体验有两个方面——“多元性”与“一体性”。多元性成倍地增加，一体性也继续扩大自身。多元性是幻相得以兴盛的幻相之宗教。

在虚幻的时间开始，幻相中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一团糟。当意识进化开始时，虽有幻相中的多，却存在着一体性。随着意识的增长，多元性也不断增加，直到现在即将超限。好比达到顶峰的浪潮，这种多元性顶峰也将瓦解自身，并开启幻相中的一体性。痛苦之巅峰将导致这种幻相中多元性高峰的毁灭。

多重分离性阻止人类体验统一博爱感，其注定毁灭的时间已到。这即将发生的毁灭将导致世界四分之三的消灭。剩余的四分之一将

团结起来，过和谐与相互理解的生活，从而在全人类中建立一体感，把他们引向永久的幸福。

在我打破沉默之前或即刻之后，世界的四分之三将被毁灭。我将很快开言，以实现即将发生的一切。

强调宗教信仰，建立协会或举办会议，绝不会给目前已完全沉浸于幻相多重性的人类生活带来一体感。只有通过触动心灵内核，才能让人感受差异中的统一。此乃我为之而来的工作。

我是来把爱的种子播在你们心中，以便通过爱而在世界所有国家、信条、宗派和种族之间建立一体感——尽管你们在幻相中的生活必须体验并承受这一切的表面差异。

为此，我正在为打破沉默做准备。当我打破沉默时，不会是给你们的耳朵灌输灵性说教。我将仅仅道出一言（Word），这一言将渗透所有人的心灵，甚至连罪人都会感到他本应是圣人，而圣人则会知道神在罪人内里，一如在圣人自己内里。

我在道出那一言时，将为未来七百年间发生的事情奠定基础。七百年后我再次来时，意识的进化将达到一种顶点，物质主义倾向将自动转化为灵性渴望，灵性大同平等感将普遍实现。这意味着当今充分显著存在的富裕与贫穷、文化与文盲、嫉妒与仇恨等，那时将通过人类一体感而消融。富足与幸福那时将达至巅峰。

这不是说幻相中的一体性将永远如此保持下去。这是因为所有这一切，皆是幻相。幻相中的一体以及多元意识，乃是进化过程的一部分。幻相中多元性和一体性巅峰的开始、发展和顶点，注定将再次发生。

我的下一次降临，将在我放弃这个肉身之后七百年。那将标志着一个周期之周期的结束与开端。幻相中的所有时间周期，都在700年到1,400年之后结束与开始。在一个周期之周期中，曾经有过且将会有亿万个这样的周期。因此，幻相没有止境，永远是幻相。

一个又一个时代，我来到人类中间，以维持我自己创造的幻相，并且唤醒人类意识到这一点。幻相的框架总是同样的一个，但幻相中的图案却不可计数且不断变化。我的降临不是为消灭幻相，因为幻相本身绝对什么都不是。我是来让你们觉知到幻相的虚无。通过你们，我自动地维持幻相——我的无限大我影子而已；通过我，你

们自动地抛弃幻相——在觉知到其虚妄性时。

作为本时代的阿瓦塔，我的显现将是短时间的。这个短时间将相继包括我的蒙辱、我沉默的打破、我的荣耀与暴死。永恒拥有神圣极乐的我，却为一切万物而永恒受苦——因而我永恒不断地在十字架上受难。

在这个短时期内，我的万言之言将触动所有人的心，这一神圣触动将自发地给人注入全人类一体感。在接下来七百年期间，这种一体感将逐渐地取代分别倾向，并统摄众人之心，驱逐滋生痛苦的仇恨、妒嫉与贪婪。幸福将统领人间。

宣读过程中，聆听者鸦雀无声。中间，大滴雨点落在遮篷，虽然上午天空晴朗。仿佛要下雨，巴巴也指指上方，表示这皆是神意。不过五分钟后雨住。

天堂也潸然泪下，为阿瓦塔的《宣言》而悲伤。

自9月28日，为参会者的爱打动而不断落泪。

今天的最后雨滴，则是怜悯爱者即将离别至爱。

库图姆巴·沙斯特里宣读泰卢固语《宣言》时，巴巴注意到弥奴·卡拉斯在打盹。叫埃瑞奇把他带过来，作为“惩罚”，巴巴命他站在台上，直到活动结束。他对此高兴，因为他发现巴巴不时向他投来微笑。

之后巴巴逐一给东西方爱者发帕萨德。西方人上前时，巴巴伸出手让每人亲吻。普卡走近时，巴巴把帕萨德放入他口中，并拥抱他。

这于4点45分结束。巴巴走下台，看见瑙兰伽的希若拉。他神情恍惚，泪流满面，一边喃喃：“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按按他的头，抚摸他的脸安慰。

巴巴好不容易走到轿车坐下，启程回美拉扎德。爱酒化为伤心的泪水，空气中回荡着捷巴巴！大家围着轿车，给司机埃瑞奇造成困难。车缓缓驶向大路。巴巴把手伸出车窗，让陶醉的爱者亲吻。这持续了近四分之一英里，爱者伫立路边，眺望巴巴的车消失于视野外。

孟买的巴纳吉·卡拉尼已遥遥走在前面。看见巴巴的车驶近，他站在路边。痛哭不停的他欲以头撞车。不过基申·辛见此，已设法拉住他。巴巴爱抚巴纳吉的脸，安慰他之后出发。

但往前不远，看见美赫吉。他也抑制不住眼泪，走这么远以平息情绪。巴巴问他：“你哭什么？家里有消息吗？”美赫吉摇摇头，强忍泪水。

巴巴慈爱地提醒他专心交给他的工作，别担心。

再向前，又不得不停车。哈默坡地区伯喀村的罗摩·贤克正要跳到车前。若非埃瑞奇急踩刹车，罗摩·贤克肯定被碾。巴巴严厉问他：“为什么那么做？”

“巴巴，我不满意……最后拥抱我一次吧。”

这就是爱者的状况。巴巴拥抱他，接着驶往美拉扎德。

两天聚会之初，雨淹美拉巴德；此刻泪河四溢。

巴巴突然离别，使不少人失落迷茫。巴士和卡车准备好送他们到火车站和汽车站，可受邀者已将担忧留在身后，身处另一个世界。彭度、帕椎和阿娄巴反复叫他们上车坐下，帕帕·杰萨瓦拉尽力安慰他们，却无济于事，难以缓解他们的悲伤。滞留良久，终于在晚上8点将他们送往车站；次日启程的只有哈默坡组和中央邦组。当晚，希度、鲁斯特姆·卡卡和马杜苏丹唱歌娱乐他们，爱者却因分离之痛，继续承受内在死亡。

西方人遵照巴巴的指示，于9月30日晚离开。由巴士送到火车站，乘火车前往孟买。在印度的时光，查尔斯·坡德穆和马克姆·希劳斯写道，是“我们生命中最非凡的经历”。他们曾在巴巴的爱泉边痛饮，这次品尝到长伴他的甜蜜。

在拉德·丁普夫尔出发前，给了他《神曰》手稿，转交艾微和邓·斯蒂文思编辑出版。（也交给查尔斯·坡德穆一份手稿，但他未做编辑，后来对巴巴解释说编辑此书需要三年。）

西方人在这（他们后来称作的）“不可思议的三周”期间，学到许多教训，伴随终生的教训。应菲丽丝·弗莱德里克之邀，为《唤醒者》杂志对其印度之行做一总结时，菲利普·杜普伊斯写道：“我从印度得到的主要教训是：灵性生活不是好玩，不是猎奇，不是消遣刺激。而是像现代战争。完全彻底！”（注：菲利普·杜普伊斯后来离开美赫巴巴，追随另一名导师。1956年巴巴在欧洲期间，试图使他重返爱轨未成。）

这场战争不是对抗同类，
而是对抗摩耶！摩耶的势力！
摩耶的谎言欺骗、嫉妒傲慢！

这场战争不是对抗同类，
而是对抗自己的妄我！
这场战争完全彻底——

彻底歼灭自我，取得心的寂灭！

重返萨塔拉

1954年10月1日，17名西方男子离开后的翌日下午，巴巴到美拉巴德，指示相关满德里，在10月4日前处理完一切，结清账目，定于5日启程赴萨塔拉。在如此短时间内，打点好全部租赁物品，归还阿美纳伽的借主，不容易。但彭度如期完成。

纳纳·科尔伤寒未愈，邓肯为他治疗。因满德里将赴萨塔拉，按邓肯的建议，将纳纳送往阿美纳伽的一家医院。由保·苏贝达继续照顾。纳纳康复后，回那格浦尔。

10月5日星期二，美赫巴巴率男女满德里离开美拉扎德，前往萨塔拉。中途在普纳停下，巴巴到耶拉乌达中央监狱，探望一位35岁的信徒，贝利·费罗兹·兰德里亚。贝利少年时曾跟随赛古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并在1941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去世前后，到萨考利生活数月。可小伙子情绪不稳定，脾气易怒。他兄弟诺希在孟买某大学读书，也常拜访马哈拉吉。不知怎的，他感到马哈拉吉，后来还有他父母，都更爱诺希。他受不了，恨起兄弟。两人之间敌意加剧，直至1945年5月，他兄弟被发现死在床上，颈部有深创。贝利在嫉妒之下，用匕首杀了兄弟。

随后9个月，贝利四处躲藏，未被警方查获。他听说过美赫巴巴，想方设法求见，可巴巴在外联系玛司特。彭度建议他自首，别再回美拉巴德。可贝利呆在阿美纳伽，在巴巴返回后来见，坦白了罪行，真诚忏悔。

巴巴安慰他，建议他莫担心，但要向警方自首，无畏地承担行为后果。巴巴还向他保证：“我的纳扎会在你身上。”贝利听从，于1946年2月向警方自首。他被判谋杀罪，终身关押耶拉乌达监狱。

在狱中，贝利频频致信巴巴，说他渴望达善，还索要巴巴书籍阅读。在巴巴准备途经普纳的前几日，他又屡屡来信求达善。巴巴同意，前提是当局准许囚犯达善。通过大阿迪，安排了此事。

上午9时许，巴巴到耶拉乌达。在场的还有来自普纳、巴尔西、阿美纳伽和古吉拉特的爱者。监狱官员无比崇敬地接待巴巴。还安排了招待会，监狱长为能达善巴巴而深感荣幸。

之后让贝利单独会见。“你怎么这么没耐心？”巴巴对他说，“在这儿你有最好的机会想念我。照监狱官说的做，你若照我的命令做，我会对你满意。”听此，（接见时在场的）官员们很感激巴巴，因为贝利给他们惹了不少麻烦。

贝利喜出望外，合掌说：“这是我今生最幸福的日子。”在一间专门装饰的房内，他坐地上，巴巴坐在椅子上，复叮嘱他几句，拥抱之后合影。离别之际，贝利又获拥抱，巴巴 11 点离开监狱。

10 月 6 日在萨塔拉安顿下来，巴巴指示 20 名满德里：“我本人和你们全体，将在明天午夜之前保持清醒。从下午 1 点至午夜，人人禁食只饮水，凌晨 1 时只饮咖啡。明早全体淋浴之后，6 点在花梨木屋集合。”

10 月 7 日，在阿美纳伽居住的达克，遵旨到萨塔拉，当天一大早巴巴的弟弟佳尔也从普纳来到。7 日适逢印度教“十胜节”，按巴巴之意，依印度节日风俗，给小马希巴披戴花环，送至花梨木屋（男满德里住所）。

这天亦是赛巴巴 1918 年去世纪念日。巴巴向舍地致电：“至古者阿瓦塔美赫巴巴，向古鲁、上帝化身、赛巴巴致敬。”

巴巴爱者，德拉敦的兽医，RR 帕尔夏玛医生当天也受召。新生活期间，夏玛医生在德拉敦首次接触巴巴，并参加了最近的美拉巴德聚会。

当天还有几名爱者来见巴巴。阿狄和罗姐·杜巴希从卡拉奇来。巴巴对阿狄说：“你在美拉巴德伴随我这么多日，还不满足？也许是罗姐带你来的。”

巴巴转向罗姐，说：“三个月来，我今日才从头到脚洗了澡。别碰我。你们二人稍等，之后来接受拥抱。”

这时，前来达善的一所女子学校校长请巴巴给一则专讯。巴巴回答：“应当教育女孩在家庭内外传播爱。”

之后，巴巴问阿狄：“罗姐作为妻子如何？”

“第一！”阿狄果断回答。

巴巴问罗姐，阿狄作为丈夫如何。“绝对第一！”她也说。

之后，巴巴告诉校长：“现在，什么讯息都不需要了。学校集合，让杜巴希先生和太太登台，作为理想夫妇典范好了。”

巴巴遣罗姐离开，让阿狄留在花梨木屋参加当晚活动，届时他将（如前所言）弃用字母板。

罗姐离开前，巴巴问了她一个奇怪的问题。“假若我让你把儿子给

我一个，你愿意给我吗？”巴巴说。

“当然，巴巴，”罗姐答，“他们是您的。”尽管如此，在巴巴同满德里交谈时，她坐在角落，泪如泉涌。远处的巴巴也注意到了，评论：“这会儿哭什么？会有你泪流不止的一天。”

巴巴的意思没人理解，他们6个月后才明白。

下午1点半，佳尔有事儿动身去普纳，巴巴评论：“他不能出席这个重要场合，是多么不幸。”

下午2点整，巴巴在庫瑪、阿婁巴和宝陪同下，从格拉夫顿来到花梨木屋。当时他同女子们在格拉夫顿屋居住，但每日两次到花梨木屋看男满德里。

巴巴带来三个字母板：一个是胶合板做的，一个是塑料板做的，另一个是硬纸板做的。胶合板的给库玛，塑料板的给达克。第三个硬纸板上面粘贴着印刷字母和数字，巴巴在过去几年常用。这个字母板上的零字，已经部分脱落，但仍挂着不掉。

巴巴评论：“我用这张板时相当不小心，不过，零还挂着。因破了一块，板上的零四分之三被抹掉，四分之一留下。倘若挂着的这部分脱离字母板，对世界将再好不过。”

巴巴把字母板掷向萨瓦克·考特沃，挂着的部分脱落。巴巴把字母板交给埃瑞奇，叫他寄给美拉巴德的帕椎务必小心保管。说：“惟独神知晓，这个零的价值及其象征的一切。”

巴巴把脱落的零交给萨瓦克，嘱咐：“千万小心保管此物，直到你最后一息。”

接着又说：“10月8日起，不再通讯。谁有事要说，我会听，但不答复。8日起，无字母板，无通讯。”

下午5点半，巴巴问萨瓦克：“你把那块零放哪儿了？”

“放我行李箱里了。”他说。

“换作我，”巴巴说，“我会挖掉身上一块肉，把纸片保管在那儿！你真想要它？！”

“我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萨瓦克答。

“那块零将制造大浩劫。”巴巴警告。

“那让我保管没用。我还是归还吧。”

萨瓦克把它取回来，巴巴说：“你这个傻瓜，竟把它还了！”

又微笑道：“我想要那块零，没等我要，萨瓦克便自愿交出。”

巴巴把那块零递给埃瑞奇，叫他同字母板一并寄给帕椎妥善保管。

傍晚 6 时，巴巴对满德里说：“你们去洗手，也往裤子上洒点水，因为有时候上面会有尿滴。”

这次出席者是下面 20 名男子：古斯塔吉、拜度、卡卡·巴瑞亚、彭度、韦希奴、埃瑞奇、拉姆玖、邓肯、尼鲁、萨瓦克·考特沃、凯克巴德、克里希那·奈尔、宝、阿娄巴、基申·辛、库玛、达克、阿狄·杜巴希、夏玛医生和奎师那吉。

二十位男子洗完手回来，关闭门窗，屋外四周有警卫站岗，阻止人进入，巴巴表示：“我今天必须弃用字母板。但在此之前，我要向五位赛古鲁致敬。”

6 点半，敬拜仪式开始。如下祷文由埃瑞奇用英语宣读，宝译成印地语。祷文是巴巴前一天授述的：

赛巴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巴巴简，

塔俱丁巴巴和纳拉延·马哈拉吉啊！

你们，一中五，五中一，

代表绝对一体的神圣存在，

我此刻向你们顶礼致敬。

正因你们，五位人神，我才是我所是——

至古者、永存者！

愿至你们五位与之一体、

你们全体为之工作的至爱上帝，

以你们的名义，赐予我力量、能力与智慧，

以完成我为之采用此身的一切，

实现我在上次美拉巴德聚会上宣布的一切。

我现在放弃使用字母板，作为我在神前的表示

——将很快打破我的沉默。

在地上铺了一块白床单，上放一只凳子。巴巴指示：“你们在场的 20 位，一一到我面前，站在凳上。当我的额触你们的脚时，你们说：‘赛巴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巴巴简、塔俱丁巴巴、纳拉延·马哈拉吉啊！巴巴在向你们最后致敬！’完全按我给的顺序说他们的名字。”

满德里和客人一一上前，随着每人高声祈祷，巴巴将头置于其足。

谁若改动了至师们的顺序，须重念，直到顺序正确。克里希那·奈尔不得不念五六遍。仪式由古斯塔吉用沉默手势开始，凯克巴德最后。全体做完后，巴巴单独顶礼自己，向自己致敬——用手触额，再触脚。他因保持沉默，要满德里同时祷告。可他们念不齐声，巴巴遂吩咐：看他举手指，他们齐呼“赛巴巴！”他再举手指，他们齐呼“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以此方式，在场者完成整个祷告：“巴巴简！塔俱丁巴巴！纳拉延·马哈拉吉！”

之后，巴巴洗手，叫古斯塔吉和凯克巴德站在他面前。他站他们中间，握着他们的手，让埃瑞奇祷告两遍，宝用印地语祷告一遍。祷告时，巴巴举臂祈求神，显然在郑重地向全能者祈祷。

接着巴巴再一次顶礼每个人——首先是古斯塔吉，最后是凯克巴德——这一次叫他们随着他一一触他们的足，同时念：“帕若卜拉玛，帕若玛特玛，呀 - 耶兹单，阿乎若玛兹达，安拉乎 - 阿克巴！”完毕，巴巴单独顶拜那只凳子，同时全体齐声念上述神名。

6 点 45 分，巴巴洗手。他在凳上碗内留了些水，洗完手，往地上洒水 7 遍。做完，他开始走向原位，复回到碗旁，往地上洒水 7 遍，仿佛这才做得令他满意。

巴巴神采奕奕，目光炯炯。他合掌站在古斯塔吉前，又叫埃瑞奇祷告两遍，宝一遍。

之后巴巴在椅子上就座，7 点整，将纸板做的字母板和脱落的零块放在凳上。将之交给埃瑞奇，指示他把这些和仪式期间他站在上面的白床单一起，交给帕椎。

仪式后，巴巴静静地坐了几分钟。气氛祥和。忽然，巴巴说道：“我真高兴！你们很难体会我有多高兴。”

留声机播放几首巴赞和卡瓦里唱片，巴巴一直听到深夜 11 点半。11 点 45 分，埃瑞奇用英语，接着宝用印地语，宣读《帕瓦蒂伽祷文》。午夜祈祷结束，全体满德里陪伴巴巴到格拉夫顿。

就这样，自 1954 年 10 月 7 日起，巴巴停用字母板，后面将看到他是怎样传达思想和指示的。

翌日，巴巴遣奎师那吉去美拉扎德，同卡卡·巴瑞亚生活。基申·辛回德拉敦，夏玛医生回马图拉，阿狄·杜巴希回卡拉奇，达克回阿美纳伽。

约翰·巴斯致电巴巴，10 月 7 日马克姆·希劳斯在纽约去世。巴巴曾

嘱咐西方爱者离印后直接回家，马克姆却在巴黎逗留了几日，又到纽约，没有直接回加州好莱坞。

巴巴指示美赫吉回复如下两封电报：

通知所有相关者，最为幸运的马克姆在拥抱巴巴并完成巴巴的工作后，在7号这个最重要的日子，因特殊情况从你们中间离开。

巴巴自7日起停用字母板，但用手势专意为马克姆小组传达此讯：马克姆很幸运在7日去世并来到巴巴这里。巴巴希望你按他的名单，将签名照片送给马克姆小组，将巴巴的长袍送给小组负责人。巴巴希望你将我的两封电报告知美国、欧洲、澳州的爱者。

9月美拉巴德聚会后，爱者们返乡，到处传播巴巴放弃肉身和世界四分之三毁灭的消息。印度一些地方报纸也做了报道，消息不脛而走。在哈默坡的巴巴诸中心，开始24小时不间断念巴巴的名，巴巴的爱席卷整个地区。人人祈祷巴巴不会放弃肉身，印度每个角落都在谈论美赫巴巴。奇异的氛围降临，巴巴的非常宣言，似乎迅速将其名传往四面八方。

现在乃至永远，都是阿瓦塔掌握世界命脉；全凭他的意志，人类方能呼吸。美赫巴巴的宣言公布后，出现一股强大的反对势力，声称它缺乏根据；可结果正相反，它把许多人带到巴巴足前。宣言实际上乃神的宣言，绝不会无根据或虚妄：结果将永远按照巴巴的旨意。倘若一个普通人做出这般戏剧性的宣言，而未产生明确结果，则会产生有害影响。而对于阿瓦塔，一切都如他所愿，按他自己的时间发生。

在美国和欧洲，跟随者对公告的担心也被感受到。许多西方爱者充满担忧的信件涌向萨塔拉。10月8日星期五，给他们寄去巴巴的如下答复。这是前一天巴巴用字母板授予的最后讯息：

你们谁都没有理由担心。巴巴过去、现在并将永远存在。外部关系的割断，并不意味着内在联系的终结。只是为了建立内在联系，才将外在联系保留至今。连结于内在联系之链的时刻已经到来。因此外部联系不再必要。通过服从巴巴的命令，就有可能建立内在联系。我祝福你们全体加强这些内在联系。

我一直和你们同在，从未离开过你们。我过去、现在并将永远和你们在一起。正是为促成这种证悟，我才割断外部联系。这将使所有的人能够通过相互连结于内在联系来证悟真理。

我的爱者啊，我爱你们每一个。完全是出于对我的造物界的爱，

我才降临地球。不要让我关于离开肉身的宣言使你们心碎。相反，要欣然接受我的神圣意愿。你们永远逃脱不了我。即便你们试图逃脱，也绝不会做到，要摆脱我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勇敢无畏。

你们若是因而灰心，怎可能完成我委托给你们的重任？要鼓起勇气，将我的爱讯传到四面八方，以实现我的神圣意志。让“巴巴，巴巴，巴巴”从每一个儿童之口发出，让人类的无知在我的爱焰中化为灰烬。

要一起通过立足于真、爱、诚，来实现我的意志；当之无愧地参与我的工作。我祝福你们传播我的爱之讯息。

巴巴在弃用字母板后翌日，10月8日，来到满德里住所，双手裹着帕子，以免打手势。他同满德里坐在一起，听上述讯息的宣读。一天，他想表达什么，大家只好望着他猜测。除了埃瑞奇，都猜错了。拉姆玖·阿卜度拉说：“这胜过所有的奇迹！从脸部表情猜测意思，实在难以置信。”

又租了萨塔拉的另一幢房子，嘉尔别墅。克里希那、尼鲁、宝、凯克巴德和之后来的奎师那吉入住。在嘉尔别墅这段时间，巴巴又开始每日同凯克巴德工作。

没有字母板，巴巴很难传达想交流的意思。由一名满德里念英文字母表，念到具体字母，巴巴让他停下。繁琐不堪，要费好久才懂他的意思。过了些时日，巴巴开始用手指在空中写，这也难懂。有时，他在地面上写，也不易解读。

过了几个月，渐渐地，巴巴开始打手势，一套新的手语创造出来。他用手指组成英文字母，偶尔用耳代表“E”，指着眼睛代表“I”。不过，这套语言没有表示字母“J”和“F”的手势。每当巴巴想用这两个字母，就让人念字母表，念到“F”或“J”，巴巴点头。巴巴很快熟练地使用这套新手语，两边满德里都有人能读他的手势。男子中，埃瑞奇识别手势最快；女子中，玛妮最快。

这个期间，巴巴往返于格拉夫顿和花梨木屋，都由一名男子护送，为他撑伞遮阳。一天上午，阿娄巴陪伴巴巴到嘉尔别墅后，在路边发现哈瑞希·昌德·考恰。考恰是从德拉敦来的。他的露面让阿娄巴惊讶，问他为何而来。

“我想见巴巴。”考恰说。

“可巴巴在闭关，谁都不见。”阿娄巴回复。

“是他的爱将我吸引来。我只想见他一面，别无他求。他住哪儿？”考恰问。

“我不能告诉你，这会违背他的命令。你应当回去。”

考恰坚持：“我不会打扰巴巴，只想从远处看看他。”

阿娄巴心软了，说：“你保证，只从远处？那就站在原地；上午他会路过。这是他每天必经路线。你就站这棵树下，会看见他的。”

阿娄巴未把此事告诉任何满德里或巴巴。次日上午，又选阿娄巴陪巴巴从花梨木屋去格拉夫顿。巴巴在大路上走着，看见考恰。巴巴停下，转向阿娄巴，问：“他来这儿做什么？谁告诉他我走这条路的？”

阿娄巴供认，却为考恰辩护，说：“巴巴，他出于爱，远道而来。”

“他出于爱而来？”巴巴问，极其不悦，“好吧，我让你看看，他的爱是啥样的！”

巴巴将考恰带到嘉尔别墅，问他：“你为何来这儿？”

“您的爱把我吸引来见您，巴巴。”

“现在你见过我了，可以走了。我在闭关，不许人向我顶礼。”

这时考恰说：“巴巴，我卷入麻烦的官司。有六个起诉我的案子。日夜困扰我，睡不安生。请帮忙！”

巴巴转向阿娄巴，示意：“瞧他的爱！”

又对考恰打手势：“别担心。这会过去。回去面对现实。我的纳扎一直在。”

“巴巴，我妻子也生病住院……”考恰解释。

“瞧他的爱！”巴巴对阿娄巴打手势。

“……还有我女儿已到婚龄，得找个好丈夫。请您赐福。”

巴巴严厉回答：“我警告你，如果你追求物质的东西，将会忘记我！”

“我决不会忘记您，巴巴，”考恰郑重声明，“但请帮助我。”

巴巴打手势强调：“我知道，所以才告诉你。你想要我，还是要我的祝福？”

然而，考恰继续请求帮助，坚持要巴巴祝福。因而巴巴命他把脚放在凳上。巴巴用前额触他的脚7遍，又以同样方式顶礼阿娄巴5遍，随后命令考恰立即回德拉敦。

哈瑞希·昌德·考恰回去了。过了些时间，其官司全部打赢，妻子病愈，女儿找到好女婿。他也受雇德里一家大饭店当经理，还配有专用轿

车。可自从1955年撒晤斯活动之后，考恰陷入工作，再没来见过巴巴，连一封信也没写过。巴巴的预言成真。考恰渐渐地美赫巴巴彻底忘记。

一天早晨，一位哈默坡的流浪萨度，来到花梨木屋。他赤身裸体。没让他进屋。他被告知，巴巴在闭关，不见任何人。萨度名叫罗摩达斯（意为罗摩之仆）；他慕名而来，坚决要见巴巴。不久天降暴雨，他浑身湿透，却不让步。他在门外等候了8小时，下午3点巴巴召见他，让他达善。巴巴命他改过自新，放弃伪装圣人。尽管罗摩达斯曾享受伪圣人的待遇（人们向他顶礼、献花环、供养他种种美食），他仍承诺巴巴，将悔过自新，很快改变了生活方式。巴巴后来为他改名美赫达斯——美赫之仆。

另一次，阿娜瓦丝的弟弟，诺泽·达达禅吉，同弥奴·F·卡姆巴塔和柯希德·塔拉提一起，从孟买来见巴巴。诺泽是空军飞行员，巴巴建议他：“起飞前，先想念我。这点最重要，照我说的做，你就没理由害怕。”并告诉他：“你现在得走了。尽管我不见任何人，却必须让你达善，告诉你那番话。你有多幸运，我甚至在闭关中，也准许了你来达善。”

最近的9月美拉巴德聚会期间，诺泽获巴巴接见后，走出小屋时，绊了石头，摔倒。巴巴召他回去，要他：“再摔倒一次；让我看着你怎么倒的。”诺泽从命，巴巴说：“现在你不会死于飞机失事了！”不过，诺泽内心感到，他的因事故而死，将不可避免。达善巴巴之后，弥奴、诺泽和柯希德回孟买。

埃瑞奇的表弟，三穆·科罗瓦拉，在轮船上做无线电报员，假期来到萨塔拉。三穆幼时，1930至40年期间，曾随母亲芭奴玛西（盖麦·杰萨瓦拉的姊妹）在班加罗尔埃舍生活。这次，巴巴问他：“你可知我是谁？”

“知道，很清楚！”三穆自信地答。

巴巴转向满德里。“妙哉！”他说，“你们这些人跟随我这么多年，仍不知我是谁。可三穆知道！他真幸运。”

三穆不久前买了辆二手轿车，开了段时间后，发现车引擎需大修。巴巴表示想将它用于玛司特旅行，于是三穆把车修好，送到萨塔拉。途中，三穆心生此念：“这车一直令我头痛，感谢神，它将很快成为巴巴的问题——包括机油汽油。”

三穆和司机上午10时许驱抵萨塔拉，达善巴巴。巴巴表示对车相当中意；乘车兜了一圈，似乎对车的性能满意。

当天下午，在三穆和司机离开前，巴巴回到男子宿舍。他翻出粉色

上衣口袋，对三穆说：“你送车给我用，可你瞧，我没钱养车。所以，你不管有多少钱，最好统统交给埃瑞奇，确保支付将来的全部养车费。”三穆同意了，想起来萨塔拉途中的小气念头。就这样，巴巴使他认识到错误。埃瑞奇拿去他的钱，只剩下刚够他回普纳的路费。

10月13日，巴巴赴阿美纳伽，与大阿迪和纽瑟文·萨达商议即将对本特尔布尔的访问（注：圣人伽德戈马哈拉吉常访问阿美纳伽的纽瑟文萨达家，故咨询纽瑟文）。也将相关的细节通知了萨若希。巴巴在阿美纳伽逗留两天后，于15日下午4点回萨塔拉。

次日，10月16日，巴巴由埃瑞奇、彭度、拜度和库玛陪同，外出做玛司特工作。在戈尔哈布尔、贝尔高姆等地联系玛司特，6天后，22日返回。尽管车况不是最佳，也派上了用场。返回后，分派宝负责每日洗车，巴巴每天来看车是否洗得一尘不染。

玛司特旅行后的几天，巴巴又几次带埃瑞奇、拜度、库玛和宝，返回伊斯拉姆普尔和戈尔哈布尔，对两名特殊的玛司特工作。他们上午离开萨塔拉，当晚返回。

巴巴对伊斯拉姆普尔的一名玛司特工作，他叫丹迪·布阿，高个子，尽管赤裸，却相当健壮。会喃喃自语：“我受不了快乐！”

一次，他们凌晨一两点去联系丹迪·布阿。他坐在庙里，在神像前附近解了大小便。联系玛司特时，一名满德里跟玛司特聊天，来分散其注意力，以便巴巴对他们做他想做的工作——往往通过按摩他们的身体或双脚。

这次埃瑞奇问丹迪·布阿：“你现在在啥地方？”

“噢，这是主的大庙，”玛司特答，“是圣地。”

“那怎么有人在这儿大小便？”埃瑞奇反问。

丹迪·布阿沉思，说：“庙到底是啥？”

埃瑞奇答：“庙是圣所，安置神的地方。自然，人们去那儿崇拜他。”

“不对，不对！”玛司特清晰地解释，“神无处不在！因神无处不在，遍及一切，人捕捉不住他。只好给他造个想象的偶像，摆在叫作庙的地方。”

玛司特最后说：“所以，庙不是崇拜主的地方，而是主的监狱！世人将他囚禁在那儿！”

这个玛司特还收集废烟叶，在市政路灯上点着吸。谁要送他好烟叶

或香烟，他不拿，反而说：“我受不了舒适！”

巴巴很满意对丹迪布阿的联系，这个期间常访问他。还频频提及他，想把他留在萨塔拉，可说服不了玛司特前往。

玛司特因高级状态，能够忍受难以想象的恶劣条件。在戈尔哈布尔市郊，有个玛司特呆在一座石庙旁的小角落。地方太小，正常身材的人坐不下。玛司特坐在狭窄的空间，脚伸到外面。地面是石头和水泥砌的，夏季热得像火炉，常人受不了。可这个玛司特一年四季都呆在那个角落，从不离开。

无论给他什么，他都放入一捆破布里。巴巴联系他时，因陈食堆积，布捆臭烘烘的，玛司特却片刻不离其垃圾捆。

戈尔哈布尔的这个玛司特，年迈肤黑又驼背。他住在最脏之处。每晚提着破布捆，遍城游荡，大概 9 或 10 点返回。他属于贾玛里型（性情温和），不过有时也表现为贾拉里型（火爆）。他一言不发，总是缄默不语。巴巴对联系这名玛司特十分满意，非常喜欢他。这个期间经常联系他。一天夜里，巴巴将玛司特带到萨塔拉，可玛司特变得极度不安，次日便被送回他在戈尔哈布尔的住处。（注：这个时候库玛也被遣回德拉敦）。

本 特 尔 布 尔 达 善

距阿美纳伽约 160 英里的本特尔布尔，位于昌达拉班加河畔，因韦多巴（奎师那的别名）庙，而成为主奎师那爱者的著名朝圣地。圣地因赛古鲁图克拉姆而闻名。伽德戈·马哈拉吉曾邀巴巴访问，1954 年 11 月初，他恳请巴巴于 6 日下午至 7 日下午莅临。因为这是本特尔布尔一年中最神圣的两天，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

然而，巴巴不希望像在瓦迪亚公园那样的公众达善。并告知伽德戈·马哈拉吉：“我去本特尔布尔，将等于韦多巴本人去达善韦多巴！”

尽管如此，日期还是定在了这两天，并通知了普纳的伽德卡。伽德卡携妻子谷娜荅、孩子迪伽姆巴和娜丽妮，先于巴巴赴本特尔布尔，为巴巴和满德里安排在一所校舍住宿。（注：一年前，伽德卡被调往纳西科，伽德戈·马哈拉吉会去看他，并继续访问他在普纳的家人。）

巴巴召纳瑞曼和美赫吉 5 日到萨塔拉，陪同巴巴赴本特尔布尔。11 月 6 日星期六，巴巴率领他们二人，还有埃瑞奇、彭度、宝和古斯塔吉，乘纳瑞曼的车，前往本特尔布尔。中途在宾德拉屋用午餐。还通知了其他一些亲密爱者，也到本特尔布尔。包括：阿美纳伽的萨若希、大阿迪、达克、瓦曼、鲁斯特姆卡卡、巴吉拉施和卡卡钦乔卡；古尔杜瓦迪的保纳图和同事教师瓦苏德奥贾甘纳施科尔；普纳的塞德一家、兰格勒、考伊亚、苏芭卓、巴德、辛德、卡姆卜里和萨达希乌·帕特尔。

下午 4 时到达本特尔布尔，巴巴和满德里住入校舍。给伽德戈·马哈拉吉捎去此讯：

韦多巴本人亲自来到本特尔布尔，他在 24 小时逗留期间，将完全由你安排。伽德戈·马哈拉吉叫他做什么，韦多巴就做什么。但条件是，马哈拉吉不叫他打破沉默或使用字母板——这个从 10 月 7 日起他已经丢弃。伽德戈·马哈拉吉也不应请他用餐或夜间休息，因为他——韦多巴，巴巴——决定既不吃也不休息，以便给前来的朝圣者尽多提供接触他的机会。

听说巴巴抵达，伽德戈·马哈拉吉安排在自己的免费客栈接待巴巴。

他尽量召集朝圣者挤到露天庭院，让他们井然有序地坐着，以便从远处也能看见巴巴。

下午5点，巴巴乘车来到客栈。伽德戈·马哈拉吉拉着巴巴的手，将巴巴护送到专门为他搭建的主席台，请他入座。巴巴虽想和朝圣者一起坐地上，但遵守诺言，同意马哈拉吉的请求，在椅子上就座，众人都能清楚地看到他。椅子摆在客栈里的韦多巴庙内，巴巴的身体正好遮着背后的韦多巴塑像。自然，当美赫巴巴，活着的主韦多巴在他们面前时，长年受膜拜的偶像则失去意义。

伽德戈·马哈拉吉指着巴巴，对朝圣者致辞：“今天美赫巴巴来到我们中间，我不胜欣喜，希望你们都达善他。实际上，他是名副其实的贾伽特-古鲁（宇宙大师），因为他是真正服务全世界的永恒者。”

并且奉劝众人：“要全心全意达善美赫巴巴，因巴巴通过亲身在场赐福了你们。”

巴巴从座椅起身，合掌站立几秒钟，向众人致意。接着在庙的台阶上坐下。全体齐唱巴赞，赞颂主奎师那，并拍掌伴奏。几分钟后，伽德戈·马哈拉吉举手停止巴赞，并向巴巴献花环，当着数千人的面，把头放在巴巴的足上。对那些爱他和视他为大圣人者（有的信徒甚至视他为赛古鲁），这是震惊的一幕。巴巴接受他的崇拜，慈爱地用手抚摸马哈拉吉的脸，又温柔地拍拍他。

伽德戈·马哈拉吉又转向在场者，宣布：“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渴盼达善美赫巴巴——他们不远万里而来，就为见他一面。你们今天在此实在幸运，巴巴亲自从萨塔拉来，给你们提供接触他的难得机会。”

热忱的马哈拉吉又崇敬地说：“要满怀虔信达善美赫巴巴，从他的光临中充分获益。”最后通过麦克风高呼“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结束演讲。

阿美纳伽的摄影师拜亚·潘代在现场拍照。一有活动，他很少错过这种机会。巴巴揶揄他：“能否请让我放松点？”

潘代答：“我的相机不安分，巴巴。”

潘代会目不转睛盯着巴巴，研究他的表情，尽力捕捉。巴巴常责备他：“你在用眼睛吞吃我！”

伽德戈·马哈拉吉请满德里，对众人讲讲美赫巴巴的生平。宝遵照巴巴的希望，讲了几个要点和事件。

伽德戈·马哈拉吉不时地让聚会者对巴巴唱颂：

“迪乌基 - 南登 - 哥帕拉！

（向奎师那 - 高帕拉、神子致敬！）”

一小时后，他要求在场者给耐心地在外面等待的人让地方。院里的人极不情愿地挪出去。位置立即被另外数百人占据。马哈拉吉也像对第一批那样，告诫他们怀着爱吸收巴巴的在。

下午 6 点半，在“美赫巴巴凯捷！伽德戈·马哈拉吉凯捷！”的欢呼中——尽管伽德戈·马哈拉吉抬手严厉训示信众，只应致敬巴巴——马哈拉吉将巴巴领到车前。人们见巴巴离开，冲向前摸他的足。尽管有些朝圣者向巴巴顶礼，马哈拉吉巧妙帮助巴巴避开人群。

巴巴和满德里被送回宽敞的校舍，用茶点。学校位于市区偏僻角落，远离马路上喧闹的人群。经过下午的嘈杂拥挤活动，回到这个幽静处短暂休息，满德里感到如释重负。前来本特尔布尔的一批爱者，围聚巴巴身边。巴巴心情愉快，表示很高兴在美拉巴德聚会后再次见到他们。

大家用完茶点，巴巴想听爱者唱歌。遂拿来乐器。巴巴令众人彻夜不眠，陪他听奉爱音乐过夜。这不意味着伽德戈·马哈拉吉安排的活动结束。巴巴和满德里稍歇之际，准备工作正在昌达拉班加河畔全力以赴进行。

苏芭卓，接着鲁斯特姆·卡卡，为巴巴演唱。巴巴问苏芭卓：“你现在还好吗？”

苏芭卓曾患肺结核，靠巴巴恩典得救。“我身体好了，巴巴。”她说。

伽德戈·马哈拉吉派来信使，请至爱韦多巴来其客栈。是夜，会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前来听马哈拉吉及其信徒的讲道和克坦。因马哈拉吉想亲自送巴巴到现场，晚 9 点半，巴巴率弟子们出发，到圣昌达拉班加河畔听克坦。他驱车到客栈，伽德戈·马哈拉吉上车同行。在车内，马哈拉吉表白：“巴巴，今日有您在此，我喜乐无边。”

“我也很高兴来此。”巴巴一边说一边轻拍伽德戈·马哈拉吉的背，抚摸他的脸。埃瑞奇回忆：“马哈拉吉依偎巴巴胸前，如孩子寻求母亲的爱护。他仿佛终于将终生负担卸在至爱足前，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如释重负。”

巴巴到时，克坦已经开始。凯喀迪·马哈拉吉（伽德戈·马哈拉吉的大弟子）站在用作讲台的大沙堆上，通过麦克风对坐在岸边的成千上万

朝圣者讲话。群众聚精会神地听讲。天气寒冷，韦多巴（巴巴）虽衣着单薄，仍容光焕发。

伽德戈·马哈拉吉站在巴巴身边，合掌对众人说：“来达善美赫巴巴！贾伽特 - 古鲁美赫巴巴！努力体会你们是多么幸运：你们来此崇拜主的石像，却发现宇宙之主在你们中间。你们永远体会不到，今日美赫巴巴在我身边，我有多幸福。”

巴巴曾宣布，韦多巴会照马哈拉吉的吩咐做。马哈拉吉说“站起”，巴巴站起。马哈拉吉说“坐下”，巴巴坐下。

继续克坦演唱。马哈拉吉再次敦促聚会者：“尽量利用这个罕见机会，让心灵充满巴巴的达善。”达克讲述巴巴生平，宣读一篇讯息。巴赞开始，马哈拉吉的另一位信徒，那玛南德·马哈拉吉，简短致辞。

巴巴问伽德戈·马哈拉吉：“还有什么要做的？”

“您说什么都行，巴巴。”他答。

巴巴微笑说：“好；现在，照我说的做。带我去麻风病人住区。我给他们洗澡。”

马哈拉吉惊讶地说：“晚上这个时候？您可以早上给他们洗澡。”

巴巴表示：“好吧，我同意。可你也得同意我说的。明日给麻风病人洗澡后，允许我们走。”

马哈拉吉接受，从而在他本人和他的“韦多巴”之间达成折中。

在“捷巴巴”的欢呼中，巴巴和马哈拉吉于午夜 12 点 45 分离开河畔。轿车驶近客栈，马哈拉吉合掌，转向巴巴，说：“如今我太老了，做不了更多工作了；您若收留我，我不会成为您的负担。一张面饼，一件卡夫尼，就是我全部的需要。”他的恳求，让巴巴感动又开心，深情拥抱了他。

伽德戈·马哈拉吉还请巴巴造访他专为贱民开设的另一个免费客栈。巴巴答应，上午访问完麻风病人区再去那儿。

马哈拉吉下车。在驱车回住所途中，巴巴告诉满德里：“除了我，无人能理解马哈拉吉言语背后的真意。马哈拉吉确实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完美圣人。”

巴巴和满德里返回校舍，其他爱者已在。巴巴要了茶，但仅呷一两口。之后说：“我深爱伽德戈·马哈拉吉；他是真正的大圣人。既然我们已经会面，不久他就要放弃身体，来我这里永享极乐。”

巴巴还表示：“你们都要记住一点，就是：我在《最后宣言》中宣布的一切，必将实现。”

巴巴重申《宣言》的要点，又说：“我希望所有的爱者，将这篇《宣言》告诉他人，并把我的爱讯传遍天涯海角！”

伽德卡说：“我们谈到世界的四分之三毁灭时，富人和知识分子嘲笑我们；穷人则相信我们，强调说世界将会终结。”

这番话让巴巴好笑，回复：“穷困者听到此话，颇为释然，希望且相信，世界的毁灭将随之自动摧毁他们自身的贫苦。他们相信，不是因为我这么说，而是因为现状导致其这种心态：出于自私，他们把这视作对自身救赎的慰藉。富人和知识分子嘲笑，也自然不过。不应责备他们。不是他们的错。你们这些爱我并同我如此密切联系者，尚不理解我的《最后宣言》，期望他人理解或相信，是不合理的。”

巴巴要在场的满德里，逐一如实地说，信不信巴巴所说的世界毁灭、他的受辱和暴死。许多人坦承难以相信这样的事件真会发生。

巴巴回答：“即便我的爱者都不相信这种事情会在短期内发生——这是自然不过的，因为尚无一人领悟我所说的话。惟独我知道，我在美拉巴德所宣布的，仅仅是真相而已！”

巴巴表情庄重，说：“巴巴说的话，只有你们的神知道，因为在美拉巴德是他讲话！”又补充：“你们虽说可能不理解我，但要尽量相信我的话，对之抱有信心，因为我在美拉巴德宣布的一切，都将如我所言无误地发生。我的爱者应努力毫无疑惧地把这点传达给他人。”

这时，有人说：“巴巴，我们不为自己害怕，可对把您说的一切都告诉公众，感到犹豫，因为假若这些事情未能在（1955年）4月底前实现，那将会造成对我们至爱巴巴的不良印象！对我们，您说的话实现与否无关紧要，因为我们深爱您，对您有信心。”

巴巴不禁大笑，说：“有勇气把我的话告诉他人者，不应绝望地做，而应怀着信心做。假如一个人只能怀着那种绝望感通知他人，那最好保持缄默。”

美赫吉问：“巴巴，我们怎样才能摆脱束缚？”

巴巴答：“你根本不受缚——你永远自由！可你思想时就受缚。比方，你坐这儿。一秒钟前，你绝对没有思念孟买的妻儿。你彻底

脱离她们施加给你的束缚，以及你因她们而施加给自身的束缚。一旦你想念她们，全部的苦乐纽带便束缚你。因此，要证悟你永恒自由且毫无束缚的唯一方法是：全心爱巴巴，不断想念我。”

巴巴心情愉快活泼。满德里发现，这是他自从放弃字母板，第一次有兴致交流。大家都惊异于他通过生动手势与表情的轻松自如交流，没人感到字母板的缺失。

之后，巴巴中断谈话，叫普纳巴赞组唱几首歌。

拂晓时分，巴巴和满德里洗漱用茶。之后巴巴和伽德戈·马哈拉吉一道前往麻风病人住区。马哈拉吉上午8时首先将巴巴带到贱民客栈。在大院内，巴巴坐在他们中间，接着驱车去麻风病人住区。对本特尔布尔的朝圣者，这天是全年最吉祥之日，成千上万人在圣河中沐浴。只有一位麻风病人留下，别的都到河岸乞讨去了。

这位留下的麻风病人何等幸运！

神人亲自来将他浸没于

最神圣的慈爱之水！

热水送到，巴巴给麻风病人洗澡，伽德戈·马哈拉吉帮忙。彭度递水，巴巴用大量香皂为病人洗澡。又用毛巾为他揩干，给他穿上新衣。之后巴巴向他顶礼，递给他帕萨德。

结束后，巴巴对马哈拉吉打手势：“我履行了诺言；现在该你了。”

伽德戈·马哈拉吉恳求巴巴和他去那玛南德的客栈，巴巴心软同意。到了那儿，人们正在唱克坦。伽德戈·马哈拉吉为巴巴端椅，自己坐地板上。凯喀迪·马哈拉吉及其跟随者也在场。伽德戈·马哈拉吉叫潘代拍些照片。

巴巴随后又请伽德戈·马哈拉吉允准他离开。11月7日星期天，上午9点半，巴巴用车把马哈拉吉送回其客栈。马哈拉吉对巴巴莅临本特尔布尔再次表示喜悦与感激。请求巴巴：“请给我一个服侍您的机会。我只需两张面饼，一件衣衫……我会为您扫地。”巴巴边听边微笑颌首，拥抱他。

伽德戈·马哈拉吉进而恳求巴巴也访问纳西科。可巴巴回复：“我来本特尔布尔，已履行诺言。从今以后，我将待在萨塔拉，不复公开露面。我在最近美拉巴德聚会上宣布的一切，将在未来6个月内发生。”

伽德戈·马哈拉吉深受触动，说：“我不喜欢听您说这些，因为当前世界迫切需要您，获得您的达善是对灾难重重的世界的唯一慰藉。您

必须给世界各地每个人施达善！”

巴巴回应：“**我将很快打破沉默，给予世界真达善，因为世界靠达善这个肉身，永远得不到永久利益。被道出的真理之言，将深深渗入世界的核心。惟此才会把我之真达善的永久利益赐予世界。**”

又说：“你不应试图到萨塔拉见我。这是我们在前定一切发生之前的最后会面。”

之后，车中一片静默，直到抵达客栈。巴巴和伽德戈·马哈拉吉都下了车。马哈拉吉向巴巴顶礼，巴巴也向他顶礼。接着巴巴和满德里驱车回到爱者等候处，巴巴拍了每人一下作为道别，返回萨塔拉。

澄清、确认与决定

晚上从本特尔布尔返回之后，男满德里继续讨论巴巴《最后宣言》的内容。来萨塔拉小住几日的纳瑞曼也对此感兴趣。11月8日，宝和阿娄巴照例到格拉夫顿，护送巴巴去花梨木屋。路上，巴巴问宝，男子们在谈论什么。宝如实相告。巴巴到花梨木屋，谈了别的事之后，对其宣言做了澄清。这于1954年11月20日以公告形式发布：

美赫巴巴在美拉巴德聚会期间，提到他访问本特尔布尔的计划，这将是他的最后公开露面。因此，巴巴虽已停止使用字母板和施达善，却遵守对圣人伽德戈·马哈拉吉的诺言，于11月6日访问本特尔布尔，用亲临赐福成千上万的人。

访问本特尔布尔之后次日，巴巴通过手势，向满德里解释如下：

我的话确实很难让任何人相信并理解，因为无人能领悟我的言下之意。自然，即便我的亲密满德里，也不理解我的《最后宣言》。但我希望你们认真对待我在美拉巴德聚会期间所说的一切，因为我说的全是真相；它们是神的言语，所说的一切事情定将完全按我描述的方式发生。

我在美拉巴德宣布：世界的四分之三将毁灭；一种怪病将袭击我的身体；我将蒙受耻辱；我将打破沉默，道出一言——万言之言；接着是我的荣耀；最后我将受暗害离开肉身。从宣布之日起，我的爱者和其他人便试图以不同方式诠释我的话。

人人都有自由根据思想感受来诠释我的话。不过有一点我告诉你们：我每说一样事，自然用我自己的“语言”，我所说的一切皆真理。可我的“语言”是无人能够理解的，我的言下之意也无人领悟。所以，我想说一件事，只得同时也利用你们的语言，因为我明白，倘若我仅用我的“语言”，你们什么都不会理解。

为帮助你们理解我的《最后宣言》，结束你们的困惑忧虑，我希望你们都认识到，你们在美拉巴德聚会期间看到我用字母板授述和听到的：

- 1、怪病袭击我的身体：是用你们的语言说的。
- 2、我将蒙受耻辱：是用你们的语言说的。
- 3、打破沉默和道出万言之言：是用我自己的、同时用你们的语言说的，因为当我道出该言时，将是你们听得见的言语。
- 4、我的荣耀：是同时用我的和你们的语言说的。
- 5、世界的四分之三毁灭：完全是用我自己的语言说的。
- 6、我遭暗害：完全是用我自己的语言说的。
- 7、我离开肉身：是用我自己的、同时用你们的语言说的。

因此，凡是我用你们的语言说的，你们都能够理解并知道意思；而用“我自己的语言”说的，你们则不可能理解，无论怎么努力诠释并领悟我的言下之意。唯有事件的发生，才能在适当的时候，向你们展示我用自己语言所说话语的含义。

我因而希望你们，都不要多余地担心困惑。只要相信我说的皆真理，我在《最后宣言》中说的一切，都将完全按我的描述，在1955年4月底之前发生。这6个月将要发生的一切，将从1954年12月1日开始由我促成。

巴巴宣布他打算从12月1日起，做40天特殊工作。故于其前夕，11月30日晚，安排了卡瓦里活动。将歌手贾达乌·卡瓦尔从孟买召到萨塔拉。还从孟买和阿美纳伽邀请来纳瑞曼、美赫吉、大阿迪、瓦曼和保纳图等。巴巴命阿娄巴不要给任何人晚茶，因为将于当晚9点在卡瓦里演唱地点格拉夫顿，提供茶水。在格拉夫顿举办卡瓦里活动，是为了方便女满德里从帘幕后聆听。

小阿迪也受邀来到萨塔拉。他晚上到住处时，要茶喝。阿娄巴为他沏了茶，没将巴巴的命令告诉他。晚8时，卡瓦里歌手及同伴和满德里按指示来到格拉夫顿。寒暄后，巴巴说：“9点给大家上茶，之后演唱。今晚有谁喝过茶吗？”

小阿迪说喝过。“谁给你的？”巴巴问。

“阿娄巴。”阿迪答。

巴巴甚不悦，问阿娄巴：“为何违背我的命令？”

“他是您弟弟，巴巴。”阿娄巴答。

这更让巴巴生气，训斥道：“你若因他是我弟弟，就认为他那么伟大，那你最好服从跟随他！去跟他生活，别跟我！”

小阿迪插话：“我要是知道您的命令，决不会要茶的。”

巴巴批评道：“阿娄巴给你茶，以为那会取悦我。他不知，谁违背我的命令，就是我的敌人！执行我的指示，则是我的真兄弟。违背我的命令者，决不会是我的兄弟。”

巴巴不满地取消了卡瓦里活动，命大家回花梨木屋。乐师们站起，收拾乐器，正要离开，巴巴叫他们回来，宽恕了阿娄巴。人人用茶，卡瓦里演唱开始，持续至午夜。

巴巴在众人陪同下，到花梨木屋，卡瓦里活动在此继续进行。凌晨1点，巴巴叫阿娄巴准备茶，少顷，又亲自去厨房看他。阿娄巴看见巴巴，情不自禁，紧紧抱着他。后来，听卡瓦里过程中，阿娄巴极为激动。满德里只得制止他，将他带离房间。宝和美赫吉受令把他送到嘉尔别墅躺下。之后美赫吉回花梨木屋，宝陪伴阿娄巴。卡瓦里活动持续至凌晨4点，之后巴巴回格拉夫顿休息。美赫吉、纳瑞曼、大阿迪、小阿迪、瓦曼、保纳图启程回家。巴巴的40天特殊工作开始。

12月1日至10日，巴巴每日仅用一餐。11日至20日，只饮流汁；12月21日至1月10日，喝一杯咖啡一杯果汁，每日两次。男满德里也受饮食限制。这个期间，巴巴每日在嘉尔别墅同凯克巴德工作2小时，完全停止访问满德里。

1955年1月9日星期天，巴巴给56个穷人施食。此外，给一家孤儿院近50个女孩发新衣，给一所麻风病院50个病人各发一件新衬衣。是日午夜，男女满德里按照指示，随着巴巴击掌，大声念神名。

1月10日下午4点，巴巴用米饭豆糊，结束禁食。这期间，巴巴会用手指在凳上或身边物件上面比划字母，满德里很难立刻辨认。然而巴巴有着无限的耐心，会花数小时传达某个意思。即使满德里不懂意思，他依然用这种“非写之写”一遍遍重复，直到他们明白。

对艾微·杜思在1954年12月初寄给巴巴审阅的《神曰》附录部分，也是用这种方式校对的。

这个期间，雇用从德拉敦带来的两名尼泊尔少年，库夏和基帕，到萨塔拉做事。一天早上，他们未按时起床，遭到阿娄巴的粗暴对待。阿娄巴这几个月管理厨房事务，男孩在他手下干活。巴巴听说后，令他不要这么严厉对待两个男孩。

稍后，阿娄巴和宝陪伴巴巴去格拉夫顿，途中巴巴问宝：“你在想

什么？”

宝答：“我在想阿娄巴对待男孩的方式。”

巴巴突然斥责他：“你最好离开，去别的埃舍！印度满是埃舍，你到其中一个，就能过上道德生活。”

宝大为震惊，巴巴解释：

和我一起，没有人能过世人认为的道德生活。在这里我们关心的是灵性，而非道德。灵性生活不受任何规则支配约束。每个人的业相不同，故每个人的行为和性情有别。

在道德生活中，恶受压抑，善被表现；但是恶仍然存在。恶业相保留，必须解决，不在今生就在来世。在灵性生活中，好坏业相皆表现出来，皆被消灭。灵性生活使人变得自然，道德生活却在谦卑外衣下，膨胀并延续自我！不过，惟有在阿瓦塔或至师的指导和命令下，才能过灵性生活，因为大师对人人了如指掌，而对症下药。

你不喜欢阿娄巴的行为，但他的行为对他相当自然和必要。这个你怎能明白？世人按照道德标准和公认规矩行事，阿瓦塔或至师则根据每个人的业相分别对待。因此灵性生活全然不同于道德、伦理或任何原则，也不能以道德伦理原则为依据去判断。

巴巴又微笑着问宝：“告诉我，你打算去哪家埃舍？”

“哪个都不去。”宝答。

事实是，宝本人也受阿娄巴的粗鲁对待。巴巴命令他按阿娄巴的指示做，宝不得不干许多辛苦活，如清洗油灯和自行车、扫地、花园除草、排污水——还要处理信件，送巴巴往返住所，写作，等等。阿娄巴总能给他找到额外工作，叫他做。而且非常苛刻，要求立即完成。可对于宝，这都是学习忍耐的宝贵功课，是巴巴本人在制造这种情境。他会在满德里成员之间制造冲突，以免一个偏袒另一个。

跟随美赫巴巴生活，好比走刀刃——即使一条腿残废也得在上面走！这样的生活无法想象。你不得不忍受电击雷劈，日复一日；而奇怪的是，你会处于这种情形：尽管伤口作痛，却不愿伤害离开。一方面，头脑在打击下受伤，另一方面，心灵却渴望更多惩罚！就这样，因一连串“对自我的打击”，头脑变得无力，心灵变得坚强。此乃跟随美赫巴巴的灵性生活。

1月间，巴巴接到哈默坡的克夏夫·尼伽姆和瑙兰伽的巴卜·拉姆帕

萨德的来信。拉姆帕萨德打算建一座美赫庙，希望一名满德里到瑙兰伽置放奠基石。巴巴叫宝去。

宝抗议：“我哪儿都不想去。另外，我去那儿有何益？我能做什么？”

巴巴训斥他：“要么去瑙兰伽，要么收拾行李回家！”

这不难选择，宝同意去。巴巴敦促他，“向那儿的所有人传达我的爱”，并承诺：“我将与你同行。”

宝从萨塔拉乘火车，1月21日到坎普尔。诚如其言，巴巴似乎真的陪他去了哈默坡。活动在该地区不同地方举行，整整两周，宝始终感到巴巴和他一起。有件事尤其令他确信。宝曾问巴巴要讯息，巴巴却指示他让村民唱“萨奇塔南达，帕若玛南达，美赫巴巴未尼亚南达”。（真理大能极乐，无上极乐，美赫巴巴合一极乐）

宝纳闷：“那儿的人会对此满意？”可当他到了哈默坡，把歌词给了克夏夫尼伽姆，克夏夫交给乐师们，他们5分钟内便谱了曲。从此以后，在每一个小村镇，这首歌被一遍遍地唱，直到似乎拥有自身生命，旋律如凉风飘过空中。

就在领队过桥进入瑙兰伽时，宝突然体验到：行列先锋是美赫巴巴，不是他自己。宝不复存在；是巴巴在他的形体中走着！宝在瑙兰伽完成了奠基仪式，于2月7日返回萨塔拉。几年后，在此处建了美赫庙宇，大阿迪被派遣参加揭幕仪式。这次巴巴为它命名美赫达姆，意思是美赫寓所。

在此期间，1月19日，巴巴率埃瑞奇、彭度和拜度，前往库尔达巴德。还从阿美纳伽召来查干。巴巴每日在赫兹拉·扎尔扎里·扎尔·巴克希的达伽和别的陵墓内闭关工作。满德里在四周严密警卫，以免巴巴听到哪怕鸟啼声。

在库尔达巴德逗留约4天后，巴巴到美拉扎德，看望卡卡·巴瑞亚和奎师那吉。卡卡对奎师那吉有不少抱怨，后者不服从巴巴的指示。奎师那吉受令每日午夜在蓝车内念一小时巴巴的名；可他进入蓝车，只是躺到巴巴床上睡觉。禁止他去坪坡岗村，他却照去不误。巴巴命他保持沉默，可他仅仅为引人注目才去做，还通过大量书写“侃侃而谈”。

巴巴安抚卡卡，劝他继续好好照料奎师那吉，不要说任何批评之辞。巴巴随后回萨塔拉，1月25日抵达。

回到萨塔拉，美赫巴巴授述对其《最后宣言》的《确认》，这于

1955年2月3日星期二作为公告发布：

美赫巴巴和同他一起生活者，从1954年12月1日至1955年1月10日40天期间，进行了特殊的工作活动。在完成这个特殊工作阶段之后，巴巴希望所有相关者知道：

我所暗示、宣布和澄清的每一件事，全部是规定与注定的事实，神将确保一切将按其前定发生并完成。

希望发生的这一切不可避免，但其结果则可根据相关形势，以两种不同方式变更。前定计划效果的变更，可在一方面影响事件链的强度、范围或规模，或者在另一方面导致时间因素的重大改变。

无论哪种情况，效果的变更对我和同我密切联系者，如同对全世界一样。例如，无论事件性质数量方面的变更，还是时间因素方面的重大改变，世界都能够充分吸收同步的灵性和物质冲击。

倘若时间限制（即美拉巴德聚会上提到的1955年4月）保持不变，那么为使世界能够充分吸收这种冲击之冲击，事件链的程度和种类则可更改。但若时间限制受到重大改变，那么这些事件将毫无更改地发生。

后一种情况下，最关键的要点是：我的肉身同我迄今一切外在活动之间的联结，定将在1955年4月之前放弃；我同密切联系者之间的外在关系，将发生不可估量的改变。因此我即便不放弃肉身，也可以说将会“死去”，因为在更改时期结束之前，我将实际上对世界死去。

在时间更改的不确定期间，我将一了百了地彻底停止全部外在活动——迄今为止我在今生不同阶段所完成和进行的一切，包括目前和我一起生活者中间的隐退生活。

1、在这个时间更改期间，我将始终过一种彻底超脱万人万物的生活，除了最简朴的人生绝对需要的几样东西之外。

2、我希望所有的爱者，从2月12日星期六晚8时，至2月13日星期天晚8时，禁食24小时，只饮水（禁食期间可多次饮水）；并在24小时内，按各人最喜爱的方式，把一切可利用的时间，用于向神祈祷。

3、诚实是通向神的钥匙。谁能诚实地爱神，谁就能在神里失去自己，并发现自己即神。

从戈尔哈布尔送来一名高级玛司特，巴巴同他工作数日。他没有姓名。

按琐罗亚斯德教历，2月11日在萨塔拉悄悄庆祝巴巴的61岁生日。未召外面爱者。（两周后25日再度庆祝。）按巴巴指示，其全体爱者于2月12日星期六晚8时起，禁食并祈祷24小时。

2月28日星期一，巴巴召大阿迪、小阿迪、萨若希、萨瓦克达玛尼亚、纳瑞曼和美赫吉到萨塔拉。严厉批评他们以及满德里，未100%服从命令。其实，只有萨若希该受责备，因他未能执行巴巴关于萨瓦克·达玛尼亚的指示。萨瓦克在萨若希汽修厂做出纳，同萨若希之间有些经济账，巴巴曾叫萨若希了结。尽管全体都被巴巴训斥，但他的箭正中目标，萨若希失声痛哭。他五体投地，拜倒巴巴跟前，求他宽恕。巴巴拥抱他，又用前额顶礼每个在场者的脚各100次。（大阿迪原想带拜亚·潘代来拍照，巴巴没有批准。）

韦希奴的表妹苏喜拉，在萨塔拉的阿育吠陀学院学医。她自幼常来巴巴身边，跟满德里都熟识。尼鲁酷爱布加（辣炸鹰嘴豆），叫苏喜拉某晚上做些。3月12日，埃瑞奇、彭度、韦希奴和尼鲁正要去她家享用美食，宝寄完信刚从邮局回来。他们已用晚餐，对宝说：“我们要出去散步，一块走吧。”宝随行。直到几日前，满德里一直不许离开花梨木屋。只有韦希奴进城到市场采购，萨瓦克·考特沃去邮局。不过巴巴后来说可以出去散步，他们遂开始晚上散步。

他们到了苏喜拉家，吃些炸布加。宝还没吃晚饭，在韦希奴坚持下，在那儿用了晚餐——结果引发一场吵闹。

次日，宝和阿娄巴到格拉夫顿，护送巴巴去花梨木屋。途中，巴巴问宝：“你昨晚吃了什么？”

宝愣了一会儿，才记起吃了什么，告诉了巴巴。

巴巴十分不悦：“你为什么违背我，在苏喜拉家吃饭？”

“没有关于外出吃饭的命令。”宝申辩。

阿娄巴插嘴说：“有，有的！我从不在任何人家吃东西。”

巴巴边走边斥责宝，到了嘉尔别墅，巴巴叫住正要出门采购的韦希奴，也责备他违令。韦希奴的回答同宝一样。阿娄巴却坚持说那是违令，因为巴巴曾下令不得外出吃饭。韦希奴来火了，对阿娄巴吼道：“你撒谎！”

巴巴站在阿娄巴一边。阿娄巴更有恃无恐，应道：“撒谎者不是我，是你！”

阿娄巴和韦希奴之间唇枪舌战，巴巴好不享受。韦希奴盛怒之下，对阿娄巴说：“你这无耻的伊朗人，再说谎，我就好好踢你一脚！”

“你以为我不会回敬？”阿娄巴嚷道，“我会敲碎你的脑壳！”韦希奴转身跺脚而去，骑车去集市采购。

巴巴又责备宝。“全是你的错！这场争吵是你导致的。就因为你，才发生。你不服从。阿娄巴服从我。”

阿娄巴得意洋洋，说：“我真生韦希奴的气。让我们一对一决个雌雄！”巴巴遣宝到花梨木屋，叫来彭度、埃瑞奇和尼鲁。他们听完事情经过，一致认为，没有不准吃布加或外出吃饭的命令。

一番辩论后，巴巴说：“这类事让我好不头痛。我允许你们外出，现在，不管你们说的对不对，都真叫我头痛。”

满德里都回答：“那我们不出去了。”

“你们出去我不介意，不过我不想头痛。这个怎么保证？”

最终，撤销出门许可。这才是巴巴从一开始就真正想要的！他不喜欢满德里到处走动，希望取消这个特权。

巴巴诉苦：“瞧我有多少麻烦！阿娄巴火冒三丈，要跟韦希奴打架。他若火气不消，必有一场恶斗。这就是我让你们外出的后果。现在，我该怎么应付阿娄巴？”

埃瑞奇半开玩笑建议：“打发他去马哈巴里什沃呆几天，那儿凉爽。那时他也会冷静下来的。”

“他单独去不安全，”巴巴严肃地说，“他在激动之下，可什么事都做得出。”

结果，埃瑞奇陪阿娄巴去马哈巴里什沃小住。整桩事件不过是巴巴阻止满德里走出花梨木屋的借口——这个策略相当管用。

3月16日，巴巴禁食24小时，整个时间仅饮一杯无奶咖啡。巴巴为做内在工作，希望回到库尔达巴德。指示奥兰加巴德的拉纳德医生在当地预订旅馆。每当巴巴去奥兰加巴德或库尔达巴德，都是由拉纳德医生为他预定住宿。前往库尔达巴德的准备工作开始，从德拉敦召来库玛。

3月18日，巴巴开始为500本左右的《神曰》扉页签名，该书将在美国出版。正如玛妮在给海富里热的信中所说，“他在一个上午全部

签完——速度之快，我们四个（打下手的）勉强跟上——拂去一页，拿过另一页……”（注：在扉页签名是为出版该书筹资。尽管纽约的密得出版社是出版公司，但《神曰》是苏非教再定向和其他捐助者筹资印刷的。书原价 5 美元，有作者签名的 25 美元。）

前面提到，1953 年在德拉敦，巴巴开始授述《神曰》，埃瑞奇协助，扮演了几个月的书记员角色。后来宝将埃瑞奇整理的手稿，找人用打字机打出来；宝还负责书的分章。

1954 年 9 月，将书稿交给拉德·丁普夫尔，转交美国的艾微和邓·斯蒂文思编辑出版。同年 12 月，玛妮致信艾微：“巴巴特别希望，他的这部书得到最广最佳的发行（尽可能最佳出版商）——以便将来其巨大价值将作为神的直接言语被认识。”

艾微和邓·斯蒂文思开始前期工作之后，玛妮和艾微就《神曰》的准备与出版开始通信。艾微和邓，还对感到含糊或不完整的段落提出疑问。巴巴通过玛妮予以解答，或作为脚注，或（在一例中）作为《补编》中的长篇援引，收录于第一版。他们对语法和标点做了编辑后，将书稿寄到印度，请巴巴审阅修正增添。最后，埃瑞奇、拉姆玖和宝，按照巴巴的指示，做了最终的修改。

下文是 1955 年玛妮写给艾微的信，描述巴巴是怎样审阅《神曰》书稿的：

亲爱的艾微：

随函寄回（全部）《补编》剩余的一半。从巴巴所做的更正和增补中将会发现，回信的延迟是无法避免的。有些需要大量更正或重写（如第 279、284、289、294 页，第 297、302、311 页脚注）或全部增补（如第 270（1）至 270（6）页）的页面，已用蓝色重新打印。巴巴要我打印的笔记，是拉姆玖和埃瑞奇在巴巴指导下记录整理的。他因此要求你们认真注意这几页，做一切必要的英文语法校对或修改，以便更清晰流畅，同时完全保留意思。你们的原页码（已校对）也相应地附于新打印页码。在其他很多页面，修改处用红色铅笔、红或蓝墨水笔标出（时间不够未能重打），对这些没有更整洁地插入的修改之处，相关满德里希望传达他们的遗憾——原因之一是过于仓促，没有时间（尤其是埃瑞奇，他另外还得处理其他种种事务；拉姆玖有时为此工作至深夜）。

埃瑞奇将内容读给巴巴，拉姆玖协助插入相关要点，另一名印度教弟子（宝）则扮演一种奇特的角色。通过一般手势，不可能传达苏非教或吠檀多教的术语或名字；通过巴巴耐心的一次次手势，有时候难以理解某个词或意思。为克服这种困难，巴巴会让这位印度教弟子念字母表 ABCD，念到巴巴想要的词的第一个字母，巴巴举手叫停。从头再来，巴巴会在第二个字母处叫停；就这样不厌其烦，直到该词、意思或句子完整。这就是这么久才寄还你们的原因。巴巴每日工作 4 至 5 小时，编目、修改、增补。我说这些是因为我知道，你和邓（斯蒂文思）会有兴趣知道：目前巴巴虽给自身施加诸多不便，但仍细致地对待你们二人全心编辑的这部著作。

我感到，倘若亲爱的伽尼看到巴巴更正、修改和增补的诸多要点，会由衷欣慰的。我也比以往更明白，巴巴为何希望将附录归于“一些弟子”的努力。

我相信，你们也会欣然看到巴巴对你们上封信提及的“天使和大天使”问题的简述（见巴巴新增补的第 6 页）。

加了脚注 270（1），因为我感到颇有趣。这来自邓肯和我在编辑伽尼资料时巴巴的评论，但他不愿多说。我读给巴巴听，他说行，但不愿补充，说这个话题可自成一卷。切勿放入。（我还记得，他谈及地球上的“聪明”发明，通常是来自另外两个世界之一的某个灵魂所为，但我对这点不敢肯定，所以未放入；巴巴显然累了，不愿多答。）

亲爱的艾微，请对脚注英文做必要修改；对“头脑”和“心灵”的一个更好解释，我不知道是否有必要。不管怎样我留给你们——你们愿意就按你们的意思添加。

——玛妮佳

1955 年 3 月 21 日，是帕西人的“嘉姆希德 - 埃 - 诺鲁兹”新年。值此佳节，有习俗喝一种牛奶做的叫“发露达”的甜冷饮。巴巴到了花梨木屋，叫宝回格拉夫顿取饮料。宝以为会有佣人运送大壶饮料，可他一到，两名女佣就把壶提起来，放到他头上。壶重得几乎提不起来。

格拉夫顿距离花梨木屋约 200 码，中间是地产经理索拉伯吉·达玛尼亚家。达玛尼亚跟宝熟识友好。宝为做这种粗活感到难为情，巴望着别遇见索拉伯吉。他虽说被压得颈弯肩痛，却庆幸今天巴巴仁慈，路上

未见索拉伯吉。可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索拉伯吉从侧路出现了，合十问候。宝好不尴尬，不过索拉伯吉没磨蹭，继续走路。宝心想，巴巴不仅让他干重活，还让他面对这种难堪情形！

他到了花梨木屋，彭度和埃瑞奇从他头顶卸下负担。“壶重不？”巴巴问宝。

没等宝回答，埃瑞奇说：“很重。”

彭度评论：“顶这么重的东西，久了会压断背的。”

巴巴问宝：“路上有人看见你吗？”

“只有索拉伯吉。”宝叹道。

见宝脸上的表情，男子们不禁大笑，巴巴问：“你觉得难为情？”

“太尴尬了！”

“你被人看见就觉得尴尬，怎么服从我？你会按人情世故行动，而非遵循我。为我着想者，不在乎世界！到了库尔达巴德我会处理你的尴尬。”

巴巴随后舀一些发露达倒入小壶，吩咐宝给索拉伯吉拿去。索拉伯吉见宝，问：“你们没有佣人运送这种重物？”

“我们都是巴巴的佣人，”宝说，“巴巴给我们分配这种活儿，是我们的福气。”

宝回来，巴巴问索拉伯吉说了什么，宝如实汇报。巴巴建议他：“要学会像石头般生活！人们践踏石头，又把它当作偶像来膜拜，石头因此受影响吗？一点也不。无论被脚踢，被唾弃，或被膜拜，它都无动于衷保持。你们都要有意识地像石头那样。你们若变得石头一般，就会实现生命目标。”

同天，3月21日晚，巴巴率埃瑞奇、彭度、拜度、宝和库玛，离开萨塔拉前往库尔达巴德。查干从阿美纳伽，希度和玛司特阿里·夏从美拉巴德，遵照指示到那儿与他们会合。在库尔达巴德，巴巴开始白天对阿里·夏工作，夜间在不同的陵墓闭关。一天夜里，巴巴同埃瑞奇，坐在至师扎尔扎里·扎尔·巴克希的陵墓和另一名圣人的陵墓附近，同时其他人警卫。

有一次，巴巴想听卡瓦里演唱，于是埃瑞奇和彭度去奥兰加巴德，找到卡瓦里歌手谈妥价钱。晚上，歌手带塔巴奇（鼓手）到库尔达巴德。可众人一见，不禁大笑。从他脸上看得出他昏昏欲睡。他在奥兰加巴德

连唱三晚，太累了。

歌手从晚8点开始，却因精疲力竭几乎唱不出。巴巴打发他出去饮茶。他离开后，巴巴对彭度和埃瑞奇说：“我想听卡瓦里，你们找来哪门子歌手？”随后巴巴给歌手及其搭档一片药丸提神。太管用了！此前和此后，宝从未听过这样的演唱。歌手一直唱到凌晨4点，至此满德里被彻底征服。巴巴神采奕奕，慈爱满面。全体在场者，都被音乐感染鼓舞。

在库尔达巴德，查干做饭，拜度做茶。二人总是意见不合，不过只在厨房争吵，家丑不外传。查干是出色厨师，拜度则一般。冲突原因是，拜度试图就烹饪指点查干。

宝得服侍巴巴本人，他和库玛为巴巴洗衣，宝和埃瑞奇帮巴巴晨漱。之后，其他满德里成员用茶时，宝则为巴巴洗便桶、扫房间、晒被褥、灌饮水，然后才去喝茶。因宝每日晚到，拜度大为不悦。他虽明白，宝首先得为巴巴做杂务，但还是辱骂。一天，他甚至对宝动粗，还说：“我难道是你爹的佣人？得留着茶等你？”

跟随巴巴，就得过这种生活。巴巴的命令在，必须服从，尽管你面对难受的情形。每一步，皆须克服障碍，直到你被粉碎。这就是那些同巴巴一起生活者的状态——每时每刻活着并死去！

巴巴结束内在工作，于3月28日离开库尔达巴德，前往萨塔拉。（希度带阿里·夏回美拉巴德，查干回阿美纳伽家中。）途经美拉扎德，卡卡让一切保持整洁，仿佛巴巴在此居住。因此巴巴不介意不宣而至。

巴巴回到萨塔拉，吩咐考伊亚·萨塔拉瓦拉，在马哈巴里什沃挑选100个穷人做好准备。考伊亚在夏哈斯特拉卜德的帮助下完成。4月7日，巴巴率埃瑞奇、彭度、宝、拜度和库玛，前往马哈巴里什沃，按惯例给穷人洗脚，向他们顶礼，给每人10卢比帕萨德。

之后巴巴在盘奇伽尼停下，在那儿的虎谷山洞，普利得已闭关数月。巴巴看望了普利得，指示他住到6月，之后听他的进一步指示。随后巴巴返回萨塔拉。后来，巴巴表示，希望保存虎谷山洞所在地点，如若可能就买下那块地，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

翌日是耶稣受难日。巴巴和男女满德里禁食。全体禁食一天后，巴巴一度到满德里住所，指导丹沙克的准备，这是用一种叫肖伽的蔬菜做的。满德里洗大米蔬菜，巴巴亲自动手。这是他们有生吃过的最美味丹沙克。烹制时，巴巴出于自己的原因，让宝洗手至少20遍。

回到萨塔拉，巴巴授述有关《最后宣言》的《决定》，这于1955年4月10日星期天，作为公告发布：

宇宙来自神。神非来自宇宙。幻相来自实在。实在非来自幻相。唯有神真实；宇宙本身乃幻相。

神作为阿瓦塔和作为至师，在幻相中所过的生活不是虚幻；而神作为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存在，在造物界过的生活则既真实又虚幻。幻相，虚幻生活和神在幻相中的生活，不是也不可能是同样的。幻相没有生命，也不可能有生命。幻相是幻相，其本身什么都不是。虚幻生活意味着在幻相中的生活，它虽是（如灵魂在造物界所体验的）生活，却是虚幻生活。但神在幻相中的生活却不虚幻，因为神虽过着虚幻生活，却一直意识到其自身实在。

神绝对独立，宇宙完全依赖神。然而当至师促成神作为阿瓦塔降临地球时，他们则使实在与幻相相互依赖。这样，其无限慈悲和无穷大爱可永远地被那些沉浸于幻相者所利用。

在神与宇宙之间，无限慈悲和无穷大爱起着重要连接作用，该连接永恒地被成为神的人（赛古鲁、至师或库特博）和成为人的神（阿瓦塔、基督或拉苏）所利用。因而宇宙成为神的永恒游戏伙伴。通过这个重要连接，阿瓦塔不仅在其神圣游戏中建立了生活，还在幻相里建立了法则。被神人或阿瓦塔建立的这个法则，乃无法则无限之法则；它永远真实同时又虚幻。宇宙正是由该法则所统治，其盛衰兴亡全由该法则所指导。

在这个时间周期，神的独立绝对性被神人用于运作该法则，神意如此。这意味着阿瓦塔所意愿的一切，皆由神规定。因此，我在《最后宣言》和《确认》中所申明的一切皆由神规定，必须且定将发生。

我自3月22日在库尔达巴德近一周。夜以继日，最为紧张地工作。灵性工作的强度，给我的身心造成巨大压力，也是在那里我做出决定：我在《最后宣言》中所宣布的一切必将发生——完全以同样的顺序和同样强的效果，但在时间因素上有所更改。因此，除了时限上的变化之外，事件链的强度、范围、形式和规模都将毫无更改地发生，以使前定计划得以实现。

与此同时，人类必须等待，必须根据我的《最后决定》，见证神所规定一切的发生。现在是人必须越来越爱神的时候。让他为神生，

为神死。在其一切念头、一切言语、一切行动里，必须完全让对神的爱取胜。

萨塔拉闭关

拉姆玖·阿卜度拉及其家人，之前住罗纳乌拉，现居萨塔拉，每日来看巴巴。全家住纳西科时，他的妻妹哈佳，常拜访巴巴。一次，哈佳对人讲：“我太漂亮了，连巴巴都爱上了我！”巴巴获悉后，命她余生莫在他跟前露面。因此，她虽在萨塔拉，一次也没来见巴巴。

拉姆玖的儿子，25岁的阿里，从孟买给父亲写长信谈巴巴。他对巴巴的神性有所怀疑。他和哥哥巴古自幼接触巴巴。1942年巴巴在纳西科还出席巴古和伽尼医生女儿的婚礼。那次，拉姆玖的另一个儿子达度，在拍电影短片，拍摄巴巴时，出于某种原因，巴巴转过头，抬起手。阿里见此，自忖：“巴巴在表演，以便拍得更好看。他若真的是神，就不会在乎这种事。先知穆罕默德从不拍照。”（注：达度·阿卜度拉的影片后来丢失。）所以，阿里对巴巴持怀疑态度。

一次，巴巴逗留萨塔拉期间，阿里从孟买来访。他病了，一天晚上拉姆玖找尼鲁为他拿药。次日，巴巴问尼鲁：“你昨晚做了什么？”尼鲁汇报，巴巴又问：“没别的？”尼鲁这时想起拉姆玖来过，便告诉巴巴，阿里病了。巴巴评论：“他肯定会因你的药丧命！他这下没救了！”一整天，巴巴不停地这么说，而家中的阿里却在恢复。拉姆玖将此事告诉阿里，对他触动很深。

可阿里一回孟买，就恢复原来的态度，并致信父亲，拉姆玖拿给巴巴看。巴巴叫他召阿里来萨塔拉。阿里来后，巴巴问他：“你是好人吗？”阿里答不出，巴巴对拉姆玖说：“你常说阿里很聪明。他似乎相当笨！”

巴巴接着问：“你读过《梵歌》没？”

“没读过。”阿里说。

“《梵歌》、《古兰经》和《圣经》，都复述同样的道理。人人都得超越好坏。好跟坏一样都是干草堆。我点燃二者！不把它们烧成灰烬，就无从获得大知。”

巴巴问阿里：“你爱我吗？”

“是，我想是的。”他如实回答。

“我不爱你，你怎能爱我？”巴巴揶揄。

此次会面后，阿里更靠近巴巴，怀疑渐渐消失。

与之同时在萨塔拉，接到西方来函，请求巴巴澄清有关圈子的问题。从4月20日起，巴巴用了几天授述，玛妮打字，1955年4月底寄往西方：

实在中唯有绝对一体性。空间和时间只是幻相，只是神圣无限性的映像。当人证悟实在时，将他与实在疏离的映像也消失；他则体验神圣绝对一体性的绝对性。这样的人如果继续在幻相中生活，便在地球上过人神（至师）的生活。对绝对实在的持续体验，使他起着整个宇宙的枢轴作用。宇宙中的每一点同（作为宇宙核心在幻相中生活的）至师皆是等距离。

作为宇宙轴心，至师虽然留在幻相中，并把影响均匀地辐射到全宇宙，但在这一生他会把十二位男子召集到身边。这些人的兴趣直接集中于他个人。他们从意识的进化阶段就同他有持续而密切的联系，现在往昔亲密同伴成为至师，他们也收获最大的好处。

这一批男子被称作至师的圈子。除了这十二位男子外，还附加两位女子，以全面完善至师的圈子。这两位女子的圈子成员地位也归功于她们过去同至师的联系。

在这十四位与至师有密切联系者当中，一位或更多在至师住世期间或去世之后证悟神圣状态；有的则是在下一生或者几生之后。不过，至师通过在生前建立圈子来完成义务，他所赐予的最大好处就是让十二位圈子成员中至少一位完全圆满地成道。

阿瓦塔的情况则不同。如附图所示，阿瓦塔总共有十个圈子。第一个圈子或者说内圈由十二位男子另加两位女子组成；其余九个外圈，每一个都由包括男女成员在内的十二人组成。阿瓦塔十个圈子共一百二十人，加上内圈两位附属女子，总计一百二十二。

在九个外圈的一百零八位成员中，一位或者更多在阿瓦塔住世期间或者离开肉身之后证悟神圣状态；有的则是在下一生或者几生之后成道。

如同至师的圈子，阿瓦塔的内圈也由十二位男子附加两位女子组成。至师圈子与阿瓦塔内圈的区别是，至师在那些从意识进化阶段就同他有密切联系者当中建立圈子；阿瓦塔在周期性降临中，不经历进化、转世或内化过程，因此没有类似的联系让他每次降临都

重新建立内圈。简言之，至师建立自己的圈子；阿瓦塔则直接地同自己的内圈联盟，每次来临无不如此。可以说阿瓦塔在降临地球时随身带来其内圈联盟。

可把阿瓦塔与内圈的关系比作一个人同十四个身体部位的直接联系：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两个鼻孔，一张嘴，两只手，两条腿及躯干，另加外生殖器和肛门作为整个身体的附属物。人一出生就直接使用这十四个身体部位；这些部位又反过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响应人的指令。

以类似的方式，随着阿瓦塔降临地球，同样十二位个体和同样两位附属个体，也开始直接按阿瓦塔本人的指令，个别地或集体地发挥作用。

随着阿瓦塔每次降临地球，其内圈的十二位男子和附属的两位女子，作为同样十四个类型的个体，聚集在阿瓦塔本人身边。每当阿瓦塔在地球上显现，这十四个不同的个体，总是以不同人物的形式各司其职；并且像前任那样，在阿瓦塔住世期间或去世之后，个别地或集体地发挥作用。（这些前任在阿瓦塔以往降临期间担任同样的内圈位置并且发挥同样的作用。）

因此，可以说随着基督重临，彼得、犹大等使徒也全部来到。但这绝不意味着同一个彼得或者同一个犹大一次又一次出生。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每一个阿瓦塔时期，阿瓦塔内圈的十二位人物全部成道——不是在阿瓦塔住世期间，就是在他离开肉身不久。

一旦成道就不可能再生。唯一例外是阿瓦塔本人，只有他一次又一次地来拯救人类。

再次出生的不是内圈的同一个人；随阿瓦塔每次降临而来的是内圈具体职位要求的个性。正是因为阿瓦塔每一次降临中，内圈的十二位男子和两位女子都分别担任与前任完全相同的职务，并且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发挥作用，才说阿瓦塔总是带着同样的圈子来。

阿瓦塔降临地球时戴的面纱一旦被当时住世的至师揭开，从而证悟其阿瓦塔状态，这十二位男子和两位女子就自动聚集在阿瓦塔个人身边，以便担任各自在内圈中的职位，并照常遵循当代阿瓦塔的指令发挥作用。

可把阿瓦塔同内圈及其功能的关系同睡眠者相比。睡眠者一旦

被某个外部媒介唤醒，就自动发现（前面提到的）十四个身体部位已经各就各位，随时按他的最微小愿望发挥作用。一旦阿瓦塔通过当时五位至师中的一位或两位或更多证悟阿瓦塔状态，也同样意识到具有特定角色的十四个内圈成员准备好履行职责。

为什么阿瓦塔每次降临都只有这十四个特定的个体来担任这些职位？将需要大量的解释。谁能成为这十四个成员，他们又是怎样与阿瓦塔内圈结缘的？——这些问题将需要更多的大量解释。

总而言之，这十四位个体在担任内圈职务和发挥内圈作用时，每个人都不仅必须类似前任的特有个性，还必须在一切方面都完全类似。例如耶稣基督内圈有一个职位由彼得担任。在基督重临时，这个特定职位必须由另一个彼得担任，他的名字也许会叫“甲”，但却拥有与“本”彼得同样的头脑和心灵品质以及其他特质。这也同样适用于基督时期内圈中的犹大、约翰、雅各等担任的职位。

阿瓦塔内圈的十四个成员全部都在同一个阿瓦塔时期，也就是阿瓦塔在地球上显现之后的一百年期间，凭借阿瓦塔的恩典成道。

就阿瓦塔的外圈而言，九个外圈的一百零八人里面，没有一个担任类似内圈成员所担任的职务。所有一百零八人都凭借阿瓦塔的恩典成道，但不一定是在阿瓦塔时期。

外圈一百零八人的位置，分别依其与前面圈子成员的以往联系而定。例如，紧邻内圈的第二个圈子的十二位成员，按照他们同内圈成员的以往联系聚集在阿瓦塔身边。第三个圈子的十二人也同样分别按照他们过去与第二个圈子成员的联系，聚集在阿瓦塔身边，其余七个圈子依此类推。

每个圈子的男女数目如下：

第一内圈——含 12 名男子和 2 名女子

第二外圈——含 8 名男子和 4 名女子

第三外圈——含 4 名男子和 8 名女子

第四外圈——含 8 名男子和 4 名女子

第五外圈——含 4 名男子和 8 名女子

第六外圈——含 8 名男子和 4 名女子

第七外圈——含 6 名男子和 6 名女子

第八外圈——含 8 名男子和 4 名女子

第九外圈——含 8 名男子和 4 名女子**第十外圈——含 10 名男子和 2 名女子**

1955 年 4 月，巴巴在花梨木屋召开小型会议，宣布并讨论一些计划。帕椎、卡卡·巴瑞亚、纳瑞曼、美赫吉、大阿迪、达克、保·纳图等亲近者受邀。还召来印度不同中心的一些人员，如那格浦尔的德希穆克博士。有几位于 4 月 23 日下午抵达萨塔拉。

这次，卡卡对巴巴大加抱怨奎师那吉：“他要再呆在美拉扎德，我就走人！”于是巴巴建议奎师那吉来萨塔拉居住。奎师那吉依然养尊处优，要啥有啥：昂贵的香皂和精油，上等食物和茶叶、高级雪茄和香烟——应有尽有。其行为也很怪；自欺地以为自己是圣人。巴巴想让他摆脱这个错觉，故百般纵容。宝再度无奈地获得服侍他的“荣幸”。

4 月 23 日晚，巴巴和大家议事时，说：“耶稣意识到自己是基督。也意识到他在犹大内，并意识到犹大不是基督。耶稣知道犹大会背叛他，仍不叫犹大从他身边离开。他知晓一切，却佯装一无所知。全知的这种神圣佯装，即神圣游戏（里拉）运作所依据的原理。”

期间，德拉敦的 K·S·拉纳和德维·帕萨德·夏玛，到萨塔拉看巴巴。巴巴在德拉敦居住时，他们未能达善，因此现在不远千里来拜见。一个卖了妻子的首饰支付旅费；另一个花了兄弟给他另有它用的钱。巴巴亲切地接见他们，但问道：“为什么以这种方式筹旅费？”

二人默不作声。按巴巴的意思，给每人 100 卢比回程旅费。他们接受时犹豫不决，巴巴奉劝：“对成道者给的任何东西，切莫犹豫不决——无论金子或尘土。”于是他们收下钱作为帕萨德，用餐后被遣返。

会议于 4 月 24 日星期天上午 8 时，在花梨木屋召开。包括满德里在内的 36 名男子出席。巴巴表示，他们“集体地代表了”所有同他密切联系者和所有爱他服从他者。巴巴还说自己轻度感冒。

他说：“首先，我们去嘉尔别墅，我将在那儿闭关静坐。你们既然来到这儿，就要忘掉一切世俗事务和世俗义务——妻儿、生意等等。仔细听并尽量吸收，因为也许你们再也得不到这种机会了！”

巴巴打手势传达意思，埃瑞奇翻译。其他满德里也能“读”手势，巴巴通过他们用几种语言讲话，正如过去用字母板。

巴巴和大家走到嘉尔别墅，带他们参观他将做闭关工作的小房间。说：“**闭关期间，我将在这儿睡，不走出中央房间。我清楚，5 月 1**

日至7月31日这3个月期间，对于我，尤其对于我的肉身，是一个危机时期——我身体可能瘫痪或脱离。全都取决于我得承受的压力。照目前情况，我感到可能在这里呆满三个月。但对我没有约束——我必须按最适合我工作的方式进行调整。我可能第二天就出来随意活动，或者进入甚至更严格的闭关，或者四处旅行。

“无论我会不会做这一切，我实际上希望隐居，希望这三个月整个期间大家完全让我独处。”

巴巴率全体回到花梨木屋，问候每个人的健康和前一晚的休息情况，之后说：“现在，振作精神。别板着脸，要高高兴兴。注意别在会上打哈欠，否则将被驱逐！”

为避免有人打瞌睡，巴巴给每人发一片药服下（提神），重申：“别打哈欠！谁打瞌睡，就会被逐出大厅。”

谈话过程中，巴巴尖锐地说：“人人都惯于为自身行为辩护，拼命证明其言行正当——无论怎样微不足道！”

巴巴问大家，那个德拉敦男子卖妻子首饰筹旅费是否合理。“他应当卖自己的东西，”巴巴说，“为何让那可怜女子为他吃苦？”

巴巴的尖锐评论，引发了对印度教社会中夫权问题的讨论。巴巴举了国王哈瑞希昌德和圣人弥婊的例子——前者卖妻，后者休夫。

人人各抒己见，但巴巴没让这个话题继续，说：“每当我想休息，就有事打岔。昨天，我为安排今天的会议一直忙碌到下午。刚结束工作，开始下棋，纳瑞曼、达克、德希穆克等人到了，我只好退出游戏。我跟他们谈过话，去格拉夫顿，想不受打扰休息一下。可不出几分钟，又有消息说，从德拉敦来了两人等着达善。”

“总是这样。我每次想休息，这类麻烦就出现。我的情绪被这种预料外事件破坏，不过有时，又以同样意外的方式恢复。一天，我从格拉夫顿来花梨木屋，头痛得厉害。玛妮对我说，如果她读一封刚收到的美国来信，我会感觉好些。那封信让我喜欢得头痛全消。”

会上，巴巴让人读那封美国来信，写信人说他准备好到印度生活，发誓要将巴巴从那些想谋害他者的魔掌中救出。巴巴笑道：“至少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保护我！”

接着巴巴叫埃瑞奇通报聚会者：阿狄和罗姆杜巴希5岁的儿子，霍米，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意外夭折。1952年巴巴和满德里从欧美回国时，

罗姐和阿狄携二子到卡拉奇机场接巴巴。罗姐想让巴巴抱霍米，巴巴却止住她，而是把其长子默文抱膝上。在9月的美拉巴德聚会之后，阿狄和罗姐到萨塔拉拜见巴巴，巴巴向她问起默文，却没问霍米，并且说：“如果我要带走你的孩子，你甘愿把他给我吗？”罗姐回答愿意。

霍米是在4月16日下午3点半，从家中二楼窗户跌落的。被紧急送往医院，没有恢复知觉，半小时之内死亡。巴巴曾令爱者连续一个月，每天24小时不停地持他的名。卡拉奇爱者也安排了轮流不停地念巴巴的名。孩子刚死就轮到阿狄念诵。在这种时候他照样参与。接着罗姐也完成念诵。直到有人说服罗姐，代她念诵之后，夫妻俩才为幼子举办了丧礼，安慰自己：巴巴要霍米，把他带走了。

巴巴发去唁电：“小霍米已来我这儿，和我一起。”他们将霍米的一幅小相片寄给巴巴。虽是白天，巴巴却要了手电筒，照射相片，然后让人寄回，指示杜巴希将之镶入相框。

埃瑞奇讲述完，巴巴解释：

此事非比寻常！需要一颗最有爱的心。倘若所有的佳帕瓦拉，都如此真诚地做佳帕（念名），就会极大帮助我的工作。我怀疑，处在他们的位置我会不会这样念记神名！

那些按我的意愿，日夜不停的祈祷（佳帕）参与者，应继续下去，至少到4月底。可能的话，我希望他们再持续3个月，到7月底为止。

但要记住，佳帕本身没有价值——没有持久意义上的价值。四样东西有持久价值：最首要的是，同一位至师的联系。第二重要的是，来自神的爱礼。你若接触到一位至师，则胜过接受神的爱礼！

若没有至师或爱礼，那么第三好的是，全心全意提供无私服务。倘若这也不可能，那就舍弃世界，远离一切世俗事物，全部时间用于祈祷。

如果这四件事都做不到，那就做普佳、佳帕。得不到肉，就应满足于骨头！不过，当你接触到至师，最好的事情是服从他。也许你们中至少有一个，会按我的要求服从我。

之后希度按巴巴希望唱诵几首格扎尔，巴巴满意。

巴巴已授述一篇公告在会后发布，但在宣读前，他说：

我召唤，你们就来了，这对你们有好处；我这么做，对我有好也有坏。为什么有坏处？当人们得知，我宣布不再开会，却召开这

个小型会议，你们又按我的希望，把今日所见所闻都告诉他们时，那些未受邀出席者很可能为不止一个理由难过。

这篇公告虽内容不多，却意义重大。应该印刷为不同语言，在所有省邦发行，因为我在里面说的话乃发自心灵。因此，传播其内容者肩负的责任更大。

在9月美拉巴德聚会上，我说了不再接见任何人。现在却召你们来，还叫你们不要对任何人透露出行的原因和地点。有些地区和中心，由你们中不止一人代表。有的地区和中心，只由一人代表。其他许多地区和中心，却没有人代表。最初，我想到召集所有相关者，但由于许多可避免与不可避免的原因，发现那不现实。另一方面，仅仅传发指示是不够的。在我的这个危机关头，你们必须传达我的讯息，强调我的言语的重要含义——用你们本地语言印刷的译文，尽可能广泛传播我的指示。

那些跟我一起生活者，还有那些不在我身边却为我而活者，都有各自的缺点弱点，然而他们却无与伦比，我知道……他们未必知道。他们这些年跟随我同甘共苦。不妨说，我假若处于他们的位置，都可能难以承受他们迄今卓越地所承受的。

是我一直在帮助他们忠于我，这也是事实。他们将必须依靠自己来抓住我衣边的时间临近。我不希望任何人离开我，但倘若大家现在都放弃，我也毫不介意。对那些选择留在我身边者，在我退隐期满后情况有可能更艰难，甚至缺乏日常必需品。对那些感到过够了服从生活，从5月或8月1日起选择自主生活者，我丝毫不会不悦。现在我给每一个人选择的自由；如果你现在决定离开我，就体面地离开，你迄今所做的一切将继续属于你。但如果你选择跟从我，之后却放弃我，你则会落上“玛都得”（叛徒、罪人）名声，从而抹灭你过去对我的全部服务与服从。那些决定忠于我者，将来可能不得受苦，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不会独自受苦——我将与他们同等地分担艰难困苦。

现在我来告诉你们一件关于承诺的要事。巴巴永远有承诺与违背的自由。但在某种意义上，他通过发布这篇（对个体和集体均适用的）《25号生活公告》，约束了自己。

随后巴巴讲了下面的故事。他在普纳上学时，看见自家隔壁的酒吧

里，有个人天天来饮酒。喝醉了，他就在酒吧的一张椅上安静地坐到深夜。他妻子来，在他面前流泪，哀求他戒酒，那人也会郑重承诺，次日不再饮酒。虽说每日都真诚承诺戒酒，可到了第二天，他却根本没法戒掉。

巴巴进一步说：

怎样来解释我的承诺？巴巴没法解释！为什么？凡是巴巴所做的或解释的，都超越人类理解——不理解我，不是你们的错。你们怎能理解完人？

这种事情也发生在耶稣和穆罕默德时期。耶稣被钉十字架，穆罕默德遭石击，只得逃离（麦加）。完人的这种行为，不被人理解。

我承诺又违诺。一次又一次。有些满德里成员认为，如果我停止承诺，会大受尊敬。倘若一些亲密弟子都这么觉得，那些只是偶尔来陪伴我的爱者会怎么想？不过有时我自己也想，我何必这样做？但也仅此而已！

我虽有《宣言》、《澄清》、《确认》和《决定》，但昨晚一个念头闪现：“有什么必要在《宣言》后，又发布《澄清》、《确认》和《决定》？”并得到了答案。

现在试图理解一下：一旦《宣言》给出，后面三个必须跟随。这些阶段包含于《宣言》本身。可把整个过程比作一颗成熟的芒果树。《宣言》好比树发芽，刚长出地面。《澄清》好比枝干生长。《确认》好比开花，《决定》好比芒果。

再打个比方，一天由四个部分组成，每部分有三小时。从第一部分开始，随后是第二、第三和最后一部分——完成一天。同理，人生也分为四个主要阶段：童年、青年、中年或成年、老年。在每一个创造阶段，都会发现这些阶段。

观察宇宙的起源，我们也会发现同样情况。在无始之始，也就是在超越超越状态，神无意识，无穷无限。可把神要认识自己的“冲动”或拉哈比作《宣言》。冲动一旦产生，就不能制止。接下来出现创世、进化和内化三个阶段。神亦是无限知识；因此“我是谁”的冲动一产生，他就得到“我是神”的答案。但同时，中间阶段也有必要。通过创世，答案被澄清；通过进化，答案被确认；内化决定“他是神！”

这些事情都很难解释，因为它们超越智力领域。有位波斯诗人曾说：

“你一但踏上灵性门槛，
就需要不同的耳来听，不同的眼来见。”

图克拉姆也说：“大师的方式与世人的方式截然相反。”

不要认为我在试图通过这些解释，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福摩萨（台湾）问题不是有大毁灭的威胁么？连尼赫鲁也在一次讲话中说半个世界会毁灭。排除时间因素，我所言一切都将发生。因为凡我所说，皆是神让我说！

仔细听我现在要说的。1955年5月至7月这三个月，不要多想你的妻子、儿女、金钱。因为当阿瓦塔可能需要放弃肉身之际，你们该惦念这些吗？服役的士兵，为占领寸土之地，都甘愿牺牲生命。你们为阿瓦塔献出生命，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们若没有这种准备，来这儿出席会议不过是一次野餐而已！

还有一点。所有的阐释和文章，都与实在无关。全是文字游戏，无持久价值。实在超越心，超越智力。你们自称智力上理解实在时，这本身就表明：你已误解之！要有真知，意识必须保留，智力（心）必须走掉。这不是说，成为（拉乎里疯人埃舍的）普吉亚那种疯子。我的意思是，智力应当成为工具，去全心全意地达到心灵所接受的目的。如果你们全心全意地服从我，智力就会走掉，意识就会留下。

一个人也许智力发达，但若无幸伴随赛古鲁，就不会证悟大我。另一方面，一个人尽管愚钝，却有伴随至师的难得幸运，则能够证悟。如果一个人很幸运智力发达，同时又爱至师伴随至师，我本人将向这样的人顶礼。

即使与至师建立联系之后，也很难服从之。假设你相信我是完人，在服从我时，哪怕有一个怀疑我完美的闪念，就不是完美的服从。

巴巴改变话题，说：“你们知道，萨瓦克·考特沃负责守夜。一天夜里我问他：‘我看上去如何？快到4月了。’萨瓦克答：‘巴巴，您看上去很年轻。’我问他对我放弃肉身的看法。萨瓦克答：‘依我之见，尚有20年。’这是他的诠释，他有表达的自由。不过有一点：切莫试图把你的观点和诠释强加他人！”

有人说：“巴巴，您是阿瓦塔，我们不怀疑您的完美。我们越来越需要您在……全世界都需要您！”

巴巴微笑，表示：“关于阿瓦塔身份，目前我什么都不谈。但相信我，

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乃举世无双——最糟还是最佳品质，我不知道。”

巴巴叫埃瑞奇宣读公告，标题是《大局已定》。在埃瑞奇读的同时，天开始下雨。巴巴评论：“公告发自我内心，所以下雨了。”

根据我的《最后决定》，除了时间因素之外，一切都将按我宣布、澄清并确认的每个细节和顺序发生。现在，没有对任何时间点的限制，也没有同任何时间点的联系。可能在1个月或3个月之后，3年或20年之后发生。总之，我可能明天开言，我的沉默也可能在10年后打破。

我超越了所有的承诺、约束、保证和安排。因此谁都不应该，在任何时候或以任何理由，向我要求任何物质或灵性的东西。我会在我认为适当的时间，为每一个和一切人，做我认为最好的。

现在所有相关者，必须在上述基础上决定：放弃还是抓住我的衣边——也就是通过服从我的命令与指示，相信我、尊重我并继续忠于我。

1955年5月1日至7月31日三个月，对我是一个危机时期。为三个原因我必须退隐：

首先，为我本人；

其次，为那些爱我者；

第三，为一切万物。

a) 在萨塔拉的嘉尔别墅居住期间，我不会走出屋子的中央房间。

b) 在危机期间，我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定时进食和睡眠。

c) 在退隐的第一个月期间或之后，我不必一直呆在任何一个地点。我可能随时改变计划，也可能徒步从一处走到另一处，或者进入甚至更深的隐退。

直至1955年7月底，任何人都不应当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地，来见我或联系我。

在这三个月危机时期，所有同我密切联系者，所有爱我者，所有愿意服从我的指示者，必须绝对诚实，必须严格禁欲，必须尽力广泛传播我的爱与真理讯息。

埃瑞奇用英语读完，德希穆克和达克将公告译成马拉地语宣读。按巴巴的意思，埃瑞奇又用英语重读一遍。巴巴接着说：

现在我解释一下“抓紧我的衣边”。要么抓住我，要么离开我！不要试图折衷。有一点确定无疑：如果我是高之最高，或者低之最低，

那么你们抓紧我的衣边，就会到我所在之处。这取决于你们抓我的衣边有多紧，不管你们是圣人还是罪人。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少年时，我很喜欢放风筝。你们知道，风筝尾长，在天空高飞时，摇摆厉害。它若紧粘风筝，风筝飞哪儿，它就到哪儿。用好胶还是脏胶去粘，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不松开。同理，你们无论是圣人还是罪人，只要抓紧我的衣边，就会到我所在之处。

那么，抓紧是何意？是指总是取悦巴巴。怎样取悦他？通过全心全意地服从他！这些年是我紧抓你们的衣边。现在是你们紧抓我的衣边的时候了。有时我感到，你们中没有一个能做到，因为我自己也做不到！

这三个月时间对我非常关键。闭关期间，我可能会瘫痪。8月1日起，你们可以通讯，但我不一定答复。

接着宣读给居住萨塔拉的满德里的如下指示：

1、现在所有的人都有自由决定：抓住巴巴的衣边——服从巴巴的生活——仅到1955年7月底，或者直到最终。他们同样有自由从1955年4月30日后，或在7月31日后离开巴巴，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

2、不管怎样，每个人必须完全自由地、根据自己的自由选择做出决定。但每人的决定必须真正果断而不可更改。

3、那些觉得过够了服从巴巴的生活者，最好现在就离开巴巴，尽其所能过好自己想过的生活。巴巴决不会不高兴，因为是他主动向所有跟他同甘共苦至今的人，平等地提供这个选择的自由。现在离开，要远远胜过决定抓紧巴巴后又离开，从而成为“玛都得”（叛徒、罪人）。

4、因此，那些想离开巴巴者，应在1955年5月1日前或7月31日后离开。在那些现在决定继续伴随巴巴者中间，若有人在规定的相对确定或不确定时期结束——即1955年7月底或最终——之前离开，他将失去与巴巴的所有联系，他迄今所提供的服务也将全部勾销。

5、巴巴希望每一个人在做出决定之前，充分考虑如下事实：

a) 如果所有的人都决定放弃巴巴，现在或7月31日后离开，他

也毫不介意。

b) 巴巴根本不要求也不希望任何人离开他。

c) 巴巴总是喜欢人抓住他的衣边（服从）直到最后。

d) 三个月期满后，也许有可能或不可能给所有的人提供日常食物、衣服及所需品。但在那种情况下，巴巴将与满德里同甘共苦，分担他们可能不得不承受的各种匮乏和短缺。

e) 迄今为止，巴巴不得不抓牢满德里；现在是他们各自决定抓住巴巴衣边的时候了。

6、在巴巴（5月1日）进入闭关之前，每一个满德里都必须在巴巴面前，思想上毫无保留地，用清晰的语句宣布其最终决定。

月津贴：7月之后，只要有可能，会继续向相关者提供月津贴。也有可能从8月1日起，完全停发全部津贴，或减至一半，或减至四分之一。

我的那些跟我同甘共苦这么多年并深爱我的满德里，没有哪个团体可与他们媲美。我迁就他们，揶揄他们，不胜枚举。可他们没离开我。人人都有缺点，但我只看他们对我的爱。这一次，我想瞧瞧，孰留孰走。所有这些年，你们跟随我，是因为我抓着你们全体。现在我要给你们自由。所以你们更有必要越来越紧地抓住我的衣边。

巴巴在萨塔拉告诉满德里，他们可自由决定，希望跟他生活，还是离开他生活。不过他要照顾他个人需要的埃瑞奇（如多年前卡卡·巴瑞亚所做），至少他应该决定留在他身边。但他如果真想离开巴巴生活，巴巴说：“我现在告诉你，我不介意。”

巴巴继续：

如今，每当我在待人方面有疑问，就征求埃瑞奇的坦率意见。昨晚我问他，我给两个德拉敦人施达善对不对。他说我这样做不对。我问理由，他说那违背我自己的命令。另外，我给每人100卢比帕萨德的做法，他也看不惯，因为（他说）倘若让他们为所承担的爱之风险受苦，他们就会越来越念记巴巴。

昨夜，我细想他的回答，发现我做的对。怎么对？我是宣布过不给任何人施达善，也不发帕萨德。但我还宣布过不召开任何会议。现在我却召了你们来参加这个小组会议。既然召开了会议，若拒绝那些远道而来者达善，公平吗？

最后，巴巴谈了1955年5月至7月三个月期间满德里的食物、衣服等供应。说：“已做好7月底之前的供应。那之后，资金状况我不能确定。来自东西方的收入来源多已告竭。也许我们需要乞讨；但我向决定留在我身边的你们（满德里）保证，我将在一切方面，包括衣食等，与你们全体同甘共苦。”

巴巴还谈到，已为女满德里安排好专项长期供应。

巴巴继续：“这将是一个更艰难困苦时期，谁决定现在离开我，我都会高兴。否则，我告诉你们，困难将没有尽头。当然，我这也不是说你们应该故意决定离开我生活；只有愿意离开我生活，你们才可自由地离开。”

巴巴打趣：“我的心很小，所以在满德里身心受苦时，我就高兴。他们享受美食和便利时，我就不高兴——因为我的心很小！”

埃瑞奇宣读了5月1日至7月31日三个月给每个人的一般命令：

1、凯克巴德和尼鲁继续留在所住的嘉尔别墅西翼和东翼。除他们二人和值勤者之外，谁都不得也不准到嘉尔别墅，除非巴巴召见。

2、只有在嘉尔别墅有值勤任务者，方可根据个别和集体指示，在别墅履行职责。

3、除非被巴巴召见，否则谁都不得进入巴巴在嘉尔别墅的中央房间。

4、谁都不得直接或间接地说、做、或者导致人说、做任何事，以便让巴巴注意有关任何人的任何事，或让巴巴问起任何人或任何事。

5、这三个月期间，任何人被巴巴询问，都必须直接如实回答，在不隐瞒事实的情况下，仅限于相关要点。同时，不利用问答机会，告诉巴巴不跟问题相关的任何人的任何事。

6、有关a) 格拉夫顿的女子们、希巴和彼得；b) 常住满德里；c) 萨塔拉内外同巴巴亲密联系者，若出现重病、死亡或重大灾难——实际或听说，由埃瑞奇立刻报告巴巴。万一埃瑞奇也生病或死亡，由韦希奴来做；如果韦希奴死亡或不在，由彭度来做。

7、允许美塔和玛妮每周一次探望巴巴，进入巴巴房间。任何情况下，高荷不得进入嘉尔别墅区，除非巴巴召见。

8、不准许任何地方的任何认识者、不认识者或亲密者，在任何

情况下，为任何理由来见巴巴。

9、一旦闭关开始，三个月期间可能会发生一些事件，导致官方或非官方的对巴巴的干扰，因此全体相关者，应采取每一种可能的道义和法律手段，来严格保证巴巴独处三个月时间，直到1955年7月31日。

10、三个月期间，在紧急情况造成的绝对必要的情况下，如亲戚或家属死亡、事故或重病，并在不可避免的官方和法律要求的情况下，一个人可在跟其他满德里互相调整职责之后离开萨塔拉，天数要尽量少。

11、如果巴巴在这三个月之内放弃肉身，要：

A) 立即通知格拉夫顿的女子们，把遗体和她們一道运往美拉巴德，当着美嫒的面，葬入很久前为此专门建造的陵墓。

B) 只要美嫒活着，其余相关女子都要继续同美嫒一起生活。

C) 美嫒去世时，要葬于毗邻巴巴陵墓的右侧。

D) 在其他所有方面，女子们和常住满德里，应根据现有条件，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做。

12、在这三个月期间常住满德里中万一有人死亡：

A) 立即通知亡者的最近亲属，并在可行条件下按死者意愿处理其遗体。

B) 若相关者未表达特别愿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首选遗体处理方式是：

凯克巴德——在阿美纳伽（静塔）天葬

韦希奴——在美拉巴德火葬

尼鲁——在美拉巴德火葬

宝——在美拉巴德火葬

库玛——在美拉巴德火葬

克里希那——在美拉巴德火葬

阿婆巴——在美拉巴德土葬

彭度——在美拉巴德土葬

拜度——在美拉巴德土葬

古斯塔吉——在美拉巴德土葬

邓肯——在美拉巴德土葬

考特沃——在美拉巴德土葬

埃瑞奇——在美拉巴德土葬

奎师那吉——在美拉巴德土葬

之后，巴巴把每一个男满德里叫来，问其决定。他已拿到宝写的保证书，承诺任何情况下都不离开巴巴。

对住在格拉夫顿的女满德里，有如下指示：

1、1955年5月、6月和7月三个月期间，美婊和玛妮每周一次到嘉尔别墅探望巴巴。

2、高荷不到嘉尔别墅，除非巴巴召见。

3、格拉夫顿的女子们、希巴或彼得万一出现重病、事故等情况，要高荷立即通知埃瑞奇或韦希奴或彭度，来立刻报告巴巴。如果高荷不在，由拉诺来做。

4、如果三个月期满后，现行安排不再继续，女子们则开始靠额外预备资金继续生活。

5、上述条款同样适用于格拉夫顿的希巴和彼得。

6、三个月期满后，巴巴若未离开肉身，将亲自决定，女子们将居住何处。否则，按《一般命令》第11条做。

7、女子中万一有人死亡，要将遗体运往美拉巴德，按如下方式葬在山上：

1) 美婊葬于巴巴陵墓的右侧，毗邻巴巴。

2) 娜佳葬于巴巴陵墓的右侧，毗邻美婊。

3) 美茹葬于巴巴陵墓的右侧，毗邻娜佳。

4) 玛妮葬于巴巴陵墓的左侧，毗邻巴巴。

5) 高荷葬于巴巴陵墓的左侧，毗邻玛妮。

6) 拉诺葬于巴巴陵墓的左侧，毗邻高荷。

之后，将一份注明满德里成员去世后土葬或火葬地点的清单交给帕椎。

就有些爱者将奇迹归功于他，巴巴评论：“所发生的种种巧合和所谓奇迹，常让我惊讶。不过这些事情无关紧要。灵性历史上，总出现这种情况：最微不足道之事被夸大。然而这么做，爱者不明白：这种高估降低了大师的灵性地位。恐怕历史将会重演。”

巴巴给每一个在场者发芒果。不过，当保·纳图问起早先给毛尼·布

阿的命令时，巴巴流露不悦。作为惩罚，巴巴命纳图卖掉 50 张巴巴成道之前（1907 年拍摄）的相片。这张相片是不久前他在普纳的弟弟们发现的，摄于他（1913 年）遇见巴巴简之前。巴巴还叫保纳图通知毛尼布阿继续沉默，直到 1955 年 7 月底。巴巴后来把纳图出售的相片数量减至 5 张。

关于这张他 1907 年和板球队的合影，巴巴评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理想男孩，看到那张相片，我想：‘我找到了理想男孩！’”

会议于下午 3 点半结束。巴巴已连续和大家在一起近 8 小时。他没和他们拥抱或握手。只是举手告别，面带令人难忘的微笑，一边离开，前往格拉夫顿。外地爱者皆于当天启程返家（注：基申辛于 5 月 2 日离开）。关于巴巴闭关的讨论开始。

从 1955 年 5 月初至 7 月底，跟巴巴在萨塔拉居住的男满德里各司其职。嘉尔别墅的警卫是：

埃瑞奇——早晨 6 时至中午 12 时

库玛——中午 12 时至下午 6 时

宝——下午 6 时至午夜

拜度——午夜至早晨 6 时

若上述男子中有人生病，由彭度替代。其它职责有：

阿娄巴——满德里的管理

拜度——警卫和念神名

宝——警卫和通讯

邓肯——照常（处理医务）

埃瑞奇——警卫和通讯

古斯塔吉——照常（保持沉默）

凯克巴德——照常（念巴巴的名）

奎师那吉——照常保持沉默

考特沃——晚上 8 点半至早晨 5 点半在嘉尔别墅警卫

克里希那——晚上 8 点半至早晨 5 点半在格拉夫顿警卫

库玛——警卫，若（希巴的）马信希玛特·辛生病或离职，替代马

信

尼鲁——照常（处理医务）

彭度——如果韦希奴生病或去普纳，代替韦希奴（采购）

拉姆玖——做警卫，如果彭度替补韦希奴或者四名警卫中有两人生病

韦希奴——负责为男女满德里到集市采购，记账

不过，4月24日会议上给满德里分配的职务，后有变动。宝从早晨6点至中午和埃瑞奇在嘉尔别墅警卫。在别墅的职责包括：打扫整幢房子，洗石地板，为巴巴清洁用具、灌水壶、晒被褥、每天铺床，从格拉夫顿取来女满德里为巴巴做的茶饭。

还有一项重大变动。巴巴给满德里每人30卢比月薪，让他们自行安排伙食。埃瑞奇和宝因工作忙没时间，不能外出采购，也不能为自己做饭。

4月30日，按巴巴之意，宝把满德里做饭用的物品，包括餐具、粮食、食用油、茶、糖等必需品，全部运到格拉夫顿，厨房清空。巴巴的闭关从次日开始，而他们的伙食尚未安排。

晚8时，巴巴到嘉尔别墅，同他们商议此事。阿娄巴、库玛、克里希那和奎师那吉，已分别为自己做了安排，因他们有大量闲暇时间。但对其余满德里，没有安排。从格拉夫顿送来的茶饭只给凯克巴德。

讨论了许久，拜度答应为大家做饭，巴巴对此满意。因此，免去拜度的守夜任务。次日，韦希奴重新采购，包括餐具等等，满德里的伙食有了保证。巴巴的个人用品，全部从格拉夫顿运到嘉尔别墅。1955年5月1日星期天午夜，巴巴开始闭关。之前，满德里一直在他身边。

每天巴巴同凯克巴德连续工作很多小时。房门紧闭，谁都看不到屋内。从屋外可听到凯克巴德念神名的声音，比如“呀-耶兹单、至爱上帝、帕若玛特玛、阿乎若玛兹达、帕若卜拉玛、安拉、全能上帝、库达。”

多年后，满德里得知，凯克巴德把脚放在凳上，一个又一个接连不断地念神名；他每念一次，巴巴都俯首，用前额触他的脚。数小时不间断。巴巴成千上万次顶礼神名。阿瓦塔的宇宙工作，无人能够测量！

除了在嘉尔别墅值勤者，其他人不得入内。每周的第五日，巴巴召见美娣和玛妮。高荷随行，但要站在屋外等候。

5月22日星期天晚上，巴巴召全体男满德里到嘉尔别墅。念诵《帕瓦蒂伽祷文》，午夜后5分钟，巴巴离开嘉尔别墅，前往格拉夫顿。全体满德里陪同，按巴巴的希望，所有男子保持清醒，直到凌晨5点。

巴巴在格拉夫顿继续闭关，不去花梨木屋。偶尔，巴巴召满德里到

格拉夫顿和他打牌。他还叫尼鲁作诗，尼鲁绞尽脑汁，每日赋诗一首，读给巴巴听。尼鲁的诗句离奇古怪，就像这样：

“库玛，斑竹，满嘴甜食！

埃瑞奇嘎吱嚼，库玛默默吃！”

尼鲁在朗诵之前，会告诉巴巴灵感怎么来的。一天，他说：“我今天没灵感，好不苦恼。回来上厕所，有了灵感。没解大便，就火速出来，写下这些诗句。”

一天，尼鲁告诉宝：“我想不出来写什么。请帮帮我。”

宝写了四句，可当晚尼鲁读给巴巴听时，巴巴严肃地看着宝，宝不由担心。巴巴对尼鲁说：“今天的诗不好。”

“对，巴巴，我也不喜欢。”尼鲁说。

从格拉夫顿回去途中，尼鲁告诉宝：“诗由灵感而发，非人人有之。可我在厕所也有灵感！”

巴巴对尼鲁的诗作煞有兴致，告诉他：“好好作诗，将来出版。”

还指示宝：“尼鲁写完，交给你，寄给孟买的纳瑞曼出版。”

尼鲁的写作活动持续到巴巴闭关结束，这总是让巴巴开心。

6月1日，巴巴同美嬉、玛妮、高荷、拉诺、娜佳和美茹，乘美赫吉的车离开萨塔拉，到马哈巴里什沃野餐。当晚返回萨塔拉。

翌日，巴巴同埃瑞奇、拜度、库玛和美赫吉，晚上7点出发，到伊斯拉姆普尔、戈尔哈布尔、萨凡特瓦迪、贝尔高姆和胡布利，联系玛司特。凌晨2时抵达萨凡特瓦迪，巴巴指示拜度：“叫醒这儿的村长，打听一下此地有没有玛司特。”村长在一个大房间里睡觉。拜度叫醒他询问。他未因半夜被叫醒而不快，给了玛司特的名字。他们接着到一家餐馆用茶，餐馆已打烊。老板被叫醒，为他们备茶。村长和餐馆老板有幸这么晚被叫醒，与巴巴建立间接的联系。在萨凡特瓦迪联系玛司特之后，巴巴驱车赴胡布利，凌晨4点抵达。在连续旅行460英里，到不同地方联系玛司特之后，巴巴和男子于6月3日晚6时返回萨塔拉。

次日下午5点，巴巴由埃瑞奇、拜度、库玛和宝陪同，乘美赫吉的车再次前往萨凡特瓦迪，于凌晨1点半在那儿联系一名玛司特。接着到伊斯拉姆普尔和戈尔哈布尔重新联系玛司特，于6月5日星期天下午4时驱车返回萨塔拉。

从6月8日起，巴巴继续在嘉尔别墅闭关，同凯克巴德工作。

一周后，6月14日晚，巴巴率埃瑞奇、拜度、宝和库玛，从嘉尔别墅直接出发，驱车到伊斯拉姆普尔和戈尔哈布尔，再次联系玛司特。旅行期间，库玛讲搞笑故事，使大家在日夜兼程中保持清醒。完成玛司特工作，巴巴于次日凌晨2时返回萨塔拉，并决定到格拉夫顿居住。

6月18日，巴巴召大阿迪、帕椎、查干、达克、希度、卡卡·巴瑞亚、美赫吉、纳瑞曼、萨若希、萨达希乌帕特尔、美赫文杰萨瓦拉、姜古·R·伊朗尼、达迪·科罗瓦拉、弟弟佳尔、贝拉姆和小阿迪，到萨塔拉。次日，巴巴率他们和在萨塔拉居住的男子，到12英里外的乌达拉访问。8年前，巴巴曾在乌达拉住过一天，一年后此地将拥有重大意义（注：这将成为美赫巴巴第二次汽车事故地点）。在几棵芒果树下的场地上，巴巴和大伙儿打板球，并在巡查房休息。他心情极佳。大家异常认真，和巴巴打了一局板球比赛。双方各10名队员，巴巴轮流在每一边任第11名队员，为两方打球。最终打成平手。

板球赛结束后，用茶点。巴巴说：“因为自我，才有万物。自我消除，万物消失。你们有谁明白其意或体验之？谁都没有！只有罕见者体验之。”

巴巴同他们打牌，下午5点回萨塔拉。从奥兰加巴德召来卡瓦里歌手，晚间7点半至11点半，在格拉夫顿举办卡瓦里节目。巴巴顶礼每个在场者的脚，当天活动就此告终。次日，外地人离开萨塔拉返家。

乌达拉的板球赛打得辛苦，之后多日所有参赛者都肌肉僵硬酸痛。实际上巴巴致信每个人，问他们赛后有无疼痛。奇怪的是，个个回复说有各种疼痛，有几人轻微发热。

6月23日晚上，巴巴由埃瑞奇、拜度、宝和库玛陪同，行至伊斯拉姆普尔、戈尔哈布尔、桑格利和米勒杰，再度联系玛司特。玛司特工作后，巴巴于次日早晨8时返回萨塔拉。

从6月26日星期天至30日，巴巴在嘉尔别墅继续同凯克巴德闭关工作，上午两小时，下午一小时。

6月30日下午2时，至次日下午2时，巴巴在格拉夫顿禁食，仅饮水。

7月2日，巴巴在嘉尔别墅同凯克巴德工作一个半小时。

7月4日至10日，巴巴继续同凯克巴德工作，开始部分禁食。早6时只饮茶，11时米饭豆糊。之后不进食，直到次日早茶。

1955年7月10日星期天，沉默日，男女满德里全体保持沉默，这

天仅吃一餐。印度、巴基斯坦、欧洲和美国的爱者亦受令保持沉默，但不禁食。

在萨塔拉，按照巴巴的希望，也像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其它地方一样，从5月1日起不间断地念巴巴的名，由满德里轮流念，直到7月31日。一天，宝和库玛陪巴巴从嘉尔别墅到格拉夫顿之后，宝在别墅坐下念名，因为已过了他的指定时间，也没时间回花梨木屋。他闭上眼，开始念“噢姆-帕若卜拉玛，帕若玛特玛”，可思想总开小差。他很泄气，一时心想：“这样机械地念神名，有何用？”

同时，巴巴已回到嘉尔别墅，悄悄站在宝身边。宝眼睛闭着，不知巴巴在场，可过了一会儿，巴巴拍拍他的头。宝睁开眼，惊讶地发现巴巴站在他面前。巴巴问：“你的思想飘哪儿了？神名应该全心持念！”

宝答：“我控制不住心，巴巴。越努力念，越心不在焉。”

巴巴说：“这种佳怕没用。神听不见。不过，因为是我令你做的，责任在我。所以我一听到，就过来提醒你，要真诚地做。”

接着建议：“别担心念头。心不由你掌握。你念神名，是因为我叫你念。你在服从我的指示。这才重要。”

巴巴进一步解释：“你在蚊帐里，蚊子就叮不到你，虽然它们可能在帐外嗡叫，你也听得见。它们咬不住你，伤不到你。念头就像蚊子，如果你给心灵周围挂上爱我想我的帘布，念头就无法伤及你。因此别担心念头。只管想我爱我。我在此保护你。”

下面的重要事件也涉及到执行大师的希望。这发生在巴巴初到萨塔拉时。巴巴召用美赫吉的车，其司机从孟买开过来。途中遭遇车祸，司机重伤，急送附近瓦伊的医院。消息传到萨塔拉，埃瑞奇急忙穿戴准备，这时巴巴却给满德里发起甜点。叫埃瑞奇来领帕萨德，他却顶嘴：“那可怜人都快死了，我还吃甜点？”巴巴静默不语，只是把他那份递给他。

埃瑞奇出发后，巴巴对其他满德里评论：“即便这种感情，在我的命令面前也无一席之地。违背我的意愿，还有何价值？让我愉悦非同寻常，记住这点很重要。有谁能像我一样关注他人？一切皆在我手中，执行我的希望，一切都好。”

埃瑞奇和彭度赶到医院，发现司机已被妥善照料。

7月13日，巴巴同埃瑞奇、拜度、韦希奴和库玛，离开萨塔拉前往孟买，联系几位玛司特，直到午夜。由于从孟买开来的纳瑞曼的车，

在赴萨塔拉途中出了故障，巴巴一行乘当地出租车前往。次日巴巴带美赫吉从孟买驱车到美拉扎德。又从美拉扎德到美拉巴德，巴巴同玛司特阿里·夏工作。当天回返萨塔拉，于 15 日午夜抵达。

7 月 17 日星期天下午 2 时，巴巴率埃瑞奇、彭度、拜度和库玛，到 49 英里外的帕坦，联系一名印度教的圣人。他是拜度发现的，巴巴表示他是个高级玛司特。当晚 6 点，返回萨塔拉。

接下来 12 天，直到 7 月 30 日，巴巴在嘉尔别墅同凯克巴德闭关。期间，库玛被遣返德拉敦。

1955 年 7 月 31 日星期天，巴巴为 51 位穷人洗脚，他向每人顶礼之后，给每人一份金钱爱礼。

这天，在安得拉的一处僻静地保持沉默 14 年的萨度，毛尼·布阿，被召到萨塔拉。巴巴要他念祈祷词“噢姆 - 帕若卜拉玛 - 帕若玛特玛”，在巴巴面前打破沉默。之后，巴巴命他念同一句“噢姆 - 帕若卜拉玛 - 帕若玛特玛”40 个昼夜。之后，叫他放弃沉默，开始正常说话。但毛尼·布阿热衷于继续沉默，巴巴终于批准。

三个月的闭关工作就此结束，巴巴对所做工作表示满意。

孟买和萨塔拉达善

巴巴同意在孟买施达善。对前来达善者，巴巴捎话让大阿迪做个告示板，写上1955年5月1日发布的《25号生活公告》中的一段话：

我超越了一切的承诺、约束、保证和安排。因此，谁都不应在任何时候或以任何理由，向我要求任何物质或灵性的东西。我会在我认为适当的时间，为每一个和一切人，做我认为最好的。

大阿迪奉命让人做好公告牌，送往萨塔拉。巴巴指示宝，在孟买举办达善活动期间，把牌子挂在脖子上，向来者醒目展示。

1955年8月13日凌晨，巴巴离开萨塔拉赴孟买，埃瑞奇、彭度、宝和阿娄巴随行。途中，在普纳（孟买路24号）伽德卡家稍停，并在此等候的大阿迪，还有佳尔，一同前往孟买。

宝因值班，出发前未能在萨塔拉用茶。巴巴叫他在伽德卡家喝茶。伽德卡之妻谷娜荅，给大家上茶。之后巴巴在另一个房间同伽德卡谈话。谷娜荅还做了饭菜请宝吃。宝想起巴巴的命令，谢绝。可阿娄巴欣然接受；正吃着，巴巴出现，严厉训斥：“你没饭吃吗，要来这儿吃？在萨塔拉，你言称从不在别人家吃东西，还抱怨宝在苏喜拉家吃布佳。现在我明白了你说话的真实原因。你不是因为我的命令被违背才抱怨，而是因为自己没吃到布佳！那时你表现自己的诚实；这会儿却吃得像猪一般！”

如此敲打阿娄巴好大一会儿。之后大家继续赶路。下午抵达孟买，巴巴住阿厦那。纳瑞曼和阿娜瓦丝为巴巴一行做了最佳安排。在场者除了达达禅吉一大家人，还有迪娜塔拉提和两个女儿，佳尔和朵丽·达斯托，吉姆·米斯特里。德希穆克博士也从那格浦尔赶到。

下午5点，巴巴到房间休息。宝守卫到凌晨4点；接下来2小时，是阿娄巴值班，至6点。之前阿娄巴从未守过夜，这是第一次。巴巴指示宝“他来时通知我，安静坐着，别弄出丝毫声响。”凌晨4点阿娄巴来了，宝交待过巴巴的指示，便去隔壁房间。

可他刚躺下休息一小会儿，阿娄巴就来找。宝去见巴巴，巴巴愠怒问道：“你没告诉阿娄巴？！他弄出那么大声响！”

原来，在阿娄巴动时，椅子发出吱嘎声。宝又对他解释，要静止不动；然后回屋休息。可15分钟后，阿娄巴又来了，叫他去见巴巴。巴巴再次抱怨阿娄巴弄出声响。如此折腾到凌晨5点——宝得起床为达善活动做准备的时间。

8月14日星期天，早晨7点，公众达善开始。宝站在阿厦那门口，颈上挂着牌子。新来者见此奇观，纷纷大笑。

除了全体孟买爱者，还有来自瑙萨里、巴吉瓦、苏拉特、巴纳加尔和巴罗达的很多爱者，近1000人在场。达善过程中，巴巴和有些人议事，和另一些人开玩笑，听奉爱歌。巴吉瓦的哈瑞拜帕特尔，瑙萨里的巴丘拜索尼，为巴巴各唱一曲。苏拉特的拉维堪特·拉瓦讲了个故事，其他人讲不同的轶事。达善持续一整天。

吉姆·米斯特里的幼子，美赫文和法鲁，跟母亲罗姐前来。巴巴给美赫文一只苹果，孩子喜笑颜开。巴巴逗他，几分钟后又把苹果夺走。美赫文恼火，说了句不恭之言，对此巴巴和众人开怀大笑。巴巴又把苹果还给他。

当宝将人们怎样嘲笑他挂牌子的事告诉巴巴时，巴巴笑道：“这样好。我喜欢。你可知我的处境？你只是颈上挂牌子，可整个世界都挂在我颈上！”

索拉伯吉·斯甘坡瑞亚为当晚的卡瓦里活动租了梅塔礼堂。200名爱者聚集，巴巴来到，听了一小时演唱，便回阿厦那。

因头天夜间的干扰，阿娄巴被解除守夜职责，宝只得整夜值班。8月15日上午，巴巴启程去萨塔拉。途中，按往年的惯例，在达达尔区的纳罗吉·达达禅吉家稍停。接见全家人，用了一小点（纳罗吉的大儿子）诺泽端来的食物，随后和满德里离去。

在萨塔拉，8月18日，巴巴和凯克巴德从早晨7时，一起静坐6个半小时，禁食12小时，令满德里念神名1小时。下午6点，巴巴叫来全体满德里，并逐一向他们顶礼。

在萨塔拉的满德里住处附近，有一所女子学校。克里希那·奈尔来守夜时，要路过该校。有个女生向克里希那索要巴巴的马拉地语书，他便给了她一本。女孩的几个朋友见她同克里希那讲话，决定开个玩笑。一封马拉地语情书寄到学校，收件人是那位女生。校监怀疑克里希那，将此事报告巴巴。巴巴接见了校监，解释说，克里希那是南印度人，不

懂马拉地语。尽管如此，巴巴告诉校监：“虽然我知道克里希那没做什么错事，但因你怀疑，我决定遣他回家。”女校监满意而去。

之后，巴巴对克里希那解释：“这件事很不好。有损我的形象。你最好离开。”

克里希那目瞪口呆，一时怀疑美赫巴巴是否是神。他流泪抗议：“我无辜，巴巴！您知道真相，仍然打发我离开？”

巴巴答：“罗摩也知道悉妲纯洁，却遣她进入丛林（注：这发生在罗摩杀死绑架王后悉妲的拉瓦那之后。民众认为悉妲被奸污，要求驱逐之。罗摩知道她纯洁，但迫于民众的反对，将她流放丛林。巴巴后来解释，每一位阿瓦塔皆有一个弱点或犯一个完美错误；虽知悉妲无辜仍流放她，是罗摩的弱点或错误）。所以我也知道你没做错事，但我为自己的理由，让你离开。我会一直关注你，内在帮助你。”巴巴遣克里希那·奈尔回马拉巴尔老家，从此克里希那不再作为永久满德里成员伴随巴巴，尽管多次被巴巴召回。（注：1955年11月美拉巴德撒晤斯期间，召克里希那·奈尔到美拉扎德生活一个月。之后多年，他也来参加各种达善活动，但巴巴总是叫他活动一结束就回家。）

克里希那离开后，守夜由萨瓦克·考特沃和宝分担：萨瓦克值到午夜，宝从午夜值到早晨5点。

在萨塔拉，拉诺按照巴巴指示，绘制一幅《神乃真实其余皆幻》图。有艺术天赋的拉诺，在巴巴指导下绘制了多幅图表。

娜佳为巴巴和女子们做饭。一度，巴巴让她每天穿不同的男装。这期间，萨瓦克生病，整夜由宝守卫。晚上宝来，巴巴对他说：“维诺·巴韦（印度著名宗教和社会领袖）今天来达善。”消息让宝吃惊，但很快看见维诺巴来了。不过那只是乔装的娜佳，酷似维诺巴，宝被唬弄。

玛妮忙于和西方通信（注：玛妮从1955年至1969年的通信后来出版，题名《家书》）；美媚和美茹服侍巴巴个人。高荷总有各种医务和家务（虽是医生，她还做很多杂务，比如准备采购清单和照管佣人）。玛妮照料宠物犬彼得，此犬爱和她们住所附近的温顺松鼠嬉戏。美媚悉心照料雌马希巴。巴巴每天亲自喂希巴胡萝卜，希巴则伸长脖子吻他。巴巴很爱希巴，经常吻它。

有一名洗衣工和妻子儿女，住在格拉夫顿附近。这家人整天吵架，巴巴召来当事人，叫他们坐在跟前，进行调解。尽管这个时期巴巴不见

任何人，但这家穷人却有幸常来。洗衣工有 14 个孩子，争执主要在他和大儿子之间。一次，父子又吵架，被巴巴召来。父亲告诉巴巴：“只要您下令，我立马就去本特尔布尔，只穿件腰布！这难道不就是服从？您要是叫我这个不中用的儿子去，看他去不去！”他们的做派让巴巴开心。逗留萨塔拉期间，巴巴几乎每天接见这家人。巴巴还指示，他们有人生病，高荷必须为其治疗。

鲜为人知的是，另一名郎中也在给萨塔拉居民治病。拜度，多年前在伊朗，曾靠祈祷巴巴并使用煮蒜油，行医治病。在萨塔拉，他坐在住所远处的树下，每天会诊 70 至 80 位患者。不管什么病，拜度都给同样的药，快速了事。自己则在半小时内回花梨木屋。

花梨木屋附近，住着一名基督徒外科医生，其幼子患慢性咽喉病。医生竭尽所能为孩子治疗，却未见效。一日拜度作客他家，医生太太对他讲起孩子的病情。拜度立即对男孩用蒜油“药”，神奇的是，不出几日孩子痊愈。

9 月 5 日是彭度的生日。当晚，满德里坐在花梨木屋，琢磨如何庆祝。他们的食谱是中午米饭豆糊，晚上蔬菜面饼。未经巴巴批准不能开小灶，所以食物不在考虑范围。大伙儿决定为彭度上演一出幽默剧。

未经宣布，那位外科医生的佣人突然出现，提着满满一盒新做的甜点。问：“大夫先生在哪儿？”有人指了指尼鲁和邓肯，来者却说：“不对，不对，是那位去外科医生家的大夫。”因无人知晓拜度的秘密活动，都不明白指谁。这个当口，拜度进屋，那人说：“是他。我找的就是这位大夫。他治好了我家主人的儿子。这是送他的。”

点心足够全体享用，彭度生日欢庆而过。那位外科医生对拜度极大信任，有时候开车带他到医院，诊断他自己医治不好的患者。此事过后不久，巴巴让拜度停止行医。拜度的能力不在其药品，而在于他每次给患者看病，都持巴巴的名。

在格拉夫顿，巴巴的守夜人必须坐在巴巴房间外，听见他击掌时进屋。（注 1956 年美赫巴巴第二次汽车事故之后，才叫守夜人坐在房间内。）一晚，宝来守夜，巴巴照例警告：“别弄出响声；别移动；保持清醒！”这三项指令巴巴每天重复。之后，叫宝到屋外就坐。宝离开之前，要关上巴巴屋门，之后坐在外头椅子上。

通常，每 20 或 30 分钟，巴巴都会击掌；可这天夜里，两小时未击掌。

宝因同一个姿势坐着，腿发僵，而且蚊子叮咬——可他数小时一动不动。突然听见巴巴大声打鼾。宝以为机会来了，于是缓缓抬腿，未发一点响声。可他刚一抬腿，就听见巴巴击掌。宝进屋，巴巴问：“你为什么移动？”

宝惊呆了，答：“我腿麻了，企图伸伸。”

巴巴打手势强调：“你以为我睡着了，就动弹。但要记住，我即便睡着，双目仍扫视整个宇宙。那么远我都能看到，你这么近我难道看不见？切莫以为你在屋外，我就看不见！即便睡眠中，我也看见一切，听见哪怕石头呼吸！我的睡眠是有意识睡眠。”

还有一晚，蚊子特多，骚扰厉害。宝轻轻抬手挥赶。巴巴立刻击掌，责备他移动。守卫时，必须坐如石雕，甚至小便也得憋住。在巴巴身边守卫几近不可能；第二次汽车事故之后，守夜人必须坐在巴巴房内，甚至更困难。

在萨塔拉，有天夜里，巴巴击掌，宝进屋。巴巴打手势，举起双臂，宝以为巴巴想拥抱他，喜出望外，张臂接受拥抱。巴巴一脸困惑，问：“你这是干嘛？我叫你给我盖毯子，你却想坐我胸口上！”宝忍住笑，盖好毯子后，走出房间。

次日上午，巴巴告诉满德里：“昨晚，我感到冷，叫这个人进屋，给我盖毯子——他进来就拥抱我！吓得我心怦怦直跳！”对这场误会，巴巴和众人大笑。

另一次，宝在巴巴身边守夜，脑子里出现个念头：“你必须写书。”宝震惊，可接连几分钟一遍遍听见此言。当时宝不懂其意，4年后巴巴才提及写书之事。这个时期只叫宝回复信件，偶尔写篇文章或讲稿。后来，1959年，将写书任务交给宝。

9月16日，在嘉尔别墅开会，商议在美拉巴德举办一个月撒晤斯之事（注：撒晤斯指同大师亲密相处）。还召来大阿迪、萨若希、帕椎、美赫吉和纳瑞曼参加讨论。为让人人充分受益于同巴巴相处的机会、给全体提供更好的膳宿，并省去将巴巴的手势译成不同方言的冗长时间，决定在1955年11月举办撒晤斯，并将参加者分为4个语言组——古吉拉特语、泰卢固语、印地语和马拉地语，每组在美拉巴德逗留一周。

接着是通知相关人员，埃瑞奇的通讯扩增。巴巴原定邀请4组特选爱者，每组150人；可随着申请者增多，巴巴批准增加人数。为支付撒晤斯开销，向特定人员募资，而非全体。不过，最后还是短缺5000卢比。

这笔款由安得拉的卡纳克丹迪医生和库图姆巴·沙斯特里提供。

一如既往，活动的责任完全交给了彭度——老练的组织者。帕椎监管水电供应，韦希奴记账。宝协助彭度，负责帐篷内的食宿安排。

彭度早早提前离开萨塔拉，到美拉巴德安排事务，开始工作。同时，跟萨塔拉的通讯增加，阿迪的办公室很是忙碌。达图·美恒达格 8 月停止为阿迪工作，由费拉姆·沃金伯克斯瓦拉接替。费拉姆曾在美拉巴德生活 4 年，新生活开始时被遣往阿克巴棉纺厂，现在开始在库希如宿舍居住。

1955 年 9 月的最后一周，每日下午 2 点至 2 点半，巴巴给公众施达善，接见了许多人。达善于 10 月 1 日停止。

10 月 14 日星期五，巴巴离开萨塔拉，前往普纳的伽内喜金德花园。埃瑞奇、尼鲁和古斯塔吉随行。巴巴住在植物园达迪·科罗瓦拉的住所。当晚，阿娜瓦丝从孟买打来电话，报告弟弟飞机失事的不幸消息。一天前诺泽的飞机坠入海得拉巴的乌斯曼 - 萨伽湖，诺泽溺水身亡。阿娜瓦丝询问丧礼事宜，巴巴叫埃瑞奇回电话告诉她：“你和我接触如此之久，仍问我丧礼仪式？你们这些人怎么拿我不喜欢的事烦我？好吧，听着：如果找到诺泽的遗体，就运到美拉巴德，我来举办最高的仪式。”诺泽年仅 22 岁。

巴巴又致电（诺泽的父亲）纳罗吉：

神在考验我们，看我们的爱真不真。诺泽因爱我，将在灵性上获得我。所以要越来越爱我，从而保持愉快，因为那些爱我者永不死！

巴巴从伽内喜金德到宾德拉屋，洗了个罕见的长澡，并彻底洗了头发。之后，他头裹白布，赤足在走廊上踱步良久。又伫立在五位至师相片前，微微鞠躬，宣布：“我的纳罗吉赢了，我输了！”

这时，接到纳罗吉的电报，称：“我在您的意愿中欣慰。”巴巴高度满意。

后来，巴巴和帕帕·杰萨瓦拉开玩笑，谈起 1952 年帕帕为他订制铂金假牙之事。还对帕帕说：“约一年内，东西方还会有五位亲近者去世。其中有两位很亲近。”

巴巴随后离开宾德拉屋，前往美拉扎德。罗珊·萨达随行。到了阿美纳伽，巴巴在阿克巴棉纺厂停车，一一拥抱皆是爱者的萨达全家人，还进屋探望卧病在床的希琳和阿露二人。巴巴曾把自己的轮椅送给希琳用。巴巴还在库希如宿舍，简短会见了顾麦、琵罗佳和朵丽，之后前往

美拉扎德。

纳瑞曼、阿娜瓦丝和纳罗吉·达达禅吉，以及吉姆·米斯特里，为诺泽的葬礼来到阿美纳伽。10月16日星期天，在美拉扎德受到巴巴召见。巴巴逐一拥抱后，问纳罗吉：“假设我令你把诺泽送到英国，永不召他回国，你会难过吗？”

“不会，巴巴。”他答。

“那你现在为何悲伤？你想见诺泽？”巴巴指指自己的身体，打手势：“瞧这个，这就是诺泽！”

巴巴继续说：“我从不为任何死者难过。凡是口念我名、心想着我而死者，永远不死。我从不担心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损失。倘若我担心，则是为那些因经受死亡而疏远我者。那的确是他们的损失。为何不必要地难过？我的逝者活在我里面。这应当让你们高兴。为何不欢庆他的幸福？像你们这样爱我并知道我是谁者，你们只应该高兴才是——知道诺泽在我这里幸福。明白了这一点，你们可能会有任何哀伤，一定是仅仅为了自己，出于自私动机。你们不知，心中想我口念我名而死者是多么幸运。”

巴巴叮嘱阿娜瓦丝：“你要在最后一息念记我！”他们平静离去。纳罗吉的次子，达拉，已赴海得拉巴拉遗体。遗体于失事5日后找到，已腐坏。军礼后，遗体葬在塞康德拉巴德，未举行宗教仪式。巴巴获悉，于18日下午4时致电：

“我失去身上的宝石，诺泽。诺泽因爱我到最后一息，在灵性上得到我。让我们勇敢而不自私，欢庆诺泽的极乐。这样的灵魂向我们示范怎样去爱并配得至爱。”

在孟买住着一位名叫卡穆巴巴的大圣人。有好几年，巴巴通过在孟买读书的罗珊·萨达，间接地联系这位高道。指示她联系圣人，传达讯息，圣人也授述回复。一次，巴巴遣罗珊的姐姐杜恩去见圣人。美赫吉开车从普纳把她送来。杜恩按巴巴的指示，给卡穆巴巴戴上花环。圣人摘下花环，还给她，叫她给美赫巴巴戴上。杜恩来到美拉扎德，巴巴戴了花环，之后交给杜恩保存。1955或56年，巴巴捎话给罗珊，要她最后一次联系卡穆巴巴，之后不要再去。尽管巴巴常提到，卡穆巴巴是他很亲爱的印度七位圣人之一，却从未亲身接触过他。

巴巴在美拉扎德一直居住到10月18日，期间常去美拉巴德，同彭

度和帕椎商议撒晤斯安排。后来巴巴前往萨塔拉，揶揄来访的艾琳·科妮贝尔：“你这次的住宿安排在一间小屋，你得靠干面包维生喽！”艾琳信以为真，入住舒适的库柏屋后，才松了口气。巴巴在萨塔拉余下的日子，她一直住在那里。巴巴时而在格拉夫顿接见她。

在萨塔拉，还为满德里租了另一座房屋，叫做“拉吉古庐”。在这里巴巴同凯克巴德工作了数日。一天，拜度从孟买带来一位玛司特，不知姓名，是移居印度的阿拉伯人。这位阿拉伯玛司特到后，不肯下车进屋。他情绪不好，脾气暴烈，打起自己来。巴巴费尽周折才在车内联系他一分钟，随即遣他回孟买。

在格拉夫顿和花梨木屋两处房屋之间，有一所贫困学生宿舍。巴巴每天路过时，校长和学生们都站在路边致敬，深受他吸引。隔壁另一所宿舍的学生们却嘲笑他们。一次，这些学生围着宝，质问：“你是有良好教育的印度教徒，干吗放弃自己的宗教，追随这个帕西圣人？”

宝回答：“这本身就是个需要认识的问题。我在美赫巴巴身上看到超越宗教的东西，为这个原因跟随他。”

学生们天天拦路，用问题纠缠宝，假装对巴巴感兴趣。宝以为他们真心，就耐心跟他们交谈，讲巴巴的故事。

一天，巴巴向宝问起这些学生，宝讲到自己怎样努力把他們引向巴巴。巴巴纠正他：“你这个傻瓜！在石头上播种，天天浇水，将发生什么？没用。不会发芽，徒劳无益。

“对他们谈我有什么用？他们就像石头！其时间未到。不要再对他们浪费精力了。”

10月27日凌晨6时，巴巴率男女满德里离开萨塔拉，参加美拉巴德的撒晤斯活动。途中，到普纳的耶拉乌达中央监狱，再次探望贝利·费罗兹·兰德里亚，并在附近V·Y·阿伽希的家中施达善。

在巴巴第一次访问后，兰德里亚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得监狱当局的同情和善意，可他后来被想重见巴巴的强烈渴望征服。因巴巴常来普纳，他开始请当局准许他前往达善。被拒绝后，兰德里亚更加颓丧，开始辱骂看守和其他工作人员，批评并指控他们犯了种种违章行为。期间，纽瑟文·萨达碰巧访问监狱，监狱官请他帮忙劝兰德里亚规矩做人。纽瑟文被兰德里亚的真诚打动，建议当局邀请巴巴再次访问监狱。巴巴这次应邀前来。

在监狱对面的职工宿舍，住着一位叫阿伽希的男子。他受雇于中央监狱印刷厂，远在遇见美赫巴巴之前，是舍地赛巴巴的信徒。监狱前的道路两侧，站着穿制服的警员。阿伽希在宿舍前面搭起小遮篷。并在遮篷下的一端摆放两张沙发。一张沙发上是赛巴巴的大幅相片，另一张空沙发留给巴巴。在房前有一群人等候达善巴巴。

监狱当局特意接待巴巴做了安排。兰德里亚被带到监狱主要入口旁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外一尘不染，还饰以彩旗、绿叶和鲜花。官员和员工都恭敬接待并达善巴巴。之后巴巴慈爱地接见囚犯兰德里亚，拥抱祝福他。

接着，巴巴到阿伽希家，受到当地爱者接待。他坐在沙发上，给近300人施达善；其中有几位来自孟买。

之后，巴巴还在普纳访问了辛德的鞋店，施达善。哈比卜拉·贝格带来花环，为巴巴戴上，自忖：“巴巴对辛德多么眷顾！他曾是穷人，现在富裕了！”巴巴直视着他，微笑，什么都没说。从那一刻起，贝格决定做生意，几年后，成为克什米尔货品商，生意兴隆。

普纳达善之后，巴巴离开，回到美拉扎德，同女满德里住在一所房屋。埃瑞奇、拜度和（专为撒晤斯活动受召而来的）克里希那·奈尔，住在另外的宿舍。库玛也从德拉敦被召来，在美拉扎德住一个月。其余男满德里住美拉巴德，完全投入为参加撒晤斯者的膳宿准备工作。

1955 年美拉巴德撒晤斯

美拉巴德首场撒晤斯活动，已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1955 年 10 月 28 日至 31 日，巴巴每日从美拉扎德过来。已为四个不同语言组搭好寝篷和一个聚会篷。另外还有带桌椅的餐棚，供应茶水和早、中、晚餐。查干和夏哈斯特拉卜德负责安排烹饪，纳纳·科尔、保·纳图、卡纳克丹迪医生、兰格勒、迪拉吉·帕玛、弥奴·卡拉斯、阿狄·杜巴希和考伊亚·萨塔拉瓦协助。另雇有阿冉岗村民帮工。

对本次撒晤斯聚会，彭度安排得细致周到，尤其是食物。从阿美纳伽火车站到美拉巴德的交通免费提供。韦希奴和保·纳图管账；宝照看爱者的食宿和场地总体卫生；阿娄巴负责每天清晨的洗澡热水；尼鲁和邓肯担任营地医生；基申·辛和费拉姆·沃钦伯克斯瓦拉记录巴巴在聚会上的发言；大阿迪由瓦曼·帕达勒协助，管理阿美纳伽办公室，同时参与撒晤斯。拉姆玖同样。埃瑞奇不离巴巴左右，翻译巴巴的手势。巴巴弟弟佳尔、萨达希乌·帕特尔、纳瑞曼和美赫吉，以及其他全体满德里，都独当一面日夜忙碌。当然，是巴巴在监督每一个细节。

美拉巴德的荣光绽放，
至爱美酒渗透每颗心，
美拉巴德化作神圣酒馆。
虽有外在的便利和休憩，
内在的不宁却占据上风，
只有道上行者方能体验。

11 月 1 日星期二，澳大利亚的弗朗西斯·布拉巴赞和美国的邓·斯蒂文思到达。艾琳·科妮贝尔也受邀于 2 日晚来到美拉扎德。弗朗西斯三年前在美国初次见巴巴，这是他第三次来印度。曾来参加安得拉达善活动和 1954 年男子聚会。这次他为参加撒晤斯活动，来印度 40 天。此乃邓·斯蒂文思首次来访印度。他是苏非教徒，1952 年在美国初次见巴巴，因病错过 1954 年 9 月的聚会。这次来印度 10 天左右，参加撒晤斯。二人被安排在美拉巴德山上（现图书馆）住宿。食物由萨瓦克·考特沃照管，

萨若希从阿美纳伽家中送来。小阿迪和妻子芙芮妮陪他们用餐，提供各方面帮助。不过，弗朗西斯希望到下美拉巴德和其他男子一起生活，故在邓·斯蒂文思离开后，他搬下山。艾琳·科妮贝尔只在美拉扎德逗留两天参加撒晤斯，之后前往德里，打算在那儿和朋友们过冬。

巴巴为参加撒晤斯者授述的指示，贴在下美拉巴德大厅布告栏，让每人仔细阅读。内容如下：

美赫巴巴 1955 年 11 月所授指示

特别对撒晤斯周参加者，一般对全体同巴巴有联系者。我希望你们仔细阅读并吸收这些指示及附列条款，即：

- 1、1955 年 5 月 1 日的 25 号公告要点。
- 2、关于神与爱的两幅图表（拉诺绘制）。
- 3、为撒晤斯周捐款清单（不同印度信徒记录）。

任何人，也包括来参加撒晤斯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直接或间接地，向我要求好处、奖赏、金钱、工作、健康或其它物质东西，甚至不应要求灵性利益。最好是什么都不要。实在想要什么的话，首先应该考虑，自己是否具备所需的决心和勇气，去要巴巴的爱。若有那种程度的决心和勇气，就应当准备好彻底臣服，乃至实际放弃并丢开一切——身体、头脑和心灵。自我应当能够同时活着并死去。

对相信并感到我是阿瓦塔的你们每个人，我说根本没有必要向我要求任何东西，因为我定然最知道什么时候该为每一个和一切人做什么，该给每一个和一切人什么。

因此你们的信心和信任要求你们，同等地欣然接受我所给予或拿走的任何东西。当我将平安富足、金钱子女、名望声誉等赐予任何人时，他和别人都不应对此洋洋得意。他们只应关心让脑心集中于对我的确信——独一无二。

我既然自由地给予，也必然自由地在我认为最适当时拿去。这也意味着，当我从任何人那里拿走任何东西时，他不应大呼小叫，因为其关注也必须集中于我的实在，而非我拿走之物。

从万始之始我一直在说，现在说，到万终之终仍将说：爱神者成神。

我已来到你们中间，这是事实。有一天，全世界都将认识到：我如何而来，从何而来，和我所来目的。

我再次重申，我不是为在世界上建立教团和阶层，也不是为建立庙宇、清真寺、教堂和修道院而来。我乃是为接受爱之美，给予爱之福而来。除了神，一切皆幻——无论是打着宗教名义的仪式教规，还是世俗财产家庭金钱，还是自身躯体。除神之外，一切皆幻。

有些人为响应我对一切人的召唤——舍弃一切跟我——而来。有些人是为了灵性觉悟，有些人是为了获得安宁与逃避世间冲突纠葛，少数人则是出于对我的爱而证得我。前来我这里者自然依赖我，尽管如此，我，作为巴巴，则保持自由独立。

我用本着爱的精神来来去去的金钱，照看他们的需要。我以爱来接受怀着爱献给我的，同样出于爱而分发之。我既不通过奇迹获取金钱，也不涉足赚钱生意。有些人力所能及地捐献，有些人倾其所有献给我和我的爱之事业，不为钱而关心钱。

根据《25 号生活公告》对爱者和信徒规定的条件，巴巴说：

在没有我的承诺、没有对我的约束、没有我的担保之现有条件下，一定也使我的依靠者感到脱离了对我的物质依赖。这样，他们将能够保持一种为爱而爱的纯洁关系。

我现在希望在外表上是我内里一直所是的：完全为了爱并怀着爱，在爱中生活。以这种精神，全世界都能够和我一起生活，无论“今朝”及“明日”提不提供食宿。既然我是自由的，不受约束影响，我也没有必要为他人操持。现在我希望爱在外部主宰，一如它总是我内里主宰。

爱怎能解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解释爱与服从的方式。因此对其理解永无止境——除了通过基于爱的服从，通过爱本身。所有伟大的圣人、导师和大师，都用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讲同样的东西，强调为爱而爱；做不到的话，就在爱的事业中服从。

要做到自发臣服，必须将生命置之度外。必须时刻准备好将脖颈置于至爱命令的利刃之下，就好比取下头颅，以便将之完全置于大师足前。服从应该极其彻底，乃至一个人对可能性的觉知不亚于对不可能性的无视——恰如诗人哈菲兹之设想：

“我被绑在筏上扔入大海；

又被警告当心莫弄湿衣衫！”

然而，即便这一切都没有也无法解释，对随时准备好爱与服从

所要求的程度。事实上，本次撒晤斯的三个原因之一，就是帮助你们领悟爱与服从的真正含义。

你们心中必须对本次撒晤斯有个清晰概念，乃至彻底忘掉我的宣言、讯息和语录之类东西。这不是兑现、给予或打破过去和未来诺言的场合。你们必须从心中抹去我在主席台和你们坐我前面的画面——如你们大部分在场者经历过的。

我希望你们在完全不同的氛围中，和我一起、在我身边、在我面前，以便你们能自由地呼吸我亲身在场的气息。我们必须像在同一屋檐下生活般亲密相处，不为别的，只为彼此一起生活，并为彼此而生活。

不要期望任何活动、会议、时间表、节目、议程或例行计划。在我同你们一起，游戏、坐、散步、打趣、商议正事或听故事的整个时间，你们在我身边即可。我希望你们和我一起，过我日常过的生活。

不期待你们阅读、学习、静心或祈祷，但要你们像在家人和朋友中间般，无拘无束地和我一起。我希望你们自然坦率，抛开社会生活中常见的表面礼节。在我身边，观察我，被我观察，你们将自动学到并丢掉许多，这是再多的教导也无法传递的。总之，本次撒晤斯活动有三个原因：

第一：让你们最亲密地伴随我，以便在我们之间带来一体感。

第二：帮助你们理解爱与服从，让你们吸收一切生命背后的无限存在之甘露的这些孿生方面。

第三：向你们示范怎样做传播爱的工作。

无论我做多少解释，你们都不会真正明白，过去 12 个月对我身体造成的巨大压力。至少是身体上精疲力竭，但我打算为整个撒晤斯月进一步辛苦，以使你们完全铭记一些要点。对有些要点我必须再三深入强调，不仅为能够在我身边的你们每个人，也是为其他所有爱我服从我者，并且为此时此地不明显的其他原因。这些要点，你们必须通过上述的撒晤斯三原因加以领会。

所以，这七天当中，最重要的是，忘掉你们的忧虑、舒适、不便、家庭和生意。总之，忘掉有关日常生活的一切，除了你们此刻跟我一起的生活。我说过，我是以自身额外辛劳为代价，提供这次撒晤

斯——为了所有爱我并服从我者，包括那些未亲身在场者。

撒晤斯期间，你们从我这里期待的阐释，将仅仅涉及四点：

爱；

服从；

传播我的爱的工作；

摆脱那些依赖我者的表面束缚。

我希望你们都特别注意，如果你们每一位不仅拥有，而且从头到尾阅读并消化《神曰》——作为我此类著作的最后一部，我将感到满意。如果你们中有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负责把这部著作翻译成尽可能多的语种，以方便那些不能阅读和理解英语的人，我将同样高兴。

古吉拉特语撒晤斯

11月3日，由97名爱者组成的古吉拉特语组，抵达美拉巴德。他们来自孟买、普纳、苏拉特、瑙萨里、巴吉瓦、德里、德拉敦和卡拉奇。参加次日开始的伴随大师撒晤斯。

11月4日，撒晤斯的第一天，巴巴从美拉扎德来美拉巴德，途中在阿克巴棉纺厂带上美赫吉·萨达。继续赶路。突然一头水牛跑到车前，埃瑞奇急刹车。车打转，差点冲入路旁沟中。

巴巴问：“有谁持我的名了？”

埃瑞奇说：“我在和您说话，对于我，不存在持您名的问题。”

卡卡·巴瑞亚说，他专注于照看巴巴的个人用品。美赫吉·萨达说，既然和巴巴同乘一辆车，无需念巴巴的名。

巴巴提醒他：“即将发生意外时，要记住总是持我的名。”

上午8点20分，巴巴同满德里到达美拉巴德，受到欢呼。巴巴在聚会篷内就座，问候大家的健康和食宿情况。还问是否都读了寄发的指示，看了拉诺的《神是真实其它皆幻》图表（注：巴巴对图中说明部分的原位置不满意，重新修改。见英文版《神曰》164-166页）。接着说：“我昨晚一夜未睡。”

拥抱过大多数聚会者，巴巴开始解释撒晤斯的意思：

撒晤斯的意思是在身边，相互见面，一家人般相处。然而，我和你们一起，与你们和我一起，却非一回事儿。恒久以来，巴巴和每一个人同在，可在这儿，你们都必须和巴巴同在，忘掉别的一切。念头会来，念头会去。我们控制也阻止不了。怎样控制念头？通过失去你们自己，努力沉浸于巴巴的撒晤斯，这样它们自动来去，你们却意识不到。

这样做六天。至少在六天中，完全忘掉你们的声望、知识和灵性。努力观察最小的细节，分析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我希望你们心灵纯净开放，让我步入。最重要的一点是，忘掉你们的困难——家庭、财务、健康等，仅仅专注巴巴的爱。

不要期待奇迹。切莫以为，你们来到这儿，就会解决所有的困难，你们的麻烦就会了结。我跟这种事情毫不相干；对这种问题没有钥匙。不要冀求祝福以获得健康财富。你们若是为改善健康而来，反而会失去。我从最高状态下降，是来把我的爱赐予你们。其余皆幻相。除了我的爱，不要期待任何东西。

关于爱有长篇赘论，可要获得爱并不容易。极少、极少人寻得。倘若你们真爱我，就不会还在这里，因为那样的话，你们的真爱已经让你们证悟我的真实状态。聆听我所说的，别像哲学家般思考！你我之间没有帘幕。唯一的帘幕是你，你自己。

“你，你自己”是什么意思？你感到饿，会说“我饿了”，不舒服时会说“我病了”，等等。这个“我”就是帘幕或面纱。一旦帘幕消失，你便证悟生命一体——证悟你自己就是那。正是因为这个自我帘幕，我们才陷入这么多困难。

怎样去掉这个帘幕？出生百万次也去不掉。你们都感到我是“那”，却意识不到我的真实状态。原因是，你们没有以应有的方式爱我。

这六天，我希望你们全体一直亲密陪伴我——像满德里那样，并观察我的日常活动。没有人真正爱巴巴，甚至满德里中间也没有，尽管他们跟我生活多年。他们准备好一见我示意，就把生命献在我足前；但却没有我要的那种爱。尽管没有爱，他们仍然和我在一起。倘若有那种爱，他们就没有什么要服从的了，因为他们会已经合一。服从必须是百分之百，才能胜于爱。

巴巴解释了哈菲兹的一句诗，其中大师说“服从就是服从，没有疑问”。又补充说：

你们应做大师的奴隶，甚至不假思索地服从。如果我令谁杀掉自己的孩子，他应不假思索地服从。

我解释了这么多；现在，你们的良知接受对我的服从吗？你们的心灵准备好服从吗？世俗人来，向我献花环，膜拜我，求我赐福。我不是为那而来。我的话是对全体——满德里，还有今天在我身边的你们所有人。向我顶礼、做阿提、膜拜，不是我来的目的。这些行为对圣人都还行。对我却不同，行不通。我期待更多。

为什么召你们来此？我是来接受你们的爱的，我希望你们不折

不扣地服从我，以便能有意识地体验我。倘若那不是你们的目的，那么你们就是来野餐的！今天我想说出一切，往后我们就可自由了。巴巴活生生的体验是，惟有一个实在，其它皆幻相。我们所看见所体验的这一切都是什么？我们在此逗留，我给你们阐释，甚至我作为阿瓦塔，皆是梦幻。每天，你们做梦；每天，你们醒来，反复体验同样的梦。

你们都在睡眠，在睡眠中梦见我。我告诉你们，你们在做梦，你们回答：“巴巴，您在这儿，我们看见您；怎么会是梦？”然而，凡是你们在此体验的，皆是梦。当你们在实在中醒来时，将体验到这一切皆是梦。

孩子出生，随着成长，意识也增长。从童年到青年、中年和老年，但他想都不想自己从何而来、为何而生。生生世世就这样度过。他只想世俗事物，从不想真实之物。罕见有人真正觉醒。这个梦太过漫长。

哈菲兹说：

“千万个爱者因爱神
在尘土中打滚，
却难得有一个证悟。”

一个人需要很多周期才获觉悟。经典说人经无量劫才得到神。然而现在到了服从我者证悟我的时间。

重要的是愉快地服从我。那若是不可能，至少要服从。假如我叫劳先生杀掉儿子，再假如他没有愉快地做，但毕竟做了，他仍将得到我。你们扪心自问，看自己是否准备好如此服从。如果你的良知未准备好，该怎么做？

一切皆是心的游戏。我若愿意，会让风琴自动演奏。人们会把我视作神，会准备好臣服于我。可这不是献给我的，而是给演奏风琴的。如果让死去的儿童复活，人们才准备服从——这则是对孩子复活的服从。

苏拉特的拉维坎特拉瓦尔讲述了曾经见证：某地有个爱者旱灾期间，持美赫巴巴的名成功祈雨。巴巴评论：

我们无需怀疑他的话，此乃他亲眼目睹；但事实依然是，我对此一无所知，什么都没做。

诺泽·达达禅吉爱我。他全家爱我；他去世时，他们没有悲哀，而是服从我的意愿。

你们都以某种方式感到我真正伟大，却无有意识的体验。在知道我之后服从，没什么伟大的。在不知我的真相时服从我，才是真正伟大。头脑会反抗这种服从。

凯克巴德·达斯托有一些体验，获得阿南达（喜乐）。他说知道我是谁。假如我叫他砍杀家人，他也会欣然从命，因为他知道巴巴了不起。不过，在尚未有意识地知道我的情况下服从我，会使你们比我更伟大。我无论说什么，皆真诚地说。不折不扣地服从我是不可能的。我要是处在你们的位置，也难以服从。所以，关于不知我的真实状态而服从我，我能说什么？

如果服从不可能，还有一个方法——净化心灵。有三个方法：

第一是服从；

第二是净化心灵；

第三是无私服务。

净化心灵很难。怎么净化？不是舍弃世界，过隐居生活。可在世俗生活的同时净化心灵。假设你发怒，有坏念头。怎么做？要做的是，让念头来去。别阻止它们。嗔怒有时候可以说是好事。你激动生气，如果不表达出来，就有机会思考为何发怒。你心生淫念。它们会来。让它们来。但不要付诸行动。念头不来，没什么了不起。它们会来。但你不应阻止。经过（动物）低级阶段的意识进化，人心因印象而屈从于嗔、淫、贪。由于这些印象，我们才有这些念头。你可暂时阻止它们，但它们肯定会表现出来。这些印象通过念头来表现或消耗自身。但你如果付诸行动，便制造束缚。然而这个束缚是在大无幻相中。一切皆零。

你突然发怒，若不表达嗔怒，会发生什么？你头脑愤怒，却不让心灵知道。对此有个方法，就是不表现——不表现念头。你一感到愤怒，就立刻想念巴巴，心灵就不会受嗔怒影响。对淫念也要这样做。全心全意地念记巴巴。这是最了不起的事情。在激动时念记我，绝非儿戏。假设你忘了想念我，还有第三个方法——无私服务。你若是不能服从巴巴，就净化心灵；若是发怒生气，就念记巴巴。

遵循外部宗教仪式，净化不了心灵。此乃琐罗亚斯德的三原则

精华。这些原则是巴巴在琐罗亚斯德的阿瓦塔时期，亲自阐明的。也就是善思、善言和善行。做圣线仪式时就真诚地做。一个不洁念头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崇拜神，而在崇拜此念。

我想起童年一件事。一次母亲要我去火庙，而我却想打弹珠放风筝。在她坚持下，我到了火庙，拿起《阿维斯陀》（琐罗亚斯德教圣典），只是翻书页，自我安慰说祈祷过了。但你要向神祈祷，就真诚地做。为安抚母亲我履行了责任，但没有乐趣。还不如不做仪式和祈祷。但如果你想做，就真诚地做。

如果连无私服务也难做到，还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总是念记我。如果这个你也做不到，那至少要记住，在最后一息之前想念我。但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从今天开始念记我，不然，你在最后一刻则无法做到。

今天就谈这些。明天我将解释布告栏中其余两点指示。接下来三四天我们就会自由地过自由生活了。

应巴巴要求，考伊亚以优美的嗓音念诵了《巴纳姆-埃-耶兹单》（《以全能上帝之名》）祷文。巴巴还让人解释了英语译文。上午10点半左右，瑙萨里的巴赞团唱起奉爱歌曲，直到11点，休会用午餐。

午餐后，12点半，巴巴把没有午休者召到下美拉巴德大厅。大厅内，巴巴从北向东大步快速来回走动。巴赞重新开始之前，拉维坎特·拉瓦尔讲了四个聪明盗贼的故事。

巴巴评论：“生活在世界上的五个盗贼（指当代的五位至师）偷走人们的心，也定期将我从最高状态偷下来。”

约一小时后，巴巴让数百名阿冉岗村民前来达善，大多数是撒晤斯月雇工的家属。长长的一队男女老少，载歌载舞从村子来到聚会遮篷。叫他们不要触摸巴巴的足，只是在列队经过时，触摸一下主席台上巴巴的座椅。巴巴首先迅速达善自己——用右手触足，再触额头。在村民开始达善之前，萨考利的高达乌丽·麦到了。巴巴叫她坐到他身边椅子上。活动开始，巴巴接受村民带来的许多花环和椰子，并给每个人发帕萨德。之后高达乌丽·麦离去，巴巴走回大厅。

全体到场后，巴巴说：

我希望每组有一人从2月15日起禁食21天，只能饮水，持续念我的名。靠水禁食21天算不上伟大；许多人这么做了更长时间。

但呆在一处，不断地念我的名，声音只有念名者能听到，的确很难。

即使对巴巴来说也难！

巴巴叫有勇气做者起立。有几人站起，巴巴选了五位：霍桑·巴如查，弥奴·卡拉斯，布焦·梅塔，埃瑞奇·卡拉迪亚和弥奴·卡姆巴塔。指示他们：

21天呆在一个地方，除了水，不吃不喝，低声念巴巴的名，不睡觉。后面我会进一步指示。神耳耳聋。如果你们默念我的名，我听不到，因为我也耳聋！无论发生什么，生病还是其他困难，你们都要忠实地遵守我告诉你们的话。

巴巴微笑着问聚会者：“你们能让我早点离开，下午5点去美拉扎德吗？”

众人齐呼：“不行！”

“好吧，”巴巴说，“我尊重你们的愿望……我5点不走，4点半走！”

又是一阵抗议，最后决定巴巴5点半离开。实际上，巴巴本来是打算6点出发的，但他以一贯的精明缩短了半小时，同时又使人人满意。

巴巴接着谈到《神曰》在美国出版之事。打手势用古吉拉特语说：

《神曰》不久就可买到。此书独一无二。我在书中解释了许多东西；不过我仍然在此做一简要解释，以便你们都可能理解。

永恒以来，我们皆一。对此我们不知道；我们意识不到。但在永恒中，我们是一个无限海洋。我们都是这个海洋的水滴。

每天都发生什么？我们从醒状态入睡。进入酣眠之前，我们经历梦状态。醒来之前，我们经历同样的状态——从酣眠到梦状态，从梦到醒状态。酣眠时，你忘掉一切；什么对你都不存在。此乃原始状态。每天我们经历这个状态，醒来——经过梦状态之后，在另一个梦状态（这个浊世界）醒来。

怎么办？对这种每天进入原始状态并在这个梦状态醒来，应该做些什么。在我们的原始酣眠状态有一体性，可我们一醒来便意识到二元。这个原始酣眠状态没什么用。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在原始状态醒来，只有那时才会体验我们是一。

此乃永恒极乐状态。在这种极乐之前有什么？惟有这种永恒极乐。尽皆极乐、极乐。有意识地意识到我们的原始状态、一体状态即是禅那——大知：此乃大能，此乃极乐。这个状态在末那乃息（心灭）之后到来。要获得该体验，一个人必须成为大师足下的尘土。

惟有我存在。怎样成为我足下的尘土？只有一个万全之策——通过无保留地服从我。照我说的做。成为尘土一般！即便我也没有那种勇气。但世界上确有少数人沉浸于神爱狂喜。

你若不能服从我，就不断地念记我。若是那也不可能，那么至少在你最后一息之前，念我的名。诺泽在最后时刻持我的名。我的长兄嘉姆希德也同样做了——还有嘉尔·科罗瓦拉、美茹·达玛尼亚等。只有英雄才能在肉身中臣服我。阿冉岗村民为世俗欲望来求我祝福，随即离去。我不是为那而来。我是为少数特选者而来，尽管我也必须照看全世界。我是为让你们能在人身中体验我而来的。

我从巴巴简那里获得神圣喜乐。之后九个月，为获得正常意识，我经历了难言的灵性痛苦；简直无法忍受。为了缓解，我会用头猛烈撞墙，乃至墙壁裂开！实际上痛苦本身并不存在。五位至师把我带下来时，给我罩上面纱。巴巴简揭开该面纱。我在那种状态呆了九个月，之后获得浊意识。此刻，我同时体验无限喜乐和无限痛苦。一旦放弃肉身，我只有极乐、极乐，因为除了极乐，什么都不存在。

自古以来，我一次又一次来，可见我有多古老！想想你们自己。你们也从远古而来，尽管如此你们依然同样。实在中无人来去；无人生死。要体验之，我们必须摆脱束缚。今早玩过凌阁恰（七砖游戏）后，我想起了这一切。

巴巴之后离开，去美拉扎德。

翌日，11月5日，巴巴于早晨7点半左右回到美拉巴德。他每天一到，首先在（大厅对面）小屋会见彭度、帕椎和韦希奴。这三位和负责食宿安排的其他满德里（查干、宝等），在撒晤斯期间因有职责不能在巴巴身边，却被给予另一种爱——充满苦涩的佳酿！当外地爱者纯粹享受酒馆喜悦时，这些满德里成员没有一天不被巴巴训斥。他们早晨和巴巴开完会，从小屋出来时，不得不强装笑颜，向人表示他们对自己的那份怎样满意。

上午8点15分左右，巴巴进入美拉巴德大厅。问候每一个在场者，说：“我昨日未拥抱者，现在上前接受拥抱。”德希穆克博士和保·纳图也在排队者中间，希望再次拥抱。巴巴向博士指出昨日上午已拥抱过，之后又拥抱了他。却拒绝再次拥抱保，说：“那样我将不得不再拥抱每个人。”之后，巴巴向德希穆克问起他的钢笔，大家发现，巴巴趁拥抱

时已悄悄从德希穆克的口袋把笔拿走！

对拉合尔的霍米·德赛，巴巴说：“你很久没来美拉巴德了。”

又向出席撒晤斯者解释：

感冒者应坐远些，以免传染给我。你们有人可能会问我作为阿瓦塔，怎会感冒。倒不如问我怎会感到饥饿，或需要休息！我想起多年前（1932年）在英国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和我一起的有禅吉、伽尼、大阿迪、卡卡·巴瑞亚和鲁斯特姆。西方人深爱我，想为我拍照。我没想到，他们会让我站在户外严寒中！可他们想让我穿便装拍照，我不好拒绝。他们无法想象我会感冒，以为阿瓦塔不会生病。在（1922-23年孟买）大师之家时期，即使冬天，我也只穿一件长衫走动。当时美拉巴德也相当冷。西方人让我站在户外。我说不出的有多冷。为拍不同姿势，让我到这儿到那儿。

今天上午我来大厅之前，在房间和彭度干架。撒晤斯活动所需的各种安排，一直由彭度计划、执行和维持。最初，决定每周只邀请150个参加者，总预算开支20000卢比，整个撒晤斯月期间，四场济贫活动用10000卢比。

我曾答应彭度，对原计划不作任何改动。可不久信件电报纷沓而至，参加者数目增涨，因为申请无法拒绝。安得拉的爱者证明他们是我事业中的真正工作者。在当地许多地方，我的名字已家喻户晓。在北方邦哈默坡地区，那些爱我和为我工作者的情况也同様。那儿的男女老少在日常生活中唱我的赞歌，无论在田间、家中、上班工作时，还是上学路上。

马哈拉施特拉邦组也超过250人。漏掉了许多爱者，我们只好接受他们。我对你们讲这个，是因为我们在撒晤斯期间，像一家人那样亲密相处。当人数达到200个时，彭度抗议了。彭度把济贫活动款从10000减到5000卢比。许可证现已停发。我对彭度解释，参加撒晤斯者远道而来，都是工作者和爱者。有一组人数可能达300个。随着人数增加，彭度在百忙中，还必须提前扩建住宿棚，增添床、毯、枕等等。济贫款额减至1000卢比。

瞧帮助是怎样自动来临。诺泽已来我这里，他给我留下1000卢比。这样总共2000卢比。去年我到安得拉施达善，接待委员会为之募资。扣除巴巴旅行费用，接待委员会剩余1200卢比，也捐给撒晤斯。我

不希望捐赠有附加条件。这样，南印度爱者接待委员会捐献的 1000 卢比，使济贫款增加到 3000 卢比。这会儿我们必须取悦彭度，努力从他那儿敲出另外 1000 卢比。那样总额将达 4000 卢比。

巴巴让人叫来彭度，说他希望至少从每组拨出 1000 卢比作为济贫款。巴巴打趣：“如果最后的马哈拉施特拉邦组资金不足，那周他们将只好吃酸辣酱面包（指便宜食物）。我会讲些灵性方面的东西，让他们高兴地答应，只吃酸辣酱面包就心满意足。我懂这招。”

众人大笑，彭度同意。巴巴让他扩建寝棚，条件是大厅内撒晤斯工作不受干扰。

巴巴对大家说：

明天上午 9 至 10 点是济贫活动。昨天我们谈到两点——爱与服从。今天我们谈“束缚”。我永远自由。可我一旦下降，就让自己受缚。想想你们运气有多大。那些渴望神者无缘见我的面，你们却有我的撒晤斯陪伴！所以充分利用这个机会。

我是高之最高，也是低之最低。中间状态是交谈、说笑、游戏。你们看见的只是我的肉身。我也同第一层面、第二层面、直至第七层面者在一起。我也同样无处不在，与万人万物同在，在万人万物内。万人万物与我等距离。人们逐渐地同我建立联系，与我亲密连接，并献出一切，完全依赖我。这个过程在每一个阿瓦塔时期重演。我对你们说的话，将不得不在另三组面前复述。我什么都不保留。

如我所言，这个过程一个接一个时代继续。那些亲近我者依靠我。我为了工作必须给他们命令。依赖与日俱增。我的每一次化身，都是同样情况。从前在美拉巴德，我们有几个机构。有钱了，我就用于这类设施，没钱了就解散。对于我没有永久之物。世界其他地方则不同。我每个爱者的心是我的埃舍。我怀着爱接受爱礼，怀着爱分发。可从现在起，我想摆脱所有这些自加的束缚。时间临近。不要把任何东西当成承诺。我超脱于承诺。我有个今朝承诺明日遗忘的习惯。

从 1956 年 2 月 15 日起，我希望远离这一切束缚。我有重要工作要做。我必须为那些依靠我的人准备一整年的生活费。对此有个计划。我在考虑摆脱这些自加的束缚，彻底自由，甚至不想有通讯，也不和一直在我身边者见面。我在考虑这些事情，也在考虑一项女

子专场活动。许多妇女写信致电提出这个要求，这股达善风潮现广为流传。召妇女儿童来这里不现实，我考虑在各地办两天的女子专场活动。还有关于我美国之行的传闻，只是几天的短暂访问，什么都还没有确定。从明年2月15日起，我将离开满德里。我手边有两月——12月和1月——为依靠我者作安排。我希望访问印度各地；甚至可能去西方。

关于第四点，传播巴巴的爱讯。安得拉工作者几乎涵盖了当地所有村子。北方邦哈默坡地区亦如此。男女老少都知道巴巴，爱巴巴。曾有一两个村反对，可某个恰玛卡（奇迹）使他们拥护巴巴的事业。那格浦尔那边，有德希穆克、纳纳·科尔、坡帕里，德里和德拉敦那边，有基申·辛——负责这项工作。基本上在印度各个地方，我的爱者都尽其所能传播巴巴的爱讯。

可这些帕西人！我感到，我是耶稣时，帕西人就是犹太人。犹太人是十字架受难的致因。这次我出身琐罗亚斯德教，这些帕西人使我想起往事。无疑他们中有一大批人爱我，这种爱弥补了其他人的冷漠。

在印度无论我到哪里，都被成千上万人所簇拥。这不是我要的那种爱。我想说的是，你们该怎样向人们传播我的爱，传递我的爱，使他们爱我，使他们懂得我是谁——你们该怎样做这一切？为此，首先你们都要做我的爱者。当你们去跟他人谈我，说“巴巴这样说”时，你们必须说明一切。要说真话，莫诽谤人，莫嫉妒人，莫仇恨，莫使人受苦——这一切你们必须告诉他们。你们会说：“巴巴说这样说那。”但惟有你们自己的良心清白，才能说这些。只有那样，你们才会给人们的内心带来转变，使他们把爱转向巴巴。

如果你们内心不纯洁，最好别抛头露面，莫发一语。保持缄默。无论世人崇拜或诋毁我，我不受影响。我的高之最高状态不会改变。你们要以自身榜样，向所有人表明，你们是我的爱者。即便一个爱者，只要是个真正爱者——是个真诚工作者，也能为我做许多工作。他能够改变全世界。如果你们都能那样，就会改变整个宇宙面貌。我知道，有很多人真诚地谈论我，努力向别人介绍我——可他们自己却向我大倒苦水。这就是虚伪！本次撒晤斯中，我们关系亲密，所以我告诉你们这些。我必须直言不讳。第四点到此为止。

另外一点：我放弃字母板之后，你们都知道我怎样传达思想的。（埃瑞奇解释，满德里努力领悟巴巴的手势，复述他的意思。）《神曰》是在字母板上授述的，是本好书。有位美国哲学家写了书评，还收到施罗德博士（基督新教神学家）的评论。书的出版印刷是美国的邓·斯蒂文思等人联系的。为让美国公众认识书的价值，邓他们想拍摄一段我用字母板授述的录像，以便大众看到我。他们希望显示巴巴是怎样授述此书的。之前拍过许多电影，但这次将是24毫米的电视录像。这种电视书评会有帮助，是不错的宣传。邓叫我使用一会儿字母板。你们知道，1954年10月7日我已扔掉不用。不过为了此书，我答应再用一下。我的天性是今朝承诺明日违背。自古如此。不会授述什么。我只是把手指放在字母板的一个字母上。

邓·斯蒂文思插话：“美国公众很精明，巴巴，那会鲜有效果。”

于是，巴巴同意，纯粹为了拍电影，次日用几分钟字母板。他说：“我将只拼写这句话‘过去12个月以来，我已放弃使用字母板，我不会再用。’就授述这么多。”他还允许拍摄一段济贫活动。

对索拉伯吉斯甘坡瑞亚和布焦梅塔在孟买做的工作，巴巴表示欣赏，并叫他们真诚地做下去。索拉伯吉开设了中心，他对巴巴谈起面临的困难，巴巴建议他：“我的诋毁者可能反对并且骚扰你，可你应当坚持下去。始终记住这点：我是神。要像足球。被踢到哪里去哪里，踢打最终使它抵达目标。同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面对多大反对，都要默默承受。这有一天将把你带到目标。”

巴巴对聚会者说：

还有一点，我未在《神曰》中讨论，有关束缚。你们皆被束缚。怎样的束缚？被你们的“我”，你们的自我。到处皆然。有人想舒舒服服得到神。从“我要食”到“我要神”，同样的故事。总是那个“我”。这个“我”从何而来？任何书都没解释，所以要仔细听。你饿了说“我想吃”。饥饿满足后，不再“我想吃”。可你再感到饿，又是“我想吃”。我会解释。

开始，只有神的超越超越状态。神对大我没有意识。但是，仿佛平静洋面上的轻微涟漪，无意识的神心血来潮——“我想知道自己”或“我是谁？”最原始的“想”是：“我想知道自己”。随着那个想，束缚开始并传遍海洋的所有无数水滴。创世开始，每一个水滴只记

得“我想”。最终，历经无数的时代之后，原始的想回来——“我想知道自己”。

证悟后，那些降回正常意识者，必须遭受人们的某种反对。而对于阿瓦塔——人身上帝——总是有很严重的反对之麻烦。所有的阿瓦塔时代皆如此——琐罗亚斯德、罗摩、奎师那、佛陀、耶稣、穆罕默德，都不得不面临这种反对。今天我眼前是同样的画面。

明天，9至10点，一小时济贫活动。然后是为电视录像。后天，我将接见你们每人两分钟。到时候别向我提要求。我对你谈两分钟。我问你时，再回答。

对在一处呆七天、仅饮水、不睡眠并且念我的名的那五人，我会下达指示。

8日，我带你们去美拉扎德，领你们参观几个地点。你们得每人花2卢比巴士费。若有谁负担不了这2卢比，就抓住美赫吉-萨乎卡（注：萨乎卡意为放贷者。巴巴在开美赫吉·卡卡里亚的玩笑）。从坪坡岗回来之后，4至7点钟，有卡瓦里音乐。将从普纳专程来一位很好的卡瓦里歌手。赛巴巴也非常喜欢卡瓦里演唱。巴巴简也欣赏。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对这类事情没兴趣，不是他不爱唱歌。他是谁，丝毫不为人知。

9日上午，起床收拾，并带上我。如果你们不能整个带上我，至少带上一部分。不要忘记我。我明察秋毫。

明天，用一小时念神名，要真诚得被我听到。神耳聋。唯有爱者的真诚才迫使他聆听。

上午10点25分左右，巴巴叫考伊亚念诵《巴纳姆-埃-耶兹单》祷文。巴巴站起并合掌，全体与会者效法。考伊亚用充满感情的声音，（向全能的主）念诵祷文。因为巴巴的纳扎，似乎字字穿透每个在场者的心。

之后巴巴入座，评论：

自古以来，我一直告诉人们：舍弃一切，来我这里。唯此才是解脱之道。下午3点，我会讲15分钟左右的话。我们总是活在当下。从童年到老年，我们活在当下。我们不是总想着过去。我们遗忘过去，因为没有过去。根本没有。总是永恒当下。

即便大圣也无法领悟无限。在海得拉巴，有位著名圣人（注：该圣人可能是赛义德·姆依奴丁<也叫玛居卜·缅甸>，是自1940年

代早期，海得拉巴的灵性掌管者。他是第六层面的贾拉里型玛司特圣人）。他的追随者达数千人，但就连他也未找到无限。哈菲兹说：“无人能寻得找到神者。”

巴巴的授述就此结束。大阿迪和拉姆玖接着讲了1922年普纳小屋和1923年“大师之家”发生的一些事。之后众人去用午餐，巴巴去他的小屋。

一个叫巴卜的阿冉岗少年，为巴巴做饭。每天巴巴从美拉扎德来，在美拉巴德用早餐：茶、几片面包和奶油。因此，巴卜每晚撇出奶油，放到一边；可到早晨，就不见了。有人每每从食品柜拿走。巴卜为此挨训，却无从解释奶酪怎么不翼而飞。

一天晚上，他藏在厨房里。不久，巴纳加尔的达拉伯夏·J·噢姆瑞伽溜进来，吃掉奶油。巴卜汇报了巴巴。

巴巴将达拉伯夏召到小屋，问：“你悄悄从食品柜拿奶油吃？”

“是，巴巴。”他承认。

“为啥这么做？”

像孩子般天真的达拉伯夏说：“您告诉我们，在这儿要感到像在家，一家人那样相处。在家里，我饿了，总吃点东西。在这儿不这样做，就会是违背您的命令！”

巴巴十分欣赏他的逻辑，拥抱他。“唯独你获得了我的真正撒唔斯！”

午餐后，巴巴在走廊来回轻快踱步，郑重地看着几个亲近者，问：“你们在想什么？”

他们说：“我们在想，您一定在做重要的宇宙工作！”

巴巴微笑，尖锐地说：“我不是在做什么重要工作，只是在消化食物！”

巴巴进入大厅，召见彭度、帕椎、希度和宝。“你们要害我吗？”他说道，“地毯（铺在大厅给出席撒唔斯者坐）满是灰尘，我一走，尘土四起，进我鼻腔。谁刷的地毯？”

希度说他刷的。

“你爹清理过地毯没？”巴巴训斥，“这叫除尘？应该每天拿到外面抖！”

“地毯很重的，巴巴，”希度说，“要二十人才抖得动！”

巴巴转向宝，问：“你爹清理过地毯没？”

“没有。”宝回答。

“可你必须做！明天要是发现地毯有一点灰尘，我不会饶你！”

其实，地毯没有灰尘，巴巴却要抖。于是每晚，宝召集 20 到 25 人，将沉重的地毯抬到外面抖。

巴巴接着注意到大厅内有两只鸟，又训宝和希度：“你们为啥让鸟飞入大厅？”

宝为自己辩护：“我忙碌别的事儿，很少在大厅附近。我怎么能阻止它飞进屋？”

“你应当安排人在门旁！”巴巴纠正，“你怎么没想到那样做？”

巴巴把撒晤斯组召进大厅，一一数落宝的疏忽，问该不该原谅他。人人都说应该，巴巴原谅了宝。

下午 3 点，巴巴谈及禅那——神圣大知：

禅那有两类，不可感知的（*paroksh*）和可感知的（*aparoksh*），智力之确信（*IlmulYakin*）和成为之确信（*Huq-ul-Yakin*）。我们且跳过中间阶段，也就是智力知识和灵性知识。许多书籍述及知识。无论我多想解释，都不可能。大知，或智慧，是被体验的。不过，我仍然将前所未有地使你们尽量理解这个问题。

通过心获得的知识不是“成为之确信”。智力知识，与通过成为所获得的知识之间，有天壤之别。就连通过心状态的知识，也只有少数人获得。我在一切万物。这种我在一切、在万物、是一切、又是唯一之知识——只有极少数人通过心证得。

印度哲学有大量篇幅论述大知。在《神曰》中，我解释得很清楚。你们读完此书，将认识到：除“我”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不是大知，是理解。自始至终，除了神，什么都没有。读后，你将得出结论：你就是神。但这甚至不是心知识：只是心或智力认识。何谓心知识，何谓心认识？我们认识到，我们皆一。你读完《神曰》会说，巴巴说的对。是心认识让你认识到神无处不在和唯神存在。但过不了几分钟，这种认识便被某种痛苦感、侮辱等扰乱。

何谓心知识？假设某人读过许多书，甚至《神曰》，并且认识到：我是一切中的一切。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巴巴与神为一。但即便他受侮辱、羞辱或痛苦，也说这全是神意，毫无报复、仇恨之念。这是心知识。甚至这种心状态，都很少有人获得。

这之后，还有两个阶段，再之后是最终的“成为”之确信，“我是神”等等。埃瑞奇不必想他是埃瑞奇。同理，一个人有了该大知，不必去想他是神。这种通过成为的确信，极少人证得。

我为什么开始解释禅那，是因为那件在英国站在严寒中拍照之事。我们不可装成自己所不是的。神知一切，一切意味着无限的一切。一切包括神知晓的一切。这在《神曰》中都有描述。我只知道一种罪，那就是装成我们所不是的。为避免这种情况，也有一种办法。记住一点：惟有神存在，神知晓一切。他是一切，无处不在且知晓一切。通过总是记住这点，你就不会试图装成你所不是的。

还有一种罪。克基（纳拉瓦拉）会说：神是一切，无所不在，那么神也必定在他身上，神自身是伪装者！这话也对。但是，用哈菲兹的话说，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沉默，别提神的名”。没有罪这种东西。神无处不在，扮演无限的角色。但哈菲兹说，像克基这种情况，要保持安静，说：我犯了罪，是我的错。

在心知识后，是禅那的第二阶段。这种第二阶段的知识让你知道：神做的一切；然而诚实让你说：“是的，我犯了错。”很少人达到这个阶段。

当一个人成为“那”，就是一切。他带着它回来，宣布：“我知道自己！”并说：“我是神。”赛古鲁状态没有伪装。“我与我父为一……来我这里……跟随我，舍弃一切”——不是伪装。他是那！我们皆一。神是独一无二海洋。我们当向神的一体致敬。

为成神，我们就是粉身碎骨也不会走多远。至爱之神是如此无限美好、如此辉煌，我们为他牺牲身体，不算什么。我无论说什么，皆凭权威而说。神是如此珍贵，粉身碎骨对他不算供献！

无论我说什么，无论我是什么，无论我在何时何地，皆因五位赛古鲁。每一次都同样。我必须成为我所是，也归因于五位赛古鲁。巴巴简——我称她为皇帝，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赛巴巴，他们掌握着全宇宙的钥匙。赛巴巴肉身在世时，总见他在抽水烟。他还咳嗽吐痰，向来者要钱。人们带着困难去找他。现在，你们看到有一部赛巴巴生平电影，他的形象甚至印在火柴盒上。今天在此听歌，让我想起五位赛古鲁把我带到你们的层面。正是因为他们，我才来到你们面前并宣布我是一切。我从不自愿到来。人们看见赛巴巴整

天抽水烟。他目光明亮，富有魅力。就像赛巴巴那样，人们在我放弃肉身后才会认识我。在我跟前，你们就打瞌睡！

在场人人大笑，巴巴最后说：

明天起，不谈灵性话题。帕西人，听着！琐罗亚斯德是阿瓦塔。他的三原则的本质，可在所有宗教的教义中找到。我所说的也包含于琐罗亚斯德教的三原则。

传播他的名。

别损坏他的声誉。

学着爱神。

总是想我！

古吉拉特语组的大多数爱者，接触美赫巴巴都有数年，和他们一起巴巴相当愉快。不过，霍桑·巴如查医生，本次撒晤斯首次来美拉巴德。1952年他在孟买见到巴巴，之后因与萨考利的密切联系，没再见过巴巴。撒晤斯期间，巴巴给他很多关注。让他坐身边，有时拍拍他的背。

一天午饭后，霍桑和朋友埃瑞奇·卡拉迪亚（也是高达乌丽·麦的跟随者），站在巴巴小屋旁。巴巴召他们进去，问霍桑：“你的生活目的是什么？”

“我想证悟神。”他答。

巴巴说：“极少人抵达该目标，抓紧我的衣边者却能达到。”他最后说：“高达乌丽·麦尚未证悟大我。她未成道。”

霍桑把高达乌丽·麦当作古鲁，直接从巴巴口中听到这话，他陷入困惑。心烦意乱，很长时间才平息；不过，霍桑彻底从此完全成为美赫巴巴的弟子。

撒晤斯后，埃瑞奇卡拉迪亚到萨考利，把巴巴说的话转告高达乌丽麦。她回应：“这么说，只为考验你们对我的信心。”但卡拉迪亚不信她的话，也开始完全信爱巴巴。

巴巴曾要志愿者禁食 21 天，可后来将时间减至 7 天。从每组挑选五人。11 月 5 日巴巴对他们授述如下指示：

1、你们必须从 1956 年 2 月 14 日午夜 12 时开始，到 2 月 21 日午夜 12 时停止。（必须按当地标准时间计时。）

2、你们这七天，在清醒状态，必须不停地以“巴巴”的形式，日夜出声念阿瓦塔美赫巴巴的名。每次吸气念“巴”，每次呼气再

念“巴”。决不可停下，即便你有某种灵性体验，如看见光圈、色彩等，或嗅到异香，听见妙乐等等。当你白天或夜间睡着了，念巴巴的名自动停止，也没关系；但你一醒来，必须立即开始念。

3、要仔细挑选一个房间，来执行这七天的任务。你一旦进屋开始执行任务，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离开房间。例如，即使你看见蛇、类似生物或相貌可怖的巨人、形体等等，也决不可离开房间。大小便，想洗个澡，照料最基本的身体需要，在房间内散步或走动，在昼夜任何时间都允许。

4、无论你们昼夜任何时间想睡都允许。不过你们绝不能在睡觉或者甚至完全清醒时，完全伸展身体同地面平行，以至头碰地面或你们用来打坐或休息之物。

5、整个期间，你们不可阅读或书写。对服侍你们的人，你们可打手势，简洁传达自己的要求。

6、整个期间，你们可随意饮水。即使不觉得渴，也必须时而饮水，保持咽喉湿润。24小时一次，喝至少一杯茶或最多两杯茶。必须按一杯奶和一杯茶的比例沏茶，然后喝下。不喜喝茶者，必须仅饮一杯牛奶。

7、每天中午12时，你们必须用一杯水冲服一匙麦克林健胃散。

8、完成任务后的头两天，即2月22日和23日，你们必须只饮果汁，随时随意。需要的话可加糖。

9、完成任务后第三天，即24日，在开始吃固体食物之前，你们必须先向一名穷人顶礼，然后喂他一顿饱餐。向穷人顶礼和喂饭时，你们必须觉得，仿佛在顶礼和喂巴巴。之后你们可以开始吃固体食物，如软米饭、豆糊、酪乳等等。必须只在这天吃此类固体食物。从次日之后，可开始照常进食。

注：开始任务之前，你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以任何方式提问或打扰巴巴，也不得就此事与他通讯。即便你们在开始日期和时间之前生病，也必须遵照日程表开始并结束任务。其次，你们必须毫无疑惧，怀着对巴巴100%的爱，全心全意地履行任务。

璫萨里的柯瓦司·韦苏纳也想禁食，巴巴问他：“我不允许，你会难过吗？”

柯瓦司答：“我不会难过，因为我想履行您的希望——这是我此生

的禁食和唯一苦行，我的愿望不是问题。”

巴巴甚为满意，却未同意他的请求。后来，柯瓦司回家后，意识到禁食对他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妻子激烈反对。自从1947年苏拉特达善，柯瓦司一直同巴巴保持联系，可他妻子不信巴巴。不过，三年后（1958年撒晤斯）她因接触巴巴而彻底转化。

巴巴和几名撒晤斯男子做七砖游戏。之后，哈瑞拜·帕特尔唱了几首歌。巴巴接着叫霍桑唱。他不会唱，倒也尽力发挥。巴巴挑了几个嗓音不堪的爱者，如美赫吉、克基·纳拉瓦拉、达拉伯夏等人，他们的“歌声”让人一饱耳福。

晚上，巴巴去美拉扎德。

11月6日，星期天，巴巴早晨7点回到美拉巴德。同满德里议完事，巴巴于7点50分进入大厅，撒晤斯组员已聚集在此。埃瑞奇一整天站着，读巴巴的手势。巴巴通常穿长衫和粉色上衣，头发梳成尾辫，塞入衣领。

阿瓦塔之美，无与伦比。

美赫巴巴神采奕奕，美兮赫兮。

神圣爱酒从全身每个毛孔流溢。

目光眩惑并穿透每一颗心。

柔和顾盼造成不愈的创伤。

巴巴问：“我看上去如何？”

有些人答，他容光焕发。巴巴评论：“我昨晚根本没睡，你们却说
我光彩照人！”

巴巴问哪些人没睡好。几人站起，其中有卡拉奇的阿狄·杜巴希和弥奴·卡拉斯。巴巴打趣：“我不信。昨夜，我出去巡视全世界的状况，发现你俩大声打鼾！”

巴巴又向在他们旁边睡觉的考伊亚使个眼色，问：“说实话。这两人昨晚睡没睡？”

考伊亚回应：“巴巴，他们鼾声如雷，震得我都睡不成！从没见过那么响的打鼾者！”众人哄堂大笑。

因为是星期天，卡卡·钦乔卡同大阿迪从阿美纳伽来。巴巴对钦乔卡说：“过去三天，我授述灵性语录和解释时，你没时间来；可今天，话题是钱，你来了！好，现在仔细听着。”

昨天我告诉你们，钱来了又去。除了两三个例外，印度的帕西

信徒都像我这样卡刻（穷困潦倒）。纳瑞曼和美赫吉帮助我，萨若希一度也没少帮我。大阿迪倾其所有。跟我有联系的大多数帕西人心胸大，对我的爱富有，却囊中羞涩。我对你们说的，同样会告知即将来的其他三组。但我即将给你们谈的这个特别话题，本不打算跟你们讨论。埃瑞奇说，根据我对撒晤斯的释义——我们亲密相处——对哪一组都不应保留。因此我同意，也对古吉拉特语组开诚布公。

你们知道，我已决定从1956年2月15日起，离开满德里和所有人一年。满德里的日用必需品依靠我，所以我必须为他们提供。我现在剩下两个月做这件事。这两个月内，你们中谁能够心中毫无私利、顾忌、负担地送些什么，我会为这个具体目的接受。送意味着什么？自由提供，真诚、方便地提供。爱没有顾虑、怀疑、私利；不要心思沉重地送。如果你们能负担，愿以我所强调的精神送，就在1956年1月底之前，寄给卡卡·巴瑞亚，转交阿迪·K·伊朗尼。能多寄就多寄；少寄就少寄。即使5卢比也行。不论捐多少，你们将平等分担我的闭关工作。但如果你们能多寄，就不要想着少寄，认为所有捐赠者都将平等地分担我的工作，那自己何必多寄！

1923年，我初次踏入美拉巴德。32年前，我一无所有。当时，纽瑟文·萨达和卡卡·钦乔卡向别人集资，把钱给我。我全部花在当时设立的修爱院、学校、免费客栈等等上面。在此，我声明自己的伟大。我没为自己花一分钱。我不看重金钱。迄今我可能花了约1000万卢比。尽管如此，今天我一无所有。假如你们给不了，不用担心。但不要把爱与钱混为一谈。你们内心必须有对我的爱。不要停止爱我。也不要认为，你给我一千万，就会成为我！惟有通过爱，你才能成神。

还有一点。我一直告诉你们，我就是那——神。但因为在你们当中，我不得不务实。必须照看每个细节。那些为撒晤斯捐献3万卢比者，是我挑选的。捐款收入和开支清单，将按原定计划寄给捐款者，并且寄给在场所有人。

现在开始济贫活动。只要活动持续，你们就要按昨天指示，呆在我身边，真诚地念神名。让念头来，但继续念神名。下午3点钟前，到美拉巴德山集合。我将带你们参观我的遗体放置处。

巴巴提及过去很多年的不睡不眠：“我身边的守夜人知情。他们为

我按摩脚，知道我怎样彻夜醒着。”

巴巴召来新守夜人，宝，介绍：“他是硕士、农学士，对我爱得有时熟睡中喊叫我的名！”

上午9点，巴巴和全体去度内场地，济贫活动将在那里举行。彭度设计了专用桌子，（木匠）巴卜连夜做好。桌子带台阶，让穷人登上，下有排水口。召集了近200个穷人。巴巴在桌旁椅上就座，穷人一一走上台阶，彭度用大锡杯盛水，递给巴巴，帕椎递肥皂。巴巴给每个人洗脚，用埃瑞奇递来的毛巾揩干。又把头放在他们脚上，然后给每人4卢比作为爱礼。

尽管巴巴对男子们反复强调，整个济贫活动过程中，不许中断持续念神名，但中间他突然打断活动，示意停念神名。指着站在他面前的穷人，介绍说他就是巴巴常讲的前盗匪，萨恰·莽。萨恰·莽尽管处境艰难，贫困潦倒，但信守他对巴巴的诺言，不再抢劫。他是被巴巴神奇转变的活例子。在场者都亲眼目睹：一个曾威胁乡邻的冷酷罪犯，是怎样因巴巴的神爱而改邪归正的。

济贫活动后，巴巴走到小屋，与纽瑟文·萨达议事。不久出来，为电视录像使用字母板。专雇的摄影师拍了几个不同角度，直到巴巴举手表示够了。巴巴把字母板递给邓·斯蒂文思，让他带回美国，并打趣：“下次，邓说某事要用10分钟，我便知道他指30分钟！”这个专业黑白片，后在加州电视节目《书苑》上向公众播映，并对《神曰》作了评论。邓·斯蒂文思在逗留期间，还拍了8毫米彩色镜头。

巴巴让撒晤斯组去用午餐，自己回小屋。他用过餐，视察厨房，查干和夏哈斯特拉卜德在忙碌安排食物。巴巴亲自呆了10分钟，给在厨房做事的阿冉岗人盛饭。为参加撒晤斯的男子们沐浴和茶饭提供了一流的安排。全部工作，包括清洁大煮锅以及招待这么多人用餐，都有条不紊地稳速进行。

巴巴从厨房走到大厅，撒晤斯组员已在场。有个人抱怨说，夜间有些人在寝棚打牌。巴巴评论：“打牌跟人对神的爱与渴望有何干？我看不出你反对人家比赛的理由。夏姆司-埃-塔卜睿兹和弟子鲁米，都很爱下棋。一次，鲁米输了，沮丧地叫：‘我又输了！’‘没有，’夏姆司说，‘你赢了！’鲁米当即证神。”

米尔德里德·凯尔数月之前在美国去世，骨灰由伊丽莎白·帕特森寄

到印度。11月6日下午2点半，巴巴乘阿迪的雪佛兰车上山。召邓·斯蒂文思来见证巴巴将骨灰放入他陵墓附近的墓穴。之后撒晤斯组员抵达。

（注：后立墓碑，碑文：“米尔德里德·凯尔已来巴巴这里。”）

下午2点45分，全体在山上集合。巴巴在女子宿舍一隅坐了约15分钟，由大家围着，缅怀往事。他回忆修爱院时期，乔塔巴巴被神征服。在神爱情感爆发下，乔塔失去意识4天。巴巴说，倘若没有按他的命令在第4天给乔塔灌肠，他就会死去。乔塔恢复正常意识时嚎啕大哭，问巴巴为何把他从只看见巴巴的喜乐状态拉下来。

巴巴继而说：“与神合一很难获得。进入第七层面并一直融入神圣喜乐3日、忘记其他所有层面者，如果他在第4日没有重获意识，就会离开身体。而在第4日重获意识者，就是真正的玛居卜。即使普通人的情况，与这个世界的连结也不随死亡而中断。例如，奔驰的火车制动后，不会马上停下。需要几分钟。”

“有一次，凯克巴德即将失去意识。浑身大汗淋漓。在德拉敦和马哈巴里什沃，他也有过体验。”

巴巴继续：“要努力见我的真相。从前，我非常瘦削，但身体柔韧，精力充沛。凌晨4点起床，严寒中也只穿一件长衫和单裤。当时美拉巴德有各种机构，我通常处于火爆情绪。有没有理由都会打人。一次，壮实的布阿先生（贝拉姆吉），被掴耳光，打倒在地。大阿迪、萨若希等人，都受到同样待遇。”

期间，拜亚·潘代每隔几分钟摁一下相机快门，巴巴叹道：“这个潘代不让我安生。在安得拉，也有个小伙，我到哪儿他到哪儿，给我拍了上千张照片。”

接着巴巴同众人走向陵墓。巴巴指出他在水塔曾静坐闭关之处。又在那里走向铁皮小屋。巴巴也曾在屋内闭关，谈到恰姆那只狗是怎样守卫，甚至不让满德里靠近。有一头来附近吃草的奶牛，也被犬吼赶走。巴巴说他会用自己的食物喂恰姆。接着，10人一批被领入陵墓，巴巴和埃瑞奇始终站在陵墓内。埃瑞奇简要解释了1927年巴巴怎样亲自在此闭关约6个月的，以及拉乎怎样给巴巴24小时送一次咖啡，去墓地路上自己喝掉一半。

之后，带大家到竹笼屋，1940—1941年巴巴在此进行最严格闭关，乃至不许他的身影被任何满德里看见。只许韦希奴在看不到巴巴的情况

下，从竹墙的小口读字母板。

下午4点15分左右，巴巴下山。在大厅，拉维坎特·拉瓦尔继续讲故事，卡拉奇的阿迪·K·阿贾尼也讲了一个。巴巴详述了西方的伊丽莎白、诺芮娜、吉蒂等人的奉献、服从与爱。接着对达拉伯夏·噢姆瑞伽说：“拧我的耳朵（通常给淘气孩子的惩罚）！”胖嘟嘟的噢姆瑞伽艰难地站起。

“你昨晚又吃奶酪了？”巴巴问道，眼里闪着狡黠的目光。

噢姆瑞伽笑着拧了巴巴的耳朵。巴巴满意地说：“服从不易。你们都合掌来见我，随后离去。这是你们的爱。可服从相当不同。不那么容易。如果我这会儿叫你们裸身走在路上，你们则难以做到。”

下午4点45分，巴巴启程去美拉扎德。当晚，古吉拉特语组以各种方式消遣。一大群人围着佳尔和阿卜度·瑞曼医生，听他们讲幽默故事。普纳的KM·马登，则用他的“奇膏”给一些人按摩四肢治疗——赢得“药膏瓦拉”的称号。与此同时，瑙萨里的巴丘拜和哈瑞拜演奏音乐。霍桑达达禅吉、达拉（阿娜瓦丝的兄弟）和佳尔达斯托专注于打牌。弥奴卡拉斯、阿狄·杜巴希和达迪·梅塔，调侃达拉伯夏找乐。

每天巴巴离去后，谈话总是集中于他。真是一段奇妙时光，男满德里虽说昼夜工作，靠巴巴的恩典，却从不感到疲倦。

撒晤斯整个月，德希穆克博士都在美拉巴德。他晚上8点睡觉，一早叫醒几人唱巴赞。其他人睡得晚，一次，达克恼火地问德希穆克：“巴巴要我们凌晨3点唱巴赞的？如果这不是巴巴的意思，你就无权打扰他人。”

古吉拉特语组近100人，个个都有故事讲。

11月7日，早晨8时许，巴巴到美拉巴德。埃瑞奇和卡卡·巴瑞亚从美拉扎德陪他来，从德拉敦来参加活动的库玛和基申·辛，也住在美拉扎德。按巴巴指示，这天一大早，小阿迪、弗朗西斯·布拉巴赞和邓·斯蒂文思，由纳瑞曼的司机驱车带他们到埃洛拉石窟参观三日。

巴巴在小屋同彭度、帕椎和韦希奴商谈一会儿，之后去大厅见撒晤斯组。他说：“昨晚未睡者起立。”弥奴卡拉斯和阿狄杜巴希又迅速起立。巴巴苦笑着问：“你俩夜里从来不睡？”

达迪·梅塔说：“两人睡得特香，巴巴！”

众人大笑，巴巴问阿狄·杜巴希：“你受了旁边弥奴的影响？你没睡，看上去相当健康，没啥好担心的。不过你若感觉不适，就咨询尼鲁。”

拉维坎特·拉瓦尔站起，巴巴说：“你一定整夜醒着，找机会讲完你那（四个聪明盗贼的）没完没了的故事！”

拉瓦尔说：“不是，巴巴，我睡不着是因为我感觉您一直在我旁边。”

应巴巴要求，身体不适者起立。巴巴对他们说：“习惯顺势疗法者应找帕椎开药；习惯对抗疗法者应找尼鲁。照顾好你们的健康，以便从本次撒晤斯中尽可能充分地获益。”

话题转到马登的“奇膏”，气氛充满嬉闹。奎师那吉宣布：“他的药膏让我的感冒了无踪迹。”

巴巴打趣：“了不得！这药加剧轻感冒，减轻重感冒！”

在笑声中，马登淡定地宣布：“惟独此药，包治百病！”

拉维坎特·拉瓦尔插话：“我膝盖有点疼，可用了马登的药膏，痛得要命！”

“所以叫奇膏。”巴巴揶揄。

又爆发大笑，众人纷纷评论。有人喜欢此膏，有人不喜欢。

巴巴开玩笑：“奇名奇药。疗效也奇！能让一个该活 25 年的人，在 25 小时内丧命！”

巴巴接着解释：

我很喜爱玩笑，但认真时保持认真。这对我自古如此。因证悟，我放弃了永恒里的一切，除了幽默感。我上次也谈过。这被称作阿瓦塔的里拉——游戏。那次我还谈了其他事情，如基督的十字架受难。我每时每刻在十字架上受难；但我的快活天性帮助我承受难言痛苦。

你们在外部同我开玩笑时，内心要尊敬我。若无内在尊敬，最好离我远远的。我就像火！火可驱寒煮饭。但你们若是企图玩火，就会被烧成灰。如果你们内在觉得我是阿瓦塔、高之最高，外在行为就不会影响这种认识。但如果你们没有这种内在理解，那么外部对我表达爱和尊敬则不管用。

之后巴巴接见五个被选禁食者。随后是两分钟的个别见面。五人一批，巴巴同每人谈话。马登是第一个，给巴巴看了他的小膏药盒。告诉巴巴：“埃瑞奇的叔叔咽喉痛得厉害；说不出话。名医们建议他动手术。可他持您的名，用奇膏，就好了！”

巴巴嘱咐：“你可别忘了持我的名！”

巴巴对他讲了拜度的故事。多年前在伊朗，拜度开始用煮蒜油治病。

他念着巴巴的名，用同样的药治各种病——感冒、咳嗽、肺炎、伤寒、疟疾、耳疼、眼疾等等——都治好了。不仅如此，神奇的是，他的药对驴、马和牛也无比灵验。

巴巴告诉马登：“这不是我的奇迹，而是来自拜度对我的信心。”

巴巴与全体撒晤斯成员谈过话，去用午餐。

茶后，人人来到下美拉巴德大厅，音乐开始前，巴巴说：

我对这个组的所有来者感到满意。此时此地气氛相当不同；将随着后继组的抵达而改变。对安得拉组，日间活动将主要是巴赞、克坦和阿提。而从脾气、习惯等角度来看，帕西人相当不同。帕西人虽说心肠很好，性格诸多方面令人钦佩，他们对圣人和至师的奉爱、崇拜和尊敬方式，与印度教徒却截然不同。虽说这些南方人聪明、有学问甚至才华洋溢，但他们爱 and 做巴巴工作的热情和真诚，却超过帕西人，唯有哈默坡人能够媲美。在安得拉，上到政要部长下至苦力，都有巴巴爱者，他们都诚实地做巴巴工作，挨村挨户传播我的爱讯。马哈拉施特拉邦人在这方面也不落后。

但帕西人并不为我是琐罗亚斯德教徒而自豪。的确，先知一向不被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人民所认可与尊敬。这自古亦然。每个阿瓦塔时期都重演。我希望帕西人努力想我、了解我。他们的快活天性，“孰知明日事”的态度，我喜欢。不过，倘若他们中间，哪怕少数人，出于对我和我事业的爱，挺身而出做我的工作，将确实美妙。让他们工作且享受，履行对家庭的义务；但同时，他们的幸运应该帮助他们偶尔想我一下。

讯息、语录、崇拜、奉爱音乐，都不会使任何人抵达目标。这些本身没有价值。需要的是吉伽——心灵、勇气。如哈菲兹所言：

“不在爱神中丧命，
就找不到神。”

献出生命的意思是什么？数百万士兵在战斗中丧生；有些人自杀。但这并不是它的意思。在此意思是，一个人必须执行大师的意愿，在每一步死去！我解释过对我的服从与爱。如果无保留地遵循，将会真正使你们在我里面失去自己。

巴巴让古斯塔吉讲个故事，说明帕西男孩有多淘气。古斯塔吉以沉默手势开始：“两个帕西男孩在天上的神面前争论……”

巴巴打断，说：“没有‘上’‘下’。一切都在神圣海洋中。惟有神无所不在。太阳、月亮、星辰、行星、恒星系、不计其数的宇宙——都只是洋中泡沫。”

古斯塔吉继续，描述男孩们怎样智胜魔鬼本人。（故事概要：帕西男孩以淘气著称，据说就连魔鬼也怕搭讪他们。这种可疑名声最终传到魔鬼本人耳中。魔鬼感到受挑战，决定核实情况。一天，这几个男孩聚集，决定打一场板球赛。魔鬼感觉，这是面对并吓唬他们的机会。他乔装成驴，溜进赛场一隅，吃起草来，等机会吓飞男孩们的魂。有好一阵，啥都没发生，因为男孩们沉浸于粗野的板球赛。有一个在外野防守的男孩，注意到那吃草的驴。他放弃比赛，冲过去，跳上驴背。同伴见此，纷纷效法，一窝蜂冲来，争抢着骑上驴背。最后一个男孩看见没位置了，就跑回赛场中央，取了门柱跑来。把柱子捅进驴屁股，跳上门柱的伸出部分，大伙儿一起赶驴子跑。魔鬼意识到生命危险，吓坏了。他不再企图吓唬男孩，认为最好是尽快撤退。于是把那些可怕的家伙甩下背，逃之夭夭。这就是帕西男孩的名气！）

巴巴接着说：

既然帕西小伙胆敢挑战且智胜魔鬼本人——如果你们爱我、服从我，任何情况下都不离开我，你们将会多么了不起！

持续地想念我，你们将在处处见我、找到我。虽出身帕西社区，对于我所有宗教皆一。我希望人人在咽气前都至少能瞥见我一眼。要读《神曰》。我希望你们人手一本。买不起，就借来读。读不懂，就拿书让人给你解释。在书中，我揭示了一些从未透露过的灵性真理。描述了七个层面、这个世界、神和我本人。努力把它译成尽可能多的印度语言。几种欧洲语言版本，已由西方人安排。读完此书，你们会觉得仿佛已见我。它将大大安抚你们的头脑。其实我不该说这些。要见我，与读书迥然不同。

巴巴最后说：

假如你们不能持续念记我，至少在晚上睡前和早上起床前持我的名。假如这也不可能，那么在临终前莫忘念记我。我以神圣权威如是说。

之后，巴丘拜唱歌，直到巴巴于下午4点45分离开，去美拉扎德。按巴巴的指示，撒晤斯组在逗留的最后一天，11月8日上午8点

15 分，被送到美拉扎德。巴巴笑容满面，等候迎接他的爱者。“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的欢呼回荡四周——浸透他的苦难与喜乐的环境。

巴巴立刻领众人登闭关山，边登山边捡起卵石，扔到两边。他还不断回首，确保年迈爱者跟上。见老年人落在后面，他会停在原地。帕帕杰萨瓦拉始终在巴巴身边，一次，看见赛勒远远落后。

巴巴停步，对大家说：“赛勒是我的儿时同伴，过去不信我。对我的状态毫不知情。他是运动健将，而我身材瘦削。一次，我去他家，他友好地向我展示力气。为阻止他，我推了他一下，他摔倒在十码外！从那以后，他对我有了信心，来美拉巴德生活多年，直到新生活。

“现在瞧这运动健将！帕帕杰萨瓦拉这样的老人都跟得上我，他（赛勒）却落在后面！”

达克从另一方向攀登。巴巴招呼他，叫他一起走。巴巴建议老人们慢走，并给予达拉伯夏·噢姆瑞伽特别关注。在山顶，巴巴讲了他在那儿的两次闭关，当时（1947 年）为此搭建了两间小屋。

少顷，大家下山。巴巴坐在满德里大厅，准许为他戴花环。都走到庭院外，在巴巴面前坐下，不过，尤其帕西人有些喧闹。使巴巴有机会重申，古吉拉特语组的气氛，与将到的其他组相去甚远：“这种快活和闲聊，将与下面的泰卢固语组，形成鲜明对照。你们笑闹打趣。那些人一见我，心就化了；他们默默洒的泪，也将使我们落泪！两种氛围我都喜欢。

“那些恒河 - 亚穆纳 - 瓦拉（北方邦印地语组）又会不同。”

弥奴卡拉斯在戏弄达拉伯夏噢姆瑞伽。巴巴叫后者过来，坐到他身边。他责备了弥奴，并表扬噢姆瑞伽虽体态沉重却登上山。

有人问，他们那里的妇女能否为依靠巴巴者捐款。

巴巴答复：“任何人，每个人，能捐多少都行——从 5 卢比到 50 万卢比！我惟一强调的是，不能挨家挨户筹资——强制他人，然后捐钱给我。如果她们自己能负担，才可以捐。这是个人意愿问题。”

巴巴再次谈到在山上闭关度过的时光，谈到他在那儿工作时受的苦。“每当我为世界承担苦难，负荷太重时，就影响我的身体。我看上去就像生了病。”

下午在美拉巴德安排了卡瓦里节目，巴巴告诫众人听时要安静且有兴致。“你们回美拉巴德用过午餐后，都要休息到 1 点钟，以便处于良

好状态，欣赏演唱。卡瓦里歌手是从老远请来的，他们所唱的有深刻意义，你们都应当警醒，莫打盹。”

接着解释：“在这个浊层面，我们仅仅看见、感受和体验浊事物。有三个意识领域（层面）——浊、精和心。行者在道上前进时，经历诸多奇妙体验，随着意识成长，看见令他茫然迷惑之物。但所有这些和其他一切皆是幻相。他茫然一片，被实际困在道上。进退两难。”

巴巴还举了一个求道者困陷内在层面的例子，他被体验所眩惑，失去意识，在树枝上悬了4年。

接着巴巴评论：“要避开该幻相，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我再说一遍：持我的名、想我并且爱我。这将使你们得到神！”

在美拉扎德，巴巴带大家参观蓝车、女满德里那边和美嬉花园，指出他在主屋二楼的卧室。有人说环境和房屋好幽美，巴巴评论：“我可以平等地欣赏各种环境。露天睡在树下，还是住宽敞舒适房间，我都不介意。现在你们发现这儿样样顶尖，但在美拉巴德早期，我的生活非常艰苦。徒步、乘巴士或火车旅行几千英里，在站台上歇息。

“一次，在古吉拉特邦旅行，一个小偷为躲避警察追捕，竟挨着我躺下，盖上我的床单装睡。”

之后撒唔斯组返回美拉巴德。巴巴也于下午2点来到。

和彭度商议完毕翌日众人的返程，巴巴2点半来到大厅。一些人请巴巴允许他们拜谒其他赛古鲁和圣人的陵墓，对此巴巴评论：“我个人并不反对。但如果你们抓紧我的衣边且服从我，将会证悟真理。你们有自由随意遵循自己的宗教，但那不会有什么结果。灵性完全是另一回事儿，除非你们成为大师足下的尘土那样，否则就没有救赎的希望。”

卡瓦里节目安排在山上水塔（西屋），在那里听音乐，比下美拉巴德的效果好。接近3点时，全体步行上山参加活动。

阿娄巴听卡瓦里演唱，经常进入情感狂乱。为安全起见，巴巴叫拜度女婿佩西关照他。可音乐一开始，情况完全相反。佩西自己失控，阿娄巴和其他人不得不抓住他。后来巴巴问阿娄巴，为何不像平常，听见卡瓦里就哭泣发作。阿娄巴解释，当时他没看巴巴，故避免了情绪爆发。

另一个深受演唱影响的，是克基纳拉瓦拉。即将与巴巴分离的念头，让他无比动情，乃至巴巴拥抱并亲吻他，尽管在卡瓦里开唱前巴巴宣布过，男子们回去前不再得到拥抱或爱抚。巴巴还亲吻了其他四人。

演唱持续到夜晚，是古吉拉特语组的最后活动节目。在欢呼声中，巴巴向他们道别，前往美拉扎德。

次日上午，一些撒晤斯成员离开。清扫整个场地的工作开始。给每人提供了床单、床垫和床，他们离开后，床单被洗晒。为本月所做的安排是最好的。在工作者和外地爱者的帮助下，一切顺利。

11月9日，巴巴未到美拉巴德。当天，小阿迪、弗朗西斯·布拉巴赞和邓·斯蒂文思，从埃洛拉石窟返回阿美纳伽。次日上午，同纳瑞曼、美赫吉和韦希奴一起，驱车到美拉扎德。巴巴同满德里议完事，领弗朗西斯和邓参观房地。埃瑞奇带他们登闭关山。

下午，巴巴乘车到美拉巴德。在上美拉巴德，巴巴召见邓·斯蒂文思，问他怎样，对聚会喜不喜欢。邓回忆：

“当然，整个逗留太不可思议，太美了，太感人，让我难以表述。在巴巴面前，我的特征总是，我认为许多人也同样：发现自己张口结舌。所能做的，就是茫然无措，不能和巴巴进行交谈，同时还有一种强大的温暖感，这种感受无法诉诸文字，即便处于较佳状态。”

巴巴已叫人在他椅子旁摆了一把小椅子，上面放一小叠文件。听了邓对撒晤斯的反应，巴巴示意拿文件。埃瑞奇递给他，巴巴放在膝上，开始翻阅。埃瑞奇解释：“巴巴这里有他在不同公众聚会上授述的一批文章。篇幅长短不一。全都是精心收集的，从未出版过。巴巴想知道，你愿不愿拿去，像对《神曰》那样，加以编辑，增补，以你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也许编成一本小书，可在《神曰》问世后出版？”

邓被巴巴的如此信任所感动，当即说：“行，我愿意做。我将很乐意。”

巴巴说：“实际上，你也许可以用某种方式——这完全由你来定——把你本次撒晤斯体验的描述结合进去。”

邓点点头，巴巴继续：“如果你有兴趣，我会把会议记录提供给你，你可以围绕着这些，把你自己的描述编织进去。”

邓说：“我认为这个主意很棒，巴巴。”

“你有任何问题，可致信拉姆玖·阿卜度拉或保纳图。”巴巴最后说。就这样，《听着，人类》一书诞生。

在下美拉巴德，巴巴问阿娄巴：“你们今天吃了什么？”

“今天我们吃了顿丰盛午餐，”阿娄巴答，“米饭、咖喱、薄饼、酥油和腌菜！”

阿娄巴的率真介绍足以让巴巴发火。他叫来彭度、帕椎、韦希奴、希度和宝，怒斥：“你们这些猪不害臊？用别人的钱享受，吃酥油！你们当记住，撒唔斯的费用是别人捐的。除了平常的中午米饭豆糊、晚上蔬菜面饼，不要吃其他东西。”

撒唔斯期间，部分时间让穆罕默德玛司特呆在拉乎里小屋。巴巴走到主屋后面，他突然冲出屋子，抓住巴巴的手，不肯让他走，把“大大”领进屋。库玛和韦希奴站在屋外，见证了奇异一幕。穆罕默德右手抓着巴巴的左腕，二人面朝小屋的门，看见巴巴对穆罕默德解释，他有急事，必须离开。过了一会儿，穆罕默德来回摇起巴巴的胳膊，接着说：“阿恰，跂，跂（好，走，走）。”

库玛和韦希奴都看见，巴巴头部后面的头发逐渐竖起，形成一束或冠状，上面和四周有个光圈围绕。发束变得辉煌，形成光线。库玛以为也许是自己的想象，可后来韦希奴问他：“巴巴和穆罕默德在一起时，你看见什么没有？”库玛说他看见了并加以描述。韦希奴确认他也看见同样一幕，大声叹息。“最终，”他说，“跟随巴巴 30 年后，他终于给我达善——而那也许还多亏了穆罕默德！”

巴巴离开穆罕默德玛司特后，和满德里商议为次日抵达的下一组的安排事宜。当晚，巴巴返回美拉扎德。

泰卢固语撒晤斯

1955年11月11日星期五下午，181名来自安得拉邦的男子抵达阿美纳伽。随着工作人员将他们的行李搬上等候的巴士，整个火车站回荡着他们的“捷巴巴”欢呼。一路上满载着爱和欢呼的巴士，缓缓驶向美拉巴德。整个撒晤斯月，盈满难以描述的甜美之爱。

古吉拉特语组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表露崇拜情感，他们在巴巴跟前一直很自然、自由和放松。爱酒秘不外露。对其他语组则显而易见。几乎从每个安得拉人的泪水、情感、言语、举止上，都能轻易觉察到。

泰卢固语组的所有安排，都由彭度等满德里负责。他们根据各语组的口味和习惯提供食物。彭度特意从安得拉请来的厨师，提前同卡纳克丹迪医生到达。从11月11日开始，爱的游戏重新开始。对不同语组，游戏规则有所不同；不变的是消除一切分歧、统一所有团体之主旨。在美赫巴巴眼里，没有种姓或宗教区别——这也被陶醉于美拉巴德的泰卢固语组所体会。

11月12日，早晨7点40分，巴巴来到美拉巴德。撒晤斯组站在前方路边几百码处，一看见巴巴的车驶来，就欢声雷动。几乎人人捧着昂贵的花环，巴巴一进大厅，就是惯常的献花环和拥抱，中间巴巴不时插些幽默点评。

“轻点抱我，”他对一个男子打手势，“不然你会折断我的肋骨！”

对一个结实矮胖的绅士，巴巴揶揄：“你怎么看着这么虚弱？”

达纳帕希医生时年70来岁，巴巴同他开玩笑：“跟我们上次见面比，你显得年轻多了。有啥秘诀？”

充满轻松愉快和善意幽默。巴巴的幽默仿佛万灵丹，使爱者的心总是向他敞开。

跟大阿迪一同来的潘多巴，用英文背诵了一首诗，赞美巴巴的神性并祈求他的仁慈，接着顶拜。巴巴提醒他不可对他顶礼或触足的指示。并向听众介绍说，潘多巴是修爱院年代的一位老爱者。

库普斯瓦米身穿藏红花色卡夫尼出现，巴巴问：“你从啥时候穿起

卡夫尼了？”

他答：“仅仅为这次。”

巴巴强调：“我们应当用这个颜色净化内心——而非仅仅穿在外面。”

达纳帕希介绍几个新来者，巴巴问：“你的声音变了？”

有人喊道：“他戴了新假牙！”

奎师那吉介绍两三个马拉巴尔来的新人，批评他们未带花环：“这些人缺乏宗教头脑，认识不到给您这样的人献花环的重要性。”

巴巴尖锐回应：“我自己也不重宗教，因为整个宇宙中，惟独我存在！”

其他未带花环者感到颇为懊悔。巴巴微笑道：“这儿有成堆的花环。谁没带花环，就从中选一只，给我戴上。”他们都高兴地向巴巴献了花环。

巴巴问都有谁昨夜未睡，并建议在场者，一有感冒症状，立即去找尼鲁或帕椎。

“既然你们要在此待几天，”他说，“就应适当照顾健康，仅仅想我。你们有5天和我一起。让我们跟在家里一样。忘掉一切——亲人、家乡、工作、地位——尽量多和我在一起，彻底忘掉所有困难担忧。在这儿，就不要惦念家里。”

巴巴问大家是否都读了《指示》，全体肯定回答。“古吉拉特组在这里时，感觉跟在家里一样。没有灵性语录。巴巴对他们解释的，也会对你们、对要来的其他组解释。拉姆玖在整理笔记。

“我们有身体，身体易患种种疾病。那些证悟大我而不回到正常意识者，不受这种身体紊乱影响。巴巴在患感冒。因为我下降到浊意识，易受身体痛苦影响。生了病不要感到难为情，要去找有关医生看病。我自己都患感冒，何况你们？”

巴巴问玛尼克·亚拉·劳：“你怎么看着这么虚弱？”

玛尼克答：“我一宿没睡。”

“我叫身体不适者起立时，你怎么没站起来？”

“我不想为芝麻小事抱怨，像个老古董！”

“有身就有苦。这是自然的。连阿瓦塔都受苦。西方人最初不理解，阿瓦塔怎么会受苦。（巴巴让人复述在英国西方人怎样让衣着单薄的巴巴站在严寒中，认为他作为上帝化身，不可能生病。）我逐渐地向他们解释我（真正成为人）的阿瓦塔状态，如今他们的理解加深了。”

巴巴回忆 1952 年的车祸：“在美国的汽车事故之后，我腿裹石膏。无人有片刻疑惑，我作为阿瓦塔，怎么不能避免车祸，或者我事先是否知道。相反，他们的爱坚定不移。

“当时邓·斯蒂文思在美国见我。他也不去想阿瓦塔怎么会受伤。奎师那死于腿部箭伤，是不是事实？是的，是事实。”

巴巴问邓·斯蒂文思：“你想过我怎么腿裹石膏吗？”

邓说：“我没想您的腿，不过我常琢磨，您是不是您自称的那位！”

巴巴接着解释：

我以神圣权威说，我是遍及一切的唯一者——造物界里的唯一者。不要把这些话视作学者哲人的泛泛之言。否则你们喊“捷巴巴”乃是浪费时间。五天前，高达乌丽·麦从萨考利来，我也这么说。我是至古者、唯一者，要她总是持我的名、想我念我。我不仅对你们大家这么说，对道上的圣人高道也这么说。

孟买有个叫卡穆巴巴的圣人，深爱并尊敬我，写信请求我解脱他的全部负担，让他来我身边。我回信要他不断持我的名，临终时不要忘了。当我说我是唯一者时，是实话。

基督说“我与父为一！”也是同样意思。

这个“我”是什么？

至古者的“我”和你们所有人的“我”之间的区别是：第一个“我”超脱一切束缚，你们的“我”却受束缚。我还有什么可说？我就是那，我不得不这么说。其他皆幻相。百年后，你们都会离开身体，但你们依然在。别想身体，只想我，脱离身体前持我的名。你们看见的我这个肉身，并非真正的我。你们尚需看见我的真相。你们看见时，便超脱一切束缚。百万人中有一个能瞥见我，千万人中有一个证悟我。哈菲兹说：

“在因爱神而化为尘土的

无量众生中，只有一个成神。”

不过，巴巴有三个方法使你永远摆脱束缚。第一个，在肉躯中成为我足下的尘土，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方法是：在世间生活，有家庭、生意等等，但每天持巴巴的名 14 次：不多不少，就 14 次。这样你就会来我这里。即使 14 次也难。

这个你要是做不到，那就做这么多：在生命最后一息，念我的名，

到我这里。这个也难以做到，除非你从现在开始，在生命的每一刻，念我的名或爱我。

如果连这都不可能，还有最后一个方法可以帮你们。就是为他人提供无私服务，因为我无所不在，在万人万物。为服务而服务，即无私服务。如果你这么做——在一切情况下，不管发生什么——也会把你带向我。

巴巴举了圣人伽德戈·马哈拉吉及其弟子凯卡迪·马哈拉吉和纳玛南德的例子，说他们最近投身巴巴的事业，尽力广泛传播他的爱讯（注：凯卡迪·马哈拉吉、纳玛南德是圣人伽德戈·马哈拉吉的亲密弟子，也有自己的追随者）：

这些人为改善人类命运四处奔波；建免费客栈、学校、医院。出于对神的爱，经受千辛万苦。他们爱巴巴。伽德戈·马哈拉吉邀我到本特尔布尔，让成千上万的朝圣者达善我，虽然伽德戈·马哈拉吉本人在整个马哈拉施特拉邦被奉为圣人。

还有像维诺巴·巴韦这样的普通人，出于对人的爱，赤足奔波历尽艰辛。印度有许多这样的无私服务者。你们有的也在做同样的事，虽然自己也许不知道。无私服务即毫无自我痕迹的服务。最微弱的自我念头都会抵消一切。能成功地为人类做这类服务者寥寥无几——这甚至对圣人都不可可能！

在西方，也有从事这种服务者。例如，有一位负责麻风病院的医生。总是在麻风病人身边，全神贯注于工作，无暇想自己。他不知道美赫巴巴是谁。（注：指阿尔伯特·史怀哲[1875—1965]，德籍医生，基督徒传教士和神学家，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这样的人能做无私服务，可就连他们都不能接近我。为什么？因为头脑在。最微妙的念头都会制造束缚，阻碍他们知道巴巴。尽管如此，这样的人一离开身体，就来我这里，因为他们想的不是自己，而是为改进提高工作。所以他们来我这里。

之后巴巴说：“5分钟后，出去放松半小时。明天起，不做这种解释或谈话。我们将一同游戏玩笑。记住一点：神完全慈悲。永处极乐。他无法原谅一样东西，那就是伪装。一个无赖，若装成圣人，神不会原谅。”

休息后，巴巴继续：

你们将发现，《神曰》是一本非常独特的书。之前我从未透露

过这些东西。你们将通过头脑理解自身生命的缘由。你们读后，不要假装自己是神。除非且直到获得体验，否则什么都不是。

你爱我，就说爱；不爱，也公开说。你感到巴巴是阿瓦塔和神，就这样说；感受不到，就对世人说我不是阿瓦塔。我会满意。两者皆是我的。别做伪君子！

巴巴接着讲了一下次日的活动：将把拉姆玖·阿卜度拉记录的巴巴对古吉拉特语组的解释，读给他们听，同样内容也会对后面的两组复述。

我对向外界传播我爱讯的工作不满意。这项工作应当按我的希望做。这个我向古吉拉特语组强调过，也会对其他组提及。还有，我不喜欢工作者之间的争执，想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

曾几位男子告诉巴巴，一些人看见他在安得拉邦及其他奇异事件。巴巴声明：

迄今为止我从未施过一个奇迹。相比出自于我的、我们所看见的造物界，难道还有更大的奇迹！看见我的肉身、死者复活，这些对我都是新闻。

巴巴讲了一件真奇迹：

过去的两个月里，发生了两件事。一方面，我们接到北方邦有个亡童复活的报告。天衣派（裸体苦行）萨度，罗摩达斯，从他古鲁那里听说我，7月到萨塔拉见我。让他通过一扇纱窗达善。他原本接着去纳西科，参加辛哈斯塔法会。但据后来（克夏夫）尼伽姆的报告，他没去那儿，因为他从纱窗达善时，看见三体的巴巴——罗摩、奎师那和先喀（希瓦）。也许是那样，但那不是我施的奇迹，与灵性也毫无干系。

之后罗摩达斯想传播我的爱。他首先禁食40天。克夏夫·尼伽姆写信说，罗摩达斯接着去了北方邦某村；在那儿根本不可能介绍神。苦难使人念记神，可依我之见，人开心时会想神。罗摩达斯说服村长，让他做克坦。没几个村民到场。克坦进行中，有个小女孩死了。女孩亲属恸哭起来。罗摩达斯只好停下克坦。请听众听他讲美赫巴巴的爱、生平等等。

可他又很担心，因为这是他首次以美赫巴巴名义举办克坦，向村民介绍我。于是他叫亡童父亲把她抱来。他把女孩放在腿上，唱起克坦。他内心一定想了我，求我帮助，因为过了一会儿女孩复活了。

消息一传开，人们从周边村子涌来。

我提到此事，说这对我是新闻，跟我无关。（引起聚会者大笑。）很有可能归因于罗摩达斯对我的爱。村民的惊叹尊敬，不是对我，而是对“奇迹”。纳玛斯卡（致敬）不是向巴巴，而是向查玛特卡（奇迹）。在这条道路上，一个人必须成为尘土。我只能施一个奇迹，就是使你像我本人一样。

现在将这个奇迹同我的另一奇迹做个比较。你们有的一定见过孟买的纳罗吉·达达禅吉。他和家人多年深爱我。他妻子口念我的名死去，来到我这里。之后纳罗吉的儿子（特姆通）口念我的名死去。这没有影响纳罗吉对我的爱。其实很少人在最后时刻念记我。事后纳罗吉来到坪坡岗；我拥抱他，他感到安慰。上个月，10月13日，他的另一个儿子（诺泽），年轻英俊的飞行员——家庭的经济支柱，并将一部分薪水捐献给我的事业——死于飞机失事。去世前，他到萨塔拉见我，我当时叫他在飞行前持我的名。10月我在普纳休息两天，纳罗吉发来电报，说很抱歉打扰我，并告知诺泽的死讯。当诺泽在最后一息持我的名时，我和他在一起。在北方邦，一个其父母未见过我也不爱我的孩子，死了又复活。这里来自长期亲密爱者家庭的两个青年，却在念记我中早逝！

我凭我的权威说，事实上，没有什么生死。我知之。我们都在并将永远在永恒中。没有人死，没有人生。诺泽是枚珍宝。全家没一个人表露丝毫的情绪或悲恸。保持安然平静。相对哈默坡那个村的奇迹，我更喜欢这个“奇迹”。你们若要把巴巴与奇迹相连，就把我与这类奇迹相连。我正是出于爱，才打破家庭幸福，把爱者引向我。文卡特斯瓦拉·劳，尽管有困难，却在这儿。

诺泽的确是个珍宝。我说过，他在财务上资助父亲和姊妹，还把部分收入捐献给我的工作。不为失去这样一个珍宝而难过，有多么了不起，可想而知！这就是爱！

确实不存在什么生或死。而当你的妻子去世，你还是捶头顿足嚎啕大哭。也许库图姆巴·沙斯特里不会那样！

不要把我跟奇迹扯在一起。也绝不要认为，我会施起死回生之类的奇迹。不过，如果我剥夺去你的一切，你仍然继续爱我，那将是巴巴的真奇迹。卡塔·苏巴·劳，你听到这个，不必担心。这是

我解释真理的方式。在埃卢鲁达善活动期间，你把我们照顾得十分舒适一应俱全；我对你满意，不会剥夺你的任何东西！你不要担心，否则会睡不着！

我的长兄嘉姆希德很爱我。大家都知道。他是念着我的名死的。我接到他去世的电报时，正和修爱院的学生打板球。我叫人人都保持快乐，因嘉姆希德已来我这里。我甚至发了糖果。这发生在1926年。

今天是泰卢固语组的幸运日。每月12日点度内火，今晚6点钟我们到那儿。人心充满无限的念头。这个心有限，念头却无限。因此今天要在度内火中焚烧你们的欲望和念头。至少焚毁淫、贪、嗔念中的一个。

尼鲁已伴随我这么多年。他说他不要成道之类的东西。他只希望永远伴随巴巴。他最爱巴松蒂，其次喜拉，第三辟施拉（两种甜食一种鹰嘴豆小吃）。让尼鲁今天烧掉这三个欲望中的一个。

午餐后，1点半，撒晤斯组又在下美拉巴德大厅集合，巴巴继续。埃瑞奇用英语翻译巴巴的手势，库图姆巴·沙斯特里同时译成泰卢固语。

你们有5天在这儿。尽量多掌握我所传递的。你们也许不再有这样的机会。这个肉身注定有一天要放弃，也许你们再不会见到我。我放弃肉身后，成千上万人可能会来这里，其他人对他们讲巴巴，但跟你们此刻和我一起相比，那不算什么。在我肉身中达善我，是你们一生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亲自对你们解释这一切。所以要利用这个机会，仔细聆听。你们此刻听我所讲的，今后人们将在书中读到。我对你们讲的一切，都千真万确。

巴巴还谈到凯克巴德：

过去的若干年他一直伴随我；他有家庭，将一切献给了我。他出身帕西牧师阶层。家人住在美拉巴德山。他说，现今什么都不属于他，一切都是巴巴的。我接受了他的奉献。无论我去哪里，他总是不离左右。他已伴随我12年。从那时至今，他每天24小时持我的名10万遍。我的名成了他的呼吸。

1946年在美拉巴德山，他对我的神性有所瞥见。在所有的旅行和各地逗留期间，他都持续念名。1953年8月31日，他濒临倒下离开身体。他的体验持续至今。“每当我想见巴巴，就能见到。”他说。

我是如此无限，连我都无法测量自己的神性！你们为陪伴我而

来，因此我必须对你们畅所欲言。我每天向凯克巴德顶礼，因为他以应见巴巴的方式看见巴巴。他尽可能地达善我。所以，我把头放在他的脚上。当我顶礼满德里、穷人、萨度、麻风病人等等时，这种顶礼不是表演；也非谦卑的表现。我这么做是出于对人类的愛。

我必须把我的一切方面告诉你们。努力领悟我的话。我每次为工作和这样的聚会外出，寻找玛司特和其他旅行，都要凯克巴德把手放到我头上祝福我。最近在萨塔拉，凯克巴德流着泪对我说：“我认识到您的神性。您为何叫我把手放到您头上？我认识到您是谁。我看见并体验您是神的化身。您叫我那样做我不知有多难过！”我叫他无保留地服从我。这是惟一需要的。叫你踢我，你就真踢。这是我的命令。

凯克巴德还得前进，继续行道。他瞥见我，虽不是错觉，但也不是合一，那要高得多。对凯克巴德所体验的，我一无所知。假设凯克巴德此刻在黑暗房间睡觉。他说，他随时想要，房间都立刻充满光。这不是我的奇迹。这我本人不能做。我知道一点：我无处不在，无所不至。可我不能做那个。凯克巴德在光中看见我。相比房间里的光，就连太阳的光辉都不算什么。凯克巴德说，他看见那些，是我的恩典。但我说，这归因于他的信愛。我们还需要看见他成道。

提鲁马拉·劳因久坐石地板，腿发僵。巴巴注意到他不舒适，说：“你们谁想伸腿，别因在我面前感到不好意思。我们都在撒晤斯。若你们自由自在，我会高兴。我希望你们和我一起时无拘无束，要放松自然。”在轻松气氛和笑声中，提鲁马拉·劳和其他人纷纷伸腿。

巴巴接着谈了1931年他赴英国途中，在S·S·拉吉布塔纳号客轮同圣雄甘地的会面：

我首次赴英途中，甘地同船。他连续三天到我客舱，一次逗留达两小时。我当时用字母板。陪他来的马哈德乌·德赛留在舱外。甘地的心无与伦比；是纯金。他每次来，我都让他坐在我身边。他提问，我回答。我为什么给你们讲这些？因为跟你们在我面前伸腿感到自在有关。

一天，甘地用古吉拉特语对我说：“巴巴，您现在必须说话，以便全世界会听从您。”

他读过我的一些文献，还在一期《美赫讯息》读到我的沉默和

神性。我答道：“我不久将说话。”可仍然未履行诺言。因何？因为我的习惯永远是承诺又违诺，因为我永远超越一切的约束。我也把这个告诉甘地。他笑了。马哈德乌·德赛敲门说该走了。甘地却叫他等会儿，我们还在谈事。甘地承诺，印度独立后，他会来伴随我。这是他的话。瞧这老人的心！举世无双！谈完话，他要离开时，问道：“巴巴，您为何不穿戴土布衣帽？”他的话令我大笑，他拥抱我之后离去。

第四天，肖卡特·阿里来了。他也同船。他对禅吉说，希望向我致敬。我让他进舱。他吻过我的手，坐到我身边椅上。可他太重了，椅子压断，鲁斯特姆、禅吉和我自己只好扶他站起。每当发生滑稽事儿，我最享受。我喜爱笑话甚于严肃谈话。人人都应表情愉快、友爱和开朗，尽管内里可能在受苦。

巴巴要去帐篷给来参加度内火的阿冉岗村民施达善。他说：“我这样下去，将没完没了。点度内之前，你们出去放松一下有好处。我们应当自由敞开。”继续说：

我不想对你们隐瞒任何东西，所以要把彭度对我说的话，告诉你们。他说，你们有个人去找他，问能否捐些钱给我。现在我就此跟大家谈谈，澄清一切。

我现在的一切皆归因于五位赛古鲁。不仅本次化身，而且他们每个时代将我带下时皆然。这在《神曰》中都有说明。读完此书，你会在一定程度上明白你是谁。但那不会让你看见我的真相。为此，你必须对我有强烈的爱。这本书是我亲自在字母板授述的。邓·斯蒂文思带来几本。书在美国有售。读过几章的人对我产生兴趣。他们认为用字母板写这么一本书甚为独特。想在电视上看看我是怎样使用字母板的。

巴巴讲了上周古吉拉特语组在时怎样拍了电影。

巴巴又阐述了赛巴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赫兹拉巴巴简、纳拉延马哈拉吉和塔俱丁巴巴的个性：

赛巴巴是完美的化身。谁来拜访，他都直接要他们交出所有的钱，掏空口袋。他抽水烟、咳嗽吐痰。一次古斯塔吉去看他，被他掏空口袋。赛巴巴有多伟大，你们毫无概念。他给身边的人固定工资。有一个巴拉巴巴。赛巴巴把来访者从口袋中掏出的钱，每天拿出100卢比

付给他。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尊敬他，在他身边唱着巴赞和卡瓦里。达善者中有一半人爱他；另一半纳闷：他拿人的钱，怎会是圣人！如今你们看见赛埃舍、赛曼地（寺庙）、赛火柴、赛电影、赛这赛那。到处是赛庙。这一切都来自于那些他在世时怀疑他的人！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在舍地的堪多巴庙，呆了三年，仅喝水维生。只有他知道赛巴巴是谁。他是那么伟大，即使他的恩典降临尘土，尘土也会转化成神！马哈拉吉就是如此伟大。可他与赛巴巴相反。他不接受钱，会把捐钱者赶走。逐渐地，他接受人们出于爱给他的供奉，所以现今你们（在萨考利）看到乌帕斯尼斯坦和乌帕斯尼纳伽。

第三位是巴巴简——宇宙皇帝！她习惯坐在楝树下，从不睡眠，不管风雨寒暑。满德里大多数都见过她。她虽年迈，满面皱纹，却精神矍铄。她不接受钱——没有兴趣。无欲无求。帕坦和俾路支士兵对她毕恭毕敬。她休息后，手拿棍子站起，那些强悍男子全跑开。正是她为我打开道路，一瞬间让我知道最原始状态。

赛巴巴跟人要钱，马哈拉吉不感兴趣，巴巴简是有人给她也不接受。

纳拉延·马哈拉吉身材矮小，跟古斯塔吉差不多高，但更瘦。他总佩戴珠宝，服饰华贵。他从不直接要钱，但对身边人的说话方式，实际上等于委婉要钱。

塔俱丁巴巴对所有的环境情形——对一切，完全无动于衷。如今成千上万人涌向他的陵墓。你们应当意识到，我由五位大师的全部五种特质构成。是他们将我带下来的。

那么我呢？有必要让你们了解。有助于你们的工作。如果有人要了解巴巴，就应该知晓一切。这个也告诉了邓·斯蒂文思。爱我者将会爱我；反对我者不会影响我。我将依然如故。

常住满德里已跟我生活了30多年。他们知道我跟钱毫无干系。自保持沉默之日，我就没摸过钱——除了给穷人和玛司特之外。我身上从不带钱。我一无所有。只有爱。爱者寄钱给我，我怀着爱接受，怀着爱分配给我的工作。我对钱没有需要。也从不索要钱。但过去很多年人们会寄钱。总是有钱进来。韦希奴会告诉你们，在我名下出去的约有一千万卢比。没钱时，满德里得靠酸辣酱面包生活。有钱在，就有食物、埃舍、医院、收容所。

一些满德里问，巴巴为什么经常建了又拆，不建固定埃舍？这是因为我超越所有这些东西。我没有永久埃舍。爱者的每一颗心就是我的埃舍。我们有钱时，就用于我的工作。很多年就这样过去了。这些年，钱是怎样经我的手流出！我这里没有奇迹，比如能从座位底下掏出几十万的瑜伽士！

有时候需要时，我会问美赫吉或纳瑞曼要钱。有时候，我像纳拉延·马哈拉吉，拐弯抹角要。有时候，不用我要，钱自动到来。有人时不时把一笔钱献在我足前。有时候，我拒绝接受——尽管捐款者诚恳请求。如今我的名下没有一块地产——包括美拉巴德和坪坡岗。我只让我的最后安息地保留在我的名下。

这里曾一度（1927年）是个大机构：满地男孩子，还有家庭、满德里、客栈、药房。人人都有事做。后来全部拆掉，迁居托喀。我在那儿禁食。当时，发生三件奇妙事。阿美纳伽的穷人会去托喀，从仓库领取粮食配给，满德里发给他们。我多次禁食。一名满德里（普利得）关在屋内三年，只喝牛奶。不可出屋、读写或与人说话。我自己会禁食两三个月，只饮水。我在托喀禁食51天。结束后，喝了几天橙汁。我禁食结束，埃舍男孩们很高兴，要把我扮成奎师那，用轿子抬。我肠胃敏感，很瘦。尽管如此，我脸上必须保持愉快。为何？因为我是阿瓦塔！因坐轿子，我被胃痛折磨了整整两个月。

一个耆那教徒到托喀见我。对我说他想成道。我问他会不会照我说的做。他回答，愿把头献在我的足前。我问，他愿不愿提供一万卢比，用作我身边人，尤其男孩们的生活费。他提出种种借口。我对他说：“你说愿将生命献在我的足前，却不肯付一万卢比！”

有一次，一位瑜伽士去那儿。告诉我，他想要神。我叫他呆在树下，不吃不喝，等下一步指示。他呆了七天。第八天，满德里见他跑掉了。

巴巴换话题，说：

在安得拉和所有中心的工作者之间，存在着分歧。我都知道。我将一了百了解决这个问题。11月14日，下午将有济贫活动；15日，参观坪坡岗。我若没患感冒，将给予每人两分钟的个别见面；个别会见不行，就集体接见。

萨考利的高达乌丽·麦让我想起，我是奎师那时的雅秀妲。我要阿迪看看，高达乌丽会不会来，像上周那样。撒晤斯后，我有心

到萨考利呆两天。高达乌丽向我保证，我会受到欢迎。

巴巴回到钱的话题，说：

每当我钱来，我就充分利用。怎么用？有臣服一切者，完全依靠我。这儿有几个家庭；过去很多年来都依靠我，更不用说我为玛司特、萨度、穷人等的花销。要给满德里提供必需品。钱够的话，我就用于玛司特、穷人等等。这些年来，钱怎么来怎么去，没保存记录。不过，我没有接受对任何人的责任。我是孤家寡人。有钱来，我没有义务给任何人。每个月包括家属在内的全部花费是8000到10000卢比。

在美国，伊丽莎白·帕特森捐献出全部现金和实物。她深爱我，我也爱她。她把（默土海滨的）500英亩土地，转到我名下。这块地，包括几栋房子和其他建筑。可开始新生活之前，我把这些都给了不同团体。并为那些爱神者和行道者做了具体安排。

巴巴谈到新生活及其艰辛，接着说：

我最近在萨塔拉闭关之后，韦希奴问：“下个月的开销怎么办？”我告诉他，我打算召集爱者和工作者聚会。闭关后不久，我就想到这次撒晤斯活动。可韦希奴问我，下个月就没钱买食物了，怎么可能为聚会提供食宿？

于是我通知全体满德里，挑选20人要他们分别捐款至少1500卢比。后因许多人表示乐意出力，名单扩大。迄今募集的30000卢比中，我同彭度作了安排，给他20000用于聚会者的膳宿交通等，10000卢比用于4场济贫活动。当时还缺5000卢比，卡纳克丹迪医生和库图姆巴·沙斯特里，主动提出补足和给更多帮助。我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他们又寄了10000卢比，支付下个月在萨塔拉的费用。我要什么他们寄什么，他们所表现的爱和服从，令我满意。

此刻，我的口袋又空了，赛巴巴进入我的身体。现在赛巴巴说话了！

我给你们讲了下一年的计划。不要视作承诺。我一个承诺都未曾违背。“离开”表示离开。我可能回来。奇迹可能发生。我可能打破沉默。这个画面在我面前。我必须为那些多年依靠我者做好一年的安置，提供膳宿。我想无牵无挂地走。我必须保证14个月的安排（包括1955年12月和1956年1月）以及1956年2月以后的安排。邓·斯蒂文思也会将此告诉西方爱者。他们也会寄钱给我。

在场者，若有条件给，就怀着爱给。不能给，在他们的爱和我之间也不会有隔阂。西方爱者会寄。古吉拉特语组会捐。泰卢固语组也可自由地给。为那 14 个月的所有汇款，由卡卡·巴瑞亚接收。如果哪位手头紧，至少捐一卢比，表示你分担了我的工作。怀着爱给一卢比，意义超过没有爱的几千卢比。

巴巴打手势开玩笑：“不过，那些能给几十万者尽管给！”

埃瑞奇喊道：“谁能给 10 万卢比？”

马德拉斯的 A·C·S·查瑞反问：“为什么不能？”

“现在别给卡卡·巴瑞亚，”巴巴继续，“回到家乡；可以从那边寄。收款人卡卡会列出捐款者名单。不要挨门讨钱。可以告诉别人，但不要强迫。坦诚讲述你们在此听到的一切。

“彭度将准备一份撒晤斯活动收支报告，所剩余额将全部汇给苏亚那拉纳医生和库图姆巴·沙斯特里。还会将财务报告复印件寄给在场的每个人。”

阿迪说：“哈吉万·拉尔肯定会寄捐款。”

巴巴回应：“这和其他余款尚未收到。收到后汇给卡纳克丹迪医生和沙斯特里。”

巴巴突然离开大厅。约 5 分钟后返回，对聚会者解释，他去了房间，因他差点没忍住咳嗽。

巴巴接着提起 7 天禁食的话题，20 名男子站起。巴巴评论：“我很高兴这个组不止 5 人准备好禁食。但这 20 人中，我只选 5 人，其他的别难过。我对你们都满意。我要库图姆巴·沙斯特里在提出禁食前三思。整个时间关在屋内靠水禁食 7 天容易。大阿迪曾靠水禁食 21 天。”

巴巴选了考杜瑞·克利须纳·劳、Y·兰伽·劳、卡纳克丹迪医生、库图姆巴·沙斯特里和 T·美赫·帕萨德，说他稍后会给他们进一步指示。接着告诉那些未被选的：

别担心。你们因愿意禁食，已经禁了食！你们站起时决心真诚，所以别难过。

我知晓一切。我无限智慧，故超越智力；我处于永恒极乐，尽管生命的每一刻都在受十字架刑。这千真万确。同时我是你们全体里的一。绝对没有区别。你一旦体验，觉知永远在。我不伟大，你们也不渺小。我们皆一。

你们拜见圣人、伴随他们、向他们致敬，我丝毫不反对。他们都在我里面。倘若你们认为，某人是值得尊敬的大圣，为什么不该尊崇他？

虽然你们分成小组，对我而言你们皆一。不过，你们如果想知道神，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我的衣边。你们如果在乎神，真诚渴望结合，那就紧紧抓住我的衣边。但你们若有其他欲望要满足，想要健康、财富、子女——就别来找我。有许多圣人能满足你们的欲望。

我是夏-沙达伽——在伊朗，这指垄断贸易的大富商。

巴巴叫阿娄巴读哈菲兹的诗，并解释如下：

有三类商人：

- 1) 垄断生意的大富商；
- 2) 批发商；
- 3) 零售商。

如果你需要针这样的小东西，会去找零售商，不会找批发商，肯定不会找大富商。所以，为了身体和物质欲望来找我，徒劳无益，因为我不做这种小买卖——施小恩小惠。

时至5点，巴巴和泰卢固语组走到大厅对面的帐篷。阿冉岗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在此达善巴巴。因是度内日，有大批群众，唱巴赞和克坦，为巴巴戴花环、献椰子、燃香。巴巴敲了会儿鼓，与他们打成一片，使村民们感到，仿佛他就是阿冉岗人。

下午5点40分，巴巴在度内旁落座。满德里和聚集者排队，依次接过埃瑞奇给的一小块檀香木，又被巴巴拥抱或拍一下，之后将木条扔进火中。巴巴上午曾对他们解释，檀香木代表他们希望献祭并焚成灰烬的某个欲望。

埃瑞奇把车开来，6点，随着“捷巴巴！”欢呼，巴巴驶向美拉扎德。离开前，巴巴跟邓·斯蒂文思道别。邓按巴巴指示在印度参观了盘奇伽尼虎谷山洞和阿杰梅尔的姆伊奴丁·齐西提陵墓之后，当晚要启程回美国。弗朗西斯·布拉巴赞将逗留整个月。泰卢固语组的第一天撒晤斯结束。

11月13日星期天，早晨7点半，巴巴回到美拉巴德，在小屋和满德里议事半小时，之后来到大厅，泰卢固语组已到。巴巴一进去，就有聚会者向他献花环。巴巴说：“我知道，你们怀着爱给我戴花环。可第一天，你们几乎人人都献过，足够了。我只有两件上衣，我喜欢身上穿

的这件粉色的。这样天天戴花环给弄脏了，才穿一天，就得拿去洗。”

巴巴询问谁昨晚没睡，几人站起。问原因，发现大部分人着凉咳嗽。泰卢固语组逗留期间，尼鲁格外忙。对病人，他让提供专门的易消化食物，可他们吃了，还要吃撒晤斯饭菜，认为这是巴巴的帕萨德。

有一位说睡不着觉，对巴巴解释：“您叫我们持您的名 14 遍，就寝前我念了，可我不满意，想一直念，所以失眠了！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

巴巴大笑，答：“别少于 14 遍。你喜欢念，可以多念。”

阿狄·杜巴希也说没睡，尽管巴巴指出他看上去生龙活虎。“你要是睡不着，别担心，”巴巴建议。“我连续 15 天不睡。常住满德里有的因通讯、算账等彻夜不眠。满德里都是珍宝。没人比得上埃瑞奇。我说这些，埃瑞奇不喜欢；在我看来，这是他的缺点。

“我们在外旅行或联系玛司特时，15 至 20 天日夜兼程，缺少规律和适当的食物或休息。所以，你想睡就睡。不要试图保持清醒；别让念头干扰。努力睡。睡不着，也别担心，就持我的名！”

巴巴最后说：“针对我的工作，我想澄清几点。我不喜欢目前的工作方式。”并叫埃瑞奇复述了他对古吉拉特语组讲过的每一个要点。

之后，巴巴说他接到德里、德拉敦、印度中部和南部女爱者的信件电报，都问：“为啥这样偏心？您只召男子，不召女子。为啥不能为女子单独安排？”巴巴评论：

对于我，没有什么男或女。我超越一切。既然你们区别男女，何不也给女子一个达善机会？麻烦在于，妇女会带小孩过来，自然丈夫们也会跟来。因此，那样的聚会不现实。彭度得为每家建一间小屋。

此刻你们在这儿，你们的妻子照料孩子家务。她们若是带孩子来，自然得关照孩子，结果只是陪伴孩子的撒晤斯——我会跟他们玩耍！此外还有旅行麻烦。你们能忍受膳宿上的艰苦和不便，对女子则不同。

我一点儿不反对给女子撒晤斯。我也考虑过——只是想法，不是承诺！本次撒晤斯后，如果 12 月我有时间，也许会到不同地方，只访问一日，为女子施达善。在西方，邓·斯蒂文思也被问起同样的事情。从 2 月 15 日开始，我将离开满德里。这都取决于我的活动安排。我也有可能甚至不去西方。在印度，我可能到安得拉、哈默坡、

中央邦、孟买各呆一日，专给女子达善。如果定下，我会通知你们。

这一年里，我将离开所有人，我必须为宇宙并为本次撒晤斯做重要工作。虽然给女子达善和其他工作，无法跟该工作相提并论，可爱者的爱也不是无关紧要。

爱本身就伟大。离开之前，我有很多事要处理。尽管如此，为尊重爱者的意愿，我想去安得拉邦两天——在你们选择的两个中心各呆一天。如果你们方便，就安排；不方便，也别担心。

来自卡基纳达的一位男子请求：“巴巴，您到安得拉时，请用我的车。”

巴巴回复：

我若去，一定会用。我现在用两部车，一部美赫吉的，一部纳瑞曼的。我自己没车。有人把车给我用，我就用。

我很喜爱南方。我在那儿有联系，这个你们理解不了。我与你们所有人无处不同在。可行的话，就挑选两个中心——各达善24小时。只有女子，没有男子。在每一处的24小时内，我也许拨些时间给儿童达善。但这次不是公众达善——只对女爱者。她们也可以传播巴巴的爱。我想要特选的女爱者做我的工作。但对我的建议不能折中。别故意叫小孩去。那会造成麻烦。也别担心我这两天的舒适、睡眠、休息、食物等等。

巴巴接着叫达纳帕希·劳医生把脉。医生号完脉，说正常。

埃瑞奇说：“你们一定注意到巴巴的表情变化。你们可能发现有时很开朗愉快，有时憔悴疲倦。这跟某些情绪有关，偶尔巴巴的心情在短时间内迅速改变。”

“我对你们都非常满意。”巴巴继续。

整个造物界都是想象的结果，心的产物。束缚你的是心，让你自由的也是心。你永远地自由，根本不受束缚。因为心，你才发现自己纠缠于幻相。这一点你能理解却无法体验。你必须止息和根除自己的心。你一旦看见我的真相，一切都会消失。届时，你将发现你自己即你自身的永恒大我。

何为恩典？假设某人100%准备好，然后证悟自己即神；那不是恩典。假如最大的罪人在我面前，我心血来潮，就能使他在瞬间证悟神。这是恩典。一旦我的恩典降临任何人，他就在那一瞬间成为我。但恩典非常非常困难。我总是准备给予，却无人准备好接受。太阳

正将光辉照耀万方。可这儿，我们在屋顶下，因此阳光无法照到我们。你自己造了屋顶。拆除它，你将发现你自己就是光和太阳。我的恩典持续流溢，这个自我“屋顶”却阻碍你接受。

我对你们说的一切，你们听到的关于灵性、爱和工作等等，都能在书中看到。但就实在而言，所有这些本身并无价值。《神曰》本身是完美的，可就连它也不能与真理相比。造物界都是怎样发生，在《神曰》中有解释。圣典所述无异。

如果我的恩典降临你，你就成为我。但为了恩典降临，时机必须适当。恩典到底是什么？不是廉价品。假设你在这儿，我想让你像我一样；这就是恩典。

有坏念头，别担心。要担心你会忘了我。你若尽量多想我，就没什么会影响你。

接下来，上午9点15分，稍事休息。重新集合后，拉姆玖记录的巴巴对古吉拉特语组的讲话被宣读。巴巴进一步说明了几个要点。

午饭后，下午1点25分聚集，M拉贾穆罕默德站起，准备念玛里克阿加纳·劳写的一首祈祷诗。巴巴打趣：“要以心跳不加速的方式念诗。有些人在我跟前心怦怦跳。比如埃瑞奇，我让他去休息，中间叫醒他，他就心跳厉害。”

拉贾·穆罕默德以清晰低沉的声音朗诵了祈祷诗。之后巴巴解释：

你自己乃是面纱。怎样揭去？前面说过，真诚地持我的名14次，莫少。继续念“巴巴、巴巴、巴巴！”有一天面纱将被撕毁。我会做这个。在我给你爱礼之前，你得不到——不管怎样静心、念神名和膜拜。我一旦给予，面纱瞬间揭去。我知道谁能够从我这儿得到爱礼。当一个人接受时，其嘴唇封缄，连一声“啊”都不叫。有人情绪激动，就流泪、念神名，展示感情，人们把他当作爱神者。但我可以权威地告诉你，他不是什么爱神者。

你只要没接到我的爱礼，就无法认识我。但你如果接受我是阿瓦塔，就能执行我的命令。而这个服从远远优于爱。

我也许好也许坏，但你如果把我视作阿瓦塔，就只管服从我。你如果对我的阿瓦塔身份有一丝怀疑，那么你对我的膜拜、献花环和崇敬，将不仅是纯粹的虚伪象征，而且将使你跌入深坑！这种警告我不是第一次给你们；多年来我一直在给。“放弃一切，跟随我”

是何意？就是服从我！

在我开始沉默之前，有个人到美拉巴德找我。哭着说：“巴巴，留下我吧。我是为此而来的。我会百分之百服从您。”

他有妻子儿女。我问他，如果我令他割断孩子的咽喉，他会不会。他说会。我又叫他赤身裸体到城里转转。

他回答：“我怎么能那样做？”

我对他强调：“我只是给你一个服从的概念——那有多难。我绝不会叫你割断孩子喉咙，也不会叫你不穿衣服上街。”

我希望你们有这样的服从。你们若对我有爱，持我的名就别少于14次，还要怀着全心全意的爱念名。

明天，上午9至10点是济贫活动。10至11点个别接见，下午1至4点同样。11月15日，在指定的8小时内也是接见。下午4至5点半，将有布拉-卡塔节目（泰卢固语民歌）。

现在我希望了结工作上的混乱。同样的话我会告诉每一个语组。

随后，提鲁马拉劳用英语宣读一段《真正工作》，同时译成泰卢固语：

怀着诚意和爱为神工作，即是美赫巴巴的工作，出于对神的爱这么做者，永远属于神。

但一个人能够为巴巴做的最伟大工作，乃是过着爱、谦卑、真诚和无私服务的生活，其中没有丝毫的虚伪。巴巴爱一切众生；要想有效地帮助别人认识到这一点，他每一个爱者的自身生活必须是一个光辉榜样，以便他的爱能成为传播巴巴的爱和真理的媒介。这种生活和这种爱至关重要，并担负着至高责任，因为在每一个思想、言语和行动背后，是遍及一切的真理力量。

那些为我工作者，必须自己践行宣扬的东西。拿巴比拉朱为例。他心地善良，热心为我服务。各地奔波，宣扬我的伟大。“放弃世界，都是幻相，只想巴巴！”等等。大批群众听他讲，欢呼“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就在那时，假设来了电报，说他全家在车祸中遇难。刚才还建议群众放弃世界等等的巴比拉朱，接到电报，自己却语无伦次。那些人看见他这样，会怎么想？当你本人缺乏支撑言语的力量，去告诉群众又有何用？如果你不能实践所说教的东西，最好什么都别说。

如果巴比拉朱不受消息影响，人们会感动，认为他所说的一切

皆幻，对他真的是幻相，从而开始爱巴巴。假设他对消息甚至表现得高兴，告诉人们说他的幻相如今减少了，那么人们就会相信他是真心实意地做巴巴的工作。

再举例：巴比拉朱说“美赫巴巴是本时代阿瓦塔。爱他，唯有他值得爱。别发火，咽下怒气，别打架”等等。就在那一刻，有人打他耳光，巴比拉朱立即把爱忘了，回手报复。人们会怎么想？你们会生嗔念，但不要表达。没有这些念头，将会像草木顽石。你们头脑可能会发怒，但不要让心灵知道。如果巴比拉朱做不到，就不应对他人说教。

左右无知的群众容易，可即使你们努力聚集千万人，会对巴巴有何帮助？如果是我的意愿，你们能召集千百万人。

假设我叫巴比拉朱坐到树下，兰伽·劳去对人说，树下坐着一位圣人。成千上万人会来达善巴比拉朱，给他戴花环。用这种聚众方式，能做巴巴的工作吗？个人来讲，我不想要大批群众。我想要真诚的灵魂。

巴巴讲了法吉尔·布阿的例子：

在这里的疯人埃舍，有个来自普纳的人，叫法吉尔·布阿。一次，有个穆斯林从普纳来看他。在这里住了一两天。疯人埃舍拆掉时，把疯人全部遣返原籍，送法吉尔·布阿回普纳。看谣言是怎样蛊惑无知民众的！法吉尔·布阿完全是个疯子。印度充斥着所谓的灵性气氛。法吉尔·布阿回到普纳，那个穆斯林传谣说，法吉尔·布阿跟随我数月，是我的继承人，因为穆斯林发现他打着古怪手势。现今，这位法吉尔·布阿有大批崇拜者，被当作圣人。事实上他只不过是疯子一个！

巴巴又举了维布提的例子。1925年巴巴开始沉默之前，他来找巴巴。

维布提按照我的指示，住在这里，做佳帕（念神名），禁食。过了些时间，他自作主张回到原籍纳西科。开始对人说，他是巴巴的继承人，吸引了大批跟随者。接受人们的敬拜。

消息传到我这儿。我叫大阿迪通知他，这样对他不好也无益。他不肯听从。结果，他跟一名女子有了牵连，当她怀孕后，他放弃表演，回来了。那时他已传染上麻风病。看他回来，我宽恕、拥抱他，让他留下。之后令他徒步走遍印度，全程乞食。他照办。回来时痊愈了。

维布提仍在做我的工作。

在印度，人们看见个蓄须穿卡夫尼的人，便去崇拜。所以聚众容易，但没好处。少数的真诚者，能有效地在群众中做我的工作。他们的爱将使我在众人眼中显得伟大。

巴巴总结：“让你们自身的生活，成为我给他人的爱讯，以此在大众中间表现我的伟大。”

巴巴叫大家离开大厅，只让安得拉委员会成员留下。这个委员会的成立，原为在安得拉做美赫巴巴的工作。但在一些成员之间，如常出现分歧。巴巴对他们说：

在这个场合，我希望你们都忘掉过去的一切。今天完全敞开心扉。什么东西都不要隐瞒，什么人都不要怕。想想我的伟大。巴巴下降到平等的层面。在拉贾蒙德里，我解释了我的工作，取消了K.D.R.M.，不主张建立中心。每一颗心都是巴巴中心。后来你们一定是决定为巴巴工作设个中心办公室。产生误解是自然的。当时我在闭关。有人听说这个误解，在我闭关结束，告诉了我。现在，首先我希望你们都忘掉过去的分歧。照我说的做。

我希望你们首先在自己中间创造爱。撇开他人，你们能否彼此互爱？你们若不能彼此互爱，就不能在他人中间创造对我的爱。那不可能。假设一列火车有两个引擎，必须从这里驶向远处。如果引擎不齐力拉，火车就到不了目的地。如果一个引擎朝一个方向拉，另一个朝相反方向拉，火车就动不了。

因此我敦促你们，首先在你们自己中间建立友爱关系——然后对他人讲。否则，根本别讲。现在告诉我，你们会不会彼此互爱？不能，就离开委员会。这很难，基本不可能。你们都爱巴巴，可你们头脑分歧。如何让头脑一致？比方，达纳帕希认为，他在安得拉有影响力。他爱巴巴，四处奔走，服从我。玛里克·阿加纳也许会说，这老头缺乏常识！“我跟重要人物接触。我知道该怎么做巴巴工作。”达纳帕希又会说那不对。玛尼克亚拉·劳会说两人都错！他年轻，知道跟这两个老古董（达纳帕希和玛里克）相比，他更有能力做好工作。达纳帕希·劳会问，谁负责财务？兰伽·劳？不行！

假设达纳帕希请求巴巴，不要让兰伽·劳负责财务，因为他家食不果腹。让他负责，可能出乱子。头脑就这样善于欺骗你。放下立场。

彼此互爱，友好交谈；否则，我就自己做工作。你们在这个基础上工作，我就会满意；但首先要努力在你们自己中间创造爱。没有分歧，就没有工作；但要尽量用纯净的心，消除这些分歧。假设达纳帕希对你说什么，你表面上同意；但又觉得你没机会说出你真正想说的话。我从来不成这种妥协。

现在告诉我，你们愿不愿意在这些条件下工作。也就是首先你们必须在自己中间创造爱。假设巴巴外出一年，他不在时，你们必须在友爱气氛中进行工作。之后我会处理。但这一年，你们必须友爱工作，没有争执或冲突。你们能做到吗？

库图姆巴·沙斯特里说：“我们会努力，巴巴。”

注意！时机到了。这之后，不会再有机会。你们所谓的巴巴工作是什么意思：派人出去敲锣打鼓，宣布巴巴是阿瓦塔？还有别的什么方式宣传我的事业？让你的生活成为活榜样，使别人感到你们爱巴巴。那才会感动他人。给别人讲我的生活和言语，但千万不要夸张！别把奇迹和我相联系。你们说巴巴是阿瓦塔；有人不信，你们也不要懊恼生气。尽量怀着爱平静地解释。你们如果有适当的渴望和热情，就能做到这一切。那时我将为你们洗脚！你们要怀着爱做。

兰伽·劳说：“您不在时，我们会更诚实更努力工作。”

“我会离开一年。这我已告诉古吉拉特语组，还有邓·斯蒂文思。我不在时，你们要保持心灵纯洁，努力彼此互爱。我回来后，会处理这一切。”

“我们需要提鲁玛拉·劳的帮助。”兰伽·劳说。

有影响力的提鲁玛拉·劳回应：“我没能力向中心组织伸出援助之手。我对巴巴的信爱告诉我，你们都是我的朋友，但我没时间在中心工作。我的心永在巴巴足前。我能做什么都会做——但不是作为委员会成员。不过，开会我会参加。”

巴巴建议：“别约束提鲁玛拉·劳。让他自由。他愿来时来。出现分歧，可以征求他的意见。他有时间，会帮助你们。但不要让他一定参加你们的会议。总之，他不希望自己涉入中心的工作。”

提鲁玛拉·劳说：“我会协助你们，但我应当了解什么是什么谁是谁。我会来像普通人那样工作。如果你们提前通知我，我会参加会议，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

巴巴终止讨论，告诫：“你们必须彼此友爱信任。不要猜疑人。这对你们是小事一桩。现在告诉我，你们愿不愿彼此互爱互信。”

兰伽·劳宣布：“我已放弃！”

达纳帕希说：“我会帮助在我们中间创造爱，然后，我们每人都将传播您的爱讯。”

巴巴逐一问每个人。都说他会履行他的希望。

巴巴改变话题，讲了如下的故事：

我在德拉敦时，有一位文学硕士斯瓦米来见。（注：指不能服从巴巴给他的“三项简单命令”的北方邦的斯瓦米·帕若玛南达。）他是德里学院的教授，感动了我的心。他见我时，表示会照我的话做。后来他遇到巴巴爱者，说我已使他成为我的继承人！并以我的名义，收了一个爱者的500卢比，收了另一个爱者2000卢比。这两个人还没有见过我。其中一个甚至写信给阿迪，请求达善并解释了事情经过，表示对我的爱。

重要的是获得爱和给予爱。一切都融入爱。正如一家人在爱中亲密无间，你们也要彼此亲如一家。彼此互爱，然后告诉他人彼此互爱。即使全世界反对你们，也别苦恼。世人不知道你们做什么。别为之恼怒。从不灰心。这儿似乎只有几个（真爱者），不过，你们如果适当地跟随我，就会改变全世界。

我会外出一年。不要跟我或埃瑞奇通讯。安得拉邦的任何人都不得直接同阿迪通讯，应当通过安得拉中心来做。

有人打你耳光，就友爱地握他的手，对他说：“爱巴巴！”但无人这样爱巴巴，甚至包括我！

巴巴停下，应工作者的要求，同他们合影留念，摄像师是拜亚·潘代。茶后，下午3点10分，全体到大厅。巴巴要库图姆巴·沙斯特里概述了会议上发生的事情。卡塔苏巴劳面露不满。巴巴评论：“我想卡塔苏巴劳心中沸腾！这可以理解，因为我在埃卢鲁时，他盛情款待我，为我和满德里的食宿等支付全部费用。你们怎么没让他进委员会？”

达纳帕希解释：“我们只要工作者，而非爱者。我们只挑选那些能为工作花时间花钱者；否则，我们就无法运作。我们不在乎其他人！”

巴巴问：“达纳帕希，对我说明白，你的‘我们不在乎其他人’是何意？我知道你这么说不不是发自心底或怀着恶意。因为你戴着新假牙，

结结巴巴！”

达纳帕希说：“对，巴巴，我说这话不想伤人感情。”

巴巴叫卡塔·苏巴·劳站起来，当众坦露心声。他忿然说道：“我也许不是工作者，可我是巴巴爱者！我信爱巴巴，在我家花园他坐过之处建了庙。每到周末，人们来顶拜他。我认为，我成为委员会成员，能够有所贡献。它何时成立我都不知道！他们从未叫我加入。我感到被冷落。我对委员会的运作方式不满意，感到爱者之间缺乏合作。”

巴巴问兰伽·劳：“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兰伽·劳对指责予以反驳，又补充说有些话他希望私下跟巴巴谈。

接下来是委员会成员与苏巴·劳之间的激烈交锋。巴巴干预：“我一直对每个人说：每个爱者的心都是我的庙宇，爱者本人就是祭司。卡塔所言属实。他说他爱我，可不懂灵性。他希望自己、家人和他人崇拜我。这就是爱我。埃卢鲁的其他人忽略他对我的爱。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将解决你们的所有困难。适用于所有人——各地的爱者和委员会成员。

巴巴继续：“关于为我工作而成立的安得拉委员会：第一首要的是，让成员之间彼此互爱。然后再到不同地方，对他人讲爱。

“首先，在你们自己中间和内心建立爱，然后对他人谈论爱。安得拉委员会之外的一个真爱者，能比委员会成员更有效地工作。是对我的爱在做这项工作的，无论是不是委员会成员。每一个爱者都能做这工作。不存在一个成员比另一个更伟大。让巴巴在你们心中。

“从1956年2月15日起，我将去某地闭关一年。每个工作者都应当爱我并传播我的爱。至少这么做一年。之后我会照看。但不要通讯之类。你们可给阿迪写信。”

达纳帕希提议：“任何通讯都应该通过安得拉-美赫-曼达办公室进行。”

巴巴纠正他：“不要试图用纪律约束我的爱者和他们对我的爱。人人都应有机会表达爱。”

“假设你疯狂爱上一个女子。你给她写情书，满篇甜言蜜语，尽情抒发对她的爱和激情。如果你的情书到她手里之前，拿给你家长辈看，你乐意吗？”

众人大笑，玛里克·阿加纳解释：“达纳帕希医生的意思是，除了家事或私事，涉及巴巴工作或与委员会有关的通讯，都应通过我们办公

室。起码给委员会寄一份副本。”

巴巴说：“你们想致信阿迪，可直接写给他。但若涉及安得拉中心的事务，就把副本寄给他们的办公室。如果给我写情书，就不必寄副本给他们了！可我若是还不知晓你的爱，写信又有何用？对吧？”

库图姆巴·沙斯特里说：“巴巴，达纳帕希说的话，跟我无关。”

巴巴回应：“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他所说的有关工作，无关爱者。”

卡塔·苏巴·劳埋怨：“有许多工作者，可成立委员会时，为什么没有邀请所有的人？为何只邀请埃卢鲁和塔德帕利古德姆的少数人？”

达纳帕希正要发言，巴巴打断：“你一时口误，已经让卡塔烦恼了一小时！你再不自觉说些什么，将制造更多误会！”

玛里克·阿加纳说：“成立委员会时，我考虑到邀请那些能花时间做巴巴工作和受过教育的人，以便能对人们解释事情。卡塔不懂英语，更重要的是，没时间。我从安得拉各地邀请人。我知道卡塔是虔诚的爱者，在埃卢鲁做巴巴工作。但不可能从埃卢鲁同时又从其他地方邀请每个人。所以从每个地方邀请了几个。”

巴巴说：“如果你的话是真的，就没问题。那样，卡塔应祝福你们！”

玛里克是用英语讲的，卡塔听不懂，并对巴巴说了。于是巴巴叫玛里克用泰卢固语复述一遍。T·V·S·普若萨德告诉巴巴：“委员会组建时，我在场。一切都反复详细讨论过。我是见证者。”

库图姆巴·沙斯特里说：“两个苏巴·劳都希望我说些什么。”（有两个人叫苏巴·劳。）

有一名聚会者打断：“你都详细讲过，他俩希望你对他们说。”

沙斯特里正要讲，巴巴说：“我今天已告诉委员会成员，要把过去忘掉。将来，他们要在和睦友爱的气氛中工作。如果你们自己中间有爱，就会传播我的工作。现在你又翻旧账，这意味着违背我的第一条命令。我知道卡塔·苏巴·劳的爱。他非常爱我。他想为我和爱者们做事。我给他自由做他想做的；也给委员会自由做他们想做的。”

巴巴对卡塔说：“如果你不在委员会，就让大家看看，即便在委员会之外，你也能够做我的工作。为何找委员会的毛病，不做你想做的？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让你们，通过成员，传播巴巴的爱。它自有工作要做。但每一个爱者自己也是工作者。

“你那样工作，会比委员会做得更多。完全取决于你以怎样的爱去

做。千万别以为委员会成员比个体工作者更伟大。如果个体工作者对委员会及诚意不满意，他们何必担心？

“对于我，重要的是爱与心灵，而非世俗地位。若是脑心平衡则更理想；若是脑、心、钱结合——确实了不起！”就此结束讨论。

巴赞开始，巴巴击鼓。来自卡基纳达的一位爱者跳起舞，整个气氛充满爱。争吵都被忘却；分歧皆已化解。人人感到安宁。巴斯卡拉朱唱：“那谟美赫巴巴阿瓦塔，那谟迪瓦迪瓦！”巴巴击鼓伴奏，甜美微笑穿透每颗心。

音乐结束后，巴巴说：“明天，济贫工作期间，都持续念神名。我将给穷人洗脚顶礼。”又道：“惟有我值得崇拜！”

巴巴随后离开大厅，去小屋同彭度和帕椎商议次日活动。他出来时，没上车开往美拉扎德，而是开始朝阿美纳伽步行。众人尾随，巴巴坐在一棵树下。表情肃然，忘掉环境；专注工作。

他的手指默默舞动，
奇异风采令人惊叹。
阿瓦塔的内在工作
深刻影响整个宇宙，
普通浊眼只能满足
于观赏其外部表现。

过了一会儿，巴巴慢慢站起，走向轿车，静静坐入。埃瑞奇驱车驶离，考虑到巴巴心情，无人喊“捷”。不过，他的严肃情绪影响到每颗心。

11月14日（该年的排灯节）星期一早晨7点半，巴巴到美拉巴德，15分钟后走进大厅。上午聚会以泰卢固组巴克塔（爱者）的几首奉爱歌曲开始。

其爱喷涌，微笑和手势，照亮众心。
饥渴的灵魂，品尝圣酒，人人被滋润。

提鲁玛拉·劳请巴巴允许他在大家面前说几句。巴巴同意，他说：“今天是潘迪特·尼赫鲁（总理）的生日。他是印度的伟大政治领袖。他对全人类，特别是对印度提供的不倦服务，言语无法描述。他完全诚实，为印度的进步鞠躬尽瘁。我祈求巴巴，在他生日之际，通过内在引导和帮助，祝福他维护世界和平的努力。”

巴巴回应道：“我很高兴，今天是亲爱的潘迪特吉的生日。他一心

为印度。心地善良，聪明，充满活力。他无论做什么，都真诚地做。我听到你说的一切，靠我的恩典，印度将在灵性和物质上繁荣昌盛。领导人是珍宝。在尼赫鲁生日之际，致以我们美好的祝愿。我很高兴你记起他。在印度我们只有少数珍宝。甘地无与伦比；尼赫鲁同样。

“我知道这一切，而且，整个宇宙中没有人像我——这个我也知道！他们在我心里。想象一下，尼赫鲁今天 66 岁，仍然精力充沛地工作，因为他一心专注于国家的福利。我们应为他骄傲。一切的能量皆流经我，源自我。这是事实。”

达纳帕希说：“提鲁玛拉·劳建议巴巴给尼赫鲁发一封祝福电报。”

巴巴不赞成：“没什么要发的。如果发电报，将抵消我今天所言的价值。我在此所说的，皆发自内心。”

又继续对达纳帕希说：“由于你昨日的口误，说的话造成一个多小时的混乱。我说的有关尼赫鲁的话，都会到他那儿。给他发电报会削弱我的言语价值。”

之后，8 点半至 9 点半，是济贫活动，类似古吉拉特语组那次。250 名贫穷男女挨个接受巴巴的 4 卢比爱礼，撒晤斯组按照巴巴指示，全程念诵“噢姆 - 帕若卜拉玛 - 帕若玛特玛！”——与此同时，帕若玛特玛的化身为穷人洗脚，然后把头放到他们脚上。

济贫工作之后，凯克巴德奉命站在巴巴面前，以悦耳声音念诵两遍七个神名：“呀 - 阿乎若玛兹达，耶兹单，伊扎德，安拉，帕若玛特玛，全能上帝，帕瓦蒂伽！”凯克巴德每念一个神名，巴巴就把头放到他脚上。

随后巴巴静默片刻，手指舞动。他亲手清洗穷人站过的桌子，然后于 9 点 55 分进入大厅。巴巴询问昨晚谁未睡，接着说：

今天个别会见，我将首先会见 5 位禁食、做佳帕、在房间闭关 7 日者。之后是其他人，至于顺序，我交给 K.D.R.M. 安排。

11 月 17 日，我不来。你们可以 17 日走。我要处理一些待回复的通讯，在下一个语组来之前稍事休息。你们走时，带上巴巴。我在你们每个人内里，这毋庸置疑；尽管如此，带不带我，还要看你们。

对南方的女子活动你们是怎么决定的？（为此选了两个中心：考弗尔和维杰亚瓦达）我如果去南方，也会去其他地方。是否有足够时间，我会决定，并通知你们。

11 点停止会见，吃午饭。1 点接着进行。与此同时，你们想休

息可以休息。你们自己决定先见哪一组——塔德帕利古德姆、考弗尔还是埃卢鲁，怎样都行。你们为这个目的来见我时，心灵要尽可能干净，以便接受我的爱。我们都有同样的器官——眼、耳、口、鼻等等。这些都有特定用途，各司其职。不能说一个比另一个更伟大。同理，你们自己决定哪一组先来会见。不存在大小。

全体去用午餐，下午1点，巴巴开始接见各批爱者。巴斯卡拉·拉朱向巴巴介绍新爱者。有一个亚达瓦种姓的男子，叫潘迪特·拉杰亚，相信巴巴同主奎师那一样。巴巴向他保证：“是的。你因跟我的久远联系才来此。在你今生最后一刻，我将作为奎师那给你达善，但别以为那是成道。”

另一个是洗衣工出身，叫曼德拉朱拉·文卡塔若纳姆。巴巴对他说：“某种意义上，我们俩相同——只不过你洗刷少数人的污垢，而我清洗全世界的罪！”

巴巴问巴斯卡拉·拉朱：“你可为我做什么？”

“我为巴巴事业而活而死。”他说。

“我会把你变成什么都不是！”巴巴回应。

会见持续到下午4点，之后巴斯卡拉和罗摩巴德拉·拉朱演出布拉-卡塔（南印度的民间歌舞剧）。歌舞剧描述了巴巴的生平，主演帕雷帕利萨蒂亚姆的嗓音深沉洪亮，让巴巴满意。

演到赫兹拉·巴巴简的亲吻事件，巴巴示意他们停下，解释：“你们演巴巴简事件时，我又经历了一遍，仿佛就发生在此时。你们让我想起，我作为默文的早年生活。就在此刻，住在我内里的本时代五位至师，在见证你们的布拉-卡塔。继续演。”

此剧的缘起很有趣。一天夜里，巴巴出现在罗摩巴德拉·拉朱梦中，说：“还有事要你为我做。”罗摩巴德拉不明其意，可后来访问默苏利珀德姆时，MSR沙斯特里建议他编排一部描述美赫巴巴生平和教导的歌舞剧。罗摩巴德拉认为这是巴巴在梦中暗示之事，着手创作剧本和培训演员。

演出后，巴巴回忆了早年岁月：同巴巴简、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和赛巴巴的见面，所经历的痛苦，这几位至师分别对他的评论。之后，又说：“你们想夸大，就夸大；你们想少说，就少说。不过，赛巴巴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今天在场！见证我对你们说的话！”

巴巴拥抱演员们，说：“今天是排灯节，也是尼赫鲁的生日。在爱

者中间，观赏这部有关我早年的剧，使我充满爱。为使我开心，要越来越爱我。我在你们每一个内里！”

还敦促演员们：“就像你们在这儿做的，去各地表演此剧，以便民众通过你们的爱了解我。”

下午5点半，巴巴走出大厅。车在走廊旁等候。巴巴微笑着朝它挥手，上车去美拉扎德。

美拉巴德的每颗尘粒回响着

对阿瓦塔临在人间的欢呼，喜乐遍布。

11月15日，巴巴早晨7点45分回到美拉巴德，8点10分走入大厅。“半小时后，”他说，“全体上山，拜谒我最后的安息地和其他几处。我们还要拍不同小组合影（如卡基纳达、考塔佩塔、考弗尔等）。重新下山后，会见昨日未见者。”

巴巴召来彭度、帕椎、韦希奴、尼鲁、宝、拉姆玖和阿娄巴，介绍道：“你们都认识彭度。他指导美拉巴德所有的撒晤斯安排和活动。帕椎是管水电供应的工程师（注：撒晤斯活动期间租了发电机供电）。阿娄巴、宝等人协助彭度。大阿迪负责通讯等事务。我弟弟佳尔给我开心。尼鲁照看病人，兢兢业业，可本组病人数目不断上升。今天他告诉我，玛尼克心脏很虚弱，昨天感到头晕。尼鲁叫他休息，他却凌晨4点起床。”

巴巴转向玛尼克，问：“你想年纪轻轻就死，还是活着多做巴巴工作？你要想毁掉身体，很快就完。彭度会订购为你开的药，今明两天尼鲁给你打针。别失望，照我说的做。听尼鲁的医嘱，适当照顾健康，你会好的。”

巴巴接着问：“你吃蛋吗？”

达纳帕希替玛尼克亚拉答：“他是严格素食者。”

“你必须每天早晨吃一个生蛋液。是我的建议，吃了就无害；但别去吃羊肉！”巴巴揶揄他，“把蛋跟牛奶加蜜或糖搅拌，饮下。先念我的名，再喝掉。”

艾拉·萨希拉朱和巴斯卡拉·拉朱也不舒服，巴巴让他们和玛尼克一起乘他的车上山。巴巴自己同泰卢固语组步行上山，9点到山顶。合影几乎用了一小时。结束后，巴巴领路进入他的陵墓，男子们分批入内。

埃瑞奇复述了巴巴对古吉拉特语组说过的话。将近10点45分，没时间带他们参观山上别处，但在锡棚下巴巴评论：“有巴巴亲身在你们中间，你们是多么幸运。我放弃肉身后几年，成千上万人会来此朝觐我

的三摩地。”

全体下山，午餐后，下午1点至3点半，个别或集体会见。3点半，都在大厅集合，唱巴赞。中间，巴巴会做些幽默点评，并和大家聊天。

中间，巴巴插话，说：“我刚想起我未在《神曰》中说明的东西。我们的呼吸自然而自动。呼吸时，无须专注。即使在酣眠中，呼吸也有节奏地进行。是我们的一部分。呼吸一停止，身体便死去。

“神也同样与我们的生命密切相连。我们不知道祂的存在。当我们努力通过爱去寻找神时，才知道祂离我们非常非常近，就在我们内里。甚至那些同我有多年密切联系者，也不真正知道我——即通过成为而知道。”

泰卢固语的奉爱歌曲持续约半小时。阿迪从阿美纳伽带来的几个访者，在巴巴身边坐了几分钟。（韦诺·科尔和他妻子也从那格浦尔来达善巴巴。）之后巴巴回到小屋，继续会见，直到5点45分，然后离开，去美拉扎德。

11月16日早晨7点半，泰卢固语组来到美拉扎德。像对古吉拉特语组，巴巴带他们登闭关山，参观院子和住处。

上午11点泰卢固语组返回美拉巴德。巴巴12点15分到，首先去小屋，会见了几位聚会者。下午1点45分，他来到大厅，有15分钟巴赞，直到上茶。

库图姆巴·沙斯特里请求巴巴介绍满德里成员。巴巴本人虽然不喜欢该主意，仍让满德里听到名字被叫依次站起，介绍如下：

古斯塔吉已跟我一起很多年。最初他跟随赛巴巴。有三年时间，没有适当的睡眠或食物，骨瘦如柴。后来他跟随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又经历了大困苦。

凯克巴德：你们都认识他。我对你们讲过他。

邓肯：他跟我一起有16年了。他是有英国医学院学位的医生。爆发战争时，他服军役任少校。每月从工资中寄钱给我。战后，又加入我；患难与共。对一个英国人，住在这里并适应我们的条件很难，可他做到了。

巴巴突然停下，打手势：“干嘛这种个别介绍？难道你们不都是我的满德里？哪儿来的这种新鲜事？难道你们不是远道来陪伴我？难道你们不是我的爱者和工作者？你们每一个也不妨介绍一下。

“过去四年，”他继续，“这双凉鞋在我脚上。我到哪儿，鞋到哪儿——

到浴室，到厕所。旅行时，鞋日夜伴随我。难道要我详细列举鞋的功德？

“尽管如此，听着：

卡卡·巴瑞亚：你们都知道他。他遵照我的意愿，把他的（捐款）地址给了你们。

帕椎：基本上从小就跟我一起。他是多面手。对他何须多言？他从头到脚，整个身体都准备好服从巴巴。

彭度、韦希奴和佳尔：你们都认识他们。

施特鲁甘·库玛：他来自德拉敦乡村。头号土匪——强盗！因政治原因入狱多年。天性易激动。甚至在街上打人——尽管在这儿不会！他不信神，虽不是无神论者，却是不可知论者。他不在乎贫富。他说他从来不服从世上任何人；却不知怎么竟服从我！他准备好把头献在我的足前。假如我下令，他会把妻子切成碎片！”

召问库玛，他会不会为巴巴而死。过了片刻，库玛说会。

巴巴继续：

大阿迪：你们都知道他。关于他无须多说。他已经跟我一起 30 年。

达克：自 1924 年，他就一直跟随我。他的爱始终如一。他从内心深处知道巴巴是谁，并大胆告诉人们。他从头到脚都爱我。

萨瓦克·考特沃：自 1940 年，他和家人把一切献给我。他们都爱我。萨瓦克绝对服从我。他还做过我的守夜人。

纳瑞曼（达达禅吉）：深爱巴巴。他和妻子（阿娜瓦丝）的爱无与伦比。他们对我的爱，无以言表。是那么伟大。过去多年来，他们一直爱巴巴。像他们那样爱不可能。

美赫吉（卡卡里亚）：是另一枚珍宝。他从青年时代就跟随我。在对巴巴的爱、服从和奉献中度过岁月。言辞不能描述他有多么爱我。

巴巴介绍希度，向他合掌。“希度：你们会发现他不识字。尽管未受教育，他对我这么多年的服务，言语无法描述。他仍在这儿。要聊他得用数年。

查干：你们都知道他。

阿娄巴：从小就跟我接触。他的爱强烈。身心灵都为巴巴。

宝：是管理学硕士和理科学士。他梦中也喊我的名，虽然自己毫不知晓。他对我的爱如此伟大。”

巴巴接着问：“是谁提的这个话题？你们瞧在此的这些满德里成员，

而有些珍宝遗漏了。像萨若希这样的人怎么样？”

安得拉当事人爱者请巴巴宽恕——如果他们提这个话题有错的话。

巴巴回应道：“我宽恕一切；事实上，没有什么要宽恕的。海外也有珍宝。在美国，也有把一切献给我的爱者。

“你们中间也有珍宝。达纳帕希·劳医生做我的工作，到处奔波，忍受旅行艰辛等等；库图姆巴·沙斯特里和兰伽·劳也同様。

“那些为我工作者，是我的满德里。若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会结集成书。还有拉姆玖·阿卜度拉、基申·辛、纳纳·科尔和费拉姆（沃钦伯克斯瓦拉）。

“记住，爱我者是我的。全世界是我的。一切都是我的。你们都是我的。这应当铭刻你们心中。众生皆是我的，但我不是他们的。我是为那些爱我者的。对爱我者，无论身在远近，我都是他们的。”

这是泰卢固语组撒晤斯的最后一天，巴巴离开，去美拉扎德之前，鼓励他们：“我希望你们都开心。现在我要去坪坡岗了，你们去你们的目的地。不要担心，不用紧张。我知晓一切。愉快地走，保持开心。”一些人眼中含泪。巴巴下午4点半离去。（注：弥奴·卡拉斯和阿狄·杜巴希也当天启程回卡拉奇家。）

爱酒引发眼泪，心为巴巴离开而疼。

内心愈发不宁，泪水赞颂他的荣耀。

翌日上午，巴士满载安得拉朝圣者前往火车站。他们都竭力表现得快乐，心灵却充满痛苦，此痛成为忆念巴巴的媒介。他们高呼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可这一次是爱之泪在诉说。

神爱之酒使人喜泪交加，

尽情畅饮后，爱者离去，

随身带着无价珍宝——

与至爱分离之痛楚。

印地语撒晤斯

1955年11月16日，开始为印地语组的抵达做紧张准备。打扫大厅，清洁地毯，洗床单，用杀虫剂喷洒帐篷。查干忙于安排北印度特色膳食。在每一个语组离开之后，为下一组的清理准备工作非常辛苦，夜以继日。

为确保一切按计划进行，巴巴于18日上午8点45分到美拉巴德。车开近时照例鸣喇叭，给满德里和在场者发信号：巴巴要到了。然而，巴巴到大厅时，因专注于工作，有11名满德里不在。巴巴很不悦，召来每个失踪者，问他们为何在他到时不在。并训斥道：“我到美拉巴德时，你们连一分钟都不露面，不害臊吗？蓄意为之者，要患麻风病！”

又指示美赫吉：“从孟买订购麻风病针剂。他们肯定要患病！”

巴巴挑出彭度、帕椎、韦希奴、宝和阿娄巴，严厉批评：“我是高之最高，为了你们和人类的利益下降到你们的层面。在神本人跟前，你们还是缺乏基本纪律和尊重。你们当我是什么？人们不远万里来达善我，你们和我在一起，竟如此无礼！下一次，我不会宽恕这种行为。作为惩罚，犯错者今天只吃一餐，像我、埃瑞奇和卡卡一直做的那样。”

巴巴对埃瑞奇说：“后天印地语组到了，提醒我对他们讲讲满德里怎样缺乏服从。”

帕椎争辩：“巴巴，撒晤斯开始前，10月28日，您指示我们，您不召见，就不要放下工作过来。所以，我们忙着做事儿，就没来。您现在说的，跟那些指示有别。”

巴巴问埃瑞奇：“是这样吗？”

埃瑞奇答：“也许您给了这样的指示。”

进一步查询，最终确认作过这样的指示。巴巴若有所思：“虽然主宰一切，我自己倒忘了这项指示。”针对这一失误，巴巴令古斯塔吉代表全体满德里拧他的右耳，古斯塔吉遵命。

巴巴召卡纳克丹迪医生，表扬他：“听说你很爱我，我很高兴。”

卡纳克丹迪回应：“巴巴，我对您的爱驱使我请您宽恕我们所有人的过错。”

巴巴撤销了对 11 名满德里的禁食令，说：“我宽恕大家，已让古斯塔吉拧我耳朵惩罚自己；但对继续违令者，我肯定会责罚。现在我告诉你们：在我来时，放下一切，跑来见我。否则，我不会宽恕你们。”

午餐后，全体满德里在大厅集合，巴巴评论：“我最近听说，古吉拉特语组带着对我加深的爱，精神焕发地返回孟买，给人的印象是刚从克什米尔度假归来——那样愉快放松。除了听我阐释，他们还陪伴我度过快活时光，所以给人留下那种印象。”

清洁地毯之事又被重提。巴巴抱怨说，他每次在大厅踱步，灰尘就扑入他敏感的鼻窦。问彭度：“地毯每天都除尘吗？是谁负责？”对灰尘之事发了近一小时脾气。

巴巴严斥负责清洁大厅的希度和宝，要他们向他示范怎样给地毯除尘。希度在几个工人的帮助下，做了演示。巴巴不满意，这让彭度来火。他又让人把地毯抬出去，使劲拍打，同时通过关闭的窗户观察。

旁观的弗朗西斯·布拉巴赞不明白为何小题大做。巴巴解释：“我为何在除尘上花去近一小时？倘若我真的介意如此琐屑小事，那我与常人之间则无区别。我紧抓这种小事，深究不放，是为了我的工作。这些有关地毯除尘的外部讨论，都纯粹是表面，实际上关系到我的内在工作。”

巴巴叫满德里离开，履行职责。但他们不知道，巴巴从远处观察他们良久。见宝提着一桶水去帐篷。巴巴招手叫他来，问：“你在做什么？”

“清洁修缮帐篷。”宝说。

“我给你的职责是监管工作，还是和工人一道干活？”巴巴质问，“倘若你继续和他们一起干活，他们既不会尊重你，也不会按你说的做，工作就会受影响。你是怎么拿到管理学硕士的？对管理和权威一窍不通！”

回美拉扎德之前，巴巴喝茶时要香蕉。虽有一打熟香蕉，希度却误拿了生香蕉来。误会被纠正，却引发巴巴评论：“我放弃肉身 60 年后，将有成千上万人来这里朝拜我，甚至将会收集美拉巴德这里的尘土，因为被我踏过。”

“我应当叫你们全体用尘土洗澡，而不是用水！可你们还是想不起，神本人就在你们中间活动，你们就在他活生生的身边！”

下午 1 点 45 分，巴巴返回美拉扎德。

11 月 19 日下午，印地语组 164 名成员大多数抵达阿美纳伽。他们的“美赫巴巴凯捷！”高呼，引来火车站周围居民出门打探。这个语组

的爱者主要来自印度中北部的哈默坡地区、坎普尔、阿里格尔、德里、德拉敦等地。

美拉巴德乃求道者家园，
人人用不同的语言吟唱。
歌虽不同，爱酒却同一。
爱无关宗派国家或言语。
在美拉巴德每个求道者
都能够找到庇护和休息。

11月20日星期天，巴巴于早晨7点15分来到美拉巴德，在小屋同满德里讨论。20分钟后，巴巴走入大厅，受到高声欢呼。先有爱者献花环。德里的大学校长尼兰简·辛没带花环，巴巴从颈间取下一只，让他给巴巴戴上。

赫伦走上前，手上没拿花环或鲜花，巴巴打招呼说：“你开心吗？你跟我上次见时一样。”未等赫伦回到原位，巴巴又叫他，问：“你给我戴花环没？”他说没有，巴巴也给他一只花环，坚持叫给他戴上。其他未带花的爱者也从巴巴身边的花环堆中领取一只，按巴巴指示为他戴上。

与善于表达爱、急于拥抱巴巴的安得拉组不同，印地语组献花环时井然有序。巴巴评论：“你们的爱让我高兴。我担心你们拥抱时会像泰卢固语组那样挤坏我。古吉拉特语组给我戴花环时，有只花环给我的眼睛造成轻伤。你们小心翼翼为我戴花环，我很高兴。”

来自瑙兰伽的希若拉一直站着，准备触摸巴巴的足，但听到这番话，放弃主意，走在一旁。有几个人默默流下泪。

巴巴逐一拥抱每个人，中间不时开玩笑。揶揄普卡：“哦，你没刮脸！……昨晚吃了几只普里饼？”

普卡机敏回敬：“我感冒了，巴巴，连15只都几乎没吃掉！”

巴巴大笑：“才15只？你感冒怎么没告诉我！现在被你拥抱，也会传染给我！”

对赖萨赫伯·罗摩贤卡，巴巴评论：“你一如既往，还像个不倒翁！”道拉·辛医生泪如泉涌，巴巴让医生把头放在他膝上。

还叫高瑞·贤卡·外迪亚给他号脉。“正常，巴巴。”他说。

“可我过五分钟就感到不适，再过五分钟又好了，”巴巴回应，“我

五分钟变老，再过五分钟又变年轻。你们也许注意到，我的面容怎样会在几分钟内从灿烂愉快变得苍老憔悴，反之亦然。我这是哪种性情？”

巴巴接着说：“不用天天献花环；第一天就足够了。”

对古斯塔吉兄弟，霍米·汉索提亚，巴巴说：“这个戴花环的身体，属于五位赛古鲁。他们离开了，但留下这个身体供众人献花环！”

40 分钟后，巴巴戴的花环全被拿掉。巴巴从头到脚满身是花，像被大量膜拜的塑像。

接着，巴巴问大家是否读过布告栏的《指示》，说：

在这里要像一家人那样；在我身边，从陪伴（撒晤斯）我中获益。要完全自由自在，感到在自己家里。忘掉所有的烦恼和家事，只注意自己在这里。你要是继续挂念妻儿，那就是在陪伴家人而非巴巴。你如果机械地向我合掌，却继续挂念家里的病妻，那等于对她合掌而非对我。吃喝睡，开心愉快，尽量品尝我的爱。

我叫你们尽情吃午餐时，普卡以为，要服从和取悦巴巴，他就得胃能装多少就吃多少！他的胃好大，吃了多少，可想而知！

巴巴叫未读指示者起立。三人站起，其中一个巴巴熟悉。问他：“你不会是宝的亲戚吧？”

那人答：“他是我姐夫。”他是拉玛的弟弟迪拉吉·帕玛，已在美拉巴德一个月，协助撒晤斯活动安排。

巴巴问下一个男子：“宝跟你的关系是？”

他答：“他是我叔叔。我叫维伦德拉·喀邱瑞。”

巴巴转向第三人，打趣：“宝也是你亲戚啰？”

他一本正经地答：“近亲。我叫特吉·辛·拉索尔。”他也是宝的内弟。

巴巴忍俊不禁，评论：“瞧宝的这三个近亲，都没读指示！让宝负责叫爱者一到就读《指示》，他却忘了告诉亲戚。”

三人异口同声说：“他告诉过我们的，除了那幅图，我们句句都读过。我们不懂。”

巴巴回应：“谁懂？你们三个坐下。”

巴巴接着叫身体不适者起立。几人站起，巴巴说：

这里的气候，安得拉爱者不适应，许多人生病。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开心，从撒晤斯充分获益。他们吃尼鲁的药。喜爱对抗疗法者去找尼鲁，喜爱顺势疗法者去找帕椎。为我的爱生病者，我是他

们的医生！

巴巴继续：

古吉拉特语组在这时，我解释了布告栏里写的四点——爱、服从、传播我的爱和那些依靠我者的表面束缚。也给泰卢固语组讲了，从不同角度。我也会对你们重申同样的东西。一个又一个时代，我以不同方式讲述同样的东西。不识字但专注认真听我讲的人，也会理解。

昨晚，突然我对埃瑞奇授述了新东西。尽量注意听。昏昏欲睡者去外面坐在凳子上。警醒并想在我身边者，留下专心听。

巴巴叫昨夜未眠者起立，几人站起。有人因感冒咳嗽睡不着。希若拉因湿疹未眠。巴巴建议他找帕椎治疗，并离巴巴和男子们远些，因该病会传染。

巴巴叫尼鲁拿药给其他一些人，说：“我以为至少会有一个人因想我而失眠，可我发现没人患那种病！有人感冒睡不着，有人因身体不适。可你们没有一个人因想念我而失眠！我这是什么好命！”

巴巴这样解释爱：

无论我做多少解释，你们都不会充分理解爱。靠阅读或听讲，理解不了。不过，我还是给你们讲讲。每一次你们说“巴巴，把您的爱给我们”，我都说要越来越爱我。我会尽量说明爱是什么。

哈菲兹说，爱与理智之间有天渊之别。通过智力不能理解爱。根除智力才能获得爱，为此你们必须把心揣在袖筒里。一个人也许智力发达，另一人笨拙无知。如果他们把心揣在袖筒里，就都能爱神。这个解释没给古吉拉特语组和泰卢固语组。

假设尼兰简·辛智力发达，阿达希·卡勒不然。但若俩人都把心揣在袖筒里，则都能爱神。让一人作学者，另一人当文盲——二人都能同等地爱神。

记住一点：有关灵性、爱 and 神，无论我做多少解释，你们都不能体验我所说的。智力上你们会领悟。如果你们从头到尾通读《神曰》，智力上会理解。但之后，爱神是另一回事儿，爱是什么，我会解释。《神曰》跟爱无关，但对神是什么和怎样才能爱神，做了清晰描述。

巴巴又提到《神曰》的书评，继续说：

如果尼兰简·辛读了《神曰》后感到满意，我不会满意。除非且直到尼兰简开始爱我，否则我就不高兴。仔细听着。如果你们不

理解，没关系。听了我的话之后，也许有几个人会开始按我的希望爱我。行灵性道路不是开玩笑。惟有不顾身心性命并化成尘土者，才能在道上前进。有长篇巨著谈论灵性道路。我来给你们谈谈化成尘土。然后再谈爱。

听着！有三样东西最不重要：对我献花环，崇拜，唱赞歌。这些不代表爱神。

灵性道路上有三样东西最重要，不可妥协。那就是爱、服从和臣服。爱本身很伟大，但比爱更伟大的是服从，比服从更伟大的是完全臣服。爱寻求至爱的意愿。服从执行至爱的意愿。彻底臣服者，顺从至爱的意愿。爱者作为至爱的爱者而存在。因何？因为他只是爱至爱。服从者作为至爱的奴隶而存在。臣服身心灵者不复存在——唯有至爱存在。

爱是神给人的礼物。至师从不给爱的礼物。服从是大师给人的礼物。臣服是人给大师的礼物。

授述完毕，休息 20 分钟。巴巴叫大家上厕所；与此同时，他开始在走廊上来回踱步。那格浦尔的拉姆希达亚·提瓦瑞和 P·M·巴特走过来站旁边。巴巴拥抱二人。提瓦瑞哭了起来，告诉巴巴，他孙子死了。提瓦瑞曾在嘉尔科罗瓦拉手下工作过，巴巴回应：“连嘉尔科罗瓦拉也死了。”

P·M·巴特插话：“巴巴，提瓦瑞升职了。他不再是所长，当了局长。”

提瓦瑞笑了，巴巴评论：“瞧，提瓦瑞为一事流泪，为另一事开心。”巴巴向他保证：“别担心，我会再次见你。”

印地语组在大厅重新集合，巴巴指示尼兰简·辛总是坐他身边，评论：“如果你坐在墙边，就会开始打瞌睡。”

巴巴对大家说：“我害怕感冒咳嗽，因为会传染。”并叫凯克巴德祝福他不要感冒。凯克巴德给予祝福，巴巴说：“每次，凯克巴德都给我同样的回答：‘您不会感冒的。’”

巴巴接着详细授述：

既然谈到感冒的话题，我在进一步阐述之前，概述一下对古吉拉特语组和泰卢固语组讲的话。人体在这个浊层面生病是自然的。可当一个人在至爱的爱里失去自己时，身体就对疾病免疫。在内部燃烧的爱火抵消身体紊乱。玛司特对神的爱无与伦比。很少很少人拥有这种爱，身体不受影响。

在伊斯兰姆普尔有个叫丹迪·布阿的玛司特。身体暴露于各种气候，却健康强壮。躺在户外任寒暑雨淋，却不受环境影响，也从操心食物。他偶尔到某家吃饭。神爱之火在他内里燃烧！心与身没有联系。从头到脚浸透爱。

刚才说的，是爱神者。对那些成道而不重获正常身体意识、却回到身体者，身体对他们根本不存在，疾病不影响他们。这些是真正的玛居卜。但那些成道后降到正常意识并生活在人类中间者，他们的身体易患各种疾病，就像普通人。

你我之间有何区别？我知道这个身体只是个外套，就像我穿的外衣。这不是单纯的确信或理性知识；我持续不断的体验是这个身体只是个外套。该体验你们没有。我的持续永恒体验是：你们都是我，都在我内。我同你们，同万物浑然一体。我以神圣权威如是说。

现在谈谈凯克巴德。有时候，我叫他把手放在我头上。凯克巴德爱我，体验我，想见我时就能见我，一天24小时持我的名。能随意在黑暗中制造光，在光中看见我的形象。尽管有此体验，证悟完全是另一回事，还远着呢。凯克巴德把一切交给了我。我叫他把手放在我头上时，他会犹豫，有时哭着说：“巴巴，我知道您是谁。您为何叫我这么做？您是一切的一切。我怎么能祝福您？”我命令他服从，因为服从比爱更伟大。跟所有的灵性体验相比，服从要伟大得多。

你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满德里，一切众生皆是神。为什么？我明白。我对整个造物界负责。如果我不在，就什么都没有——没有你们全体，也没有整个造物界。这一切在，归因于我的存在。

拿尼兰简·辛为例。如果他不在，哪有世界对他存在？这一切在你内里，与你同在。尼兰简看见这个造物界——整个宇宙——因为都在他内里。酣眠时尼兰简意识不到身体或环境。所有这些都哪儿去了？对尼兰简不复存在。可他一醒来，这个造物界又在他面前，因为一切都在他之内。这适用于你们所有人。

每天你在深眠时进入神的最原始超越超越状态，什么都不存在。你逐渐醒来时，首先经历梦状态，你完全醒来时，便创造宇宙及其中万物，再次意识到这整个演出。你在深眠中吸入一切，醒来又创造出来，因为一切在你之内。尼兰简每天醒来，看见这个世界，入

睡时世界消失。尼兰简在深眠中完全清醒，是绝对必要的，届时将是一切的结束。此乃神的有意识状态。

每天，每个人都进入超越超越状态（帕若卜拉玛-帕若玛特玛），但没有意识。只是深眠状态。当超越超越状态的神从深眠状态醒来，便看见这个世界并体验二元。人人都在寻求合一，在深眠期间进入该状态，却意识不到；他一从深眠中醒来，就看见眼前的二元。所以你们必须有意地觉知在原始深眠状态中的合一，只有那时这个二元才消失。想象一下在深眠中完全清醒是多么不可能！听来荒谬却真实不虚，获得该状态则有可能。但要抵达该状态，据说必须历经无数周期。

巴巴叫阿娄巴念一首哈菲兹的诗，讲的是成为爱神者的困难。阿娄巴念完，巴巴评论：

哈菲兹说，“成为爱者决非玩笑！”一旦成为爱者，你就仅仅是尘土，10万个这样的爱者中，只有一个能够在若干周期后脱离这种幻相纠葛。为何只有一个？为何如此困难？神遍及一切。无所不在，在万人万物。为何那么不可能？那只能怪你自己。心中有无数念头。因为心，你想象一切。我都不知道它怎么制造这么多念头！其运作不为我们所知。要止息心，取决于我。拿你的呼吸为例。我们从不注意呼吸，因为这是自然的。无论睡或醒，呼吸持续着，因为对生命是自然的。同理，思想的运作也是自然的。

神比你的呼吸离你还近。可你不知道。你此刻就在呼吸。正常而稳定。可当你快跑、登山或干重活时，呼吸变粗重。这时我们才知道自己呼吸吃力，有觉知。假设有人企图勒死你，你会意识到何为呼吸。你就知道呼吸乃生命本身。

爱有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情感、情绪、舍弃阶段。在第二个阶段，爱者因至爱不在而疯狂，无法忍受分离痛苦。这时神对于他就是呼吸。没有神，他活不下去。爱者感到仿佛窒息，除非且直到获得合一。比如，男子爱上美貌女子。总是梦见她，像离开水的鱼儿。我们读过这类故事。这只是凡人之爱。而一旦神的爱礼赐予人，获得这种爱礼者所经历的无限骚动，简直无法想象。这种爱带来地狱般折磨，外表上却不露迹象。

你们会说，令人失望的是，只有极少数人获得神的这种礼物。

我有能力把爱与服从之礼物赐予任何人和每个人。明天，我会用五分钟告诉你们，怎样接受该礼物。我随时能赐予每一个存在的个体。我召唤你们全体来此，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来看看，谁有胆量从我这儿接受这个礼物。明天，五分钟内，你们就会知道，自己是否受之无愧。赐予和接受礼物容易，同时又几乎不可能。明天，我用五分钟说明。重要的就那么多。但在实在面前，所有这些阐释、语录等等，都无关紧要。毕竟，这一切都是一场梦。你们在这里经验这一切，可实际上你们在做梦。

比方，假设尼兰简·辛睡了。做梦。梦中看见这个印地语组坐在我面前，听我授道。巴巴告诉尼兰简：“醒来，这全是梦！”

可在梦中，尼兰简反问巴巴：“我亲眼看见您和聚会者都在这儿，怎会是梦？”不过，他几小时后醒来，方知那确实全是一场梦。在梦中巴巴告诉他是梦，现在他发现的确是梦！尼兰简的梦是梦中之梦。这是一场梦，你们却意识不到！因为没醒。你们在此所经验的一切，皆是梦。一旦觉醒，你们会发现是梦，这个梦也包括巴巴。

少年时代，我爱读哈菲兹的诗。此刻我永恒地体验哈菲兹所说的。此刻我是那个至爱。一个又一个时代，我来到你们中间。我在一切万物里。无论世人接受与否，我就是唯一实在。

巴巴改变话题，谈到自我或“我”。

现在谈谈这个“我”。你们的“我”与我的“我”有何区别？一个人可能智力上理解自己是神，但那种理解不会给他“我是神”的确信。没有该确信却自称是神，就是冒充——不会被神宽恕的唯一罪过。

在这方面哈菲兹说：

“靠情感我以为潜入了海底，
可抓住的只不过是泡沫而已。”

惟有我是真理。我是至古者。我在你们每一个里面。埃瑞奇是埃瑞奇。他是埃瑞奇，所以自称埃瑞奇。同理，我也不能阻止自己说我是至古者，因为那就是我自己。埃瑞奇读了《神曰》，就会明白自己是神。但这个理解不会给他是神的体验。

明天，我给你们讲爱与臣服。不要为家人要福利、健康或金钱。不要以为这是要我祝福的良机。不要期待这类东西。倘若你是带着

那种想法来的，但凡你已有的那些也会失去。有圣人、瓦隶和圣雄去满足你的欲求。去找他们满足你的欲望。但如果你想要真东西——成为神——我则掌握着钥匙。

巴巴接着如对泰卢固语组所做，解释了三类商人——夏-沙达伽（皇商）、批发商和零售商。

在印地语组去用午餐之前，埃瑞奇宣读了巴巴头天晚上在美拉扎德授述的《头与头发》：

神是无限实在，宇宙则是无限幻相。但二者却不是同样意义上的无限。神独一无二，幻相数量无限。神是无限一体，幻相是无限二元。神永远是。幻相始终不是。无论有无幻相，神一直无始无终，幻相则始于幻相并止于幻相。

无限幻相包括无数的日月星辰和世界。整个造物界在幻相中继续无穷尽地进化。

比方，人脑袋上长满数不清的头发。剃掉全部头发，头发并不停止生长；又重新长满头。即便秃顶，只是头发没了；头还是头。

与独一的头相比，头发，尽管不计其数，几乎毫无价值。头发的生长或消失，根本不影响头本身的价值。赋予头发的价值主要是装饰，作为吸引手段和自满诱惑。

同理，也可把产生无数念头的个体心，同一个长满无数头发的头相比。个体心能够容纳、产生和吸收无限数量的念头。实际上，一切的能量和物质都只是心本身的产物。

为理解神——唯一实在——的无上重要，让我们把神比作心，把造物界比作头发。这个例子当即表明，相比头发，惟有心无限重要。同理，我说，同只有头发价值——诱惑并制造虚荣自满的头发——的整个造物界相比，神具有无限的价值。

埃瑞奇读毕，巴巴开玩笑说：“昨晚我瞧见库玛谢顶的头，想到了这些。”

又说：“任何人想看见我的真相，惟有通过爱才能做到。这种爱我能够给予，想接受者必须胜任。这需要胆量！”之后人人去用午餐。

午餐后，12点50分，巴巴遣达克去帐篷叫醒午睡者，并指示他们在他们醒来后，叫他们再睡5分钟，之后来大厅。

1点钟都回到大厅，达格万的韦希奴·夏玛唱巴赞。巴巴击鼓伴奏，并表扬夏玛的演唱，又把鼓还给他，说：“小心保管，因为我演奏过。”

安拉阿巴德的斯利瓦斯塔瓦穿着外套，巴巴问他为啥不脱掉。“你坐在这里参加撒晤斯，怎么像个闪电访客似的？”他问。

斯利瓦斯塔瓦恭敬回答：“在您跟前那么做不礼貌，因为我是坐在万皇之皇的达巴（朝廷）！出于对您的尊敬没脱外套。”

巴巴微笑评论：

的确如此，但很少人想到！甚至有些高道尚未见我。我无限得连自己都难以测量我的无限，虽然我体验到我是一切中的唯一者——无所不在。我是一，我也存在于你们。实际上，没有区别。你们是什么，我是；我是什么，你们是。但坐在这把椅子上时，我永恒自由，也在你们全体里面受缚。所以我说，我永恒自由而又永恒受缚——永恒处于极乐又永恒处于痛苦。我们在闲聊一个严肃话题。

谈到虚伪，巴巴说：

不要有哪怕丝毫的虚伪。伪装是神无法宽恕的唯一罪过。无论一个多么卑劣的无赖，如果他作为无赖跟人来往，并公开承认是无赖，就能被宽恕。行为举止表里一致，就不是伪装。

世上有七个这种伪君子，其中三四个，满德里认识。他们自称得到美赫巴巴的祝福，是我的传人。每一个都有大批跟随者。他们现在不再伪装。富贾要人曾去敬拜他们。给他们戴花环，用车载他们兜风，等等。我予以制止，并宽恕他们。现在他们不再伪装。（注：美赫巴巴虽未提这些人的名字，有一个可能是马内克·梅塔，他冒充灵性导师，在孟买有一批追随者。美赫巴巴容忍他的胡闹几年。梅塔自称是巴巴和孟买爱者之间的媒介。当他没有加入新生活时，巴巴中断与他的联系。梅塔逐渐失去追随者，发现孤身一人在孟买的空荡会堂里。几年后，1950年代在孟买的一次达善中，他真诚向巴巴忏悔并祈求宽恕，巴巴宽恕了他。）

我告诉你们这个的目的是：如果你爱我，就没有理由对他人隐藏你的爱。但如果你不爱我，就不要伪装，对他人说你爱我。如果你觉得我是阿瓦塔，就大胆对他人这么说，但如果你不觉得，就别伪装。

你们怎么知道我是至古者？你们会说：“巴巴，您这么说，我们相信您。”我凭我的权威说我是阿瓦塔，可你们怎么知道我是？你们只是呼喊“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我是那，对此毋庸置疑。

可你们怎么知道？

无人给出满意答案，不过许多人说，对巴巴的信心向他们揭示巴巴是阿瓦塔。巴巴回应：

即便你的信心是错的，我也希望你们说出对我的感受。保持坚定的信心。坚守真诚的确信。无论内心感到什么，都公开宣布。切莫伪装。这一点最重要。在《神曰》中，我解释了每一点。

如果斯利瓦斯塔瓦觉得我不是阿瓦塔，把我视作爱神者，没关系。顺其自然；足够了。但之后要坚守自己的信念。

我也在神的层面。不同层面的求道者，认为我属于他们那个层面。还有人认为美赫巴巴是赛古鲁，不是阿瓦塔。我也是那。假如有人说我是骗子，我也是那。要知道，但凡你们所想到的，我就是那。

不要让伪装扭曲你们的感受，虚伪永远不为神所宽恕。我已成为你们；你们无能为力，但我能帮助你们成为我。

在我这里失去一切者，将在我这里永远找到一切。

惟有我是万人万物。如果斯利瓦斯塔瓦认为巴巴是阿瓦塔，那是巴巴认为巴巴是阿瓦塔。认为是骗子也一样。在印度有个常见的事情。人们一见到身穿赭衣的萨度，就蜂拥而至。如果有一个开始崇拜他，成百上千人就会效法。

这时，巴巴复述了法吉尔·布阿的故事：尽管他脑子坏了，普纳的天真民众是怎样开始崇敬他的。

灵性道路完全不同。无比艰难。我们在道上每走一步，都要极其谨慎。每前进一步都会膨胀自我。“我已取得这么大进步，人们将拥戴我，送来供养，崇拜我！”这类念头滋养且膨胀求道者的自我。自我满意，事情开始发生，导致其堕落。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有时候他企图聚众祝福他们。他明知自己未证悟，知道自己不是那，却把群众聚集到自己周围，有何乐趣！他一直知道自己只是常人，没有什么灵性能力，能获得什么快乐？

缺乏永恒极乐，何以导致求道者伪装？在座每个人都问：“我坐这儿，我富有，我开心，我不开心。”埃瑞奇说他是埃瑞奇。尼兰简·辛说他是尼兰简·辛。埃瑞奇说他很健康。尼兰简也这么说。根源在于“我”。

这个“我”在每一步都膨胀。膨胀的表现使他要求越来越多。

这个“我”持续膨胀。在灵性道路上进步者，其自我也膨胀。“我”愈发升高，愈发强烈坚持自身权利，“我要祝福民众，我要赐予孩子”，等等。“我”就这样坚持下去。

但这个“我”从何而来？埃瑞奇出生时，懵懂无知。可一生下来，他身上的“我”就开始哭着要母乳：“我要吃奶。”从埃瑞奇出生，这个“我”就直接或间接地坚持自己的权利，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长。这个“我”一旦开始，就日益强大。纠缠于这个“我”的埃瑞奇，从不问自己从何处来，为何而来，要到何处去！

这个“我”的根源在哪儿？最初，在超越超越状态，什么都没有。你们会发现这在《神曰》中有解释。忽然间，“我想认识我是谁”的心血来潮（拉哈）产生。那个原始“我”，就是这个假我或自我的根源；它从那时开始，一直到融入其原始状态“我是神”之前，将继续下去。这从头到尾在《神曰》中都有解释。永恒乃无始无终。但因神超越超越状态中的心血来潮，这个“我”得以产生，一直活跃到有意识地获得其原始态。因此，在成道之前，对人冒充神圣乃虚伪之极。

至此我们讲了虚伪；现在我们解释奇迹。这对爱我并想了解我的方式者，极其重要。我接到东西方和世界各地的来信，称我施了这个奇迹那个奇迹。可我之前宣布过，也告诉了古吉拉特语组和泰卢固语组：我自从来到你们中间，尚未施过一个奇迹。

当我打破我的沉默时，将是我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奇迹。在本初我施了一个大奇迹——我的整个造物界奇迹。我开言时将再施一个奇迹。

人们写信告诉我奇迹。如果奇迹发生，归因于他们对我的信爱。克夏夫·尼伽姆来信提到，罗姆达斯做克坦时一名女孩复活了。女孩复活有可能是因为罗姆达斯对我的信爱；但不是我的奇迹。

巴巴接着叫克夏夫·尼伽姆和萨度罗姆达斯，对撒晤斯组讲述了整个事件。他们讲完，巴巴叮嘱罗姆达斯：

罗姆达斯，听我说。孩子复活不是我的奇迹。有可能是你对我的爱使她活过来。但这并不重要。没什么了不起！你要是在我的爱中死去，才真正了不起！好好记住。从现在起要小心警惕。切莫让你的“我”战胜你。群众可能围着你，你一旦陷入，必定堕落。那

样你就完蛋。

巴巴转向尼兰简·辛，开玩笑：“我叫你休息一小时，这会儿你又打哈欠！我深爱你，想调侃你。”

相比亡童复活，巴巴复述了诺泽·达达禅吉的飞机失事，同亡童复活对比。并再次强调：“最后时刻口念我的名死去者，将来我这里。”

巴巴又谈到孟买的纳罗吉·达达禅吉和全家人的爱：

纳罗吉妻子死了，小儿子（特姆通）死了，最近诺泽又死于飞机失事——每一个都是口念我的名而死。全家人（财务上）依靠诺泽。瞧他们的爱！对诺泽的死，他们没有耿耿于怀，因为他们知道，无论发生什么，皆按巴巴的意愿发生。都没有对他的死过于难过，这样的爱使我感动。如果你们谈奇迹，这才是奇迹！

关于诺泽，在我面前有两件事。他飞机坠落的消息传来时，家人希望我不会让诺泽死，因为他的遗体尚未找到。另一方面，我面前的现实是，全家人都爱我。他们发电报给我，我回电说，如果五天内发现诺泽的遗体，就运到美拉巴德。我想考验纳罗吉、儿子达拉和霍玛、女儿阿娜瓦丝、罗妲和娜格丝的爱。一周后在湖中发现飞机，捞出诺泽的遗体。这场悲剧发生时，我去普纳换换环境。但这里的恰玛卡（奇迹）是失去亲人者的爱，和他们对我的意愿的默默顺从。全家人表现出来的真正奇迹，是他们对在我换环境休养期间打扰我，而感到后悔。

巴巴接着讲到，哈默坡旅行期间看见那个盲少年，以及想赐他视力的冲动。最后，巴巴说：“我告诉你们，我是阿瓦塔，瞧我怎么讲话的！我不该讲这些。我必须托巴-卡路（忏悔）！”于是轻拍自己的脸以示忏悔。

巴巴接着谈到女子专场撒晤斯活动：

我对古吉拉特语和泰卢固语组谈了此事，也想和你们商量，以便你们当即做出决定。我的美国爱者通过邓·斯蒂文思给我捎来口讯，迫切想要我去看望他们，哪怕只是几天。我回复说没时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男女。哪里有爱，我去哪儿。我若愿意，能在五分钟内召集大众；可被群众围着，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们要尽力安排女子撒晤斯，但要记住我口袋空空，我会带5至7名满德里，他们的旅行和膳宿费用得由你们支付。但任何情况下，都不准男子参加这次撒晤斯。将只为妇女儿童。我去的话，会去邀

请我的所有地方。

尼兰简·辛问：“您会来德里我的学院吗？所有学生都爱您。”

巴巴微笑，戏谑道：“只去 10 分钟。”

谈到以他的名义工作，巴巴说：

每一次，我都告诉你们，要越来越爱我，要对他人讲我的爱。今天，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对他人讲我的爱之前，首先检视自己内心，确定你爱我，是否当之无愧。

以巴卜·拉姆帕萨德为例。假设他对人们讲美赫巴巴的爱，说：

“巴巴是阿瓦塔，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意愿，我们应该不受任何境遇所影响。惟独巴巴真实，其余皆幻相。没有他的意志，树叶都不会动。我们生活的责任就是爱他。”突然接到电报，说他家被盗 10000 卢比。如果巴卜·拉姆帕萨德哭叫起来，显得无比苦恼，这对他的听众会有什么影响？他们心里会感到巴巴的爱吗？他们难道不会认为：巴卜·拉姆帕萨德所说的全是空话？他自己陷于幻相，却告诉别人一切皆幻！但如果巴卜不受消息影响，人们就会觉得：是的，他心里真爱巴巴！

如果你们中任何人在面临逆境时，不受影响，保持平静，不管这类干扰消息，继续讲我的爱，那么成千上万人就会开始爱巴巴。让你的生活本身，成为我给他人的爱讯。一个真诚爱者，能够造就成千上万个爱者！

茶间休息之后，巴巴注意到许多人从拜亚·潘代那儿买他的相片，评论：“你们离开这里回家时，除了我的相片，应在心里带上我走。”

巴巴如对前面两个语组一样，谈到依靠他的满德里和家属。解释说不管他们能为满德里等的年度开销捐点什么，都可力所能及地捐一些，作为对他的宇宙工作的分担；如果没有钱捐，也不必担心。他们甚至可以捐一卢比，但不应当挨家挨户募资。

“我想减轻我的负担，”他说，“你们都不应以违反我意愿的方式募资，从而加重我的负担。”巴巴最后说：“钱对我没有价值。钱要么制造面纱，要么揭去面纱！”

巴巴随后谈起五位至师及他们的个性，还讲了早期美拉巴德的这件事：

那些日子，古斯塔吉负责库房，给穷人发口粮。阿美纳伽和周

围村庄的很多穷人来领粮食。

阿美纳伽的一个老头常来，对我说：“巴巴，我想把我的一切献在您足前。”

我说：“至今，我尚未遇到一个有你这种奉献的人！太棒了！”我问他有几个孩子。

“七个孩子，一个老婆！”他说。

我问：“你要献给我什么？有钱吗？”

他答：“我没钱，但我把全家献在您足前。请照顾我们。”他的回答令我大笑。没料到这种奉献！他让我见识了一种新型奉献。

谈到承诺，巴巴说：“自古以来，我一直承诺又违诺；但我实话告诉你们，到目前为止，连一个承诺都从没违背过！”

巴巴开玩笑说：“凯恩在我耳边嘀咕：今天谈的够多了。所以我要在5点离开，去美拉扎德。”

众人大笑，巴巴叫休息10分钟。大家重进大厅后，巴赞演唱。然后巴巴说：

明天，我会对你们讲5分钟，谈谈爱的礼物。我将测验一下，谁理解了爱。我要看看，谁有足够的胆量配得这个礼物。如果我叫你们做的，你们做不到，也没关系。如果你们觉得受之有愧，也别担心。你们勇气不够，在你们每一个内里的我，又能怎样！不过，有一个补救办法。临终之际，如果你念记我，就会来我这里。

伽亚·帕萨德·卡勒说：“如果那时我们有意识，就能持您的名。”

巴巴解释：

要在那时有念记意识，你们就应当从现在念记我开始！我一直不断地持自己的名。你们也同样应当每时每刻不停持我的名。倘若你们活着时做不到，至少在临终一刻记住持名！对于你们，这是从一切束缚中解脱自己的惟一办法。

（哈默坡达格万的）韦希奴知不知道，他前生有多少孩子？你已忘记出生过多少次，有过多少个家庭！你已忘记这一切，可它们的束缚仍然与你同在，你又通过建立新家庭在制造更多束缚！惟有我的名能把你从这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

说生说死纯属空谈。这都是过眼烟云。就像电影。暂时有什么在我们眼前，我们看见；一旦不在，我们就忘了。不存在诸如生死、

形体、父母、儿女之类的东西。但你们对这个故事一无所知。你们在束缚中！惟有念我的名，才足以把整个世界从纠葛中解脱！

在我放弃肉身 60 年之后，你们将发现世界上发生怎样奇妙变化，将有多少人持我的名。将有成千上万人，为我的名牺牲生命！而你们有多么幸运——我在你们中间，你们坐在我面前，我告诉你们在临终时持我的名！60 年后则不会有人告诉他们持我的名。

牛奶加热煮沸时会溢出容器。不过，当你们开始在我的爱里沸腾时，应当在内心沸腾，不要像牛奶外溢般表现。

爱不是对人谈论或表达的东西。而是要保守的秘密。

巴巴改变话题，讲到安得拉工作者中间的分歧，他又是怎样解决的。之后，达格万的韦希奴应巴巴要求，又唱了几首奉爱歌曲。演唱期间，巴巴的扫视目光触动了每一颗心，他们体验着他的爱，泪水盈眶。仿佛神圣至爱在把全体融入他的爱洋！

巴巴离开大厅后，没有坐车，沿路步行一段，到树下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手指在空中舞动，专注于承受撒晤斯组的负担。5 点 20 分，巴巴站起，坐上车去美拉扎德。全体伫立着，目送轿车离开。

翌日，11 月 21 日，巴巴早晨 7 点半到达美拉巴德。到小屋之后，又去看望夜间腹泻的尼兰简·辛。巴巴建议他喝些葡萄糖水和果汁，晚上喝杯牛奶。叫他放心：“你很快就会好。”

巴巴又回到小屋，同满德里议事。8 点 20 分进入大厅，叫未眠者起立。师利帕特·沙海站起，巴巴问他：“你为何没睡？”他回答，头晚吃太多了。巴巴幽默地转向普卡：“你的影子落他身上了？”

马特拉·杜塔·夏斯特里也没睡。他背诵了一首阿瓦塔奎师那降临的梵文颂诗，随即失声痛哭，求巴巴宽恕他的罪过。巴巴叫他过来，慈爱地拥抱了他。

巴巴安慰马特拉·夏斯特里时，有人评论：“有什么让他心神不定，所以无法入睡。”

因此巴巴对马特拉·夏斯特里解释：

别害怕。什么都不必说。我如果是阿瓦塔，就知晓一切。我为之而来且能给予的唯一东西，就是宽恕。这对那些被宽恕者无上重要。基督常说：“我宽恕你，我宽恕你。”有人把这视为他的帕萨德（真正礼物），但普通大众理解不了他。

如果我是阿瓦塔，一切都将被宽恕。如果我不是阿瓦塔，求我宽恕又有何用？实际上，没有什么要宽恕的。没有什么好与坏。你们由于束缚，才那样看待。在束缚中，有好有坏；但终极上一切皆零。摩耶对你存在，不对我。

假若我告诉尼兰简·辛，我宽恕了某事，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把他从此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凡被宽恕的，都是摩耶的束缚。对于我，宽恕不是大事。既然什么都不存在，去宽恕谁，宽恕什么！

当我说我宽恕你时，会发生什么？你的二元束缚松懈，宽恕用不了多少时间。

假设有一堆干草。一根点燃的火柴，立刻能把它烧掉。这堆东西是什么？碎草秆而已——业相！所以对我来说，无论你积累的罪孽污垢，我不费时间就烧掉。神圣宽恕不费时间就烧掉它们。

所以，我宽恕你，夏斯特里。别担心念头。随时持我的名。让念头来；别担心，但继续念我的名。

这个我曾对满德里解释过两三次；今天我告诉你们。是个好例子。你被蚊子叮，感染疟疾。作为预防，你使用蚊帐。尽管如此，蚊子在外头嗡叫，准备叮你。但蚊帐使你免受叮咬，结果没患疟疾。蚊子就像你的念头；而蚊帐，无论新旧好坏，就像我的名、联系和陪伴。当你在蚊帐——巴巴的名——内时，外头嗡叫的成群蚊子——你的好坏念头——就碰不着你，你将免患疟疾——束缚。所以，要一直想念巴巴的名，无论你有什么念头，不必担心。

夏斯特里有一刹那怀疑美赫巴巴的阿瓦塔身份，这使他烦恼。他没把这告诉巴巴，便祈求他宽恕。巴巴没要求任何解释，便解决一切。这件事坚定了夏斯特里对巴巴的信心。

接着，巴巴静默，只是微笑。过了一会儿，说：

现在，我用五分钟时间对你们讲讲我想给你们的爱礼。今早晨2点，我又想起这个。不要激动之下立刻站起，但要首先扪心自问，你能否过我希望你过的生活。如果你诚实地认为自己能，就过这样的生活。但别让你的自我让你这么说。如果你不能过这样的生活，也不必担心。这相当容易，可因为太容易，所以太困难！如果你这么做，很好；否则，这个爱礼将只能由我在恰当时机给予你。

现在，仔细听着。无论我要告诉你们什么，都要妥当考虑，莫

仓促接受。可能的话，就做；否则，就别做；但切莫摆姿态说：“我会做。我有能力做。”

从明年2月15日开始，我要旅行一年。从2月15日起，一年之内每天（午夜），一日（出声）念我的名14遍，次日念28遍——第三日再念14遍，第四日28遍，以此类推——14和28、14和28次——一次不多，一次不少。整个24小时期间，千万别（出声）念我的名！（注：但可以尽量在内心默念。）这被称之为爱的奉献。在日常交谈中，当你不得不对人谈到我时，可以提我的名字；但在生病、事故或诸如此类的好坏事件期间，不要说“巴巴”。午夜12点整（念名），一秒不差，记住！

24小时期间，必须特别注意，不要提我的名。你越记住，越有失口的危险。倘若有人使劲打你，你无意识地脱口说出我的名，则意味着你的尝试失败。所以要无比谨慎小心。要说的我都说了。现在由你们自己尽力而为。

阿达希·卡勒问：“我们叫父亲‘巴巴’，如果不能用这个词，该怎么称呼？”

“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叫他巴巴，因为你指的是他不是我。不过那时，你不能想我。”

巴巴问尼兰简·辛：“你认为世界上有没有人能做到？”

“可能吧。”他回答。

巴巴笑了。有一位男子问：“谁要是没手表看时间，该怎么办？”

“这种情况下，你还不如问，谁要是午夜12点生病，或必须上厕所，该怎么办！确实困难。当我说你一天24小时之内不得想我，这极其困难。你肯定会想我！”巴巴答道。

斯利瓦斯塔瓦说：“可您不该撒刺儿！”——指制造困难。

“我干嘛撒刺儿？”巴巴回应，“惟一重要的是，你们在午夜念名后——余下24小时必须保持警觉。”

斯利瓦斯塔瓦评论：“您会使我们失败的，巴巴！”

尼兰简·辛补充：“上次，我的朋友哈瑞昌德·辛来达善，您叫他每天午夜念5分钟您的名。后来，他告诉我，对于他来说，在某个特定时间念5分钟巴巴的名困难，整天念反而容易。”

巴巴回应：“24小时保持警觉是多么难！你们只须一夜持我的名

14 遍，第二夜 28 遍；除外，在其余时间小心注意，不要想我。谁能服从，谁将获得爱礼！”

这个声明令撒晤斯组员惊讶，巴巴解释：

灵性道路上，外在舍弃不是必要的。在世间，履行对亲人的责任。但不要执著。为减轻执著，要不时地持我的名。这如果不可能，至少在上床和起床之前持名。遇到灾难不要悲叹，尽量平静忍受，屈服于我的意愿。

舍弃世界、妻儿和财产，没有用。所需要的是心理舍弃。别饿胃，要饿心！外在舍弃时你带着心，总是想家人、财富等等。

自 2 月 15 日起，我将带上三四个满德里，留下其余的。我也将把一切的念头留下——对满德里的、对你们和其他人的。

巴巴叫道拉辛朗诵一首《格兰特沙哈卜》（锡克教圣典）中喜爱的诗。道拉·辛唱诵了几行“主，高之最高”，巴巴笑道：“听此令我高兴。”

之后，如对前两个语组，巴巴谈到七天禁食，叫愿意者起立。几个男子自告奋勇。巴巴望着普卡，调侃：“你太胖了，故被选中！”

对哈库玛特·赖，巴巴说：“你也相当健壮！行，你也入选。”

巴巴还选了德拉敦的韦林德辛，说：“瞧我是怎样捕捉锡克教徒的！我对你很满意！我很珍爱古鲁那纳克。今天同一个那纳克在世！”

罗姆达斯和昆吉·比哈瑞也被选中，就这样从印地语组挑选了五人，从 1956 年 2 月 15 日起靠水禁食七日。巴巴叫未获选者放心，因他们因情愿参加，等于已经禁食。

对被选中的禁食者，巴巴说：

明天我会给你们进一步指示。切莫认为，你们禁食以后就在灵性道路上进步了！有一次在安得拉，我让一个人禁食 40 天。之后，他有一些内在体验，开始让人们给他戴花环和崇拜他。他还对人讲他的体验，吸引他们。

我对禁食或其他方面的指示，看似容易，做起难。美国开始流行这股禁食热，他们夸耀打破记录！

禁食不会增加爱。二者之间没有联系。所有的苦行、念神名（佳帕）、忏悔等等，与我叫你们做的这种禁食相去甚远。所以，只要是我叫你们禁食，干嘛禁食？你们如果自愿禁食，那就以胃饱心饿的方式禁食！这是最佳禁食。

谈到其爱礼的深刻意义，巴巴重申：

爱是什么都无要求。

你们午夜静坐时，第一夜念14次“巴巴，巴巴”，第二夜念28次。就这样，交替做一年。出现任何念头，不要与之纠缠，只是顺从一个约束，也就是不多不少14次和28次之约束。虽困难却可能。不过，宝要想做，就会失败，因为他在深睡中也不自觉地喊我的名！这是他的习惯。

这对准备持巴巴名的人困难，因为在其余24小时你们必须格外小心，以免脱口说出巴巴的名——除了午夜的固定次数外。这意味着，你们每时每刻都将想着我。

我没必要告诉你们，你们会做到。如果你们说我应该告诉，就好像是你们无法做到似的，或者怀疑你们配不配爱我。

爱这东西没什么可谈论表达的；只可体验！不要认为你不能爱。倘若你一夜忘了静坐持我的名，也不要停下，从次日夜继续进行。如果你做不到这个，那么至少在每晚入睡 before 和早晨起床前真诚地想我，把你所有的好坏交给我。这么做的同时，要认识到，一切都属于巴巴，此刻统统献给他。我在《神曰》中，对心及其活动做了清晰阐述，阅读后你会明白我的意思。

在乌有之处，孰好孰坏？唯有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也存在于你。他无限仁慈。他知晓一切。他知晓你的所有念头。他知晓50年后你会想什么；既然无所不能，他何不停止你的念头？哪有什么使用他的能力停止你的念头的问题？你如果深思，就会明白我是好与坏的唯一做者！

为避免复杂化，就做一件事：照我的吩咐做，丢开别的一切！照顾你的家庭，履行你的日常义务；但不要对之执著，尽可能多地想念我。这样你就不会进一步深陷摩耶。

记住我对你们说的话。不要区分好坏；不要认为你好，别人坏。有人诋毁你，污蔑你，不要担心；要想念我。为他人的幸福而开心，同情困苦悲伤者。惟有这样才会取悦我。

生气时，尽力不表达。你认为自己好，别人坏，就努力让他像你那样。但要友爱地做！你富有，就帮济穷人。你的孩子或亲人生病或遇到困难，你感同身受；对他人的孩子或亲人，也像对你自己

的那样，感同身受。让他人也像你一样，享受幸福和财富果实。如果你能增强对他人的感情并相应行动，该有多好。

在一体中，我与一切为一。

巴巴还谈到他的跟随者去见圣人、圣雄等：

我不反对你们向这样的真正伟大者致敬，但不要有目的地去找他们。我在一切地方，在万人万物。去见这些伟大灵魂有何害处？要尊敬比你们优越的人。想见圣人可以去见，但不要怀着必须得见他们的想法去。

德希穆克博士是我的博学爱者。他看我去找玛司特，向他们顶礼，也开始效法。发展到扛着玛司特回家服侍的程度。这引起他和妻子之间不和。她开始纳闷，我都对他说了什么，导致他这样做！我听说后，召见二人，告诉德希穆克：他可以用看电影看戏消遣或消磨时光的方式，去看玛司特和圣人。即便你们怀着灵性目的去见圣人、圣雄或玛司特，也不会影响我；但如果你们想成道，就必须抓紧我的衣边！别无他途。

有人提问：“我经常拜访莫提瓦拉巴巴，如果您召我来美拉巴德时他叫我呆在他身边，我该怎么做？”

如果你在他那里逗留，就会制造麻烦。这就是我从不许满德里当我不在时去见任何人的原因。有时，某个玛司特可能叫满德里做他不能答应之事。比如，我要满德里成员禁食，如果他们有谁去见某圣人，圣人心血来潮叫他一起吃饭——他该怎么办？和圣人一起用餐，有违我的命令；不接受提议，冒犯圣人。这种情形下，你应当不违背我的命令，又尊重圣人意愿。所以，如果午夜你在念我的名时，莫提瓦拉巴巴召见你，就告诉他：按照你大师的意愿，你必须去别处。你们都要记住：我是宇宙之主！

经巴巴提示，埃瑞奇讲了有关纳西科一位瓦隶（穆斯林圣人）的一件事。当时巴巴要纳西科的满德里禁食一日。那位瓦隶拿着帕萨德走近一位满德里，坚持要他吃下。他吃了。巴巴很不悦，命令满德里：什么时候瓦隶给他们帕萨德，都接受，但不要吃。

巴巴总结：“因此，如果你们有我的命令在，那么接近他人时就要特别小心谨慎，无论他们灵性上会是怎样伟大。”

上午9点半，巴巴叫休息一下。他到爱者的帐篷视察。询问伙食情

况，对克夏夫·尼伽姆说，对伙食有任何抱怨，都报告彭度。“但不是说你要他按每个人的口味和喜好做饭，”巴巴调侃，“那会使他疯掉！”

对沃斯·迪奥·凯恩的岳父，巴巴说：“我很高兴你来这儿。”

10点10分，在大厅重新集合。伽尼·穆斯夫的兄弟，阿卜度·瑞曼，唱了两首格扎尔，巴巴非常喜欢。马特拉·杜塔夏斯特里又情不自禁站起，拍掌歌唱。最初无人随他拍掌，但巴巴加入时，都纷纷效法。大厅回荡着掌声，在场者被爱舞的韵律感动。夏斯特里跳起舞，昆吉·比哈瑞加入。过了一会儿，巴巴叫停歌唱，评论：“如果你们知道怎样爱我，你们的存在将会改变。你们的生命将终止于真正自由；可这不容易！”

应巴巴要求，几个人讲了笑话，11点都去用午餐。巴巴走进餐棚厨房，发现有一块石阶松动，责备工作人员：“这个你们没看见？若有人摔断腿，对我的撒唔斯将是灾难。损失点钱，总比有人滑倒、失掉胳膊腿要好！”石阶立即修好。

午餐后，巴巴在大厅接见来自哈默坡的克夏夫·尼伽姆和其他工作者。如对泰卢固语组，巴巴用类似方式解释了怎样以他的名义工作。（埃瑞奇用英语翻译巴巴的手势，再由克夏夫译成印地语。）

茶后，下午3点全体在大厅集合，达格万的韦希奴应巴巴要求唱了巴赞。巴巴转向普卡，说：“你有嗓子吗？”

普卡答：“我能说话，一定有嗓子！”

众人大笑，巴巴问：“你有啥样的嗓子？”

普卡说：“那得由别人评判。”

巴巴叫他唱支歌，他轻声唱了一首，跑调。巴巴评论：“身子这么大，声音这么小！你的嗓子只有你能听见！”

巴巴微笑着补充：“我喜欢逗你，普卡！”

达格万的韦希奴又开始唱，未唱完，德里的莫汉·拉·夏玛加入，用充满感情的声音唱了起来。完毕，巴巴叫基申·辛唱，基申大声唱道：“从湿婆的阳具，默文出现！捷美赫巴巴，捷默文！”他嗓音洪亮，200码外都能听见，全体与会者捧腹大笑。巴巴也微笑。（有时候巴巴尽情大笑，却始终保持沉默。不发一丝声音，只是满面笑容。）

巴巴叫沃斯·迪奥·凯恩唱，但他借口喉咙痛逃避。巴巴回忆：“在大师之家，有个帕西小伙唱得特棒。唯一麻烦是，一叫他唱，他就紧张，咳嗽结巴。不过一旦唱起来，他会不停地唱下去。”

巴巴问希若拉：“你的湿疹怎样？用帕椎的药没？”

希若拉答：“用了，可不但没好，还更难受。我感到不安。”

“有什么不安？”

希若拉答：“我拿不准，可我不能回哈默坡了。”

巴巴逗他：“一想到你留这儿，就使我不安！我必须让你的痒症，还有这个新病消失。一治好，你就得回家。”

“无论治好治不好，”希若拉说，“我只要巴巴，我要呆在这儿，以便天天见到您。”

“那样的话，”巴巴开玩笑，“你的湿疹就好不了，会往内扩散！身心都会患湿疹！”

“管它往内往外，我就是不回家！”

巴巴对帕椎打手势：“看在上帝份上，给他药，让他尽快痊愈走人！”

希若拉说：“我回家不需用药。”

人大大笑，包括巴巴。巴巴安慰他：“别担心，我会对症下药。”

3点50分，巴巴应村民邀请去阿冉岗，并叫印地语撒唔斯成员陪他一同前往。尼兰简·辛等身体不适或年迈的爱者，乘阿迪的车，巴巴带其他人步行。到了村里，巴巴首先走进古老的布阿吉·布阿圣陵，400年前这位印度教至师让人把自己活埋在此。圣陵被称为达克塔-本特尔布尔——小本特尔布尔——奎师那的圣地。妇女们手托花环和阿提盘站着，唱完阿提，一拥而上触摸巴巴的足，尽管这被禁止，但她们不听，拜倒在他足前。巴巴在布阿吉·布阿的三摩地旁坐下，妇女们轮流向他献花环。

巴巴对撒唔斯语组说：“阿冉岗村民贫穷，对我的爱却深。今天我会访问一些爱者家。”

大批群众聚集，巴巴率领壮观的队伍，到一些村民家。村民边跳舞，边弹乐兹姆（手铃铙钹），尘土四处飞扬。巴巴每到一家，人们都唱阿提，献花环；在矮小的茅屋，巴巴含笑而坐。拥抱孩子们，提醒年长者在（1927年）赫兹拉·巴巴简学校上学的旧日时光。

访问完阿冉岗爱者的家，巴巴来到家属宿舍。瓦露、拉姐、芭谷、姜古、姆克塔及其子女做了阿提。因美拉巴德的撒唔斯聚会，玛司特穆罕默德和阿里·夏暂时住在那里。巴巴探望两位玛司特时，穆罕默德拉着巴巴的手，说：“大大，带我去萨塔拉。”

彭度报告巴巴，穆罕默德不吃东西。

玛司特穆罕默德厉声喝道：“我吃饭的，大大；彭度撒谎！”巴巴不禁笑了。

下午5点半左右，巴巴同撒晤斯组回到美拉巴德。他问候尼兰简·辛的身体情况，建议他继续接受帕椎的治疗。接着巴巴到小屋，同从孟买回来的纳瑞曼议事。纳瑞曼报告巴巴，所有孟买爱者对其撒晤斯周都非常满足。他们所吸收的爱，效力尚未消退。

下午6点，埃瑞奇把车开到小屋旁，巴巴在“捷”的欢呼中离开，去美拉扎德。

翌日11月22日，巴巴早晨7点40分到美拉巴德，在小屋与彭度、帕椎和韦希奴交谈一小时，之后走入大厅。照例叫头天夜里未眠者起立。有几个站起，给出种种失眠理由。巴巴建议：“睡不着，也不用担心。两三个小时睡眠足矣。努力睡，别用杂念驱散睡意。努力了，还是睡不着，也别担心。”

沃斯·迪奥·凯恩因护理尼兰简·辛，没有睡觉。巴巴拥抱了他。

赖萨赫伯·罗摩贤卡说：“我昨夜梦见头被砍掉，仍活着！”

巴巴辛辣评论：“如果你在醒状态变得无头而活着，那将是超棒！”

达格万的韦希奴说：“我昨夜也做梦了。我唱巴赞时，看见巴巴和陪同者倒下。我吓坏了，但随即又看见巴巴在大厅里坐在椅子上。”

巴巴评论：“你看见其他人随我一起倒下，很好。当我起来时，将与全体一同起来。当我打破沉默时，全体都将起来。这是真的。”

还有一人说：“昨夜，我眼前浮现阿冉岗场面，睡不着。我看见您把爱倾注给所有人。”

一位男子解释，他没睡，通宵望着巴巴的相片。巴巴说：“你能睡就睡；睡不着就继续看我的照片。我睡不着时，看见世界上我孩子们的照片，还有我本人无所不在的相片。”又说：“在美国，尼鲁因整夜在我身边守卫，三个月未睡；白天让他睡，他也睡不着。却依然精力充沛，身体健康。你们已经睡了太久太久，现在我是来唤醒你们的。”

当天有济贫活动，阿达希·卡勒说：“在罗摩时代，有个船夫为罗摩洗脚，在他面前做普佳（崇拜仪式）。在本次阿瓦塔时期，也许巴巴在穷人中找那个船夫，以便服务他？”

巴巴回应：

你猜得对，但我对这项工作的解释也正确。我服务玛司特，因

为他们代表我身体的各个部位。有的是左手，有的是右手；有的是我的鼻子，有的是我的耳朵；每一个部位都对我的工作重要有用。从一开始我就一直告诉你们，我是高之最高和低之最低！我是爱之海洋，赐予你们爱，接受你们的爱。我还与你们同在。爱者和至爱皆一。最终成道后，你会发现，你爱我，其实是在爱你自己。

我对古吉拉特语组，也在《神曰》中，解释了阿瓦塔和赛古鲁的区别。也就是说当阿瓦塔降临，神成为人。赛古鲁是成为神的人。

世人说阿瓦塔出生，因为我成为你们众生。事实上，是五位赛古鲁把我带下来的。在浊层面，不同的生物，根据相应的意识层次来看我。我在蚂蚁形体中，同蚂蚁一体；在人类形体中，同人类一体。我来到这个层面，便成为一切万物。

今天，我给穷人洗脚时，将是穷中最穷；你们要是持巴巴的名，会使一切失效。所以，你们必须按各自的宗教持神名。念罗摩或奎师那，都没有妨碍，因为我就是他们。我对穷人的工作结束时，又成为我所是。我确认我是高之最高。真理总是真理，不能掩饰或改变。谈真理时，不能妥协。要通过真理本身来接近真理：不能躲躲藏藏。

有一天你们将知道，我说的全是真的，从该体验中你们将明白：迄今为止什么都未曾发生，什么都没在发生，什么都永不会发生！在永恒中，时间不存在。600年前有什么？那之前、再之前有什么？神过去是，你过去是；神现在是，你现在是！

你用头脑及其无限念头理解不了这个。你能想象多远？想象是无限的；无尽处即永恒。没有时间这种东西。神永在。他是。永恒一直是永恒，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发生的在此刻乃什么都没发生！除了从无始之始就有的当下此刻，什么都没有。这很难领悟，因为超出了智力领域。

济贫活动于8点45分开始，持续一小时。领来250名男女穷人，巴巴照例为他们洗脚，给每人4卢比。活动期间，印度教撒晤斯组念“帕若卜拉玛-帕若玛特玛！”穆斯林念“安拉乎-阿克巴！”这一次，巴巴也是亲自洗穷人站过的桌子，似乎在清理什么。巴巴洗桌子时，让站在旁边的一个男孩站到桌子上，并为他洗了脚。之后巴巴用水彻底冲洗了桌子，指示彭度烧掉他用来擦穷人脚的毛巾。这次的穷人中，有几个盲人，一个麻风病人。

济贫活动后，巴巴在回小屋的路上，拥抱了斯利瓦斯塔瓦，开玩笑：“我感到冷时，就拥抱人。”

10 分钟后巴巴进入大厅。阿卜度·瑞曼唱了几首格扎尔，之后大家去用午餐。

下午是个人和团体接见。召见拉玛·喀邱瑞的弟弟，迪拉吉。巴巴问询了拉玛和子女的情况，叮嘱他：“宝一直在我身边，你要悉心照顾拉玛、希拉和美赫纳施，确保她们安好。现在你可以跟大家回家了。”迪拉吉原本被召来美拉巴德一个月。但一周后就奉巴巴之命回家。不过他很快就明白了缘由：家中发生急事，需要他在场。

接见结束之后，下午 5 点巴巴乘车回美拉扎德。

次日，11 月 23 日早晨，巴巴 7 点半到美拉巴德。在小屋会见满德里半小时，接着到大厅。照例叫头晚未眠者起立并说明原因。普里塔姆辛说：“巴巴，您不许我睡！巴巴彻夜醒着，我怎能成眠？”巴巴对此满意，拥抱了他。

巴尔·基桑·巴克希的儿子拉尔说：“我想起您在德拉敦时我们度过的愉快时光，所以睡不着。”他边说边流泪，巴巴拥抱了他。

一人说，因为要他们 24 日而非 25 日离开美拉巴德，他失眠了。“我困难重重才来到这里，请假陪伴巴巴到 11 月 25 日。想到早一天离开，使我辗转难眠。”

巴巴让他放心：“你可以呆到 25 日。但那天我不来这儿，得处理这组离开和另一组到达中间的事。你已为此度过一个不眠之夜，相当于陪我到 25 日。”

那纳克·昌德说：“其实我睡得很好，不过我站起来，希望让巴巴拥抱！”众人大笑，巴巴拥抱了他。

阿达希·卡勒说，他因想巴巴，睡不着。巴巴问他父亲伽亚·帕萨德睡着没有，

伽亚答道：“我睡得很好。因为阿达希的不安，我才能睡！”

昨天个别会见时，阿达希·卡勒表达了想跟随巴巴的渴望，巴巴问谁来照顾他的妻儿。阿达希的父亲对儿子的愿望很高兴，完全承担儿子的家庭责任。巴巴说次日会做决定，因此阿达希整夜琢磨着巴巴会不会接受他。

巴巴向聚会者透露了同阿达希会见的细节，宣布：“伽亚·帕萨德

这样的人，千里挑一！他出于对我的爱，把儿子献给我，我对他非常满意。”并允许阿达希从1955年2月15日起跟随他一年。

巴巴指示聚会者，在他离开的一年期间，不要与他通讯。还谈到午夜持名，说：

你们都必须专心致志。即使深爱我的天神天使，都无法测量我要你们从2月15日起，整整一年时间，交替在每日午夜持我的名14和28次的意图。一天持我的名10万遍容易，而按我的命令只念14和28遍则非常非常难——因为关键的是在其余时间，要小心绝不说出我的名。给你们这个指示的理由，是为了让你们一天24小时都可能会想我，但对规定的出声念名，24小时内在规定时间只做一次。

一人插话：“这只有靠您的恩典才能做到。”

巴巴回应：

你对恩典一无所知！我如钢铁般强硬，我的恩典之流取决于寻求者的爱的深度。你必须汲取我的恩典！你坐在这个屋顶下，若要阳光照射这儿温暖你，怎么可能？首先需要的是卸掉屋顶！

记住一件事。你们可以一天24小时在内心尽量默念我的名；但只能按规定的的时间和规定的次数，出声念“巴巴，巴巴”。另一件事是，别忘了《25号生活公告》（《大局已定》）；想着我读一遍。你们会说，我到安得拉给了女子撒晤斯，却没来德里。但要记住，我不受任何束缚。倘若我宣布此时是黑夜，你们应当毫不犹豫地同意！

臣服极其困难。我自己都做不到！作为阿瓦塔降临容易，可要臣服身、心、灵则不可能！哈菲兹说：

“无论大师说什么，
不加思索全心接受。”

假设我告诉你，明日我去你家访问，却没去；再次承诺，又没去——继续这样做——你不要多想。你头脑中不要有丝毫的怀疑。可谁能信任这个人心？哈菲兹说：

“对你从大师那里听到的真理，
不要因自己理解不了而撒谎。”

当至师说什么时，你不能理解其意。所以，如果你听不懂，不要下结论说他在撒谎。如果你说至师撒谎，撒谎的是你自己，因为你无法理解他的话。

从这儿，你们应当各自直接回家。沿途切莫中断你的朝圣。来我这里本来就难；所以，你们走时，就直接回家。不然，就意味着你们来我这儿是半心半意。就意味着你们不是专门为我而来。

巴巴举了道拉·辛医生的例子。曾是名医和要人的他遭遇逆境，对巴巴的爱却未减弱。他完全信任巴巴的意志，一切情况下随遇而安。

上午 8 点 45 分，巴巴带领印地语组上美拉巴德山，看了之前其他语组参观的地点。不同小组分别和巴巴合影留念。10 点返回，巴巴给予个人会见，持续到下午 5 点。在巴巴离开时，师利帕特沙海朗诵了一首诗，之后，在赞美欢呼声中，巴巴驱车回美拉扎德。

11 月 24 日上午，全体撒晤斯成员和大多数满德里，来到美拉扎德。巴巴询问大家的健康。建议身体不适者咨询尼鲁或帕椎，巴巴还通过拜度在他面前把药给他们。

巴巴谈到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著名圣人，伽德戈·马哈拉吉。马哈拉吉已来到阿美纳伽，住在阿克巴棉纺厂。阿迪早上去见过他之后，来到美拉扎德。告诉巴巴，伽德戈·马哈拉吉邀请巴巴去纳西科。他说：“巴巴是太阳，而我是只小鸟。我希望巴巴来纳西科施达善。我是愚人，巴巴全知！”

巴巴指示阿迪：“去告诉伽德戈·马哈拉吉，我不能去纳西科，因为我必须用一年时间闭关。不过即使在我闭关期间，马哈拉吉也可来见我。”（实际上，伽德戈·马哈拉吉通过永远来巴巴这里而见了他，因为不久之后这位圣人去世。）

印地语撒晤斯组参观了美拉扎德。接着由巴巴带领上闭关山。这次，巴巴还指出七株芒果树苗，种子是马德拉斯的一个玛司特送给他的。

谈到玛司特，巴巴说：“在神爱中失去身体意识者，被称为玛司特。我很爱他们。我对他们的爱就像母亲对孩子的爱。母亲照料孩子，悉心清洁其粪便，总是慈爱地惦记他们。同样，我对玛司特也像个母亲，全心关怀他们。”

之后撒晤斯组回美拉巴德，中午巴巴也来到。从奥兰加巴德请来的卡瓦里歌手们，从下午 2 点半开始，演唱了三个半小时。巴巴心情轻松愉快，中间会解释有些格扎尔歌词的意思。

气氛充满神圣陶醉，

人人忘记一切，凝视美赫巴巴。

阿瓦塔的目光穿透其心灵，驱散黑暗。

个个喜不自胜，浸润于

独一存在者倾注的甘露。

这一次，阿娄巴情不自禁，一跃而起，手舞足蹈。几名满德里抓住他，领到另一房间，宝留下看管。

6点半，卡瓦里活动结束，歌手们离去。巴巴的上衣被颈间大量花环弄脏了。埃瑞奇拿掉花环，巴巴脱去上衣。埃瑞奇又取来一件，巴巴穿衣时，沉浸于自身，一时忘掉四周。他的身体一动不动，只见其手指以他才能听到的调子舞动。一切静止。在场者个个肃然，深深的平静降临。仿佛巴巴在自己的无限心里，为每一个心安排位置，将每一个人不可分割地缚于他。

突然巴巴站起，朝门口走去。从那儿，往回朝椅子走七步，又往前朝门口走七步。走出大厅，巡视聚会者，他的目光使他们心中的爱礼流泪。这是印地语组最后一天撒晤斯，至爱的目光令他们心碎。巴巴一言未发，坐进轿车，泪雨呼赞“至古者！神圣者”。巴巴离开去美拉扎德，美拉巴德的土地被爱者的痛苦泪水浸湿。随着他的轿车驶远，分离剧痛开始在每一颗心中悸动。

彭度、宝、韦希奴、考伊亚、纳纳·科尔、保·纳图等人，为撒晤斯语组安排了巴士去火车站；但经历了伴随巴巴5天的喜悦之后，离别的悲伤令人人泪如泉涌。好不容易才让这些黯然神伤者坐上巴士。他们心里怀着巴巴，含泪离开美拉巴德。但离别之泪掺着陪伴他的喜悦，他们带着悲喜交集的珍宝离去。

有几次次日上午走，巴巴回到美拉扎德，又遣埃瑞奇回美拉巴德，对仍在美拉巴德者，宣读了神人的讯息：

要头脑幸福心灵愉快地带走我的爱。我一直和你们在一起，但你们在返程途中和家中，要感受我的在。愿你们过着爱的生活，在这种爱里为我生、为我死。

之后埃瑞奇赶往火车站，将打印的讯息发给即将启程者。

马拉地语撒晤斯

翌日印地语组全部离开。为马拉地语撒晤斯组的准备工作开始。第四组人数增至 200 多。11 月 25 日，巴巴到美拉巴德，与彭度等满德里商议新增撒晤斯成员的膳宿安排。在巴巴小屋前，为他们另搭起一个帐篷。

27 日下午，213 名马拉地语组员几乎全部抵达。花园又栖满鸟儿，响起悦耳歌声。巴士往返于火车站，将爱者接往美拉巴德，持续到凌晨 2 时。一直未眠的满德里忙碌不停，确保人人都被妥当安置。

因为这是最后也是最大的一组，有几位不说马拉地语者也获准参加。G·S·N·穆提博士是这些从克勒格布尔首次来者之一。其父是一家英语月刊的编辑。穆提在父亲书房偶然看见几期旧的《美赫讯息》和《美赫巴巴期刊》，被巴巴的言语和照片吸引。

11 月 28 日，早晨 7 点 15 分，巴巴从美拉扎德来到美拉巴德，直接走进小屋，同满德里议事。与之同时，撒晤斯成员捧着花环聚集在走廊。巴巴一从小屋走出，空中就回响起“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的雷鸣欢呼。巴巴步入大厅。聚会者开始献花环；跟印地语和泰卢固语组不同的是，马拉地语组缺乏秩序，抢着上前给巴巴戴花环。尽管严禁触摸巴巴的足，可几乎人人都情不自禁。巴巴和每个人开玩笑。看见德希穆克博士笨拙地献花环，巴巴评论：“他是哲学教授，却不懂怎样得体地献花环。”并示意德希穆克重来，这次成功。

伽德卡带了一只特大花环，巴巴问：“你对我毫不怜惜？想用这么大的负担压弯我的脖子！”巴巴问了费用，他回答才 10 卢比，众人大笑。

献花环开始不久，巴巴伸出腿，让人盖上白布，指着布，对上前献花环者说：“都把花环放在这儿，就好像放在亲人的墓上。”

毛尼·布阿走上前献花环。巴巴曾让他保持沉默，后来在萨塔拉又命他在巴巴面前打破沉默。不过，毛尼·布阿又开始保持沉默。这次巴巴叫他说出“帕若卜拉玛 - 帕若玛特玛”。再次命令他从当日起开始说话。

巴巴慈爱地拥抱一位许久未见的男子。德里的布焦·A·盖见此，也

上前要求拥抱，巴巴责备他：“不该这样，你没看我没拥抱其他人。”

阿卜度·马吉德堪走上前，把一只大花篮放在巴巴跟前。巴巴问：“你怎么这么憔悴？瘦成这样？也许是因为对我的爱！”阿卜度·堪回答说刚生过病。

等每个人献过，巴巴腿上堆满花环，巴巴叫来瓦曼·苏伯尼斯，说：“你是运动健将，搬掉这些花环！”瓦曼遂将花环拿去，堆到走廊上。

接着，巴巴开始打手势“说”：

你们有五天在这儿。在我身边撒晤斯，要像在家一样随意。想哭，就在内心哭；表情上微笑。明天不要浪费时间给我献花环。让我们别浪费钱，也别给我压上花环负担。我只有两件粉色上衣，这件已被你们的花环弄脏。花环不持久。也不要每次都喊“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那样做有什么用？要在内心呼喊；必须只被你听见，不被他人。

今明两天，我会给你们解释一下《指示》中的四点。对古吉拉特语、泰卢固语和印地语组，我也解释过。头两天做解释。不着急，慢慢来。

要专心致志。不管问题大小，都要同样专心。努力领悟我的话。你如果领悟不了，至少要仔细听。听我说话，不会白费。几年后，甚至几生后，你将领悟我今天的话！我也许开玩笑，我可能严肃；但你要专心。

巴巴问萨考利的耶希万特·劳：“你在听吗？”

“是，我在听，巴巴。”他说。

巴巴这样介绍他：“耶希万特·劳是我的故交。”接着说：

在我身边撒晤斯的五天里，你们要彻底忘掉烦恼；让平常生活环境留在原地；身心俱在此。不管我去哪儿你们都要跟着。做不到的话，你们就是身在这里，心在老环境。

巴巴的手势由埃瑞奇译成英语，再由达克译成马拉地语。巴巴问，除了英语和马拉地语，有没有必要译成其他语言，但无人提出要求。

我将直奔主题，不旁敲侧击兜圈子。理解灵性道路很难，行道更难。如果你只想听听和理解这条道路，有大量书卷述及。你也可以找圣人和萨度，听他们开示。然而，道路超越智力、超越理解、超越心本身。

《神曰》叙述了它的始末。谁从头到尾阅读全书，都会在心智

上理解，但那不代表他因而成了神或抓住神。阅读、听闻、祈祷、挂帕—塔帕、撒达那，使你进入不了道路。通过这些手段，非但不能解放自己，反而越来越受束缚。我以自身权威告诉你们这点。你可以无限期禁食，倒吊身子，往石头上撞出脑浆，但这些永远不会领你入道。

我来解释。假设一个人停止进食。这本身则制造束缚（业相），因为心仍在运作，制造印象。无论做什么——睡或醒、活动、跑步、呼吸——每一个行动皆制造印象。这个业相纠葛总在，你们不可能摆脱！不过我会告诉你们，怎样才能自由。

对这些自造的束缚，有三个解决方法。对这里每一个人，整个世界因为“我”而存在。因为有我，才有整个世界。因为达克在，整个世界对他存在。因为我们，世界存在。我们进入深眠时，根本意识不到自己、世界或其他任何东西。现在，我在此。就是因为我的存在，你们才都在此。倘若达克不存在，这些事物对他就不会存在。

我们怎样来脱离这些印象纠葛？通过印象，我才存在；因为我的存在，这个宇宙才存在。我们永远都是同一个神。每天，我们进入酣眠状态，该酣眠状态是最原始的上帝状态，对于该状态的任何人，除了他自己，别无存在——他对之毫无意识。当我们醒来，通过心，又意识到这个二元，因为业相把我们唤醒。我们又撤入原始状态，又发现自己身处这个摩耶牢笼。尽管我们每天都进入最原始状态，却对此一无所知，再度意识到这个二元。

现在需要的是，我们必须在我们最原始的酣眠状态有意识，整个时间眼睛大睁，那样我们就仅仅体验一体性，知道我们是神。但这根本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拥有“我”——自我。

神对我们的存在，要比我们的呼吸，亦即生命本身，更无限地重要。你的呼吸是你的生命。呼吸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呼吸一停，我们就死。瞧多有趣。你们都呼吸；却对呼吸从来不想一下。在最原始的酣眠状态，你们也呼吸，却不知道。呼吸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甚至无需去想。

巴巴开玩笑：“如果我们不尽快讲完，你们有些就要打哈欠，进入最原始状态了！”

巴巴进一步解释：

我们使劲用力时，才觉知到呼吸。那时才知道，呼吸对生命多

么关键。与呼吸相比，神离你要近无限倍！我们连呼吸都意识不到，又怎能意识到如此近的神？人快要淹没时，才觉知到呼吸。所以，要体验神，就必须淹没于神性海洋！我们说了很多并努力理解；但要意识到我们的真实存在，就必须淹没于神爱海洋！

许多年前，一个衣冠楚楚的男子来见我——当时我的相貌如墙上第二幅相片——并对我说，他求道有40年了，按圣人们的指导百般尝试，却仍未能找到神。我告诉他，如果他服从我，就会成道。他回答：“有什么要服从的？我准备好砍下头，献在您的足前！”

我很高兴听到这话。告诉他不必砍头，只要裸身在阿美纳伽街上逛一圈。他说：“这太难了，因为我就住在阿美纳伽，许多人认识我。我在当地有头有脸。怎么可能照你说的做？”

所以想想，砍脑袋有多容易，而服从我有多难！后面我会对你们谈到爱、服从与臣服。

我想让你们看清奇迹。灵性道路的意义，难以认识。真正的行道者，甚至更难知道。在印度有个普遍习惯，人们看见个身穿赭色道袍、长髯飘飘的人，就赶紧去崇拜，其他人，包括有钱的和聪明的，都跟着效法。

有七个意识层面。当你进入第一层面，会失去对身体的意识。你看见奇景，闻到妙乐，嗅到异香。你完全疯掉！就这样，随着在道路上从一个层面到一个层面前进，人失去意识，就像起床前掀掉所盖的床单或毯子。在道上的人彻底发疯！人们以为这个人实际上疯了。假设从医生的观点看，兰格勒完全疯了，而萨若希虽然貌似疯狂，实际上在道上。萨若希没有身体意识；不吃也不睡。外表上，萨若希和兰格勒都看似疯狂。韦诺·科尔怎么能够分辨？

巴巴又讲了疯子法吉尔·布阿的故事：

最初，在美拉巴德，有学校、医院、疯人埃舍等等。在疯人埃舍，有个叫法吉尔·布阿的，比别人都更疯。普纳的泰巴利在这儿做事。疯人埃舍解散后，将法吉尔·布阿送回普纳。他有个习惯，类似我的手指移动。泰巴利散布谣言说，法吉尔·布阿是我的传人！普纳的民众听说后，开始找他达善。

PN利姆卡站起确认：“我看见过人们达善法吉尔布阿。他现在死了。”

巴巴继续：

法吉尔·布阿对周围环境没有感觉，十足的疯子。不在灵性道路上，也不是装疯。对人们为何来敬拜他，毫无概念。但现在，我警告你们，不要伪装，因为做伪君子，冒充自己所不是的，是很低级的罪孽。

有很多伪君子。在身边制造一种貌似灵性大师的氛围。自然会把大众聚集到自己跟前。

大慈大悲的帕若玛特玛宽恕一切，但不宽恕伪君子！你也许好也许坏，但要表里如一。我总告诉爱我者，如果感到我是阿瓦塔至古者，就公开说是。但如果心中有一丝怀疑，就说你不觉得巴巴是阿瓦塔。认为我是骗子就说是。我是至古者，无论你们怎么说，不会对我造成丝毫影响。全世界拜倒我足前或者反对我，对我毫无二致。我对毁誉无动于衷。

阿卜度·马吉德，如果你不觉得巴巴是阿瓦塔，就别告诉人们他是。如果你在家乡谈我，说：“巴巴是阿瓦塔、惟一实在，其他一切皆幻相”，同时，假设你收到电报说你妻子去世，便捶胸顿足大哭起来——听众会怎么想？他们会发现你言行不一，你说那是幻相，此刻却为之哭泣！你宣扬的，自己却不实践。你只有自己实践我告诉你的话时，才有权去对人讲我！

阿卜度·马吉德·堪说：“我完全信您的阿瓦塔身份，巴巴。我凭着那种信心，对人谈您。”

巴巴回应：“我知道。你对我有充分的信心，我爱你。你是我的宝石。”

15分钟休息之后，全体于9点35分又回到大厅，巴巴继续授述：

当我说我是至古者，我在你们全体里，在万物里，惟有我是时——我的这个“我”有别于埃瑞奇说“我是埃瑞奇”的“我”。问题自然产生：至古者的“我”和所有其他人的“我”有何区别？我还能说什么，因为我是至古者！埃瑞奇除了“我是一个人，我是埃瑞奇”还能说什么。同理，除了宣布我是至古者，我也没有其他可说的。对于我，这样说很自然，因为我就是“那”！我的“我”是真理，无限和不可分割！你的“我”是虚假，受限和充满二元。

读了《神曰》，你将理解你是神，但这种理解不能给你自称是神的权威。书中对此有清晰描述。这样的真理从未有揭示过。韦诺·科尔读了书，将知道他是神，可他无权宣布自己是神。要如此宣称，

他必须有我拥有的体验——就如他知道自己是人。

睿希和牟尼都渴望陪伴我。你们都很幸运。我是至古者。唯有我无处不在。我存在于你们所有人，除我之外别无他人。

谈到奇迹，巴巴复述了对前三组的解释：

现在我们谈谈奇迹。不同地方的爱者来信说，“我们看见巴巴亲身在此……靠巴巴的恩典，我夭折的孩子复活了……靠巴巴的纳扎，我们的生意兴旺了”等等，不胜枚举。

我对他们说：我跟奇迹毫无干系。灵性道路或爱跟奇迹毫无干系。我从未施过任何奇迹。

由于信徒的信爱，这种现象可能会发生，但不意味着巴巴为之负责。我是至古者。一个又一个时代，我来到你们中间。我的第一个大奇迹是这个造物界，第二个奇迹将是我打破沉默之时。中间的所有可能归功于我的所谓奇迹，都不是我的。

巴巴还谈到圣人和萨度怎样满足世俗欲望，内容类似对其他组的解释。说：

去找夏－沙达伽（大商王）买一枚针，会荒唐可笑，因为他是做大买卖的大商人。一枚针就连批发商都不卖。为此，你必须去找零售商。

我要的是你们的爱，这是我一直讲的。但我必须首先把爱礼给你们；不然你们怎么能爱我！爱我绝非玩笑。许多书卷论述灵性道路及其初阶。最后说，要证悟神，需要很多时间周期才能合一。这个世界上有玛得－埃－库达——真正的爱神者。他们实际上变成至爱足下的尘土。但10万个这样的人中，只有一个经过若干周期才能成神。

靠做阿提、行普佳、献花环等传统崇拜形式，产生不了爱。哈菲兹说：

“通过仪式教规，爱无法产生。

那些不能生爱。爱是得来的礼物。”

爱之礼物是什么？是我乐意让你瞥一眼我的真相。你一旦体验，就被点燃爱火。假设科尔从未见过女子，尽管读遍有关女子、爱等等书籍。什么都读了，却未看见过。他若偶遇美丽女子，会发生什么？他渴慕拥抱那美人，渴望未实现，就继续增强。

巴巴对马拉地语组讲了凯克巴德的高级体验，说：

爱我对凯克巴德很自然，因为他有某些体验。除非我给予瞥见之礼物，否则你们就不会对我有那种爱，尽管我一再叫你们爱我。这些话我重复说了一个又一个时代。除非我给予你们那个礼物，否则你们就不能够爱我。

有一样东西比爱更伟大，那就是服从。然而，比爱和服从更伟大的是臣服，把一切——身、心、灵——完全臣服于大师的足前。这方面有许多书卷论述，却没有一人按我的要求向我臣服。你们臣服一切，却控制不了头脑——这个你们无法臣服。头脑一臣服，游戏全消失！

爱、服从和臣服之间的区别是：爱寻求至爱的意愿，服从执行至爱的意愿，臣服则顺从至爱的意愿。爱是神给人的礼物，服从是至师给人的礼物，臣服则是人给至师的礼物。

此刻，我们谈这些高深的东西。我对你们解释这些高深东西，但这全是肤浅的。为什么？因为我说的话，我自己通过你们的耳朵听。我在我内里永恒自由；我在你们内里永恒受缚。惟有“我”，没有什么“你们”。无处不在的只有我。在你们内里，我受束缚。你们坐在我面前，用眼睛看见我，看见外面的景色、庄稼、山脉。我说你们都在做梦。但你们不信！

假设萨若希夜里入睡，梦见我对你们讲的这一切。然而，我虽在他梦中告诉他这是梦，他却难以置信，认为是真！一醒来，就自动知道，确实都是一场梦。此刻你们同样都在做梦——漫长的世俗梦。自古以来，你们一直在做这个梦，在梦中，你们有过无数的出生、家庭和死亡。却把这个梦当真！当你们从梦中醒来，也就是证悟神时，将自动知道你们一直在做梦，而我现在告诉你们的一切都是真的。

至此总共讨论了93点。我们将跳过几点。我希望你们喜欢和我一起。让我们今天结束这个头痛事，从明天就自由了。尽管谈了一点又一点，难以计数，最后，一切全是零。我是惟一实在，只有爱我，你才会找到我。这个状态超越心领域、超越智力。我尽量用不同的方式向你们阐述这个真理，但无济于事。除非你爱我，否则永远找不到我。怎样爱我？我们将论述这一点。让我看看，谁胆敢爱我。我对古吉拉特、泰卢固和印地语组解释过同样的东西。我现在要瞧瞧，

这个语组里有谁上前接受我的这个礼物。

巴巴用太阳做例子。阳光普照，可闭门不出者无法受益。同理，那些躲避在心伞之下者，永远不能享受巴巴无时不在的恩典雨露。

接着说：

午饭后，我将谈谈五位至师；但因为你们是为我的撒晤斯而来这里，我们自己之间也会交谈。巴巴简是怎样让我证悟真实状态的，证悟时是怎样的感受，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是怎样带我降入正常意识的——这都是你们爱听的话题。

我很高兴在这里看见从萨考利来的耶希万特·劳、提普尼斯和纽瑟文·巴如查。高达乌丽·麦在萨考利。世上无人有她那样的心灵。在心灵纯洁上，她举世无双。不过，成道完全是另一回事。我讲的是她的心灵品质。古吉拉特语组在这儿时，高达乌丽·麦也来到美拉巴德。我告诉她，我是奎师那时，她是雅秀妲（奎师那的养母）。我还告诉她，撒晤斯之后，我会到萨考利逗留几日，但她要亲自为我做饭，以便我安心休养。听我这么说，她非常开心。可现在我想去了，她却到苏拉特参加活动。

高达乌丽·麦让耶希万特·劳捎信说，假如我元月去萨考利至少待七天，她会很高兴。她对未能按计划服侍我，表示遗憾，又说因为她是巴巴的母亲，孩子巴巴要听从并取悦她！接到她的信我很高兴，可元月我抽不出时间，因为我已承诺到各地给女子撒晤斯。不过她的信让我考虑：我应该给女子撒晤斯，还是我自己去撒晤斯（陪伴）雅秀妲？

巴巴叫韦希奴用马拉地语宣读高达乌丽麦用马拉地语写的信。之后，巴巴继续：

我为什么说高达乌丽·麦的心灵（纯洁）举世无双？第一点是她没有丝毫的自我痕迹。这除我之外无人知晓，没有自我可不是玩笑。她浑身上下充满爱。这也不是玩笑！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是完人。他知道他同高达乌丽的往世联系。重要的不是今生，而是往世的联系。我说的是事实，我是奎师那时，她是雅秀妲。现在我左右为难，是去萨考利，还是到印度各地给女爱者撒晤斯。她们渴望陪伴我，因为我计划闭关一年谁都不见。

巴巴对耶希万特·劳说：“写信告诉塔塔吉（高达乌丽的昵称），

她从苏拉特回来，我就到萨考利呆两天。我会定下日子，会很高兴吃她做的饭。”

德希穆克急于让巴巴去那格浦尔，给当地女子撒晤斯。因为他已在美拉巴德待了一个月，知道同其他组的讨论。

巴巴告诉德希穆克和聚会者：

一个又一个时代，我习惯于承诺却又忘记。然而，迄今我尚未违背一个承诺！所以德希穆克，对那格浦尔的女子撒晤斯，别用日期和时间来约束我。德希穆克从一到这里，就盯着此事，快把满德里逼疯了！他还一遍遍告诉我，希望我去那格浦尔，不仅给女子撒晤斯，还要会见那格浦尔大学的校长和全体教授。我命令他不要再提那格浦尔的活动。本次撒晤斯之后，我有许多事要处理。若时间允许，我会去那格浦尔，只给当地女子撒晤斯。

11点钟用午餐。巴巴之前叫大家休息到下午1时，但12点半就让全体集合，听马杜苏丹、普若塔普和普纳巴赞组演唱。巴赞开始之前，贾巴尔普尔的苏鲁·美希拉姆，请巴巴允许在他面前唱支歌。获准后，他用伤感的声音唱起来，不像唱歌也不像说话。听了几分钟，巴巴叫停，打趣说：“虽说我在夜晚或其他时间都没有睡觉的习惯，你的唱法定会让我犯困，并传染给大厅里全体聚会者，致使那些打哈欠者开始打瞌睡，没哈欠者开始打哈欠。

“这首歌你写的很好。你爱我；可你一唱，我就犯困！别以为我会睡觉，可你的声音让我瞌睡！而我一旦入睡，整个宇宙也会睡去！”

鲁斯特姆·卡卡唱了巴巴喜爱的《高文达 - 吉达瑞》（注：高文达和吉达瑞是主奎师那的两个名，高文达意为牧牛郎，吉达瑞意为移山者）。又唱了一首。接下来是巴赞。

下午1点，巴巴到小屋接见贾甘纳施·马哈拉吉，他是和另外两人一道从普纳来的。（注：贾甘纳施·马哈拉吉在普纳有一批跟随者，被视作圣人，但他并非高道）。5分钟后巴巴返回大厅，说：

现在，全体睁大眼睛，别打盹！即使感到昏昏欲睡，至少张开耳朵。我要说的话很重要，将来不会有这种机会。我放弃肉身后，成千上万人会来这里，只为聚会，只为亲吻此地尘土。但现在，我亲身在你们中间，你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努力听我说的话。一个又一个时代，我重复同样的东西。我一放弃肉身，人们就上前，

把生命献给我。在我放弃身体后，千千万万（人）会来；当我亲身在你们中间时，极少人爱我。这发生在每一个时代。

当我像两年前那样，外出给公众施达善时，成千上万人来达善。可这对我有什么用？我不想要大批群众。如果我伟大，伟大不在于聚众！我要的是你们的爱！哪怕是一点点，都会让我高兴。

我希望你们明白的是：我今天的一切，皆归因于五位完人——赛巴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巴巴简、塔俱丁巴巴和纳拉延·马哈拉吉。五位虽然体验同一，但方法、习惯、举止与衣着却彼此有别。

现在我讲讲刚刚想起的事。许多年前我首次去英国时，圣雄甘地和我同船。他是个好人，无与伦比。没有他那样美好的心灵。卡拉奇市长，嘉姆希德·梅塔，致电甘地，要他来见我。一天，甘地敲我的舱门。带着秘书马哈德乌·德赛。我身边有鲁斯特姆和禅吉。开门，甘地走进。他说：“巴巴，我因为接到嘉姆希德·梅塔的电报才来了。我自己是不会来的。见您五分钟我就走。”我让他坐下。当时我还用字母板，他第一次来访跟我呆了三个小时。

甘地针对其种种困难提问，我一一解释。他感到很高兴。每隔半小时，在舱外的马哈德乌会提醒：“巴布，该走了。”每次甘地都回答：“稍等一会儿”。他深受触动。

在他首次拜访离开前，我拥抱他。次日他再次登门。又呆了很久。连续来了三天。第二天，我通过字母板，对他解释了许多东西。他一度打断说：“巴巴，您开言的时间到了，以便让世人听见您的道言”。又说：“我内心感到您伟大。对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我没有这种感觉。”

我问原因，甘地说：“我去见他时，他腰间只围了片麻布。他看见我，就拿掉麻布，裸露身体，对我说：“你在世上怎样伟大出名，与我何干？”

巴巴继续透露：

我告诉甘地，如果他真觉得我伟大，那么基于他赋予我的这种伟大，当我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是至师时，他应该相信我。在印度，没有像甘地那样的心灵。他从头到脚全为印度。然而他却说：“巴巴，我不能理解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怎会是赛古鲁；对您的说法，我永远不会感到满意。”

我说：“如果你在我身上发现伟大之处，我满意。但对你所视

作的伟大者，你应该相信，无论你满意与否”。他没有回答，过了一會兒，问我为何不打破沉默，为何使用字母板。敦促：“打破您的沉默，把您要说的话告诉世人。”

第三天，他说：“巴巴，我想和您同宿一晚。”他要鲁斯特姆把我带到他的船舱，同他共眠一夜。瞧他的心地！离开前，他对我说：

“巴巴，您说您是至古者并坚持您的伟大；您也许是。可我想知道，您怎么不穿戴土布衣帽呢？”我只是笑笑，拥抱他，解释了几句。

后来，禅吉与甘地交往甚密，频繁拜访。一次拜访中，甘地告诉禅吉，他在效仿巴巴，每周使用一天（其沉默日）字母板。

同一次旅行期间，肖卡特·阿里经过我的船舱，甘地离开后，他进来，对鲁斯特姆说，想吻我的手。他吻过手，往一张小椅子上坐，重重的身体把椅子压断，跌倒在地。滑稽的一幕，事后我们一番好笑。我、鲁斯特姆和禅吉一齐拉他起来。

现在，再谈谈五位至师的风格习惯。我对你们讲过，他们在神圣体验上皆一，但（行事）方式上各异。我的方式习惯是五位的混合。我来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儿：以赛巴巴为例。他离开肉身时，住在舍地赛埃舍的古斯塔吉和他一起。当年很少人去找他，不像今天我们看见的舍地那么多人。他抽水烟筒时，谁在他身边就递给谁抽。每次有人来，他都要钱，递给住在那里的那个胖子——巴拉巴巴。当那格浦尔的富有信徒布提·萨赫伯来见赛巴巴，赛管他要1000卢比，布提·萨赫伯会立即交出。从来不谈灵性话题。赛巴巴的阿提一天举行五次。他一天在清真寺睡觉，次日在陵墓，第三天在乔基（小屋）。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方式不同。赛巴巴有抽水烟和要钱的习惯，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则坐在小庙里。三年时间，没吃一口饭。座位下是蝎子，满屋灰尘。他恢复正常意识后，人们开始来找他。对那些供养钱的人，他一概驱逐。不过后来，若有人主动给钱，他会接受。我和他在一起，所以知道他的习惯。用那些钱盖了寺庙房屋，乌帕斯尼纳伽（镇）诞生。马哈拉吉的习惯是坐在垃圾堆上，那之前他和清洁工贱民一起生活。

乌帕斯尼纳伽出现之后，印度教徒开始来，印度教气氛盛行，不同种姓和信仰分厨。但有着内在的一体性，这我在马哈拉吉身上感受到。我日夜在他身边，一连数日和数月。当时，有几个印度教

徒嫉妒我和马哈拉吉的亲密关系。德格拜·卡玛喀在。她爱马哈拉吉，也爱我。一次，我在那里时，马哈拉吉把所有满德里召集身边。告诉他们：“我已把我的珍宝及其钥匙交给默文。这些年你们都一直跟随我。现在爱默文，跟随他。我的（珍宝）箱子现在空了。”

我希望你们都专心听讲，以便领悟至师的方式和做法。现在所有五位大师都在此。他们在此不死。怎么可能死？他们正在听我对你们说的一切，因为我通过他们所有五位说话。他们都在场。

一天夜里，我和马哈拉吉在那座有小烟囱的屋里。突然，马哈拉吉宣布：“默文，你是阿瓦塔！”

之后，萨考利的气氛完全变了。印度教徒制造种姓分别。德格拜开始到别处居住。马哈拉吉开始偶尔说我的不是。麻烦出现，印度教气氛成为主导势力。马哈拉吉离开肉身之前，我们两人又见面。不过那是另一桩事了（注：巴巴是指1941年10月17日他与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在达伊岗的会晤）。

现在听我讲巴巴简。只用三言两语。她是皇帝。坐在一棵楝树下。她吻我的前额，我获得作为至古者的原始体验。赛巴巴要钱。有人自愿给钱，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才接受。巴巴简从不要钱。谁给她钱，都被她赶跑！她的信徒每个宗教都有——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

现在谈纳拉延·马哈拉吉。他个头矮。穿丝绸，戴贵重珠宝。虽不直接要钱，但他用委婉方式暗示，人们明白，给他钱。他身边印度教气氛盛行。赛巴巴没有固定埃舍。巴巴简的埃舍是楝树下的座位。纳拉延·马哈拉吉在凯德岗有印度教信众。

现在讲塔俱丁巴巴。他是谁，你们根本不知道。我知道，他是塔吉（皇冠）！他没有要钱的倾向，也不在乎有没有人给他。有钱他会用于身边的人。印度教徒、穆斯林、帕西人和基督教徒都崇拜他，甚至如今，那里也是多元宗教氛围。

我因五位至师而在此。我身上具有五人的上述特点。这取决于三样东西——金钱、埃舍和他们身边的氛围。三样东西我一道对付。

突然，巴巴叫全体在场者起立，然后坐下。解释：“我叫你们这样做，有两个原因。首先，为了让你们向五位大师致敬，其次，你们有些人需要借此机会站起来伸伸腿。”

巴巴接着谈他自己：

最初，我住在普纳郊区一间小屋。从那儿，率40名印度教、穆斯林和帕西信徒徒步去孟买。我没有钱。我告诉鲁斯特姆，他若借我一些，将会受益。我每次要钱，都要说明，然后才拿。

在孟买，我们住在达达尔区的大师之家。在那里和我一起的满德里有萨达希乌、布阿先生、马萨吉、鲁斯特姆、阿迪、彭度、萨若希、古斯塔吉、韦希奴等人。我要马萨吉用酥油做美食，以便满德里保持愉快健康。我对全体的指示是，给他们什么吃什么，不管怎样。我的情绪变化无常。发脾气时揍每个人，心情好时拥抱他们。一天，我叫满德里推我的背。40个男子竭尽全力推，我却纹丝不动。

伽尼医生在，逗我开心。一天，他说：“巴巴，我们不要酥油。我们有酸辣酱和面包就行，因为您的情绪变化莫测，对我们是危险信号！”

后来钱用完了。蒙希·拉希姆很爱我。常来拜访大师之家。一次，他说梦见了我，我指示他做什么，他记不得了。我说他忘了，我来告诉他。我说我需要钱。他拿来钱，很快就用完。

于是我们离开大师之家，来到阿冉岗——美拉巴德。那些日子，这里什么都没有，我们住在树下。接着，通过要求、间接暗示、礼物，钱开始进来。过了些时间，随着赫兹拉·巴巴简学校、修爱院和医院等等的设立，社区产生。我磨面，为麻风病人洗澡，为贱民孩子洗衣、清理厕所。对于我，没有种姓或信仰差异，全体平等。

后来钱不来了。只好终止一切活动。接着钱又来，我们搬到托喀。在那里也开设了学校和修爱院。钱一用光，就关闭一切。之后我就像巴巴简。

几年后，（1931年）我访问西方。那边的爱者协助我的工作。西方人很爱我。他们（在默土海滨）以我的名置了500英亩土地，为我建了单独住所，盖造精美建筑，全在我的名下。就这样，随着钱流入，以我的名义在美拉巴德、美拉扎德、贝尔高姆等地造了房子。但这都取决于我的情绪，因为我拥有五位完人的特质。

（1949年的）一天，我把富裕的跟随者召来开会，通知他们，我的名下什么都不留。将美拉巴德转入美赫吉名下，美拉扎德归纳瑞曼。对美国的地产拟了契约，归入爱神者名下。对那些依靠我者，

我给了一笔钱，之后出发过新生活。我的行乞新生活，你们一定听说过。

从一开始，这个摩耶就和你们全体，缠着我的脖子。正是为此原因，我不得不一次次来到你们中间。所以我在新生活中出走，但因为你们全体，我不得不又回来。接着满德里、家属等，都来开始跟我一起生活。有钱，我就花掉。听了这个，让我看看谁称呼我阿瓦塔、高之最高！最高或最低，我都是。

巴巴叫来韦希奴，问他每月所需的款额。韦希奴说，每月花销需10000卢比。

之后巴巴继续说：

我自从保持沉默，就没摸过钱。只有在给玛司特或穷人钱时，并且只有在向他们顶礼后，我才碰钱。韦希奴管财务；资金出入都经他的手。我在萨塔拉进入闭关之前，一天韦希奴来找我，说：“巴巴，您就要进入闭关，而我手头没钱了。下月开销怎么办？”

我告诉他：“别担心。钱来了又去。让我完成闭关；到时看吧。”

我闭关三个月结束时，韦希奴又为同样目的来找我。我对他说：“别担心。我有个计划。我准备严格闭关一年。在此之前，我将给四个语组的爱者撒晤斯，每组50人。”

我叫来彭度，问撒晤斯的大致费用。他说30000卢比。我告诉他：“我们没钱。需要支付下月的开支，你却要30000卢比！”

彭度回答：“你希望让全体吃好住舒服。没钱怎么可能？”

因此，我挑选出20人，致函让每人寄1500卢比。有的马上将款汇来，有的给不了，有的能负担多少给多少。

接着又给其中10人致函，不过中间发生一件奇怪的事。安得拉的卡纳克丹迪·苏亚那拉纳医生致电，表示愿意补足所需款额。尚缺15000卢比，故致电让他汇来。与此同时，募集了25000卢比，只缺5000卢比。又致电卡纳克丹迪医生：仅缺5000卢比，但要他无条件地另寄10000卢比，他寄来15000卢比。我因此指示韦希奴，把这笔钱留给家属用。

我希望你们记住：这个世界毫无价值。全都是零——美貌、财富、地位——所有一切。

所以我告诉彭度，要从他的30000卢比中，拿出10000卢比给穷

人。不过，随着参加撒晤斯的人数增加，他只能给我 2000 卢比。为每个语组逗留期间的济贫工作，我需要 4000 卢比。后来孟买一位爱者汇来 1000 卢比。他寄钱的原因，是另外的故事。安得拉接待委员会捐献 1000 卢比，从而为济贫活动集资 4000 卢比。济贫活动已举办三次。后天是最后一次。

接着韦希奴又来找我，说：“巴巴，您从 1956 年 2 月 15 日开始闭关，家属们的开支怎么办？从 1 月起，每月 10000 卢比，14 个月共需 140000 卢比。”我叫他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

古吉拉特语组撒晤斯期间，邓·斯蒂文思从美国来。我把即将开始的闭关和家属等情况告诉他，让他回去后转告那里的爱者，力所能及地捐献。他现已回美国。古吉拉特语组得知，也说他们会尽绵薄之力。泰卢固语组聪明、杰出、友爱。在安得拉，大多数人有幸爱我。那里的儿童念着我的名去上学，妇女边做家务边持我的名。

安得拉有三四个百万富翁向我保证，将帮助我的事业。我听了，就叫卡卡·巴瑞亚把他的地址打印出来，发给所有信徒，以便他们汇款给他。我叫他们能寄多少寄多少。钱会来的；已开始来了。

我从 2 月 15 日离开你们时，要看看谁有胆量——不是从钱的视角，而是从获得我的爱的视角！直到现在，钱来过，还会来。钱来来去去，但我总是我所是的法吉尔（苦行僧）！

达克将巴巴的话翻译成马拉地语时，没用“法吉尔”，而用了“萨度”。巴巴立刻叫停，评论：“如果有两个词我不喜欢，就是萨度（圣徒）和不度（傻子）。

“惟有我值得被爱。我以神圣权威这样说。如果你无法爱我，也别担心。至少在临终前想念我并持我的名，你也将来我这里。”

巴巴指示彭度，把哈吉万·拉尔带来的 2500 卢比，以及撒晤斯结束后所剩全部余额，付给卡纳克丹迪医生。还叫彭度把收支报表寄给撒晤斯的全体参加者。

对天气变化，巴巴评论说：“古吉拉特语组在这儿时，相当冷。泰卢固语组逗留期间，甚至更冷；都咳嗽，但在我身边又很快乐。印地语组逗留期间天气温和，此刻你们都在流汗。天气突然改变。因何？我知道原因。你们对我的爱如此强烈，内在的爱火使你们流汗！”

暂时休会。撒晤斯成员解散，下午 3 点用茶。茶后，巴巴坐在前廊，

发帕萨德。纳纳·科尔的叔父，拉贾“曼切·夏”，从那格浦尔带来一包橘子（因其皇族血统和风度气派，巴巴昵称他曼切·夏，意为国王。他也叫“拉贾·科尔”）。巴巴让大家站在他面前，朝每人扔一只水果。他目视左侧，往右侧掷橘子，偶尔往前面掷。所以，人人保持警觉，水果掉地，没接着，巴巴会让人捡起给他重扔。整个期间充满欢笑，都想得到帕萨德。

来自印多尔的玛司特圣人，维贤达斯·马哈拉吉，未能接住，橘子掉在地上。巴巴让人捡回，重新扔给他。这次他接住了，巴巴十分满意。

不过，获得“最佳帕萨德”的，是曼切·夏自己。巴巴朝他掷橘子，击中他的眼睛，开始流泪红肿。但曼切·夏很高兴，巴巴深爱他。

3点45分左右，巴巴进入大厅，全体已集合。彭度请求巴巴，让三个从普纳（75英里外）骑自行车来的男子进来达善，巴巴准许。

阿卜度·马吉德·堪给巴巴戴上一只大花环，上面的玫瑰湿漉漉的。巴巴幽默地说：“这只花环会把感冒传给我。”

这使巴巴想起（1932年）在英国时让他穿着薄袍站在户外严寒中拍照之事。接着，巴巴望着阿卜度堪，一边咳嗽微笑。给他一片玫瑰瓣吃，接着说：

我在每一个层面。甚至与我足下的尘土平等。每个人体验到我在他的层面。你们用肉眼看见我在此，因为我肉身在此。同理，不同层面的行道者，感到我属于他们那个层面。人成道时，完全失去身体意识。意识不到其三体——浊、精或心体。那种情况下，什么都影响不了他，无论寒暑、雨淋或疾病。但他一下降到正常意识，身体就受制于各种变化、感冒、咳嗽等疾病。这个撒晤斯月，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感冒或咳嗽，这就是为什么今早我叫你们不要给我戴花环。有一次赛巴巴患麻疹达40天。

巴巴对《神曰》做了解释，之后进一步说：

仔细听着。当什么都绝对没有时，神在超越超越状态，甚至没有“我”，没有“神是一”。该状态恰如酣眠状态。甚至不能称之为“无”。此乃神的“神是”状态。突然间，神有了心血来潮（拉哈）。这个心血来潮从何而来？我们现在不深究这个。《神曰》中已有解释。我只谈一点。

心血来潮的出现就像一缕微风。从此，首先无限海洋有了运动；其次，波浪产生；第三，泡沫。随着这缕微风（心血来潮），同时

发生三个事情：

第一：意识

第二：“我是谁？”

第三：大无的存在。

这三样东西都是潜在的，随心血来潮而显现。神意识到“我是谁？”。但随着对大无的虚幻意识，神逐渐意识到气体、石头、矿物、金属、植物、虫、爬行动物、鱼、鸟、兽、男人女人中的大无。当他有意识地证悟自己时，就发现这一切皆无。大无重新出现，连同对“我是神”状态的意识。这是一个持续过程，并将永远继续下去。

为进而说明，把这个大厅比作一面无限的大海；无边无际。我们皆是海洋的水滴，海洋本身的一部分。所谓的埃瑞奇（他的身体），乃是海洋的一个泡沫，我们都是其他泡沫。然而水滴不把自己看作海洋，而是看作水滴。意识不到海洋。

巴巴接着让埃瑞奇宣读他的《头和发》语录，由达克译成马拉地语。

巴巴继续：

明日我对你们谈谈爱——怎样爱我、服从我、臣服于我。我要从你们当中挑选五人，能够从2月15日起禁食七天。我从前三组各选了五人。明天我从你们组选五个。不用全体志愿。靠水维生七天容易。有些满德里曾经这样禁食40天。在西方，现今时兴打破禁食记录。

真正的困难是我的命令。禁食者在这七天不得睡觉，必须持续念我的名。这不是玩笑。所以，别脑子一热就冲动站起。

埃瑞奇简单介绍了女子撒晤斯计划。巴巴接着说：

如果召女信徒来这里，就有每人至少带三个孩子，还有丈夫奉陪的风险。到时得为每一家建小屋，最后是巴巴本人负责照看孩子——如果我将夫妇分开的话。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我为此目的，到所选择的不同地方。

巴巴继续：

我希望我的每一个爱者，随着每次呼吸念我的名。念名要持续不断，甚至在熟睡中进行，像呼吸一样。这样才有瞥见我的可能性。念名时别担心、也别阻止念头，因为当你念我的名时，那些念头不会给你制造束缚——好的坏的。

巴巴又讲了人心在蚊帐内，蚊子（念头）在帐外嗡叫的譬喻。接着说：
要以同样的方式，让念头在心中“嗡叫”，呆在念名“蚊帐”内。持续不断地念我的名，以至于你若失去对身体的意识，念名仍然持续，因为那时我就成为你。你在我里面彻底失去自己。如果你做不到，就在临终前的时候持我的名。那样你也会来我这里。但你除非从现在开始念记，否则怎能在临终之际想起！

鲁斯特姆·卡卡和马杜苏丹唱了几首歌，之后巴巴站起，走到度内边，接着又走到前几组逗留期间他坐过的树下。库玛立即脱下毛衣铺在地上，巴巴却依然坐在满是尘土的地上。纹丝不动，只有手指不停移动。

少顷，巴巴坐入轿车，在“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的欢呼中，于5点零几分启程去美拉扎德。每天在巴巴离开后，孟买的V·A·卡玛特等人会给聚会者讲幽默故事娱乐。

11月29日，早晨7点25分，巴巴回到美拉巴德。和彭度、帕椎、韦希奴和宝议完事，于8点10分进入大厅。巴巴一进去，就对阿卜度·马吉德·堪说：“自从昨日你给我戴了花环，我一直打喷嚏咳嗽！”

对在场者说：

古吉拉特语、泰卢固语和印地语组的日常惯例是，每天早上我问他们睡得如何，如果睡不好，原因何在。接着询问他们的总体健康等等。昨天，我们错过了这个惯例。我让夜间失眠者站起时，他们会说原因，各自的体验、异象、咳嗽、感冒和邻人打鼾等。印地语组很好。看见一人起立，其他人也会起来，讲自己的体验。我会聆听、拥抱、安慰他们。这一组，有一人站起，问及失眠原因时，他说想要我拥抱才起立。不要害怕。你们有谁失眠，就站起来。

马拉地语组有四人起立。随后巴巴自己站起，宣布他也昨夜未眠！问四人原因，拉纳德医生说：“我整夜在想您。”巴巴拥抱了他。

阿美纳伽的M·W·焦格勒卡说：“从前我是无神论者，但后来开始崇拜一座寺庙里的提毗（女神、天使）雕像。昨夜我努力想您，可心中总是浮现提毗的念头。”

巴巴回应：“继续想她。那也是我。想提毗，就是想我。”

G·S·N·穆提博士说：“我梦见巴巴叫我裸体游逛，可我做不到。接着他叫我跳井，我就跳了。梦因此中断，我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巴巴开玩笑：“别跳井，要跳入我的爱洋！”

巴巴叫来曼切·夏，问他眼睛怎样了，可未等他回答，就被利姆卡的调侃打断。巴巴批评利姆卡：“凡事都讲究时间和场合，不要忽视现场气氛、我的心情和情景。

你上厕所的同时，吃东西吗？晚餐时解大便吗？我认真时，你们都要认真。有幽默时，就幽默——诸事要合乎时宜。”

巴巴看见瓦曼·苏伯尼斯倚墙而立，问：“你怎么站着？昨夜没睡？”

瓦曼回答他睡眠良好，巴巴对聚会者透露了他的一些情况：“苏伯尼斯从修爱院时，一直跟我有联系。当时他是运动健将，相当强壮，是男孩们的守夜人之一。他照料他们，在他们就寝后睡觉，在他们醒来前起床。我自己密切注视他睡没睡。他监视孩子们，我监视他。我去巡视男孩宿舍，发现有孩子未盖毯子，就替他们盖好，对他们像个母亲。”

巴巴拥抱了未眠者，之后谈了禁食：

到此参加撒晤斯者不必禁食。为禁食者安排特别饮食或果汁，令彭度抓狂。既然我是至古者，在我跟前禁食有何用？你们回家，照常生活。需要的不是身斋，而是心斋！要饿心，不要饿胃。

如果你不能爱我，还有个办法。努力无私地服务他人。如果你丝毫没有爱，也别担心。做无私服务。我在众生里，服务他人即服务我。无私服务一词如今已司空见惯。意思是什么？假设瓦曼·苏伯尼斯有子女。他们为他们赚钱，负责他们的福利、健康和教育。他有很多钱。外头街上也有其他孩子，贫穷、挨饿、衣不蔽体。如果苏伯尼斯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像对待自己孩子那样，给予同样的关怀，就可以说他在做无私服务。无私的意思是，不要有自私动机。不考虑名声，也不要灵性进步。

你的“我”只要在，无私服务就不可能。不应有一丝的自我。但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阻止这种念头。别担心。尽量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别去想你自己，那将是对我的服务。

午餐后，下午1时，将进行小组和个人会见。你到我房间会见，要听我说的话，不要对我谈你的困难。我问你，方可回答。你的灵性困难，可以告诉我，但要简练。我有那么多小组和个人要见。接见明天将继续，今天遗漏者那时有机会见我。

巴巴责备站在门口的马达夫·劳·米萨：“你是为我的撒晤斯来这里，还是为其他人的？或许你在想槟榔和香烟？”

接着打手势：“你是个老爱者，对我有爱，进来坐下。”

一位男子问：“巴巴，您说的心斋是啥意思？我不去想，念头还是来！”

巴巴详细回答：

假如这种小问题层出不穷，解释就会没完没了。什么是心斋？就是无念。这本身是不可能的，但尽可能经常想我，你的心就不会拿不准该想什么。通过不断地想我或持我的名，把你的心交给我，心就不会有什么食物（念头）吃。想我的念头，将替代你心中所有其他念头。

没必要饿肚子。你可以为健康去那么做，但别为灵性目的。我们习惯于按时吃饭。除了少数例外，我们感到饿时，胃就渴望食物，尽管我们可能专注于别的工作。不过，心专注于工作时，胃感到满足。一到用餐时间，我们会本能地看时钟。如果刻意禁食，眼睛会一直盯着钟，看是否到了开斋的时间。这种禁食强化束缚。

当我要你们禁食时，则是另一回事。我要看看，谁准备好靠水禁食七天。你们不可睡觉或躺下，但要坐在地上，持续念我的名。准备这样做的人，现在可以起立。

有 22 人站起，巴巴警告他们涉及到的艰苦：“你们若是仔细考虑我的话，就会认识到这并不容易。与连续七个昼夜念我的名相比，呆在房间只靠水维生和保持沉默不算什么。”

巴巴挑选了以下五人：绍拉布尔的 R·M·查克拉帕尼，萨奥内的莫提·贾干·帕特尔和莫提德乌·基帕尔·拉哈特，普纳的韦希奴·D·查万与阿美纳伽的纳哈瑞·V·穆莱·马斯特。巴巴示意余者坐下，说：“你们站起来我很高兴。这本身就了不起。没选上的，不要问为什么。我对他们的勇气满意。”

巴巴告诉五个被选者，下午 1 点先到他小屋，接受具体的禁食指示。还叫坡帕里和马杜苏丹将聚会者分成两组，以便个别会见。韦希奴已列好名单，因为他负责每个组乘火车抵达的情况。巴巴对他的迅捷效率满意。坡帕里·普利得从萨奥内带来 110 人，从同一个镇来的最大一组。

巴巴接着解释：

有时候我崇拜他人，有时候让他人崇拜我，不是同一回事。有时候，当我被崇拜时，我自己也同时进行崇拜，这时候两者是同一

回事。

巴巴不喜欢译文“普若撒那（祈祷）”和“阿若达那（祈求）”，选择了“巴克提（奉爱）”作为崇拜的同义词。

阿冉岗的村民很穷，对我的爱却富有。我初到这里时，他们多数还是儿童少年。现在长大成人，有了孩子。我叫彭度为每次济贫活动挑选 250 位村民。明天是第四场济贫活动。在第三场活动后，我次日访问阿冉岗，受到膜拜。这次，他们想用轿子或肩膀把我从美拉巴德抬到阿冉岗。但我对他们说，我已决定步行去阿冉岗，这将是我的第二次访问。

明天上午，我做穷人工作时，你们全体在帐篷旁等候。整个过程中，你们要念“帕若卜拉玛－帕若玛特玛”，直到结束。可能需一小时或稍多点。不要说“巴巴！”要说“帕若卜拉玛－帕若玛特玛！”活动结束后，你们可以持我的名，最好是在一切情形下总是念我的名。做穷人工作时，我成为穷之最穷，因此不要念“巴巴”，因为那时我是其中最穷的，念我的名无用。

休息 15 分钟。9 点半，全体马拉地语组重新在大厅集合。有人问起巴巴右手上的小伤口，巴巴回答：“我上次访问阿冉岗时，有人指甲不慎抓破我的皮肤。”

巴巴让人呼叫赖布尔的阿姆比卡查兰苏克拉。苏克拉尚未走进大厅，巴巴就开始讲他。埃瑞奇解读巴巴手势出现困难，但最终得以传达巴巴的意思：“我总是体验自己无所不在。昨日，我看见阿姆比卡·查兰坐在大厅右侧角落。下午，我发现他在大厅外。今早他坐在大厅左角，此刻他又在后面！这叫我纳闷，苏克拉是不是也无所不在！”

苏克拉和众人大笑。接着，巴尔西的 L·K·卡兰迪喀，唱了至师图克拉姆的一首优美巴赞。迪伽姆巴·伽德卡站起，抓拍巴巴照片，巴巴说：“你很聪明！”

音乐之后，巴巴对马拉地语组说：

从 1956 年 2 月 15 日，我要离开一年。原因、地点与目的，只有我知道。我将离开爱者、满德里和家属一年。但会带上四五个满德里。这不是外出施达善或撒晤斯。我将脱离并疏远身边的人。所以，谁都不得和我或埃瑞奇通讯。有话要说者可给阿迪写信。

我们现在谈谈爱的礼物。爱礼很难得，难得有人能够接受。你

们如果从 1956 年 2 月 15 日起，按我要你们做的一切，服从一年，就将当之无愧地接受这个爱礼。照我说的做，是那么简单，尽管同时又是那么困难。也许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同样的话我也对前三组说过。你们现在听我讲这个，会认为非常非常容易；但要执行一年是不可能的。

从 2 月 15 日开始，午夜 12 点整，一天夜里念我的名 14 遍，第二天夜里念 28 遍，如此交替做一年。但要记住，不能漏掉哪怕一夜，无论发生什么——即使你生命垂危。你如果做到，就容易接受我的爱礼。在那一刻，你即使想上厕所，也不要停止念我的名。假设夜间 11 点你被蝎子咬了，午夜 12 点也必须念我的名——你必须念。你整天不得说出我的名。内心做什么都行，但不得说出口。365 天，时时刻刻，你都得保持警觉，想着我的命令，以防脱口说出我的名！

现在，让我看看，有谁准备好胆敢接受我的爱礼。那绝对不可能，但还是让我瞧瞧，谁有胆量做。我殷切期盼着赐予这个礼物！

继续对人讲巴巴的爱。继续爱我。你们看德希穆克博士：没有一天不提醒我女子撒晤斯的事。所以我自然要重申：撒晤斯活动只对女爱者及其孩子——不对外人。

昨天收到一封安得拉邦的来信。我的爱者在塔德帕利古德姆开会决定我对女子的撒晤斯。稍后他们将把细节寄给阿迪。从 2 月中旬，我必须外出一年。现在只剩一个半月，这个期间，我必须为家属做出安排，回复东西方信件，访问萨考利两天。

哪还有时间去安得拉、哈默坡或加尔各答？尽管如此，还是让德希穆克安排活动吧，我到时再看。第一点是我没向任何人承诺这次撒晤斯，由我决定的话，我自己会定日子。德希穆克坚持，要我给他一个到那格浦尔的日子，并在那儿呆三天。

德希穆克插话：“女子也有权达善巴巴，拒绝她们撒晤斯就是我们自私。”

巴巴驳回：“德希穆克急于让他家人得到我的撒晤斯！我来这么做：我将拥抱德希穆克六次，他回去后，把五个拥抱传给妻子和四个孩子。第六个拥抱是给德希穆克的。不过，你们别期待我拥抱每人六次！我如果最终决定安排女子撒晤斯，将去那格浦尔一天——但不给其他人施达善，不登报宣传。

“德希穆克，我的话你听到没有？”

谈到几天前德希穆克坚持要巴巴出席 12 月底在那格浦尔举办的哲学研讨会，巴巴当众调侃他：“我不是为了哲学家和名人！我明白你的想法，通过研讨会将联系到其他人，但我是为了我的爱者。”

德希穆克说：“我接受您的条件，巴巴。”

“萨奥内列入那格浦尔，”巴巴回应，“但不包括其他地方。”

苏鲁·美希拉姆问：“您不是承诺去贾巴尔普尔吗？”

巴巴说：“我若去那格浦尔，中途将在那儿停留一天。”

谈到对前三个撒晤斯组的指示，巴巴表示：

我对其他语组还说到一件重要的事。你们离开这里时，都要直接回自己家——带着我。如果你为了生意等等，不得不去其他地方，可以之后去。你们不这样做，就只有 50% 的撒晤斯和 50% 的生意等事务。你们要带上巴巴，直接回家，不在沿途任何地方中断行程。

达克将上文译成马拉地语时，自作主张加了句：“除了其他地方，你们也不要本特尔布尔、舍地或萨考利。”巴巴对这句多余的话有些恼火，因达克的多嘴，巴巴修改了规定，允许那些希望拜访上述三地者前去拜访。

如果你们想去那儿，可以去；但不要故意去。我不希望你们去任何地方，因为你们来这里本身就胜过朝圣。但因达克制造了这个误会，想去舍地、萨考利或本特尔布尔者可以去。

翻译中这儿或那儿有一个错字，就使我的话面目全非，造成大量误会！

巴巴叫达克翻译他的话，达克因犯了错，泪流满面，说不出一句话。于是巴巴叫保·纳图的朋友 V·J·科尔译成马拉地语。

巴巴重申要他们直接回家的希望，并补充：“所有的地方都是我的。我宽恕你们，也宽恕达克的错误。朝圣期间，商务旅行不可取。你们果真想去，就在到家后，并且出于爱，再去舍地、萨考利或本特尔布尔。”

巴巴叫达克过来，拥抱了他。

尽管有这些清晰明确的指示，有些人还是站起，讲述直接回家的种种困难，因此巴巴说：

也许个别人有问题，可答案在你们手里。我要说的，都已说了。安得拉的卡塔·苏巴·劳跟泰卢固语组来，在这里时接到四封电报

和一个紧急电话，要他去孟买办事。他问我怎么办。我答复，如果他想跟随我，就先回家，后去孟买，他服从了。我在此不是来减轻你的问题和困难的。它们无关紧要。

不过，巴巴确实允许一名男子回家途中，绕道带上他家人。

现在只剩下一件事：怎样做巴巴工作？前三组爱者，做传播我的爱与讯息工作已有很多年。我对他们解释了真正工作的含义。起初我在拉贾蒙德里作了详细解释，还印了小册子。他们虽然都在努力传播我的爱，相互之间却有分歧，我不得不再次澄清。

我独自做着我自己的工作；别人怎能做得了？我告诉他们，除非工作者自身净化心灵，相互之间创造爱，否则不可能向他人传播我的爱讯。他们相互之间不能爱，却向别人谈我的爱，纯粹是虚伪。让你自己对我的爱，成为我给他人的爱讯。

一名家住萨奥内附近的贫穷村民，起立问：“巴巴，我想午夜念您的名，可我没手表，实际上全村连一只钟都没有。我怎么知道啥时候是午夜？”

巴巴问坡帕里：“真的吗？”

坡帕里说：“巴巴，是的，他的村在森林中央，没人有钟表。”

巴巴叫那位爱者放心，会给他一只手表，并叫他次日就此提醒巴巴。之后，10点45分，普纳巴赞组和鲁斯特姆·卡卡唱歌，巴巴表示欣赏。鲁斯特姆·卡卡唱歌时，塔布拉鼓手伴奏不合拍。巴巴开始轻轻叩脚，辅助鼓手合上拍。

11点，巴巴离开大厅去小屋，撒晤斯成员去用午餐。12点半，在下午会见开始前，巴巴把全组召到大厅，用5分钟解释了三类求道者。巴巴召见时，有的人吃了午饭，有的正要吃，有的正在吃。

巴巴让他们坐成两排，他自己在中间，说：“我叫你们来，听我解释三类求道者。只耽搁你们5分钟。之后，用过午餐者和被召见者去休息，准备好被叫时来我屋里。午餐被打断者接着吃，尚未用餐者可以去吃。”

巴巴接着阐释：

求道者有三类。第一类说，神在他内里，他必须见内在的神。“我必须不惜代价见神，所以我要继续努力。”在努力中，他必须面对无法计数的艰难困苦。可这类求道者，缺乏第二类求道者所表现的胆量勇气程度。要达到目标需要很多时代，道路充满痛苦和障碍。

第二类说，神在他内里。他不需要大师。他不惜代价，必须寻找神。有胆量一头扎入水中，让自己淹没。

第三类相信神在他内里，也有胆量。何谓胆量？胆量就是，准备好蒙住眼睛服从大师。他无比勇敢，根本不考虑自己。

巴巴在对坐于大厅中的两组人中间踱步，继续：

把这视作一条狭窄的河道，奔腾着汹涌河水。求道者必须从一边跨越到另一边。第一类缺乏勇气。他长久在岸上走，并将一直走下去。许多时代以后，当他抵达对岸时，发现从那边到这边，除了狭窄河道的汹涌河水，几乎没什么距离。

此乃千真万确。

第二类不是第一类那种千辛万苦走完长路者。他一头扎入汹涌河水，彻底溶解自己。

第三类有大勇。也知道怎么游泳。大师从对岸伸出手，叫他抓住，以便能把他拉过去。由于勇气和对大师的信心，他蒙眼接受大师的帮助跨过河。

听完巴巴的解释，尚未用餐者去吃饭，下午1点，在大厅开始个人或小组会见，持续到5点15分。巴巴离开大厅，疾步走在去阿美纳伽的路，撒唔斯成员尾随。巴巴到路边树下坐下，伽德卡唱阿提，巴巴叫阿卜度·马吉德·堪帮他站起。阿卜度抓住巴巴的胳膊使劲拉，自己却被拉向巴巴，差点跌倒。巴巴走到轿车，上车前，对站在车边的古斯塔吉，连看三次。轿车驶往美拉扎德，撒唔斯组欢呼致意。

会见中，G·S·N·穆提告诉巴巴，他在普纳有紧急事务，请求批准离去。巴巴问：“你不能呆到撒唔斯结束？”

尽管不是实情，穆提答：“不行，我有重要工作。”

巴巴批准他离开。可他到了普纳，惊讶地发现，主人家门锁着，周围一个人没有。他在普纳也不认识其他人。他对巴巴撒谎，结果只得在火车站月台过夜。次日返回阿美纳伽，与大阿迪商量，意图回到美拉巴德，但阿迪劝他最好回家去。穆提只好又在阿美纳伽车站花了一天候车。他汲取了对巴巴撒谎的沉痛教训，但这件事使他对巴巴建立深刻信心，永远俯首巴巴足前。穆提返回克勒格布尔，从未再犯同样的错误。

有一位园丁用鲜花精美装饰遮篷内巴巴的椅榻，看上去像只小舟，上方悬挂花伞。马达夫·劳·米萨的女婿还为巴巴做了一顶花冠。

11月30日早上7点半左右，巴巴从美拉扎德来到。在小屋同满德里议完事走出。马达夫·劳的女婿立刻上前，给他戴上花环和花冠。巴巴风度翩翩，酷似画中的奎师那主。德希穆克博士跑去拿相机，从不同角度拍照。

巴巴走进大厅，俏皮地斜戴王冠，问：“我看着如何？”众人看见巴巴戴着花冠，喜不自胜，鼓掌欢呼。德希穆克继续拍照，巴巴评论：“在安得拉，德希穆克给我拍了近50张照片。最后发现相机没装胶卷！”

巴巴询问：“昨夜谁没睡？”

毛尼·布阿承认，他因巴巴撤销他的沉默誓约，失眠了。

巴巴让他放心：“你只要照我说的做，保不保持沉默都一样。根本不用担心，只管服从我给你的指示。”

苏鲁·美希拉姆起立，说：“昨晚，我基本上对四周浑然不觉，大约有两小时，把自己关在浴室里。我感到来自神的某种微风拂过我；感到自己超越了生死。完全忘掉家庭，以及生命垂危的孩子——我为应巴巴邀请来美拉巴德而留在身后的孩子。我不知孩子是死是活。我仍然听见某种音乐，嗅到芳香。昨天，我眼前看见光，所以睡不着。”

巴巴示意苏鲁坐下，评论：“苏鲁所言属实。他从1938年4月一直和我有联系，当时他只有14岁。从此他对我的爱加深。他为我写的歌也出版成书。”

不过，巴巴随后批评：“你不管有什么体验，都没必要告诉他人！”

“仔细听着。当你讲这些情况时，自我得意洋洋，自己却不知。‘我看见这景象，那么美妙，我真高兴……’这些都膨胀自我！”

“如果有爱，你脱口说出，它就浪费了！用言语表达爱，它便毁了！假设你真爱我——就要把那份爱锁在内心。泄露出来，等于侮辱！如果我要你讲，你可以讲，但切莫主动谈论。

“你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必须到达顶峰。在抵达目标的努力中，即使睿希和牟尼也容易因自我表现而堕落。我喜欢你，苏鲁。你淳朴，心灵纯洁天真。要越来越爱我，但不要离开家庭。当你最初的宁静状态被干扰或改变时，也别难过。”

之后，另一个男子说：“我在梦中看见巴巴情绪暴躁。他抓住我，把我推到伽德卡的肚子上，伽德卡又把我推向巴巴。我当即醒来，因为这个梦，睡不着了。”

巴巴开玩笑：“有一点让我满意。我很高兴，甚至在梦中，我也把你推到伽德卡的肚子上！”

巴巴拥抱了头天夜里梦见他的另外三四人，说：“你们做的梦，在梦中看见我，梦见我给你们指示等等，这全部归因于你们自己的印象，产生于你们的爱、信心和在这个环境中伴随我。所以，不要认为，因为巴巴伟大，在你们梦中示现自己！我是来把你们从这个漫长、一再重复的幻梦中唤醒的，而不是来为你们制造更多的梦！”

“另一点：对那些接受（瑞希克什的）达达·马哈拉吉、（赛科德的）度内瓦拉巴巴和其他人做古鲁者，我不反对。（注：达达·马哈拉吉是瑞希克什的大圣人；赛科德的度内瓦拉巴巴，亦称达达·度内瓦拉，也是圣人。度内瓦拉巴巴被誉为地球上五位至师之一，不过这点有误；尽管如此，他仍然属于活着的最高级圣人。）

你们甚至可以念他们的名。我自己就存在于一切万物众生，为什么要反对？昨天，个别会见期间，有三四人提出如下问题：他们要不要停止念自己古鲁的名，而持巴巴的名。我说这么做没用。你们持神的名或其他任何人的名，我都在。巴巴是巴巴，不仅是身体上的！

“但如果你真正要神，如果你寻找神，惟一的办法就是抓紧我的衣边。别无他途！”

济贫活动即将开始，巴巴最后说：“一旦我开始为穷人洗脚顶礼，你们就要持神的名，持续到济贫工作结束。”

巴巴走到帐篷，召集的 250 名贫穷男女已在那里。上午 8 点半，活动开始，巴巴依次为每个人洗脚，擦干，把头放在他们脚上，之后给每人 4 卢比爱礼。当人身上帝成为最穷者，顶礼穷人时，现场充满“帕若卜拉玛 - 帕若玛特玛，阿乎若玛兹达，安拉 - 乎 - 阿克巴，耶兹单”的默诵。

巴巴叫来尼鲁，令他用优美的音调念“帕若卜拉玛 - 帕若玛特玛”，在场者全体加入。同样，又叫阿卜度·马吉德堪念诵“安拉 - 乎 - 阿克巴”，霍米·汉索提亚念诵“阿乎若玛兹达”。

在穷人中站着萨恰·莽，轮到他时，巴巴再次中断仪式，讲了他改过自新的历史。萨恰·莽站在巴巴面前哭了，泪水见证着他对巴巴的爱和无上信心。

上午 9 点半，巴巴完成穷人工作，前往度内场地，附近村民已聚集

那里等候达善。巴巴在他们中间呆了5分钟,接着手触五大盘帕萨德祝福,之后返回大厅。

彭度和帕椎分发帕萨德,村民们在“捷巴巴!”欢呼中散去。

在大厅,鲁斯特姆·卡卡和达图·美恒达格唱了两首格扎尔,赢得巴巴和听众欣赏。接着,鲁斯特姆·卡卡用鼻腔吹奏唢呐(类似单簧管),5分钟的表演极有娱乐性。阿卜度·马吉德·堪用乌尔都语唱了一首歌,动作扮相酷似阿卜度·瑞曼,他的模仿(尽管紧张)让巴巴开心。

如昨日所言,巴巴将一只闹钟送给萨奥内附近的那位贫穷村民,并叫坡帕里再次向他解释,他要从1956年2月15日开始做佳帕(念巴巴名)一年,365天,交替每天在午夜12点整,念14遍和28遍,不多不少。

这之后,撒晤斯成员去用午餐,之后又在大厅集合。马杜苏丹和鲁斯特姆·卡卡表演音乐节目,直到下午3点45分。之后巴巴到帐篷,在精心装饰的长椅上坐了5分钟。并重新戴上花冠,走入大厅,戴了几分钟。德希穆克跑去取相机,回来时滑倒。

4点左右,巴巴在全体撒晤斯成员陪同下,开始步行去阿冉岗,得到村民的热情接待。巴巴首先到赛古鲁布阿吉·布阿的三摩地。寺庙牧师简短致辞,感谢巴巴惠临陋舍。这位印度教牧师回忆了1920年代巴巴对村民的早期工作,怎样把爱倾注村子。还赞美巴巴定居当地对他们的仁慈和祝福。

不多时,巴巴被几十只花环覆埋,开始流汗。埃瑞奇不时从巴巴颈上取下花环,为他揩脸和额头。德希穆克的儿子,普若卜德,开始用书本为巴巴扇风,被巴巴制止,以防着凉。

伽德卡唱了巴巴的马拉地语阿提。随后,巴巴几乎挨家挨户访遍全村。男女村民争先恐后,收集他足下的尘土,抹上自己额头。混乱中,妇女们拖儿带女,强行把孩子放在巴巴脚上。上午巴巴是崇拜者,现在是被崇拜者!每到一家,伽德卡都唱巴巴阿提。

巴巴对阿姆比卡·查兰·苏克拉指出村民的贫穷,评论:“物质上他们很穷,可在我的爱里,他们真正富有!”村民们打扫过屋舍,有些还加以装饰。巴巴用了两个多小时,走在尘土飞扬的窄道上,挨家访问。可因为他们的爱,巴巴不介意尘土,和所有人谈笑风生,好像其中一员。

之后,巴巴走到家属宿舍,女家属做了阿提。看望玛司特阿里·夏和穆罕默德之后,巴巴回美拉巴德。

为预防咽喉感染，巴巴在离开前指示撒晤斯成员，人人都要洗脸洗脚漱口，15至20分钟后方可喝水。还指示他们，次日早晨洗漱前，用温盐水漱口。已过6点半，巴巴坐入轿车，在此起彼伏的欢呼中驶往美拉扎德。

12月1日，巴巴于早晨7点半到美拉巴德。照例首先在小屋会见满德里，讲了美拉扎德最近发生的一件趣事。从阿美纳伽雇来给男满德里做饭的厨师，是基督徒。巴巴每天召见他，问询他的健康、家人等等。美拉扎德的管家，卡卡·巴瑞亚，非常严格，厨师很怕他。一天，巴巴召见厨师，问：“你开心吗？”

“很开心，”他答道，“和您生活十分幸福，我对您的理解日益加深。见到您的第一天，我把您当作圣人；第二天，我把您当作我的大师；现在，我把您视作神。但因我的菩提（头）在卡卡手里，我必须先向您顶礼，然后向您！”

厨师边说，边活灵活现地表演，巴巴开怀大笑，美拉扎德的满德里——埃瑞奇、卡卡、拜度、克里希那、古斯塔吉和库玛——也大乐。从那天起，巴巴召见厨师，提些引他反应的话题，享受他的夸张表情。

一天巴巴叫他来，说：“你心地很好，人品咋样呢？”

作为回应，厨师拿出自己的手帕，解释：“这是我的。为啥？因为我付了钱。同样，我和女人睡觉，也付钱。何罪之有？您是神，您说；我付钱买，何罪之有？”

这让巴巴大笑不止。

之后，巴巴离开小屋去大厅。大厅里，普纳巴赞组刚开始唱歌：“醒来！醒来啊！阿瓦塔已到来！”巴巴说：“这提醒了我，我还没问你们昨夜睡得怎样。”

纳西科的S·N·库卡尼，是位老爱者，也是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侄儿。他起立说：“昨夜梦中，我问巴巴一些问题，可他一个都不答。我很失望，可醒来后，却感到轻松愉快。”巴巴叫他上前拥抱，库卡尼伏在巴巴肩上默默流泪。

维诺巴·巴韦是著名的社会领袖。巴韦的堂兄弟，A·V·巴韦（教师），站起说：“我拿不准自己睡还是醒……”

巴巴揶揄地笑着打断说：“那你现在快接近超越超越状态了，在酣睡中保持清醒！”他笑了，巴巴也拥抱了他。

应巴巴要求，马杜苏丹继续唱歌。巴巴调侃：“全体都觉醒了！”

上午8点过5分，巴巴走出大厅。外面有大群人等候达善。这些男女是维布提从30英里外的库普-巴拉尼村，用牛车拉来的。巴巴叫他，让他们洗漱、吃饭并休息，等着他从山上返回。

巴巴边上山，边往路边扔石子，撒唔斯组跟着。那格浦尔的师利曼特 G·G·布提（布提·萨赫伯之子）因鞋子丢了，赤着足走。巴巴注意到，询问。库玛看见巴巴对孩子关心，脱了鞋给布提穿，这让巴巴欣慰。

有几分钟，巴巴沉浸于自身，手指朝不同方向飞速移动。到了山上，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次巴巴直接把大家领到他的陵墓。达克根据巴巴的意思，用马拉地语简明解释了巴巴最后安息地的重要意义。在巴巴的注视之下，每个人依次达善三摩地。大家达善完走出来之后，巴巴亲自锁上墓地门。

阿美纳伽的摄影师拜亚·潘代也被召来，为巴巴和不同小组拍了20多张合影。巴巴接着领大家到美赫静修所。在铁皮棚下，马拉地语撒唔斯组坐在地毯上，巴巴坐在在椅上，对他们讲述美拉巴德早期的修爱院、他在陵墓中闭关等活动。最后说：“我亲自带你们到我的最后安息地，是你们的大幸。60年后，此地将成为世界性的朝圣中心。”

9点半，巴巴在全体陪同下，走回下美拉巴德，在度内旁接见库普-巴拉尼村的妇女。人群中有个麻风病人，巴巴曾叫他到度内旁坐着。巴巴走过去，把手放到他头上。接着到帐篷内坐下，库普-巴拉尼的男村民开始达善巴巴，唱巴赞。

已过11点，按巴巴要求，人人去用午餐。他们吃过饭，12点半，巴巴开始个别会见前两天未接见者。会见持续到2点15分，摇铃召全体到大厅。他们唱了一首歌，又奉命陪同巴巴到度内边。在这里巴巴给库普-巴拉尼的村民、撒唔斯成员和满德里发帕萨德。建议他们要仔细小心，别错过从他手中领去帕萨德，从而失去一个宝贵机会。巴巴这么说，是因为上午有些人沉迷于观光美拉巴德山，落在后面，错过进入陵墓。

2点40分，巴巴站在度内不远处水井边的树下，开始发帕萨德。（注：这次巴巴发帕萨德的地点，在帕椎的工房旁边，房里保管有维护美拉巴德的工具设备。）帕萨德由耶希万特·劳递给巴巴，先发给女村民，接着发给男村民，最后发给撒唔斯成员和满德里。发帕萨德时，巴巴神情肃然，敦促撒唔斯男子当场吃掉，不要带回家。给每人两个拉都。对古斯塔吉，

巴巴给了三个，并摸摸他的头。3点10分结束，巴巴叫大家去喝茶，然后到大厅。

巴巴发完帕萨德，回大厅途中，看见一些穷人坐在路边树下。巴巴将甜食篮子提过去，给每人三个拉都。穷人中有的目盲，有的残疾体弱。

3点25分，撒晤斯组在大厅集合。巴巴心情格外好。他们进来时，他从大厅一端到另一端快速来回踱步，时而在南面窗旁稍停片刻，接着继续踱步。后来巴巴坐下，似乎陷入沉思，忘了四周。他的手指舞动，形成沉默之歌，感动全体在场者的心。突然，气氛凝重起来，爱酒变得缄默。

到3点45分，大厅人满，巴赞演唱开始。鲁斯特姆·卡卡从阿美纳伽领来一位歌手。巴巴似乎对音乐满意，却心不在焉。对几句歌词，他解释了一下。可他的心更在海洋深处，而非表面。4点半，巴巴突然问：“我现在离开，去美拉扎德行吗？”大家异口同声喊道：“不行！”这让巴巴微笑，似乎又有了兴趣。

萨考利的纽瑟文·巴如查盘腿坐着，巴巴看着他，说：“别感到拘谨。你不舒服就伸腿。要放松，坐舒服。我无处不在，别感到难为情！”埃瑞奇翻译时，无意中用“老”这个词指巴如查（说“老人家要放松……”）巴巴纠正：“他不老；年轻着呢！”又问巴如查：“你老吗？”巴如查回答：“不老，巴巴！”聚会者哄堂大笑，因为巴如查确实年事已高。巴巴拧埃瑞奇的耳朵罚他口误，又引起大笑。

下午5点，巴巴说：“全体将于明早8点到美拉扎德，以便我带你们上特姆比山，我好几次在那里闭关，尤其在末那乃息期间。上山有点陡，不过我会走慢些，以便年迈体弱者能够与我同行——我会帮助巴如查。登山时你们里面的年轻人不要竞赛，显示身手敏捷，因为遍地是松散的石子，速度快了可能会滑倒。不过如果你们哪位想同我比赛登山，我随时奉陪！会跑过任何人！”

人人大笑。巴巴离开大厅，走了约200米，坐到路边的树下。聚会者围聚，伽德卡唱阿提，众人加入。巴巴合掌向大家致意，表示是他回美拉扎德的时候了。

12月2日早晨，马拉地语撒晤斯组到美拉扎德。如对前几组所做，巴巴领他们上闭关山和参观其他重要地点。撒晤斯语组11点左右回美拉巴德，一小时后，巴巴抵达。他到时，撒晤斯成员在吃午饭，巴巴到

餐棚，和众人攀谈，叫他们吃饱。一番诙谐交流后，巴巴到厨房，表扬夏哈斯特拉卜德和他的厨工，一个月来每天为 200 人辛苦做饭。

中间，巴巴抄起一只锅，放到德希穆克头上，说：“有一天，中国人将踏入印度。这只锅将保护你免遭轰炸！”（听者对巴巴的话掉以轻心。1962 年中国入侵印度时，他们意识到，也许七年前巴巴用某种方式保护了印度。）

12 月 2 日是撒唔斯最后一天，巴巴向厨工们道别，逐一拥抱，并同他们合影留念。查干也工作辛苦。晚上 8 点睡觉，午夜起床，为聚会者准备早餐，凌晨 5 点做好。整天忙于做饭，这个月每天休息难得超过 4 个小时。

12 点半，马拉地语组在大厅集合，巴巴问伽德卡：“你吃了多少？”

“很少。”伽德卡答。

巴巴说：“可我看见你吃了八只普里饼，一盘豆糊米饭，两碗甜点和一碟布加！”

众人大笑，利姆卡插话：“伽德卡吃了 16 只饼，巴巴。我数了。”

就这样，一时充满玩笑诙谐气氛。接着唱巴赞，一个多小时的音乐之后，一些人打起瞌睡。故在 1 点 50 分，巴巴指示大家：“去休息 15 分钟。然后再回来，坐到你们现在坐的位置。”

大家解散，巴巴和满德里在西边走廊交谈。15 分钟后，巴巴准时进入大厅，大多数撒唔斯成员也来了；可很难找到原先的位置。德希穆克记不起自己曾坐在哪里。混乱提供了上好的娱乐源，令巴巴不开心。

然而不久他的情绪改变，因为那格浦尔的 B·L·谢里咯，未经巴巴允许，就叫妻子带领玛司特库塔瓦拉（看狗者），于这天上午来到。巴巴根本不喜欢在撒唔斯活动期间被这样打扰。将玛司特送到阿冉岗，全村的狗很快围到他身边。为满足其愿望，从美拉巴德送去食物和牛奶，玛司特喂完狗，擅自来到美拉巴德。说他希望去阿美纳伽，喂那里的流浪狗和奶牛。这更让巴巴不悦。

下午 2 点半，休息用茶。巴巴在小屋商议，对库塔瓦拉和谢里咯怎么办。决定把他们都送到阿美纳伽，给谢里咯 30 卢比花销费用。

之后，巴巴重新进入大厅，听马杜苏丹及其巴赞组唱格扎尔，是已故的卡克·萨赫伯创作的。之后巴巴对撒唔斯语组说：“玛司特库塔瓦拉巴巴几乎没有意识，动作是自动的。这位玛司特在那格浦尔有大批跟随

者。”

巴巴还提到玛司特阿里·夏和穆罕默德，说：

世界上像他们这样的人不多。不过还有更伟大的行道者。这两位玛司特沉浸于我的爱，就像我手指上的宝石。在灵性道路上，人逐渐失去浊意识。即便第一层面的行者，都会沉迷得意识不到浊存在。随后的所有层面皆如此。行道者到达第七层面时，失去浊、精、心意识。就这样逐级证悟自身。即便在证悟后，身体若未放弃，人的举止就像巴尔—乌曼特—辟夏希，也就是所谓的玛居卜。获得该状态可不是玩笑。在第一层面，人失去身体意识，行为像疯子。

世人难以分辨世俗疯子和灵性疯癫的玛司特，更难知道某个灵性疯癫者属于第一层面或者第二层面，还是第三、四、五、六或第七层面。百万人中有一个重获正常的（浊、精和心）意识，因而成为赛古鲁。他同时和你们所有人在同等的层次上。他像你们一样，也在所有层次上超意识。

巴巴很少让男子做阿提，可4点15分，准许马杜苏丹唱印地语阿提。巴巴带领撒晤斯语组，到阿冉岗村边的家属宿舍，探望玛司特阿里·夏和穆罕默德。

巴巴在树下尘土飞扬的地面坐下，要伽德卡领唱马拉地语阿提。之后，巴巴要他唱古吉拉特语阿提。伽德卡唱不好，因为他像跟巴巴走出大厅的多数人那样，赤脚而来。脚被长满田间和荒地的荆棘刺破。伽德卡站不好。巴巴不许他们将刺拔掉，却要他们一首接一首唱阿提——似乎最享受他们唱第二首阿提时的颤抖笨拙。巴巴随即离开原地，穿过田野，坐到另一棵树下。撒晤斯成员行走时脚又扎了更多的刺，但对于他们，即便这些也是爱之忆念，因为他们不久就要离开美拉巴德，这些刺是忆念主的一个途径。

伽德卡艰难地唱完古吉拉特语阿提，巴巴敦促撒晤斯成员：“带上我，永远和你在一起！”许多人流了泪，巴巴最后扫视每人一眼，于4点45分坐入轿车，驶往美拉扎德。

众人深受感动，伫立良久，眺望巴巴的车远去。工作人员只好提醒他们，该准备出发了。正往载他们去车站的巴士上装行李。原计划吃过晚餐出发，可即将离别神圣至爱使他们伤感，吃不下，空腹离开。马拉地语撒晤斯成员大多数当天离开，余者次日上午启程。

巴巴对满德里说：“我不再召集这样的撒晤斯。不忍目睹他们离别时的悲伤。”

与此同时，将玛司特库塔瓦拉从阿美纳伽带回美拉巴德，为他的新“爱犬们”提供了牛奶和食物。

12月3日巴巴没计划到美拉巴德，上午8点却特意来探望库塔瓦拉。在等巴巴的玛司特一见他进屋，就五体投地拜倒在他足前。巴巴将他扶起，让他坐长椅上自己身边，还拥抱他。老玛司特哭了。巴巴指示谢里喀，陪玛司特乘中午的火车回那格浦尔。关于库塔瓦拉，巴巴说：“这个玛司特渴望与神结合，他的焦灼不安，使我来看望他。”

大约10点15分，巴巴进入大厅。有些撒晤斯成员还在。巴巴问伽德卡：“你怎么昨天没走？”

伽德卡回答：“我今天走。”（实际上，他一早去了火车站，可一听巴巴来了美拉巴德，又回来了。）

“昨天做阿提时，”巴巴进而问，“你在想阿提，还是脚上的刺？”
“想阿提。”

巴巴合掌，向伽德卡致意。伽德卡趁巴巴心情好，提出：“我现在51岁，离拿养老金退休还剩4年。我想马上辞职，和您一起生活。”

巴巴回答：“到1957年2月15日为止，只管服从我；之后，我会叫你永久和我生活。”

午饭后，把每个人召入大厅。几个撒晤斯组员将乘下午火车离开。巴巴听了几个趣闻轶事，接着回忆大师之家的岁月，他怎么痛揍满德里，他们怎么怕他。“那些愉快的日子！”巴巴打手势表示。

在12点半离开大厅用茶前，巴巴说：“我过去用15分钟喝两匙茶！从前我靠茶、烟草和槟榔维生，如今不再食用那些东西。”最后说：“下午离开者，来我小屋拥抱告别，之后莫对我说一言。”

下午1点半，巴巴召见满德里。纳纳科尔、纳瑞曼、美赫吉、基申·辛、考伊亚、兰格勒，保·纳图和潘克拉吉，进入大厅。

上述人员专门到美拉巴德生活一个月，协助撒晤斯的安排。巴巴一一拥抱，并给费拉姆·沃钦伯克斯瓦拉一个特别拥抱，他除了记录并打印撒晤斯日记，还协助大阿迪在美拉巴德办公室的工作。巴巴对志愿者的工作表示满意，拥抱每一个人。他们次日出发回家。巴巴还召见阿冉岗雇工，表扬拥抱他们。

弗朗西斯·布拉巴赞，自11月1日一直在美拉巴德，尽情吸收巴巴的爱。安得拉旅行后，他根据自身经历写了《与神同旅》。现在巴巴遣他回澳大利亚，指示他写《与神同在》。12月7日，布拉巴赞离开美拉扎德，奉命在孟买呆一周，然后回国。

马拉地语撒唔斯组离去后，巴巴每天从美拉扎德到美拉巴德，指示满德里尽快完成收尾工作。决定于12月11日返回萨塔拉，拆篷、清场、洗用具、归还租的床、垫和毯子等工作全速进行。该工作由宝等人负责。韦希奴和拉姆玖做账，彭度和帕椎做其他事。

12月5日星期一，给四种语言撒唔斯的组织者发去（巴巴2日授述的）电报，对印度女子撒唔斯加以说明：

为女子撒唔斯访问近20个地点之事极不确定，因为我外出一年期间的必要安排尚待解决，所需供给尚无保障。若能在12月底前做好安置和供给，1月份撒唔斯活动就有可能。若活动取消，也别担心，要发奋工作传播我的爱与真理讯息。无论是否取消活动，我希望全体参加过我的撒唔斯者，牢记我通过爱传达给他们的一切。通知全体相关者。

对古吉拉特语、泰卢固语、印地语和马拉地语爱者，本次撒唔斯是在美赫巴巴身边度过的喜悦而奇妙一周。但对巴巴，不停地给人达善、会见、撒唔斯，是精疲力尽的工作。因为他在向来者倾注爱的同时，承担起他们的善恶业相。撒唔斯将快乐给予他的爱者，代价是他自己的巨大痛苦。四场撒唔斯参加者有所不知，每天巴巴彻夜不宁。对身边的目击者，似乎他全身的每个组织都注入痛苦。然而，除了身边人，人们对此一无所知。因为巴巴每次到美拉巴德，总是容光满面，表情愉快。举办撒唔斯对巴巴是十字架受难，而这持续了一整月。1955年的美拉巴德撒唔斯活动，确实是一个历史性事件，也是阿瓦塔无限慈爱的范例。参加者是多么幸运。

在给西方爱者的信中，美赫吉贴切地写道：“巴巴在这么久的时间，给这么多人付出这么多，前所未有的。”

四场撒唔斯期间，巴巴的话由费拉姆·沃钦伯克斯瓦拉和基申·辛记录，这些笔记后来由拉姆玖·阿卜度拉编辑成册，书名《陪伴神》。邓·斯蒂文思在《听着，人类》一书中，也采用了这些资料。总结为期一月的活动时，拉姆玖写道：

“只有神才能陪伴神，但在巴巴慷慨给予的撒晤斯期间，他不遗余力地帮助每个受邀者充分利用这一机会，最大可能地获得自己的一份。在四个不同语组中，巴巴在每一组中间就坐、工作、游戏、崇拜、倾听、祈祷、行走、“谈话”，偶尔被崇拜，一切都是那么自发自然……然而每一周都各有特色，不尽相同。

对撒晤斯周的安排，巴巴事无巨细一一过问。不但对最小细节及总体安排给予指示，还常常亲自查看，需要时亲自监督严格执行。

在跟撒晤斯爱者打成一片、同起同坐的同时，巴巴通过独特而生动的手势所说的，都是采用聊天和日常谈话的形式。任何话题每次从不超过几分钟。他开始解释爱，接着话锋一转，谈起感冒咳嗽。中间，回忆自己生平的某件趣事，再回到爱；在结束前，叫人讲个故事。他严肃警告全体在场者认真听他讲，几分钟不到，又使众人哄然大笑。令人群中最多愁善感者抑制不住眼泪、语无伦次，对巴巴而言只是儿戏。

尽管如此，巴巴每一周对每一组复述同样的主题，从不遗漏一个要点；却总是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言辞、不同的上下文。诸如“爱”、“服从”和“臣服”等字眼，被巴巴解释得不再是文字。他让这些字眼听上去像活的东西：已被活出、能够且应当被活出的东西。他给予解释，紧接着又说，那不可解释。

本次撒晤斯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最终这将成为对巴巴整个一生的撒晤斯，并因此足以持续每个参与者终生。尽管每一组在巴巴身边生活只有五天，巴巴却让他们全面了解到他从童年，到目前在奴役中主宰，乃至将来最后一息的整个一生……巴巴使每个人对他感到熟悉，如同那些跟随他生活一生者。

参加每周聚会的人，总体上或多或少代表了人类缩影：穷人富人、老年青年、身强体弱、识字不识字、教师学者、商人、公务员、律师、医生、工匠、艺术家、诗人、作家、弃世者、苦行僧、印度教徒、穆斯林、帕西人、锡克教徒和基督教徒。

撒晤斯的精神是赤裸神性与质朴人类的奇妙桑伽姆（会合）。是无限同有限打成一片的乎玖姆（聚会）和梅拉（法会）。“弱”有机会淹没于（创造了神的奇迹造物界的）“强”。善与恶一时全部烟消云散……有些时刻，几乎可以感觉到：作为无限存在海洋，神在将每一个生命连入同一不可分的整体。”

